

陳瘦石 胡澱威譯

# 身龍世界地理

世界出版合作社印行

# Van Loon's Geography

(The Home of Mankind)

## 房 龍 世 界 地 理

胡陳 房  
澗瘦  
成石 龍  
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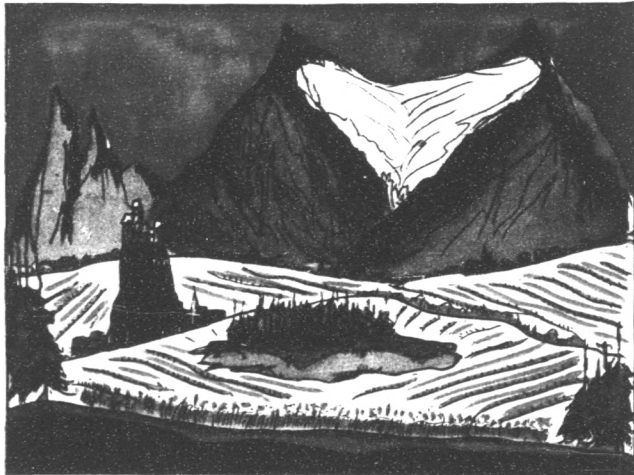
世界出版合作社印行



3 0662 7224 0



紀元前五〇〇〇〇〇〇年



紀元後一九三二年

## 序

十年前，你會寄我一封信，今天，你得到回覆了。

你的信是這樣寫的：（引你的原文）

→……是的，但關於地理怎樣呢？我不僅需要新的地理。我還需要我自己的地理，只有這種地理才會把我需要的東西告訴我，其餘的略而不論；請你給我寫吧。我進了一所學校，那邊的老師很看重這門功課。我研究各國的情形及其疆界，各城的情形及其居民總數，我還研究所有的山脈的名稱與高度，以及一年中煤的輸出數量；這些我都記好，但隨即又完全忘了。牠們缺少連絡。牠們猶如藏畫太多了的博物院，彈奏太久了的音樂會，化而為生吞活剝的一堆雜錦。牠們對於我毫無用處，每次我需要具體的事實時，我還得去查閱地圖，百科全書，和藍皮叢書。我想，感到同樣痛苦的人一定很多的。你願意看這些可憐的受難者的面上，給我們寫一本有用的新地理嗎？請你把所有的山脈，城市，和海洋畫在地圖上面，然後祇告訴我們各地居民的情形：他們爲什麼住在那邊，來自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事情——一部以地理爲緯的人類生存史。再



者，請你注重些真正有趣的國家，別在名存實亡的國家上多費筆墨，這樣，我們就能完全把牠們記好了，否則……」

我每次接到了你親手寫的信，總很高興，現在，我可回轉身來對你說：『這本書就是！』

房龍

## 譯者引言

房龍的世界地理於一九三二年出版，一月內銷行十八萬冊，這真是近代學術界的一大奇蹟。但我們遙譯此書的動機，卻並非因為牠風行一時，而是因為作者對於地理學的態度以及文字的風格，確有值得介紹的地方。

我們總還記得，從前的地理書籍是怎樣惱了我們。某山高，某水多長，某國有多少面積，某城有多少人口，無數散漫的數字儘往腦裏擠，結果反如夏夜的電影一樣，消匿得無跡無蹤。作者在本書中所告訴我們的卻並不是這些，他注重人類與地球的關係，使我們知道地球怎樣影響人類的活動，同時人類又怎樣影響地球。這種正確的地學觀念，實與洪波德（Humboldt）李戴爾（Ritter）諸氏所提倡的新地理學，——“*La Terre commande à l'activité humaine, mais à son tour l'homme commande à la Terre*”——暗相吻合。

地球是人類活動的舞臺，人類的活動一脈相承，取片斷不足以概全體。因此，作者在講述各國地理時，

往往織入重要的歷史事實。經過他這番苦心經營，歷來僅作地圖之說明的地理，變爲人類在舞臺上活動的記錄，若引作者自己的話，便是以地理爲緯的人類生存史。

作者賦有文學天才，一經他的渲染，尋常的山水草木便顯得栩栩欲活，過去的歷史事實亦彷彿在眼前重演，同時又絕無一點假，從未走失一點原樣，這不能不算治文學與科學於一爐的創舉。

最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的立體地圖（*Three dimensional maps*）這種地圖初看似乎不慣，但誠如作者所說，假如我們把牠細看一番，便會覺得平面地圖毫無意義。

此書爲我們兩人合譯，二十二章以上由瘦石擔任，二十三章以下由澱威擔任。譯後我們曾互相校閱，改正好多錯誤及譯名不統一的地方。我們的譯名，完全根據商務出版的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惟遇有該書上所不載的，均附註原文，俾讀者易於檢查。

# 目次

第一章	和我們平分這個世界的生物……………	一
第二章	世界地理的定義及我的世界地理觀……………	九
第三章	行星的習慣常例與態度……………	一三
第四章	地圖——一篇大題小做的航海術發達史……………	四三
第五章	四季與四季的發生……………	六三
第六章	世界上的陸地大陸與非大陸的區別……………	六七
第七章	歐洲的發現與歐洲的人種……………	七七
插曲	停一停讓我把本書的用法告訴你……………	八一
第八章	希臘地中海東部的海角舊亞與新歐的橋梁……………	八三
第九章	意大利地理方位良好既可稱雄於海上又可爭霸於陸地……………	九七

第十章	西班牙歐非兩洲的戰場·····	一一一
第十一章	法蘭西自足自給的國家·····	一三五
第十二章	比利時條約所造成的國家什麼都豐富獨少和衷共濟的精神·····	一五三
第十三章	盧森堡歷史上的奇蹟·····	一五九
第十四章	瑞士山嶺高峻學校良好人民說四種語言精神卻團結一致·····	一六一
第十五章	德意志生不逢辰的國家·····	一六九
第十六章	奧地利亞衆所共棄的國家·····	一八一
第十七章	丹麥少許勝人多許的明例·····	一八七
第十八章	冰洲北冰洋中的政治實驗室·····	一九三
第十九章	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瑞典與挪威的老家·····	一九七
第二十章	荷蘭北海沿岸的窪地人定勝天的王國·····	二一一
第二十一章	大不列顛荷蘭對岸的海島五萬萬人民的保姆·····	二一七
第二十二章	俄羅斯非歐非亞亦歐亦亞的國家·····	二四一
第二十三章	波蘭一向苦爲他人的甬道所以牠現在自己亦有一條甬道·····	二六三

第二十四章	捷克斯拉夫凡爾賽和約的產兒	二六七
第二十五章	巨哥斯拉夫凡爾賽和約的另一產兒	二七一
第二十六章	布加利亞牠那愛玩蝴蝶的王歐戰時買錯了馬票結果大吃苦	二七五
第二十七章	羅馬尼亞有煤油又有王族的國家	二七九
第二十八章	匈牙利牠還剩些什麼	二八三
第二十九章	芬蘭人定勝天的又一好例	二八七
第三十章	亞洲之發現	二八九
第三十一章	亞洲對於世界的意義	二九五
第三十二章	中亞高地	二九七
第三十三章	西亞大高原	三〇五
第三十四章	阿剌伯——什麼時候爲亞洲的一部什麼時候不是亞洲的一部	三二三
第三十五章	印度自然與人類從事於大量生產的地方	三二九
第三十六章	占有亞洲南部另一大半島的緬甸暹羅安南麻刺甲	三四一
第三十七章	中華民國——東亞大半島	三四七

第三十八章	朝鮮蒙古滿洲假如此書出版時滿洲還存在的話	三六五
第三十九章	日本帝國	三七一
第四十章	斐律賓舊墨西哥之舊領	三八七
第四十一章	荷屬東印度羣島搖狗的尾巴	三九九
第四十二章	澳大利亞自然的繼子	三九九
第四十三章	新西蘭	四〇九
第四十四章	太平洋羣島其地人民不耕不織萬古沈沈不知不識	四一三
第四十五章	非洲矛盾與對比的大陸	四一七
第四十六章	美洲世界的幸運兒	四六一
第四十七章	新世界	四九三
幾件事實		五〇三

## 插圖目錄

紀元前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年與紀元後一九三二年	一〇
1 人類的化育	一〇
2 祇有圓體才會射出圓形	一七
3 蝕	一七
4 潮汐	二一
5 氣層	二一
6 牠們猶如許多地毯能使我們溫暖	二二
7 雨	二五
8 暴風雨祇是局部現象	二七
9 空間	二九



10 你爲什麼自己不來一個地震	三二
11 山嶺之升降	三四
12 煨鍋裏的灣流	四〇
13 坡里內西亞人的交織地圖	四五
14 中古時代的地圖	四七
15 古代的世界觀——地球爲宇宙中心	五一
16 近代的世界觀——地球在空中運行	五四
17 我們的大陸或許是較輕的海島浮在地球內部的較重物體之上猶如軟木塞浮在盆水之上一樣對不對	六八
18 山海是最好的天然國界	七二
19 進化	七九
20 希臘	八五
21 意大利	九八
22 朝陽與背陽	一〇二

23	直布羅陀	一二六
24	法蘭西	一三七
25	萊茵河二河及其三角洲	一四六
26	從人到田鼠	一五五
27	瑞士	一六三
28	德意志	一七五
29	丹麥與瑞典挪威之關係	一八九
30	挪威	二〇〇
31	灣流的恩賜	二〇一
32	北冰洋全景盡在眼底	二〇四
33	大西洋愛爾蘭英格蘭和歐洲大陸	二一八
34	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	二一九
35	北海	二二四
36	愛爾蘭	二三六

37 歐洲·····	二四三
38 俄羅斯古商道·····	二四七
39 東部西伯利亞·····	二五四
40 北極·····	二五五
41 俄羅斯大平原·····	二五九
42 亞洲·····	二九〇
43 亞歐間的橋地·····	三〇八
44 地球上水陸的總數·····	三一二
45 最高山頂與最深海底之距離爲十一哩半即地球直徑的七百分之一·····	三一八
46 印度·····	三三〇
47 中國的大河·····	三四九
48 人類的建築中只有中國的長城才能給月球上的天文家看見·····	三五—
49 中國大運河·····	三五六
50 日本·····	三七四

51 古日本	三七八
52 新日本	三八一
53 爪哇	三九五
54 澳洲	四〇一
55 澳洲的孤立	四〇三
56 新西蘭極像挪威	四一一
57 珊瑚島	四一四
58 非洲	四一九
59 往黑奴海岸去	四二三
60 尼羅河三角洲	四二五
61 尼羅河	四三二
62 非洲	四三四
63 蘇彝士運河	四三六
64 剛果河與奈遮河	四四六

65 北美洲·····	四六二
66 格林蘭·····	四六七
67 紐芬蘭·····	四六八
68 第一條鐵軌·····	四七六
69 南美洲·····	四八四
70 美國人用這樣方法施肥的田太多了·····	四九八
71 答案是什麼·····	五〇〇

『歷史是地理的第四體。』

牠給牠以時間與意義。』

## 第一章 和我們平分這個世界的生物

那聽來似乎荒唐，其實一點也不錯。假如地球上每個人都是六呎高，一呎半闊，一呎厚，（實際上，人類普通的身材還要比這小些）那末，全人類（據最近可靠的統計，人類的後裔約近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便可裝在一隻半哩立方的箱子裏。我原已說過，這句話雖似荒誕無稽，然如果你不相信的話，你儘可以自己去計算，那時你就知道牠是千真萬確的了。

假如我們把這隻箱子運到亞利桑那的大峽谷那邊，輕輕平放在石壁上面——這石壁原是用來庇護遊人的；因為若是沒有了牠，那些忘形於大自然的神力與美景裏的遊人們，便有折頸斷骨的危險，——然後再叫短小的諾特爾（這隻小狗很機警，很能聽話）用棕色的軟鼻向碩大無朋的怪箱輕輕一推，於是就會發出爆裂的聲音，亂石樹枝跟了這怪箱一齊往下滾，接著又來了低微而模糊的撞擊聲，河水的濺瀉聲，怪箱的邊緣已觸在科羅拉多河的灘上，粉碎了。

死的寂靜，永恆的遺忘！



葬在這怪箱裏的人類，不久就泯沒無聞！

峽谷依舊和從前一樣，繼續跟風雨日月搏鬥。

地球也繼續循著牠平穩的路，在無垠的天體中行走。

遠近星球上的天文學家，並不會覺得宇宙有了什麼異樣。

百年後，低矮的荒坵上長滿了野草，指示著這裡是人類的葬地。

此外就什麼都沒有了。

有些讀者一定不大愛這個故事，而且看到了自己的種族化作渺乎其小的塵埃，一定還會覺得難受；  
這個我原也深深知道。

可是這兒卻正有著問題的另一面——從另一面看來，我們的數量雖則渺小，我們那孱弱的身體雖則在在有遇害的可能，然我們自足以驕傲的地方。

我們祇是一羣孱弱而無抵抗力的哺乳動物。從原始時代起，我們的四週就給無數的生物包圍著，牠們為生存而奮鬥的力量，和我們真有霄壤之別。牠們中間，有的非特有百來呎長的身體，而且有小火車頭一樣重的重量；其他的，也往往有利如鋸口的牙齒。還有幾種天天出來橫行的動物，身上披了堅甲，儼然一



險中古時代的騎士。有的非常渺小，生殖力卻大得可驚，要是出生以後沒有相當的敵人去毀滅牠們，那末不消一年，全地球就會被牠們占據滿。我們人類祇能在最優良的環境下生存，祇能在高山深海之間的幾片陸地上找住所，而那些跟我們平分這個世界的動物，卻決不會嫌山嶺太高，海洋太深。牠們原是天生的怪傢伙，沒有好的自然環境也能生存的。

著名的動物學家告訴我們，有幾種昆蟲能够悠然自得地生活在煤油中間，（我們決不會把煤油當作食料的吧）有幾種昆蟲能够在溫度劇變的時候善自圖存，要是我們遇到了這樣變化，數分鐘內便會完全死滅。我們更發現，常在書箱裏鑽來鑽去的，彷彿很愛學問的棕色小甲蟲，雖然殘缺了三四條腿，依舊能够平安地過牠們忙碌的生活；而我們人類呢，若是腳趾上觸了一根小刺，就覺得痛苦萬分。這種對照非特會使我們驚異，且足以使我們恍然知道，人類從出現到地球上以來，於生存競爭中所遇到的是怎樣一種對手了。

我想，當人類第一次掙扎著用兩隻後腳走路，不再借助於樹枝或竹杖時，那些厚皮大鼻的大象一定在旁邊冷眼地看著的，牠們看見了這種情形，或許會覺得人類非常可笑吧。

在古代，那些惟我獨尊的動物藉了牠們的蠻力與機智，顯赫地統治著二萬萬方哩的陸地與海洋，（且不說那些莫測高深的太空）可是現在怎樣了呢？

現在，牠們大半已經絕跡於世界，除了自然歷史博物院裏尙留著牠們的證號外，我們再也看不見牠們了。就是那些存留到現在的動物，爲著苟延自己的生命，也不得不順從我們的使喚，或是把皮毛卵乳和肥肉供獻給我們，或是馭資那些我們懶得去馭資的重載。其餘的則遠避到偏僻的地方，藉以維持自身的生命，延綿牠們的種族。那些偏僻的地方原是無足輕重，因此我們也不去趕走牠們，把牠們的領土據爲己有了。

總而言之，在二十萬年中間，（這些時間若與永恆相比，尙祇如滄海之一粟）人類已成爲無可否認的主人，統治著所有的陸地；到了最近，卽海洋與太空也變作他們的領域了。你知道，這些勳功偉業都由幾萬萬人完成的，他們雖遠不及他們的敵手厲害，然而有智慧去征服牠們。

我的話已經說得過分了。實際上，賦有最高智慧與最大思考力的僅限於少數的男女，因此這少數的男女便成爲引路的嚮導。至於其餘的人，他們雖不願自安於愚蠢，但也只好跟著走。在進行的歷程中間，畸形與停頓的現象原是不可避免，因爲，任憑人們怎樣地努力，然真能稱爲先鋒的卻能有幾何？

這進行的路線究竟會引我們到什麼地方，我們無從逆料，不過就過去四千年中人類所完成的事業上看來，我們只要不被遺傳的殘忍性所引誘，不逸出發展的正軌，不把我們的同類看作牛羊草木還不如，那末，我們事業的總成績一定未可限量的。

地球與地球上的一切都在人的掌握中；有些地方縱使還沒有受他的支配，然而他能够用了敏銳的腦，藉了深遠的見解與鎗械去克服牠們。

我們的家鄉真是一個好家鄉。牠生長著豐盛的五穀，供給我們食料，牠散佈著密茂的森林，厚載著礦產與土壤，使我們得到更舒適的生活。牧場上馴順的羔羊，藍花輕舞的蔗田，還有那辛勤勞苦的中國小桑蠶——牠們都能保護我們的身體，讓我們冬暖夏涼。我們的家鄉真是一個好家鄉！牠產出了這麼豐富的東西，使男女老少都能享受應得的一份，而且當他們壽終正寢的時候，還能送一點額外的施捨來。

不過，自然也有她自己的法律，這些法律非常公正，但也鐵面無私，更無所謂上訴法庭的存在。

自然願意贖贈我們，毫不吝嗇地贖贈我們，但同時她也希望我們精研她的法律，遵守她的意志。

一片只能容納五十隻牛的牧場放了一百隻牛，便要發生不幸的結果——這點兒智慧每個農夫都會有的；一塊只能容納十萬人的地方住了百萬個人，便要發生擁擠，貧窮，以及不必需的痛苦，這是事實，然這個事實卻被自命爲先知先覺的人們所忽視了。

但在我們的各種錯誤中間，這還算不得最嚴重；另外，我們更有對不起這位好媽媽的地方呢。萬千生物之中，祇有人類互相仇視。狗從來不吃狗，虎從來不吃虎——噫，就是邪惡的土狼也能跟同類住在一起，相安無事。然而人類卻互相憎恨，互相殘殺；到現代，如何去屠殺鄰邦人民的計劃，簡直成爲各國最關心

的事情了。

自然在第一章法典裏明明告訴我們，同類之間應該和平，應該善意相待，我們卻公然把牠破壞了。這種破壞如果繼續不斷，則人類的滅亡，便可計日而待。你不見我們的敵人都是視眈眈欲逐逐的嗎？假使荷摩·撒比恩（Homo Sapiens），這個雅號是一位憤世的科學家贈給我們人類的，因為我們的智慧高出於其他的一切動物）不能夠，甚至不願意做萬物的主人，那末想做主人的候補者正還多著哩。而且我們時常覺得，地球上正充滿著貓狗大象，和組織良好的昆蟲，（牠們是怎樣地在候機待發啊）牠們或許會把這個瀾漫著殺氣的世界征服下來的！

這種又恐怖又可恥的現象，怎樣才能解決，那里才有出路呢？

在這本小書裏，作者願以葛藹之見，貢獻一條僅有的道路；我們雖則受了劣根性的誘惑，陷入了黑暗而不幸的深淵，但如果循著這條道路，總能從深淵中解救出來。

真正的救亡大道，非短時期所能找到，牠需要數百年辛苦而循序漸進的教育。至於大道的終鵠，則在使我們知道，我們都是同一行星上的旅伴。我們若懂得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明白地球好壞總是我們共同的家鄉——想到我們現在還無法找尋別的棲身地——想到我們將永不能從故鄉遷往他處——我們若更能瞭解，我們猶如同向渺茫目的地走的旅客一樣，應該富於和衷共濟的精神時，那末我們——

的最先而且最重要的使命，就在於解決這禍患之源的可怕問題了。

我們都是同一行星上的旅伴，別人的幸福與苦厄，就是我們自己的幸福與苦厄！

你儘可以把我當作一個傻子，一個空想家，一個作夢的人——你儘可以找了警察和瘋人院裏的人把我驅逐出境，不准我再講這些異端邪說，我總不和你計較。但你得記好我的話，當末日降臨的一天，人類不得不鑰鎖了小祕箱，把幸福的鑰匙交給那更偉大的承繼者時，你把我的邪說回味一下吧！

圖生的唯一希望，盡在這句話裏。

我們·都是·同一·行星·上的·旅·伴·，·我·們·應·該·擔·負·同·樣·的·責·任·，·為·我·們·所·居·的·世·界·謀·幸·福·，·求·快·樂·。



## 第二章 世界地理的定義及我的世界地理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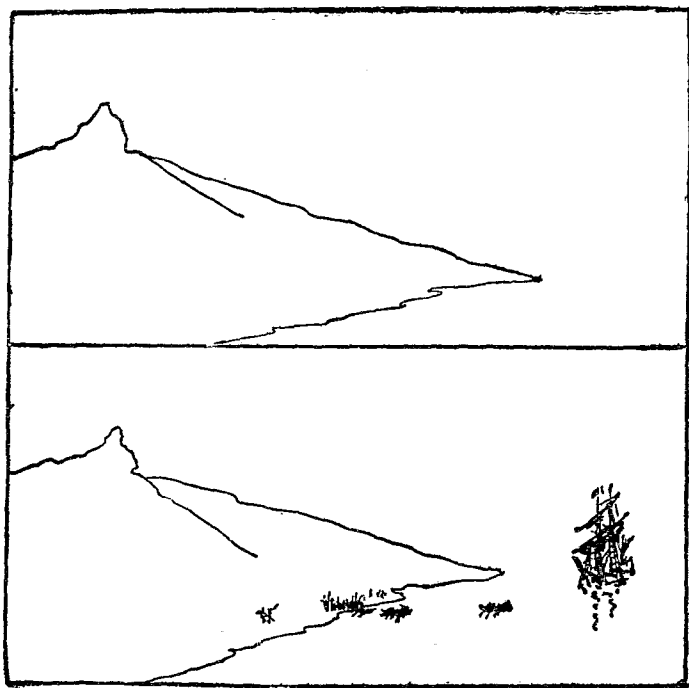
我們在旅行之前，往往要思索一下，豫備到什麼地方去，怎樣才不至於白走一遭。讀者翻開了一本書，自然也會存同樣的念頭。所以，我若是把地理二字下一個簡單的定義，亦不好算節外生枝。

我的書桌上恰巧有本一九一二年出版的牛津簡易字典，我不妨學著人家的樣，把牠利用一下。在三四四頁的頁底，我所找尋的字居然出現了。

『地理是把地球的表面，形體，自然現象，自然區域，政治區域，氣候，物產，及人口爲研究對象的科學。』  
這個定義再好也沒有；不過，我因爲要使人類做劇臺的主角，所以不得不把某幾種現象注重一些，某幾種現象簡略一些。這本小書不僅敘述地球的表面與其自然現象，即政治區域和自然區域，亦占有相當篇幅。牠是研究人的著作，研究他如何找尋食物與住宿，如何使自身和家屬獲得安逸，如何求出方法來適應環境，或改造環境，俾於有限的力量中過到舒服，優裕，而且幸福的生活。

常言道得好，在敬畏上帝的信徒裏面，總有幾個人的脾氣非常怪僻；不錯，我們的地球上也正住著各

色各樣的怪東西哩。他們大半有一種特殊的習性，以及相同的品格，我們只要一見他們，就會引起極深的憎惡，惟願我們的子孫別跟他們一樣。但二十萬萬人類究竟是高貴的種族，他們於入木之後雖沒有什麼了不起，然他們有著最方便的機會，把經濟，社會，及文化的活動，加以種種實驗。據我看來，那些實驗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了。因為，一座高山若不被人類的眼發現，人類的足踐踏，牠的山坡與豁谷不被十幾代飢餓的居民占領，開墾，那末到頭來，高山



人類的進化



依舊是高山而已。

現在的大西洋與十三世紀初葉的大西洋並未改變，牠依舊那麼深闊，那麼多雨，那麼富於鹹性，可是牠一經人類的化育以後，終於變成現在的樣子——新舊大陸間的橋梁，東西兩半球的貿易要道。

數千年來，無垠的俄羅斯平原蘊藏著富厚的地力，期待著辛勤的人去耕種，然而牠至今還是滿目荒涼；假如那邊的主人不是斯拉夫族，而是日耳曼族或佛郎克族時，他們就會帶了鋒利的犁鋤，盡力去開墾，這片平原的情形也就會迥然不同了。

日本羣島上面，住著的不論是日本人，或塔斯馬尼亞族（現已絕跡了）的後裔，地震總要不絕地發生的。可是，假如那邊的居民真正是塔斯馬尼亞族的後裔時，這些海島恐怕決不會養活六千萬人民的吧。又如不列顛羣島，如果牠們的統治者不是來自北歐的人生戰士，而是尼亞波利坦人（*Nepolitans*）或柏柏人時，牠們也決不會變成龐大帝國的中心的吧——這龐大的帝國，這領土比祖國大一百五十倍，人口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一龐大的帝國！

概括地說，我著重純粹的人文地理，至於商業方面的問題，在盛行大量生產的現代雖極重要，可是我並不想十分注意。

經驗告訴我們，關於進口貨，出口貨，煤之總產額，石油之蘊藏量，以及銀行存款等問題，任憑你說得天花亂墜，你亦不能使讀者從頭至尾都記好。假如他們需要這一類的數字，他們儘可重新去查閱，在十多本互相矛盾的（而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貿易統計中找出一個確數來！

在本地理書裏，人占第一位。

人的物質環境占第二位。

其餘的，留下多少篇幅，便占多少篇幅。

### 第三章 行星的習慣常例與態度

開端我得引句可靠的舊定義：『地球是渺小而無光的物體，四周全被空間所包圍。』

地球是橢圓體，並非球體，這就是說，牠和球體很相像，不過兩極稍稍扁平。你如果想明白兩極的意義，只要用一根縫針，穿過蘋果或橘子的中心，把牠豎立起來，縫針露在蘋果或橘子外面的兩端，便是兩極所在，北極在深海中心，南極在高山頂上。

對於兩極的『扁平』，（此即地球稱爲橢圓體之由來）你無須大驚小怪，因爲貫通兩極的地軸，比赤道的直徑僅短三分之一。換句話說，假如你有一個直徑三呎的地球儀，（這樣大的地球儀普通店裏買不到，你只好往博物館裏去買）你便會發現，地軸僅比赤道的直徑短八分之一吋；要是牠造得不很精確，相差的距離便看也看不出來。

到兩極去探險的探險家，以及研究高深地理學的地理學家，對於扁平的事實都很注意；不過在這本書裏，上面的一小段敘述已經够了。物理學教師的實驗室裏總會有小地球儀的，你不妨請他給你看一下，

看過之後，你就無需到經綫的老家去考察也能知道地球自轉時兩極所以會扁平的道理了。

我們知道，地球是一個行星。行星二字肇源於希臘，希臘人觀察到（就算他們觀察到的吧）有的星永遠在天空裏行走，有的卻屹立不動；他們把行走的星稱作行星（Planets）或漫遊者（Wanderers）靜止的星稱作恆星。（Fixed stars）實則他們所發現的恆星中間，有些並不靜止，惟因當時沒有望遠鏡，所以他們看不出牠們的運行來了。至於星座（Star）二字，其確實來源我們不知道，但有人說，梵文中有個字和英文裏的動詞『Screw』很相近，『Star』一字或許即肇源於那個梵文；假如這種說法不錯，那末，星座便是滿天散播著的（Screw）點點火花了。把點點火花來形容星座，非特極其嬌艷，而且和實際情形也很符合的。

地球繞日轉動，依賴太陽的光熱。太陽的體積比行星的總體積大七百倍，太陽附近的熱度達華氏六千度左右。因此，地球雖從太陽那裏叨了一些光，也不必慊然於心，這點兒光熱在太陽看來真是滿不在乎，就是施捨了也毫無損益的。

古代的人們都相信，地球位於宇宙的中心，是一小片扁平的圓形陸地，四周環繞著海洋，全體懸在空中，彷彿穩罕默德的靈柩，或剛從小孩子手裏逃出來的氣球一樣。這種理論，希臘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

（他們是敢於冒著大不韙，客觀地思索的開山大師）彷彿早已在懷疑，認為牠是錯誤的了。經過數百年的深思密慮，一般科學家便得到一個結論，知道地球是球體，並不扁平，既非靜止地懸於空中，又非位於宇宙的中心，牠老是在空間流動，用著極大的速度，繞了一個比牠大的星座飛奔。這個星座，便是我們所說的太陽了。

同時，一般科學家還說，那些發光的小球體，表面上雖像環繞了我們，在『恆星』的共同範圍內行走，其實不過是地球的旅伴，牠們也是太陽媽媽的孩子，服從著普遍的行為規律。這種行為規律，同時又制定了我們日常的生活——例如按時起身，按時睡覺，及遵循常規等等。你知道，這些常規在我們出生的一天就安排好了的，我們如果逸出了牠，便立刻有生命的危險。

在羅馬帝國的最後二百年中，凡是頭腦清楚的人，都接受這種設假，覺得牠確實含有至理，絕無爭辯的餘地。但一到十四世紀初葉，教會的勢力已經如日中天，人若祖護這種學說，尤其是地圓學說，則生命都會不保。但這也難怪他們，因為初期的基督教徒，多半沒有受過新思潮的洗禮，他們深信世界的末日就在眼前，耶穌不久就要回到他蒙難的故土來，判別人世間的善惡；而且他來的時候，一定還頭戴光輪，讓每個人都能看見。他們申辯著說，振振有辭地申辯著說，假如世界的末日不可避免，（他們覺得一定不可避免的）那末地球便非扁平不可，否則耶穌就不得不顯身兩次，一次爲了西半球人民的福利，一次爲了東半

球人民的福利。這種理論當然荒唐可笑，不值得多費我們的筆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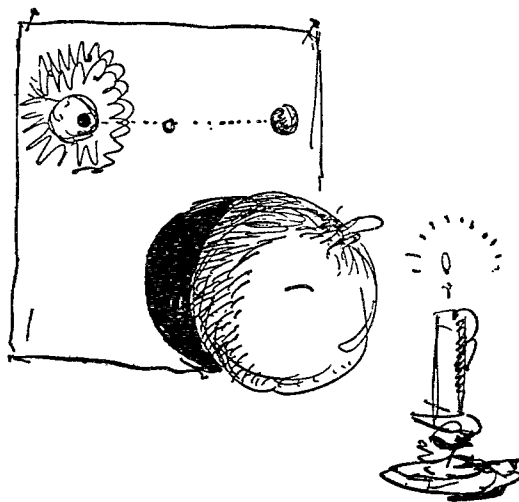
前後一千年中，教會再度堅持著地球是扁平的一片，位於宇宙的中心。但在學術界方面，如少數寺院裏的科學家及新興城市裏的天文學家等，仍深信古代希臘的學說，認為地球是圓的，是和其餘的行星一同繞日運行的。不過，他們雖則信仰地圓之說，卻祇好把牠埋在心底，從不敢公開討論；他們都知道，公開討論只會擾亂了無數愚庸者的和平與寧靜，對於問題的本身決沒有什麼裨益。

從此以後，教會中人除了極少數以外，亦不得接受這種學說，承認我們所居的世界是個圓球。至十五世紀末葉，闡發希臘學說的證據愈來愈顯明，不復有否認的餘地。這種證據是根據了下面的觀察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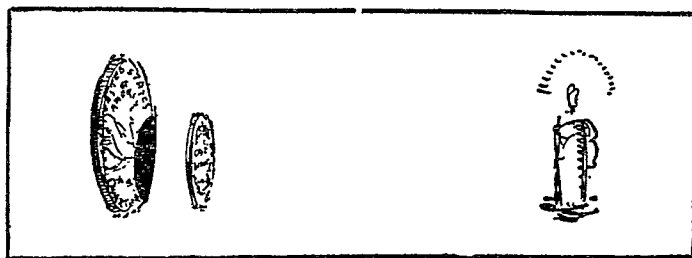
第一，我們行近高山或海中船隻的時候，首先瞥見的總是山的巔峯或桅的頂端，直至愈來愈近，我們才能逐漸看到其餘的部分，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第二，我們無論站在什麼地方，環繞我們的景物總呈現圓周的形狀。我們的視線與大陸或海洋的任何部分的距離，都完全相等。我們乘了輕氣球或爬上高塔，離地面愈遠，所見的圓周亦愈大。地球若是蛋形，我們覺得自己正在這大蛋形的中間，地球若是四方形或三角形，則地平線也應是四方形或三角形了。

第三，月球半蝕時，地球投在月球上的影子，往往是圓形。祇有圓體才會射出圓影來的。



形圓出射會才體圓有祇



第四，其餘的行星和星座都是圓體，我們爲什麼就該在萬千同類之中獨立特異呢？

第五，麥哲倫的海船向西駛行，經過許多天數，依舊會駛到起旋的地方。科克船長同樣自西至東地航行，他的同舟人也終於回到了出發的港口。

最後，我們若到北極去旅行，那些常見的星座（即古人所謂黃道十二宮）會漸漸低降，消失於地平線之下；我們若向著赤道回來，愈走愈近時，牠亦會愈升愈高。

我希望這些鐵一般的事實，能證明我們所居的地球的確是圓形。你如果覺得這些事實還不足，不妨去請教可靠的物理學教師。他會拾了塊高塔上掉下來的磚頭，根據地心吸力的定律，玩出不少花樣，證明地圓的道理。只要他講解的時候淺顯而有條理，你的物理程度和算學程度比我高明，你就能了然於胸中了。

這里，我本來可以把許多統計表應用一下，但那或許是無益於你的。普通的讀者一見那些數字，便會頭昏腦脹，就是作者自己，也往往不免。譬方說光吧，光一秒鐘走一八六，〇〇〇哩，你只消手指一彈，牠已經環遊全球七次。可是，牠每秒雖有一八六，〇〇〇哩的速度，若從最近的恆星（其真名爲南門第二星（Alpha centauri））上射下來，便須經過三年四月，才能給我們看見。太陽光只要八分鐘，木星光只要三分鐘；



至於那航海學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北極星，牠的光射到地球上時就要四十年了。

噯，假如先生要我們把這種距離想像一下時，我們大多要目瞪口呆的吧。我們祇需記起了光年（Light-Year）這個名詞，想到了光每年所走的路，看見了  $365 \times 24 \times 60 \times 60 \times 186000$  哩的答數，我們會覺得牠們非常大，口裏說聲『哦，不錯，』隨即逃到外面，或去逗著貓兒玩，或去聽無線電話的吧。

但大家對於火車總很熟悉的，我們就用火車來說明吧。

一輛尋常客車晝夜不停地走，走了七分之五年，便會到月球上面。但牠如果從今天起，向著太陽行駛，到達時就得在紀元後二二二二年。若是到海王星上去，便非八，三〇〇年的時光不可。然這種旅行和旅行的最近恆星相比，尙如小巫之見大巫。因為最近的恆星與地球間的距離，直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年的路程。至於北極星旅行，那輛火車就得開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年了。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年是一個長久的時期，一個非常長的時期。我們如果把人的普通壽命當作七十歲，（其實已是高壽了）那末，待火車開到目的地時，已有一千萬代的人生了下來又死了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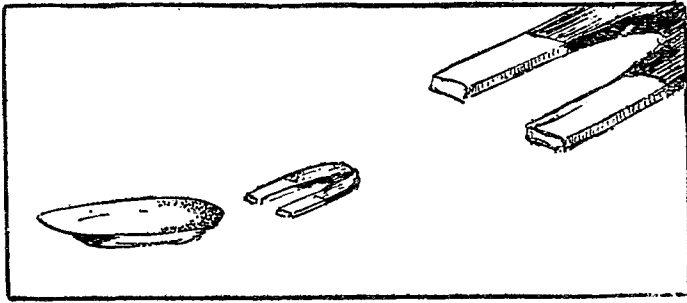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所講的宇宙，還僅限於看得見的部分。從前，伽利略的同時代人觀察天象的時候，所用的器械往往很小，很滑稽；藉了牠，他們雖也偶然有驚人的發現，然究竟遠不如我們的望遠鏡。但雖則如此，我們的望遠鏡依舊不好算完善，我們若不把凹凸透鏡加以徹底改良，便決不會有多大成績。所以，我們現在所

談的宇宙，還僅限於宇宙的一小部分，這一小部分是看得見的，可以用人類的眼睛或眼睛的代替物——感覺敏銳的玻璃片——去觀察。至於其餘未發現的部分，唉，我們一點兒也無從知道；而且更不幸的是，我們連猜想都不敢猜想呢。

在我們的一切近鄰——恆星與行星——中間，直接跟我們的生存發生重大影響的，祇有二個。一個是太陽，一個是月亮。太陽每隔二十四小時把光熱供給半個地球，月亮則離開我們很近，足以影響海洋的行爲，引起所謂潮汐的奇象。

月亮真的離開我們很近。所以，牠雖然遠不及太陽來得大（我們如果把直徑三呎的圓體代表太陽，那末地球便和青豆一樣大，月球僅如縫針的尖端而已）然而對於地球表面上的引力，卻比太陽強得多。地球若完全是固體，月球的引力就不易顯著；但實際上，地球的表面四分之三都是水，而且這些水當月亮繞了地球運行時，總要追隨著牠，猶如紙上的鐵屑當磁石移過時總要追隨著磁石一樣。

整日整夜，一長條數百哩闊的水總是追隨著月光的蹤跡。這條水流進了海灣，港口，及河口，擠得很厲害時，便發生潮汐的現象。潮汐的高度不等，二十呎的也有，三十呎的也有，四十呎的也有，因此之故，在這種水裏航行就成爲極困難的工作。太陽與月亮若同在地球的一面，則引力比月球單獨的時候更大，所謂子



沙 潮

午潮的即從此發生。世界上好多地方的子午潮，簡直像小小的洪水。

地球全被氮氧二氣層所包圍，我人稱之曰大氣或空氣。這種氣層大約三百哩厚，常隨地球轉動，猶如橘皮隨著橘皮以內的東西轉動一樣。

大約一年以前，瑞士有一位教授，乘了特製的輕氣球，升到從沒有人到過的空中，離地達十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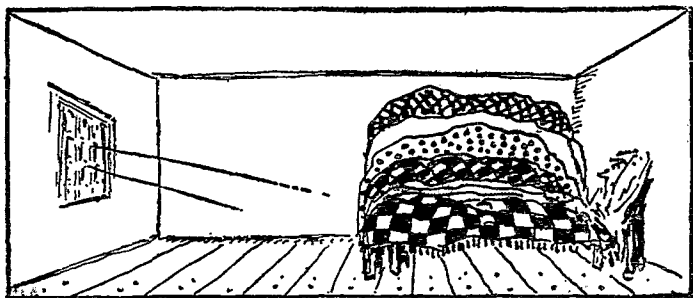
層 氣

遙。這當然是一件偉大的創舉，但餘下的二百九十哩卻仍在待人去探索哩。

空氣，海洋，與地面是一間實驗室，可以製造各種氣候，風雨，冰雹，和燥季。這一切常會影響我們的幸福與快樂，我們應在這裡詳細討論。

造成氣候的要素有三，即土壤的溫度，流動的風，及濕氣的總量；但不幸得很，這三種要素只會使氣候顯出本來的面目，卻不能使牠合於人類的理想。『氣候』（Climate）一詞，本作『地球的斜面』（Slope of the earth）解。原來從前時候，希臘人曾經注意到，地球的表面愈向兩極『傾斜』（Sloped）各地的溫度與濕氣亦隨之變化；這樣一來，氣候的意義便成了某種特殊區域內的氣象，並非地理學上所說的氣候了。

我們現在提起了各國的『氣候』，總指某國一年中的平均氣



牠們猶如許多地毯能使我們溫暖

候而言；本書中所採用的，便含有這種意義。

第一，我們先敘述神祕的風。風對於人類的文化，有著極大的影響。因為，若無赤道海洋裏的定期貿易風，美洲大陸的發現就得在輪船發明之後；若無充滿露水的微風，加利福尼亞地中海與沿岸的國家就不會這樣繁榮，不會勝過自己的東鄰和北鄰；除此以外，風還能把細沙和碎石吹成神祕而無形的大沙幔，這種大沙幔經過了數百萬年的時光，可以把最結實的高山擦成平地。

『風』(Wind)字本作『流動』的東西解。所以風實是一種『流動』的空氣。但空氣怎麼會從這里流到那里的呢？這原來是因為有些空氣往往比其他的空氣暖一點，輕一點，有儘量上升的傾向。暖空氣上升以後，留下來的空隙(Vacuum，即真空)便給較重的冷空氣所占領。二千年前的希臘人說得好，大自然最恨空隙；空氣就和流水或人類一樣，也是個『空隙的憎恨者』。

我們當然都知道，要使任何房間產生熱氣，最簡便的方法便是生火。在許多星座中間，太陽是一架火爐，行星是被烘暖的房間。熱度最高的地方，離火爐最近，(赤道一帶)熱度最低的地方，離火爐最遠。(南北極的附近)

這架火爐常會使空氣發出極大的騷動，——一種循環的騷動。熱空氣老是向著天花板上升；但上升之後，牠離開熱力的發生地便較前遙遠，終於開始冷卻。這冷卻的過程使牠失掉了原有的輕度，向著地面

下降，然一經下降，牠又會重新和火爐接觸，重新變得輕暖，重新往上升騰。這樣地循環下去，直要到火爐熄滅了才會停止。至於房間裏的牆壁，當爐火熾盛時牠們雖吸收了很大的熱量，但因為構成牆壁的材料各有不同，所以保持溫度的時間也有長短。

這些牆壁可以比作我們所住的土壤。沙地和巖石的收熱比潤土快，同時散熱也比較容易。因此，沙漠地帶在日落後不多時就很寒冷，而森林區域在黑暗後數小時內，尙能保持爽適與溫暖。

水是可靠的熱量儲藏所，因此，凡是濱海或近海的國家，總比大陸中心的國家享受到更溫和的氣候。夏季，我們這架火爐——太陽——的燃燒時間和燃燒程度，比之冬季更來得長，更來得厲害，因此夏季總比冬季熱些。但同時，太陽的行動也還受著別種東西的影響。你假如有過經驗，當奇寒澈骨的冬天，把電爐放在浴室裏面，使浴室稍微暖和一些，那末你總該知道，熱度的高下是隨著電爐的位置而不同的。太陽的熱度，亦復如是。在熱帶區域內，日光射到地面上時，比射到兩極附近時直接得多。因此，一百哩闊的陽光如果直射在一百哩闊的非洲森林，或南美荒原之上，牠的力量就能集中於一處，不致分散到旁的地方；但在兩極附近，一百哩闊的陽光就得掩蓋兩倍闊的陸地或冰區（這個道理說起來很難清楚，你假如有了一幅地圖，就容易明白了）熱力也得減少一半。這種情形，猶如一隻祇能使六間房子暖和的火爐，照顧了十二間房子以後，決不能像先前那樣勝任一樣。

同時，太陽還得使我們四週的空氣保持適中的溫度，因此牠的任務便愈益繁劇起來，但這種任務牠



雨

自己不能直接去完成，須賴地球做牠的媒介。

陽光射到地球上時，一定要經過空氣，但因為射得非常快，非常容易，所以不會使空氣的溫度發生影響。牠們射到地球上之後，地球先把熱力儲藏起來，然後慢慢地把一小部分送到空氣裏面。這個事實，正好說明山巔所以會寒冷的緣故。原因是，我們愈走愈高，地球的熱力便愈不能覺察出來。假如（人家老是這樣猜想的）太陽的熱度直接射進空氣，再由空氣傳到地面上，那末情形就完全相反，我們的山巔決不會覆蓋著白雪了。

現在，我們要討論問題的最難部分了。空氣並非我們普通所說的『空氣』；牠有實體，有重量。因此低氣層受到的壓力，比高氣層受到的壓力大得多。例如，你若壓平一張葉子或一片花瓣，就得把牠夾在書裏，然後再用二十本別的書壓在上面，你知道，這樣一來，底下那本書受到的壓力便最大了。我們人類也正生活在意想不到的壓力之下，這種壓力的重量，每方吋為十五磅，這就是說，我們總算是僥倖的，否則，如果我們的體內不充滿著和外面一樣的空氣，我們便要給牠壓平了。但就說如此，三萬磅（尋常人所受到的壓力）已經是個可觀的重量。你假如不信這句話，不妨去舉一舉載貨的小卡車看。

不過空氣的內部，壓力卻常在那里變化。關於這種現象，我們是藉了托里拆利的發明才知道的。托里拆利是伽利略的學生，於十七世紀時就給發明了晴雨表。晴雨表是極有名的器械，有了牠，我們就可以在



任何時間內測量空氣的壓力了。

托氏晴雨表在市上出售以後，人們便利用了牠，開始實驗。實驗的結果，知道拔海每高九百呎，氣壓降低一吋光景。隨後又來了別的發現，於氣象學的發展上皆有極大的貢獻。氣象學以空氣的各種現象為研究資料，實是一種可靠的預測氣候的科學。

有些物理學家和地理學家開始在那里猜測，覺得若不是氣壓與風向有一定的關係，



象現部局是祇雨風暴

便是風向與氣壓有一定的關係。不過，假如要建設一條正確的定律來說明氣流的一切行爲，第一就得費上數百年的時間去搜集材料，然後才能求出精密的結論。這種工作後來終於完成了。從此我們知道，世界上有些地方受到的氣壓，比尋常海面上的氣壓來得高，有些地方卻又來得低。前者叫做高氣壓地帶，後者叫做低氣壓地帶。其次，我們還確切地明瞭，風常有從高氣壓地帶吹向低氣壓地帶的傾向，牠的速度和力量，全依高氣壓地帶的高度與低氣壓地帶的低度而定。當高氣壓非常高低氣壓非常低的時候，便會發生一種極猛烈的風——暴風，旋風，或稱颶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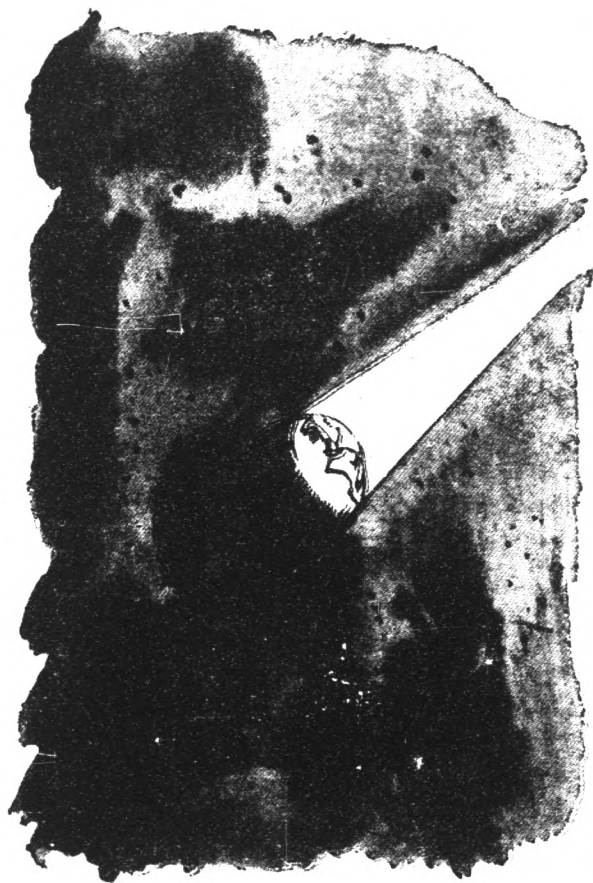
風非但使我們居住的地球獲得新鮮的空氣，而且對於雨量的散佈，亦有極大的貢獻。如果沒有了雨，植物和動物的生命就絕不能適當地發展。

雨不過是大洋，內海，和雪地裏蒸發起來的水，由空氣帶領著，形成氣體。因為熱空氣保持水汽的力量比冷空氣大，所以當空氣未冷之前，水汽被帶著沒有困難；迨空氣冷卻以後，一部分的水汽便凝結起來，成爲雨雹或雪花，重復降到地面上去。

任何區域的雨量，差不多全視該區域內的風而定。假如海濱被高山阻擋著，與大陸隔離開來，（這種情形很普通）那末沿海區域一定潮濕多雨。因為，風被迫著升到較高的空中（那邊的氣壓很低）以後，離開海面很遠，結果是逐漸冷卻，把水汽凝成雨雪，灑將下來；隨後，牠便在山巔的別一邊再現，又是那一點

水汽也沒有的燥風了。

熱帶的雨量充足而有定期。原因是，空氣被極高的熱度升到極高的空中以後，就逐漸冷卻，讓大部分



間 空

的水汽逸出來，變成傾盆的大雨，重新落到地上。但因為太陽並不能永遠直射著赤道，而是微微地自南到北移動，所以熱帶區域，大半都有四季的變遷，兩季傾盆地下著大雨，兩季是不斷的晴天。

但有些地方，氣流不停地從較冷的區域奔向較暖的區域，氣候就非常不好。因為，風一路從寒地往熱地吹去的時候，吸收的力量愈來愈大，絕不讓帶著的水汽走逸出來，結果便把這些地方變成沙漠，十年之中下不到一二次雨。

關於風雨的普通知識，已經講得不少；至於詳細的情形，待分國敘述的時候再討論。

這里，我們且說一說地球的本身，以及我們所居的那層硬化了的薄殼。

關於地球內部的確實性質，原有不少理論。然我們真能知道的，卻依舊很模糊。

我們還是說老實話吧。我們雖會上達天空，下抵地球的臟腑，然究竟上得幾多高，下得幾多深呢？

從直徑三呎的地球儀上看來，世上最高的山（埃佛勒斯山）猶如紗紙的皺紋一般厚，海洋中最深的洞（於斐列賓羣島之東）猶如郵票的印痕一樣大，一樣低窪。然我們還從未下達海底，上至埃佛勒斯山哩。我們乘了氣球和飛機，雖則到過比喜馬拉雅山頂還高點兒的空中，瑞士畢卡特教授的最近的飛行，雖會獲過很大的成就，然亦何足自傲？還有三十分之二十九的氣層須待我們去探索哩。至於水，我們到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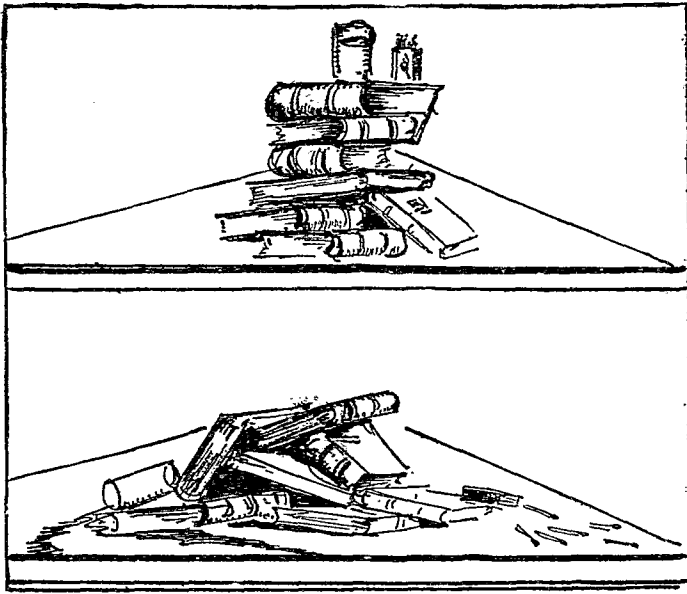
的深度尚不及太平洋總深度的四十分之一；而且最深海的深度，較之最高山的高度還要大得多。這個原因我們雖無從知道，但我們如果把各大陸上最高的山填在海洋的最深部分，那末就是埃佛勒斯山和阿公加瓜山的峯巔，也仍在海面下數千呎的地方哩。

但根據近代學者的意見，這些神奇的事實並不能說明地殼的來源和發展。我們也無須（古代的人老是這樣癡望著的）把火山來解釋地球內部的實性，因為我們已經知道，火山並非蘊積在地球內部的物質的出口。假如下面的譬喻不算粗俗，那末我就想把火山當作皮膚上的爛瘡，牠雖則骯髒而痛苦，然祇是局部的現象，決不會深入患者的身體。

概括地計算，地球上依舊有三百二十座活火山。活火山而外，人家還往往加上四百座別的火山，但這些火山早已告老還鄉，降而為尋常的山嶺了。

活火山大半在沿海區域。不錯，海島乃地殼的最不安全的部分，日本即其一例。（地震計告訴我們，在日本地方，輕微的火山爆發每天有四次，每年有一千四百四十七次）此外如馬知尼克和刺卡士亞二地，也是近年來火山爆發時的蒙難者。

海洋既與火山密接，人們便自然而然地加以說明，以為一切火山的爆發，乃海水滲入地球內部後的結果，由於海水的滲入，火山才如大鍋爐一般爆裂出來，釀成溶巖與蒸汽等到處氾濫的慘象。但自從我們



你爲什麼自來不一個地震

在離海數百哩的內地發現了幾座活火山後，上面的理論就根本不能存在了。關於這個問題，你且待二百年後再來問我們吧。至於現在，我們是祇能搖搖頭，反覆地說，『我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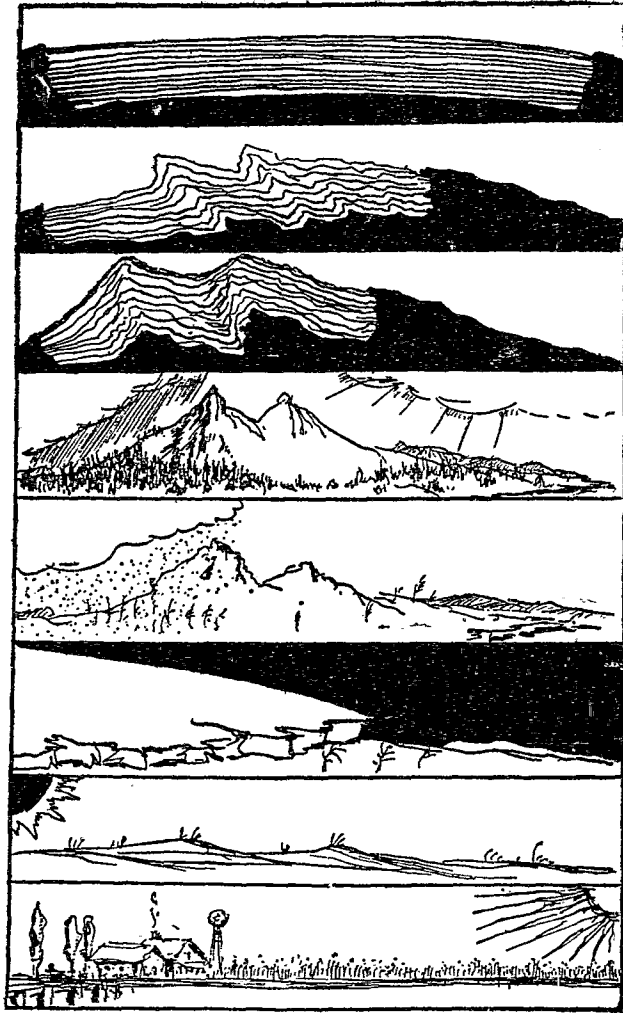
其次，地球的表面是怎樣的呢？關於這，我們總不要加思索地說，這塊古老的巖石——地球——永不會受時間的磨折。但近代的科學家卻並不這樣輕信，他們認爲地球和其他的一切巖石都有生命，都在永遠的變化中。風吹著牠；雨打著牠，風吹雨打，每隔一千年，就能把高山磨低三吋。這些侵蝕作用若不被別的對抗作用所抵銷，那末

我們的一切山嶺，早已會無蹤無影，就是喜馬拉雅山也會在二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年之後磨成一片大平原。幸好對抗作用還有，而且多得很。

你對於地球上的真實情形，如果要得一些隱約的概念，最好先拿六塊潔淨的手帕，一塊塊疊好，平放在桌上，然後再慢慢地把牠們圍擠起來。這樣，你就會得到一個奇形怪狀的皺布團，上面佈滿著高山，豁谷和褶襞；實際上，這個怪樣的皺布團便是地殼的雛形。地殼乃巨大物體之一部，這巨大的物體常在空間飛奔，不斷地放逸牠的熱氣，迨熱氣放逸之後，牠便和一切冷卻了的東西一樣，慢慢的收縮下去。你知道一件東西在收縮的時候，牠的表面往往會奇形怪狀地皺裂起來，彷彿兩塊團在一起的手帕一樣。

近代最合理的推測（但記著，那不過是一種推測而已）告訴我們，地球自獨立存在以來，牠的直徑已縮短了三十哩光景。你若以為縮短的祇是一條直線，那自然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你得記著，我們正討論的卻是廣大的地殼呢。地球的表面有一九六，九五〇，〇〇〇方哩，只要地球的直徑驟然縮短了幾碼，便會發生天大的橫禍，把我們毀滅得了無子遺。

因此之故，大自然祇是緩慢地完成她的奇蹟，不論一舉一動，她都保持著適當的平衡。她若允許一個海枯酒下去，（美國的鹽湖已在迅速地枯涸，瑞士的君士坦司湖在一〇〇，〇〇〇年後也將杳無影蹤）她便在世界的別部另創一個新的，她若任憑一座山消滅下去，（中歐的阿爾卑斯山再過六〇，〇〇〇，



降升之嶺山

〇〇〇年，將和美國的草原一樣平。別一隅的地殼，便會慢慢地褶皺，慢慢地形成一座新山。這種情形，我



們覺得至少是真實的。惟因變遷的過程普通總很緩慢，所以我們無從把進行中的變化具體觀察出來。

惟常規之中，亦有一個例外。大自然在獨馬單鎗的時候，其行動的確從容不迫；但若是受了人類的攙助或慫恿，有時她就會變成手忙腳亂的工作者。自人類逐漸開化，發明蒸汽機和轟炸器以來，地球表面已頓改舊觀，古代人如果復生於今日，略作片刻勾留，恐怕不再會認出他們原來的牧場和圍圈了。我們貪愛著木材，無節制地採伐山上的森林與灌木，使廣大的區域變成原始時代的荒原。因為森林一經伐去，歷來緊附在山巖上的沃土便掃蕩無餘，礮脊的斜坡更成為附近鄉村的禍根。沒有吸水的草原，沒有吸水的樹根，從此雨就得匯成了湍流與瀑布，向平原與山谷直衝，把當路的一切東西衝得落花流水。

不幸得很，這些話並非過甚之辭。冰河時代，四季尚未分明，北歐與北美的全部埋在冰雪的厚毯下面，冰雪更在所有的山上挖出無數的溝槽，真正危險萬分。這原是很久以前的情形，不必詳細敘述。我們且看一看當年的羅馬吧。羅馬人本來是第一等探險家，（他們不是古代的實事求是的民族嗎？）但因為他們愚昧地伐盡了森林和灌木，於是不消五代，半島上的氣候便完全改變，意大利不復是氣候均勻而且溫和的國家了。此外如南美諸山，那邊原有肥沃的臺地，為歷代短小而辛苦的印第安人所經營，現在，西班牙人卻任憑牠們荒蕪下去了。這是盡人皆知的近事，無需乎詳細說明。

欲使土人謀生無計，俯首聽命，最便捷的方法自然是叫他們挨餓——猶如政府欲使強悍的軍人降

而爲衣衫襤褸的平民，最實際的策略是毀滅牛類一樣；然到頭來，這些又殘酷又愚昧的手段總會自食其報的。只要是熟悉土性的或養過牛的人們，都會把這個道理告訴你。

總算還好，這個問題和其他的地理上的實際問題一樣，已被袞袞諸公所顧慮到了。政府有鑒於人類的幸福須賴土壤，不復容忍糟塌土壤的舉動了。地殼內部的變化我們雖無力控制，然我們多少總能够駕馭那無數的細關節目，使任何區域內的雨量盡如人意，使肥沃的土地不致變成狂風怒號的沙漠。我們還得使這種有用的知識一天天增多，還得聰明地利用牠們，以冀造福於全人類。

但可惜得很，我們還沒有力量去控制地面的大部——我們稱爲海洋的部分。在這個地球上面，幾近三分之二的地方不能住人，原因是，這些地方都被水層所蓋滿了。水層的深淺各有不同，沿岸一帶祇有二呎，斐律賓東面的著名深洞（Deep hole）則有三五，〇〇〇呎光景。

這種水層約分三大區域，最主要的是面積達六八，五〇〇，〇〇〇方哩的太平洋。大西洋的面積爲四一，〇〇〇，〇〇〇方哩，印度洋爲二九，〇〇〇，〇〇〇方哩。內海的總面積共二，〇〇〇，〇〇〇方哩，湖泊與河流的總面積共一，〇〇〇，〇〇〇方哩。假如我們生下來時永遠祇有鰓的痕跡，不能像數百萬年前的祖宗一樣真的有副鰓的話，那末，這些淹在水中的領土便永遠不適於我們居住了。

初看起來，水量的過多對於絕好的領域似乎是一種浪費，易使我們發生地球太濕之感。原來，在我們所有的陸地中間，五，〇〇〇，〇〇〇方哩是沙漠，一九，〇〇〇，〇〇〇方哩是半荒的西伯利亞草原；此外還有無數萬方哩的土地，或由於太高，（如喜馬拉雅山與阿爾卑斯山）或由於太冷，（如南北兩極）或由於太濕，（如南美的隕田）或由於森林太密，（如非洲中部的森林）都不能住人，這樣，在我們所說的陸地中間，又得減去五七，五一〇，〇〇〇方哩。這種情形我們一經想起，總會不由地覺得，如果我們有額外幾方哩的領土時，我們一定能够好好地利用牠了。

可是，若沒有海洋做我們的熱量的儲藏所，我們的生存便很成疑問。地質上史前的遺跡明白地告訴我們，從前曾經有幾個時代的，確陸多於水，然皆是寒冷不堪。我想，如果現在這種氣候能够永遠持續下去，那末水陸間一與四之比實是最合理的比例，而且只要這種比例不發生變動，全人類的生活就會更來得舒服。

圍繞全球的大洋（古人的推測不錯，大洋的確圍繞全球的）和堅硬的地殼一樣，永遠在那里行動。日月用了自己的吸力引著海水，使牠升到很高的高度，白晝的熱力使牠一部分化為水汽，兩極的寒冷又使牠被上了厚冰；但從實際上觀察起來，在洋面所受到的各種影響中間，當讓風或氣流占最重要的位置，因為風是直接和人類的幸福發生關係的。

你向著水盆吹了許多時候，就會使盆裏的水往你的反對方向流去；風向著洋面不斷地吹了許多年代，也會使海洋產生出一種洋流，往風的反對方向流去。許多風從各方面吹來，不同的洋流就會互相抵消；但如果風的方向永遠不變，（赤道兩邊的風，即其一例）洋流便能真實存在。洋流在人類歷史上非特占有極重要的位置，而且貢獻著極偉大的力量，使世界上有幾處地方，能夠適於居住，否則，這些地方只好和格林蘭的冰凍區域一樣，非常寒冷了。

一幅洋河（洋流的確是洋裏的河）圖會把洋河的地點指示給你。太平洋裏有不少洋流，其中最重的一條，便是東北貿易風所引起的日本洋流，或稱科洛西渥。（Kuro Siwo，意即藍鹽洋流 Blue Salt Current）這條洋流的任務，實與大西洋的灣流一樣重要。牠在日本完成了牠的工作後，便橫渡北太平洋，降福於阿拉斯加，使阿拉斯加不至於冷得不適人居；隨後，牠又折向南方，給加利福尼亞以溫和的氣候。

但一提起洋流，我們首先總要想到那五十哩闊二千呎深的神祕之河——灣流。牠使歐洲的北部自無數世紀來保持著墨西哥灣的熱帶氣候，牠使英格蘭，愛爾蘭，和北海諸國的土地，沃澤豐肥。

灣流有牠自己的神奇事業。牠在剛出發的時候，叫做北大西洋旋流（North Atlantic Eddy）這條旋流非常猛烈，非常著名，狀如巨大的旋渦，在大西洋的中部迴還往復地轉，中間還有半靜止的水潭，為無數小魚及浮草的逍遙之所。這個水潭叫做薩加索海，一名『海草海』（Sea-Weed See）於初期的航海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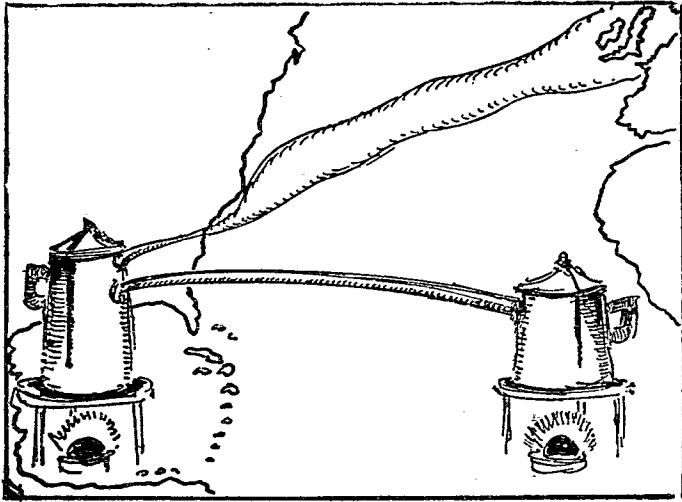
上，實有很大關係。因為，若是貿易風（自熱帶以北吹來的東風）把你的船隻一吹到薩加索海裏你就只好束手待斃，你的船隻會被無數堅韌的海草所封鎖，你的同伴會漸漸地餓死渴死，而幽靈似的破船卻永遠在晴天底下顛簸著，彷彿在默然警告那些存心激怒上帝的後來人。這種情形，至少中古時代的水手們是深信不疑的。

直到哥倫布安全地行過了這個半靜止的水潭，大家才知道，所謂堅韌的海草蔓延數十哩的故事，實在有點兒誇張得過分；不過，就是在現代，大多數的人還總覺得薩加索海這個名字很神祕，一方面帶點中古時代的餘音，一方面含有但丁在神曲中所描寫的地獄風味。實際上，牠僅如美國中央公園裏的鵝池一樣，並無什麼驚心動魄的力量。

再回到灣流上來吧。北大西洋旋流之一部，終於找到了出口，流入加勒比海，和一支自非洲沿海西行的洋流匯合。惟因兩條洋流擠在一起，更兼加勒比海有牠自己的海水，無法容納，於是牠就像杯子裏溢出來的水一樣，流到墨西哥灣裏去了。

墨西哥灣不能把這些外來的水完全容納，只得利用著佛羅里達半島與古巴間的海峽作為瓶塞，噴出一道寬廣的熱水，（華氏八十度）這道熱水便叫作灣流。灣流離開瓶塞後，每小時能行五哩，因此舊式的帆船都得迴避著牠，寧願多繞一點路，不敢逆著牠的方向行去，怕的是，被牠猛烈地擋住。

灣流出了墨西哥灣，沿著美洲的海岸北行，直到海岸折向東方，牠也跟著轉向；那時，牠已開始橫渡北大西洋了。牠剛流出紐芬蘭的大海岸，(Grand Banks) 便遇到了牠的嫡裔——臘布刺多洋流。臘布刺多洋流新從格林蘭的冰凍區域來，和灣流恰巧相反。灣流溫暖和霧，牠卻嚴寒峻厲。這兩條有力的洋流結合之後，產生一種可怖的濃霧，使這一帶的大西洋蒙上駭人的聲名。同時，這種結合還延攬著無數冰山，使過去五十年的航海歷史上渲染著黯淡的色彩。原來，大批的冰山藉了日光的力量，從堅實的老家——格林蘭（百分之九十九的地方都布滿著冰川的大海島）啟了旋，緩緩地向南飄行，直要被灣流與臘布刺多洋流匯合後所生的旋渦抓住，這才停頓下來。



暖流的寒鍋

牠們就在那邊猛烈地磨擦著，漸漸地溶解著；但在溶解的過程中間，牠們更變得危險，原因是，透在海面上的祇有山頂，鋒利的山坡卻深隱在水裏，正好快刀切麵似的切穿船底。就是在現代，這整個的區域對於郵船還依舊是片禁地，常由美國的巡洋艦（一種特殊的浮冰船，船上的費用由各國供給）在那邊監視。這些巡洋艦一面把較小的冰山轟炸，一面警告來往的船隻，迴避較大的冰山。可是漁船卻很愛這片洋面，因為生長在北冰洋裏的魚類過慣了臘布刺多洋流的寒冷，對於灣流的溫水總覺得有些難受，牠們一方面想逃反北極，一方面又想游過溫暖的灣流，正在這躊躇著的當兒，那些法蘭西漁父便好好把牠們一網打盡了。原來，法蘭西人之光顧美洲的大海岸，比任何民族都要早數百年。兩世紀以前，龐大的法蘭西帝國會掩有北美的大半，不過現在卻祇剩坎拿大海岸外的聖佩耳與彌圭琅兩小島了。這兩個小島不僅是法蘭西帝國的最後的遺跡，同時還默然證明了諾曼底漁父們的冒險精神。你知道，諾曼底漁父之來到美洲的海濱，距哥倫布的誕生至少也得早一百五十年哩。

至於灣流呢，牠離開了所謂寒壁（Cold Wall）之產生，由於灣流與臘布刺多洋流的溫度有了差異之故，以後，逕向北方流去，從容橫渡大西洋，遍歷西歐各海岸。牠經過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英格蘭，愛爾蘭，荷蘭，比利時，丹麥，及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使這些地方享受著比沒有了牠時更溫和的氣候。這奇特的洋流完成了牠的慈善事業，便又帶著比全世界河水的總量更來得多的水，退到北冰洋裏去。這樣一來，北冰洋

就備受水多之苦，不得不把自己的格林蘭洋流驅逐出境。自格林蘭洋流傳下來的後代，便是我們剛才說過的臘布刺多洋流了。

這是一個動人的故事。

這個故事太動人了，以致我不自覺地讓牠在這章裏占去了這許多篇幅，實在說來，我是不該這樣的。這章祇能算作一幅布景——一幅氣象學海洋學及天文學的布景，在這幅布景前面，劇中的角色即刻會出來表現了。

現在我們且把布幔閉一刻兒。

當布幔揭起時，劇臺上已準備著表現第二幕了。

第二幕表現人類怎樣去越山海渡沙漠的情形。你知道，假如我們不能征服山海與沙漠，我們便無從把這個世界當作真正的故鄉。

布幔又揭起來了。

第二幕地圖與航術。



## 第四章 地圖——一篇大題小做的航海術發達史

我們看慣了地圖，簡直想像不出沒有地圖時候的光景。那時候，人們對於賴地圖以遊天下的觀念，覺得非常驚異，認為萬沒有實現的可能；這種情形，猶如現在的我們不信依照了數學公式可以環遊空間一樣。

古代的巴比倫人真是傑出的幾何學家，他們測量過巴比倫的全境，（測量時期為紀元前三八〇〇年，即摩西誕生前二四〇〇年）給我們留下了好幾塊泥板，上面鐫刻著巴比倫的略圖；但實際上，這些泥板和我們現在所說的地圖，相差得還很遠。嗣後埃及人為要搜括勞苦大眾的錢財，也曾把他們的疆土測量過一次，此次的測量，雖則表明了埃及人善於用數學知識來從事艱難的工作，然就歷來從御塚裏發掘到的地圖而論，依舊沒有一張能夠和現代所說的地圖符合的。

希臘人是古代最好奇最愛問的民族，他們寫過不少地理方面的文章；但他們的地圖，我們差不多一點也不知道。當時候，在商業繁盛的城市裏面，想必到處有許多銅牌，上面鏤刻著最便捷的路徑，以便來往

於地中海東部各地的商人；但這些銅牌從沒有發現過，我們無從知道牠們究竟是什麼樣子。亞歷山大擁有空前而且幾乎絕後的領地，同時還僱用不少嚮導，（這種嚮導老是走在軍隊前面，測量行程的正確里數，以便壯健的馬其頓人到印度去搜尋黃金，）想來總有一些地理的觀念，總有許多正式的，我們也能懂得的地圖；但不幸得很，這些地圖連一片一角也沒有遺存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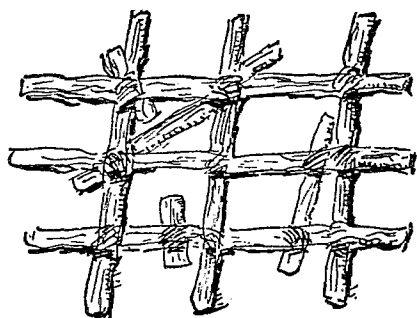
羅馬人爲要掠奪財富，（在歐洲殖民事業未開始以前，他們真是世界上組織最完密的強盜）便到處去，到處住，到處建築驛道，到處征收賦稅，到處殺人放火，到處留有他們的廟宇和游泳池的遺址。那知道像這樣一個統治著大帝國的民族，竟會連一張够得上地圖資格的東西都彷彿沒有的！他們的著作家與演說家雖則時常提到他們的地圖，雖則告訴我們那些地圖很正確，很可靠；然這張僅存的，留傳至今的羅馬地圖（此外還有一張紀元後二世紀時的羅馬疆域圖，又小，又簡陋，又老式，我們不計算在裏面了）卻顯得十分幼稚，十分拙劣，除了作歷史上的古董而外，在現代人看來是毫無地理價值的。

奧格斯堡有個教區吏，名叫康拉特·倍亭革的，第一個利用了佐罕那·谷騰堡發明的印刷術，把這張地圖傳播出來，因此許多歷史家都稱牠爲倍亭革地圖。但不幸得很，倍亭革未能依照著原圖翻印，他所用作藍本的是十三世紀時摹仿三世紀時的原稿的副本，在這一千年中，原稿上許多的重要細目，都被耗子咬嚼盡了。

但雖則如此，全部的輪廓一定還和原稿相同。假如那已經是羅馬人的精心之作，那末可見他們的地理知識到底不很高明。我現在錄一張在這里，讓你自己去判斷，你如果耐著心，把牠細看好久，你就會開始知道，羅馬地理學家所存的究竟是什麼觀念，同時你也會知道，自從這麪條似的，羅馬大將們所謂世界的國家滅亡以來，我們的地圖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了。

至於中古時代的地圖，我們不妨隨便帶過，無需特地加以說明。教會痛心疾首於『無謂的科學研究』，他們覺得上天之路，比萊茵多惱兩河間的最短距離還來得重要。所有的地圖亦全是可笑的滑稽畫，上面塗滿了無頭的魔鬼，（可憐的依士企摩人被畫得週身裹了獸皮，頭都看不出來，因此便產生了這個離奇的綽號）人魚，海妖，噴水的鯨魚，噴氣的獨角獸，半馬半鷲的怪物，半獅半鷹的怪物，以及恐懼而且迷信得無法可想的另一世界的人類。在這些地圖上面，耶路撒冷當然是天下的中心，印度與西班牙是地球的極限，（人類休想走出這個極限）蘇格蘭是孤立的海島，巴別塔（Tower of Babel）比巴黎的全市大十倍。

和這些中古的航海圖比較起來，坡里內西亞人（他們的地圖



坡里內西亞人交織地圖

雖跟幼稚園裏孩子們所造的一樣，可是他們的手法卻很高妙，觀察也很正確的交織地圖(Woven maps) 眞算航海家的精巧的傑作了。阿刺伯人和中國人製的地圖，或許還不差，但當時因爲他們是鄙賤的異教徒，從來沒有人提起。地圖製法之眞正能够改良，直要到十五世紀末葉，航海學發展成爲了一種科學的時候。

當土耳其人占領了歐亞間的橋梁以後，跟東方各國的陸地貿易便從此中斷，覓海道直往印度的需要亦驟變急切。從前航行的範圍，總以看得見近地的教堂的塔尖，或聽得到沿海的狗吠的聲音做標準；但現在，這種慣用的老方法卻不復適用了。人們不得不到大海裏去尋新路，接連幾星期祇看見海天，不看見其他一切，因此之故，當時的航海術便跟著大大的改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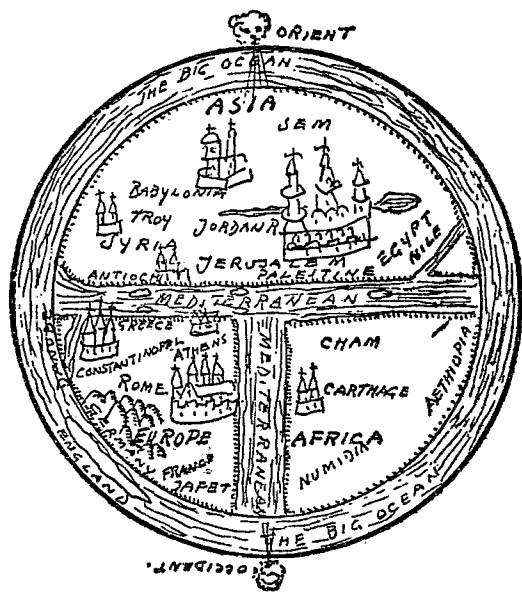
埃及人曾經冒險到過克里特，但更遠的地方就沒有去，而且克里特之發現，祇是海洋中迷途後偶然的獲得，並非有計劃的航行結果。至於腓尼基人和希臘人，根歷兒就是『寺塔航海者』(Church-tower sailors) 有時候，他們雖也有驚人的成績，遠至剛果河與細黎羣島，然他們只敢傍著海岸行駛，一到夜晚，便把船隻拖到岸上來，深怕被大風吹往寥闊的海中。至於中古時代的商人呢，他們來往的範圍僅限於北海、地中海，和波羅的海，而且每隔幾天，總得駛回來看一看遠方的山頂。

他們如果在大海中迷失了路，只有一個方法去找尋距離最近的陸地。爲了這，他們航行時總帶好幾

隻鴿子。他們知道，鴿子會揀取最便捷的路徑，向著陸地飛去的。他們每逢無所適從的時候，便放了一隻鴿子，凝視著牠飛行的方向，然後依著牠的方向駛去，直到看見了山巔，駛進了港口，查明了這是什麼地方，然後才敢停止。

中古時代，縱使是極尋常的人，對於星座的認識也要比我們親切得多。其實他亦不得不如此。那時候，他沒有我們這樣福氣，沒有曆書可以探得各種消息。聰明的船長們觀察著天象，依照著北極星

和其他的星座，辨別他們的方向，尋求他們的航路。但在愁雲低掩的北方，星座也就無能為力。這種祇憑上帝與猜測（大半憑猜測）的航海事業，實在很痛苦，犧牲亦甚大。總算還好，十三世紀的上半期剛過，外國人發明的羅盤針傳到歐洲來了。但羅盤針的來源與歷史，至今還是不可解的啞謎。下面所述的不過是道



圖地的代時古中

聽塗說，不能視為可靠的材料。

十三世紀的上半期，一個眼斜身矮的蒙古人名叫成吉思汗的，統治著空前的大帝國。（自黃海以迄波羅的海，俄羅斯之一部，直到一四八〇年始亡）他在橫渡中亞大沙漠直入歐洲沃野時，曾經把羅盤針一類的東西帶在身邊。至於地中海的商人們在何時見到這教士所說的『魔鬼的邪符』藉了牠讓自己的船隻駛向地球的極限，那就很難說了。

像這類的重要發明品，其來歷彷彿都很模糊。據說，有個波斯人曾在一個剛從印度回來的人手裏買到一隻羅盤針，嗣後另外一個人在札發或發麥格斯塔（Famagusta）又向波斯人買了來，把牠帶回歐洲。這消息不久就傳遍了海濱各酒店，大家聽說這有趣的小針是撒但的魔術，任憑你到那裏牠總會把北方告訴你，於是都想看看牠了。自然，他們是不相信會有這種東西的；不過他們也終於託了自己的朋友，請他下次從東方回來時代買一隻，甚至還預先付了錢給他。六月以後，他們居然也有一隻小羅盤針了。撒但的魔術名不虛傳！從此每人都想買一隻羅盤針。達馬士革和士麥拿的商人為著販賣這種東西，簡直忙不過來。威尼斯和熱那亞的工人則開始自造，以備自己使用。這樣一來，我們便聽得到歐洲各部驟然都有了羅盤針了。數年之內，這蓋著玻璃片的小鐵匣已成司空見慣，誰也覺得無需把古已有之的東西細述了。

羅盤針的來歷雖永遠是個啞謎，但如果說到牠的本身，那末，自從第一批威尼斯人藉了牠的指引，由

淺水湖裏駛到尼羅河的三角洲以來，我們對於磁針的知識已豐富得多了。例如，我們已發現磁針並非到處都準對北方的，世界上除了極少數幾處外，其他的地方磁針總稍稍向東，或稍稍向西——這種偏差專門家稱作『羅盤針之偏差』。偏差的發生，乃由於磁針南北極與地球南北極不能恰巧符合，相距尚有數百哩的緣故。磁針的北極指着布別亞·菲力克斯島（該島在坎拿大之北，爲詹姆士·羅斯於一八三一年所發現）南極適在南緯七十三度與東經一百五十六度的交點上。

因此，船長航行時若只有羅盤針，還仍然不够用。他應該把地圖帶在身邊，然後才能知道各地的羅盤針之偏差。不過，這已經入航海學範圍，而這本小冊子卻並不是航海指南。航海學是一種極艱難極複雜的學問，決非三言兩語所能敘述；在現在，你只要記好，羅盤針於十三十四兩世紀傳到歐洲，有著極大的貢獻，從此航海術不復是祇憑猜像的玩意，或複雜到大部分人無法去計算的怪術，而是一種非常可靠的科學，你如果能够把這些記好，已經很够了。

不過，那還祇是個開端呢。

在現在，一個船長自然不難知道他的船行的方向北東北東，東北北東，東北北東，東北東，或是任何一方，只要不出羅盤針上三十二個方位的範圍。但中古時代的船長卻沒有這樣方便，他若要知道自己在海洋的某一部，只能藉賴兩種工具。

第一種是測鉛線。測鉛線的歷史差不多跟船隻一樣久遠。牠測得出某一部分海洋的深淺。船長如果有了一張圖，上面載明白海洋各部的深度時，那末，他只要把當地的深度用測鉛線測了出來，就可以知道附近是海洋的某一部分。

第二種是測程器。測程器最初是一段木頭，水手們先把牠從船首投入海裏，然後再注意牠經過多少時間，方能流到船尾。船身自首至尾的全長當然是預先量好的。這樣一來，他們便能計算出船經某一定距離需要若干時間，以及每小時內大約能行若干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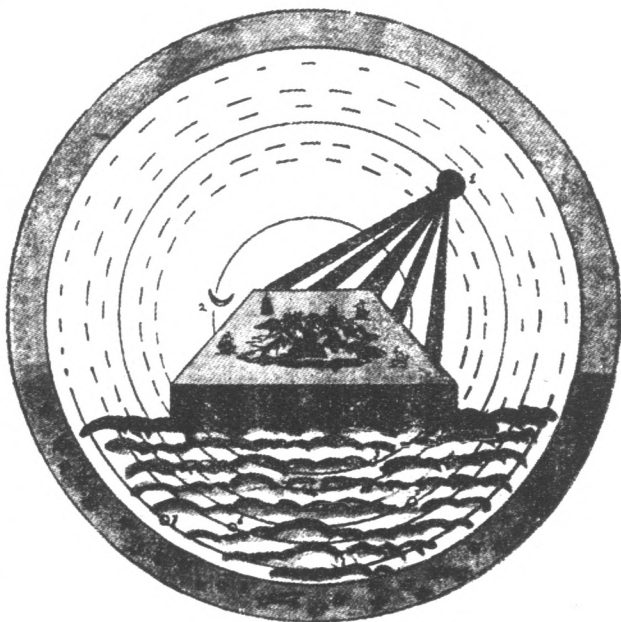
漸漸地，測程器又變而為測程線。測程線是一條又長又堅韌的細索，索端繫有三角形的水程板。事前，細索上面打了若干『結』(Knots)，結與結的距離都相等。第一個水手把牠投入海裏時，第二個水手便開始做『流沙』的工作。待沙漏(Sand-glass)裏的沙完全從甲端流到了乙端，(流沙所需的時間，當然預先知道，譬方說，兩分鐘或三分鐘)第一個水手便立刻把細索拖起，細數牠在流沙的時間內一共逸出了若干結。這樣，他祇須簡單的算一算，就可以知道船究竟行得多少快，若用水手們的術語說，便是船究竟行了『多少結數。』

事情依舊有困難。一個船長就說是知道了船行的速率和方向，洋流，潮汐，與海風仍會把他的精密的計算破壞，結果，凡是尋常的航海事業，縱使在羅盤針傳入了多時之後，也仍然是最危險的工作。一般研究



學理的人們，都覺得若要把危險性減少，就須另尋一個目標，以備代替老式的教堂塔尖。

我說這話並不是開玩笑。在古代，教堂的塔尖，警犬的吠聲，高崗上的樹頂，隄岸上的風車，對於航海者都有極大的功用，因為牠們是『固定的目標』（Fixed point）——在任何情形下都不移動的東西。水手有了這些目標，就可作種種推度。他若記起了上次也在那邊行過時，便會這樣說：『我還得稍稍向東一點，』或是說：『我還得向西一點，向南一點，或向北一點，而後才能達到我的目的地。』那時候，許多數學家（唔，真正是了不得的人物，他們藉了有限的知識，與簡陋的儀器，



古 代 的 世 界 觀 —— 地 球 為 宇 宙 中 心

竟能在數學方面完成偌大的工作）對於十字星（Cross）的位置，知道得都很清楚。他們想在自然界裏尋出一個固定的目標，來代替人爲的目標。

大約在哥倫布（我所以提起他的名字，無非因爲一四九二年是婦孺皆知的年分）以前兩世紀時，他們就從事於研究；到了現代，無線電報時信號，海底報時信號，及駕駛機械等，雖已相繼發明，強有力的『鐵將軍』（Iron Mike）雖已奪去了衰老舵工的飯碗，可是他們的研究並未因此結束。

警方說，一個圓球上面有座高塔，塔尖插著一面旗，你若站在高塔的脚下時，便會發現那面旗剛巧在你的頭上，而且只要你永遠站在高塔的脚下，那面旗就永遠會在你的頭上。可是，假如你離開了高塔，再想看牠時，你就得把你的眼睛舉成一個角度。這個角度的大小，全視你與高塔間的距離而定。這，你祇須細看下面的圖，就可以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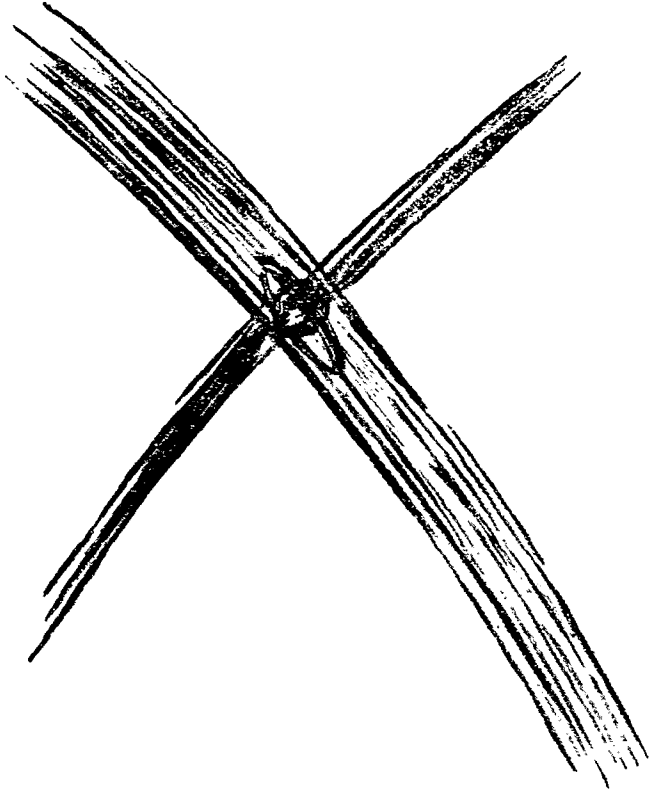
這固定的目標一經發現，其餘的就比較容易，因爲牠至多也不過是角度方面的問題了。古代的希臘人早就知道量角的方法，對於以邊與角做研究對象的三角學，他們亦早就立下了相當基礎。

提起了角度問題，我們便遇到本章的最艱深的部分，是的，我簡直可以說，本書的最艱深的部分——現代人所謂計算緯度與經度的問題。緯度的真確求法，比經度早好幾百年。實則經度（我們既已知道了牠的求法後）之簡單易解，遠勝於緯度。惟因古代人沒有時計，所以顯得非常困難，幾乎無法解決。至於緯

度，牠祇需精密的觀察，精密的計算，所以很早就被古代人發現。空話太多了。這兒是問題的本身，我將竭力把牠說得簡單一些。

你將遇到不少平面與角度。你站在D點上時，便會發現自己適在高塔底下，猶如你於正午站在赤道上時，便會發現自己適在太陽底下一樣。你若從D點移到E點，情形就較前複雜。你所站的地球是圓體，但爲了要計算角度，你所需的卻是平面。於是，你就得設想著畫一條直線，從地球的中心A點起，穿過你的身體，直畫到你頭上的天頂點(Zenith)那邊。天頂點是天文學裏的術語，牠筆直地位於觀察者的頭頂上，跟筆直地位於觀察者的腳底下的天底點(Nadir)，恰巧相反。

這個問題很複雜，我得好好解釋一下，你才能真正明瞭。你且用一根縫針穿過了蘋果的中心，假設自己坐在或站在蘋果的一面，背部緊靠著縫針。縫針的尖端是天頂點，縫針的末端是天底點。然後，你再想像一個平面，與你緊靠著的縫針成一直角。你若站在E點上時，F G K H便是你所需的平面，B C便是你站在那邊觀察的平面上的直線。爲著方便，并使問題容易一些起見，對不住，你且假設你的眼睛生在趾端，剛巧在你兩腳所站著的B C線上。然後，你再去看定塔尖的旗竿頂，測量旗竿頂(L)和你的立足點(E)以及B C線的末端所成的角度。B C線是F G K H平面的一部，F G K H平面與天頂線A成直角，天頂線A連絡地球的中心，與筆直地在你(觀察者)頭頂上的天頂點。只要你曾經學過三角，那末，你把那隻角



行運中在球地—觀界世的代近

度量出之後，就會知道自己與高塔間的距離。你如果從E點移到了W點，再行觀察的時候，W便成爲你在MN線上的立足點，MN線是OPRQ平面的一部，OPRQ平面與另一條天頂線成直角，這條天頂線連絡地球的中心A與新天頂點（1）（你若移動一吋，天頂點自然也移動一吋）此時，你只要把LW M角量了出來，你就知道自己與高塔間的新距離了。

你看，就是這樣簡單的敘述，也已覺得非常繁複，我之所以把航海學的基本原理只說個大概，就爲這個緣故。你若是有志做個航海專家，就得進專門學校，化費數年光陰，研究必要的計算方法，而且，你還得到海船上去實習二三十年，把機械，表格，及地圖等好好使用；如是之後，你的經理才會請你做船長，信託你去泛舟於大海之上。如果你沒有這種志願，你便永不會懂這些學問，因此，我若是把本章說得很簡單，而且只說些普通的知識時，你就應該原諒我了。

航海術既然純粹是角度問題，所以當歐洲人沒有把三角學重新發現的時候，一切進步都杳如空夢。一千年以前，希臘人對於這種學問，雖已立下了基礎，然自托勒密（埃及亞歷山大里亞城的著名地理學家）逝世之後，牠就無人過問，甚至被視爲多餘的點綴品——賦有小聰明的人才會懂這種學問，懂這種學問的人常會遭遇危險。可是印度人，西班牙人，以及北非的阿剌人，卻並不這樣猶豫，他們先後把希臘人傳下來的學問盡力研究。我們從『天頂點』『地頂點』（牠們純粹是阿剌伯字）兩個名詞上面，可以

知道，三角學重新列入歐洲各校的課程裏時（大約十三世紀左右）已經是回教徒的學問，而非基督教徒的學問了。不過，在後來的三世紀中，歐洲人卻也費盡了時間，悉心研究。原來，他們雖然也能够應用角度與三角，卻依舊覺得有個問題尚未解決，那便是，如何去找尋空中的固定目標，來代替教堂的高塔。

最可靠的目標是北極星。北極星離開我們極遠，牠彷彿老是停著不動，牠的位置很容易找尋，因此，縱使是一個沒中用的啞漁夫，在大海裏迷失了歸路時，也只要從最右方的兩個大熊星那邊，引一條直線，隨著這直線望去，就能把牠找尋出來，絲毫不會差錯。此外，太陽當然也是很好的目標，可惜牠的方位還未曾精確地測出，所以祇有聰明的航海者才能得到牠的幫助。

人們若一日相信地球是扁平的一片，一切計算便一日不能與實際情形符合。迨十六世紀時，這些不合理的方法總算告一段落，『圓面』之說屈服於『球體』之說之下，研究地理的人亦從此得見天日了。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地球平分爲二，地球的橫剖面與連接南北極的直線適成直角；平分線叫赤道，赤道各點距南北兩極均相等。第二，他們在兩極與赤道之間劃分九十個相等距，畫出九十條平行線，（那當然是圓圈，因為，你知道，地球是圓體）各平行線之間，相距約六十九哩，原來，九十倍的六十九哩乃赤道與南極或北極間的距離。

至於赤道與兩極間的許多圓圈，地理學家都給牠們標上了數字。赤道是零度，兩極均爲九十度。平行

線叫做緯線。(緯線圖會把緯線的形狀顯示給你)小。』常用以代替度字，因為小。』記號比較方便，『度』字比較麻煩，在數學方面不很適用。

上述種種，當然好算驚人的進步。但雖則如此，航海依舊是件危險的事業。十數代以來，許多算學家和

水手不得不費盡了畢生精力，搜集關於太陽的一切資料，考查牠於任何一天任何一地的位置，俾普通的航海者能夠處置緯度問題。

這個問題終於解決了。隨後，凡是能讀能寫的聰明水手，就能計算自己距北極有多遠，距赤道有多遠，

若用專門的術語說，便是在北緯(赤道以北的緯線)若干度，或南緯若干度。他若橫過了赤道，事情當然沒有這樣容易，因為南半球看不見北極星，北極星對於他已毫無用處。不過，這個問題後來也被科學所解

決。至十六世紀末葉，緯度在航海者看來，已不復是切心的困難了。可是，這兒卻依舊留著困難的經線(你若忘記好經線，只要知道經度是垂直的)問題。這個難題前後共費了二百年時光，始得圓滿解決。從前，算學家劃分不同的緯線時，尚有兩個固定的目標——北極與

南極——做他們的根據。因此，他們可以說：『這兒有我的教堂高塔——北極，(或南極)牠是終古不變動的。』

可是，這兒卻並沒有東極與西極，因為地軸根本就不會這樣轉法的。固然，人們也未嘗不可以畫了許

多經線，（實際上是圓圈）一方面經過兩極，一方面環繞地球；但究竟那一條好算子午線，把地球平分了兩半，讓水手們說聲，『噢，我是在子午線以東或以西的數百哩』呢？耶路撒冷為天下中心的古說，當時仍極盛行，人們原不妨把穿過耶路撒冷的那條作為零度的經線，或稱垂直的赤道；無奈民族的傲性不允許這個辦法。各國都想把零度的經線穿過自己的京城。就是在現代，人類的氣度總算大些了，然而德法美三國的地圖，還仍以柏林、巴黎、及華盛頓為標準經線的所在地。直要到最後，大家因為英國於十七世紀時（經線問題剛巧圓滿解決）對於航海學最有貢獻，而且各國的航海事業又都受皇家天文臺（Royal Observatory，一六七五年築於倫敦附近的格林維基）的指示，所以格林維基的子午線，便公認為平分東西兩半球的標準子午線了。

自經度劃分以後，航海者自然受惠不淺。不過困難的問題卻仍舊存在。他們一旦泛舟於大海之上，如何才能知道自己在格林維基線以東或以西的若干哩呢？英政府為一勞永逸起見，便於一七一三年特地組織一個『海上經線研究會』，切實研究這個問題，並且預備了極大的獎金，俾獲得最好的，『決定海上經線』的方法。當時（二百年前）獎金的數目為十萬元，許多學者都盡力從事於研究。待十九世紀初葉研究會取消時，所費共計五十萬，悉供酬謝發明者之用。

他們的工作，大半已被忘却，他們的成績，大半已成明日黃花；但其中兩種發明，卻頗有永久價值，說起



來，牠們也是慷慨懸賞後的結果。第一種是六分儀。

六分儀爲極複雜的機械，（航海觀象臺的雛型，可以隨身攜帶）水手們用之以測角度的距離。中古時原有粗陋的觀象儀，量高器，及四分儀，六分儀即直接從牠們蛻化而來。當六分儀剛出世時，三個人都說自己是最初的發明者，爭得非常厲害，這種情形，在全世界同時追求同一事物的時候，原是常常會發生的。

但六分儀在航海界中所激起的波浪，並沒有時辰儀來得巨大。四年以後，即一七三五年，當那忠實可靠的時辰儀出世時，一般航海者簡直如醉如狂。時辰儀爲賦有時計學天才的約翰·哈禮孫（最初是木匠，後來才做鐘表師）所發明，與時鐘相類，走得非常正確，能把格林維基的時間帶往世界各地，不受氣候舟車的影響。據約翰·哈禮孫自己說，他之所以會成功，乃因爲他在時鐘裏加了『時計錘』的緣故。時計錘能够控制發條，使牠不因溫度的變化而起升縮，這樣看來，時辰儀簡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了。

經過了無數劇烈的爭執，約翰·哈禮孫終於獲得了十萬元獎金。（時在一七七三年，三年後，他即逝世）現在，一隻海船如果帶著時辰儀，便無論走到那里，都能知道格林維基的時刻。太陽繞行地球一周，需要二十四小時，（那當然應該倒過來的，惟因便利起見，我就這樣說了）太陽運行一小時，可走經度十五度，因此之故，我們只要先查明當地的時刻，把牠跟格林維基的時刻比較一下，求出了牠們的差數，我們就能知道自己在子午線以東或以西的若干哩了。

譬方說，我們若發現（每個船長都會精密地計算，計算之後就能發現）當地的時刻是正午十二點，時辰儀（牠會把格林維基的確實時刻告訴我們）上的時刻是午後二點，那末就可以知道，我們已行了  $2 \times 15 = 30^\circ$ 。（當地的時刻與格林維基的時刻相差二小時，太陽於一小時中行十五度，即四分鐘行一度。從此我們便好在航海日誌 Log-book，紙張未發明前，航海者常用粉筆寫在木板上，所以航海日誌至今仍稱 Log-book）上寫著：『某日正午，余等適在西經三十度。』

現在，一七三五年的驚人的發現，已不復顯得重要。每日正午，格林維基天文臺總把正確的時刻，廣播到全世界。時辰儀祇成了多餘的點綴品了。是的，只要我們信得過航海者的才幹，那末無線電報總有一天會把繁複的表格，精密的計算，統統廢掉。而這章冗長的文字——牠告訴你人類如何橫渡那無垠的大海，大海如何顛簸著險惡的波浪，波浪又如何會迅雷電似的吞沒了水手的生命——唔，這章別開生面的，勇敢忍耐與智慧的記錄，也將立刻變作陳跡。船老大無需再帶了六分儀在橋頭站著，他儘可以坐在船艙裏面，耳上掩著聽筒，一壁問：『喂，喃塔刻特！（或，瑟堡）我在什麼地方？』喃塔刻特或瑟堡就會告訴他。這樣，真是再簡便也沒有了。

二千年來，經過了不斷的努力，航海事業才能逐漸進步，逐漸變得平穩，愉快，方便。這二千年的光陰並不會虛度，牠們實是第一次國際合作的成功的表現。中國人，阿刺伯人，印度人，腓尼基人，希臘人，英國人，法

國人，荷蘭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挪威人，瑞典人，丹麥人，德意志人，在完成這偉大事業的過程中，他們都曾盡過相當的力量。

這章記載國際合作史的文字，現在已可結束；但是，別種需要我們去仔細研究的正還多著哩。



## 第五章 四季與四季的發生

『Season』一字，肇源於拉丁文，從動詞『Serere』演變而來。『Serere』意為播種（To sow），所以『Season』一字，照理祇能代表春天——播種的時期。（Sowing time）但在中古時代，『Season』很早就失卻了專指的意義。春季之外，又添上了其他三季，把一年平分為四：冬季，一名濕季（Wet season）秋季，意即繁殖時期（『Autumn』與『Augmentation』或『August』同出一源，『August』非特作繁殖之月 Month of the increase 解，且含有高位之人 Person of augmented importance 的意義）夏季，於古梵文中，『Summer』一字原為全年的總名。

四季跟人類發生實際的與浪漫的關係而外，亦有一個極平常的天文學背景。牠們是地球於一年中繞日運行後的結果。關於這，我將在可能的範圍裏，用簡潔而明淨的話告訴你。

地球自轉一次，需二十四小時，公轉一次，需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我們為要解決這四分之一日，讓曆書上多少能够得一個整數，（不，這是錯誤的；但現在，各國是否有餘暇來共同更正這個錯誤，卻成絕

大疑問)有一年便須包括三百六十六天,稱作閏年。自九〇〇,一一〇〇,一九〇〇……等末位有兩個零的年份外,其餘都是四年一閏。但如有能够被四〇〇除盡的年份,卻是例外的例外了。過去最近的例子是一六〇〇年,將來最近的例子是二〇〇〇年。

地球繞日運行時,路線並非正圓形,而是長圓形。這個長圓形雖則不過分長,但因爲我們研究的是地球在空間的路線,所以比之牠是正圓形時麻煩得多了。

我們如果畫一條直線,連絡太陽與地球的中心,則地軸與直線並不成直角,而是六十六度半的傾斜角。

但地球於公轉時角度永遠不變,所以世界各地便有四季的變化。

三月一日,地球對於太陽的位置,剛巧可以使日光照耀半個地球,結果,在那特殊的一天,世界各地的晝夜都相等。三個月後,當地球走完了四分之一的公轉的路程時,北極便面對太陽,南極卻背向太陽,結果,北極六個月都是晝,南極六個月都是黑夜,北半球享受著晝永燦爛的夏季,南半球的居民正好把卷爐邊,消磨那冬季的長夜。你還得記好,當美國人於聖誕節滑冰的時候,阿根廷和智利的人民正在熱得要命;到美國人喘息於烈日的洛威下時,南半球那邊反而是溜冰時節了。

第二個在季節上占有重要位置的,爲九月二十三日。那天,世界各地的晝夜又平均起來了。第三個是

十二月二十一日，那時南極面對太陽，北極背向太陽，北半球變得寒冷，南半球變得溫暖。

地軸的特殊傾斜與地球的旋轉，不僅使四季發生變化而已。那隻六十六度半的銳角，還給我們劃分了五帶。赤道的兩邊爲熱帶，熱帶地方，陽光射下時若非完全垂直，便是幾近垂直；南北兩溫帶在熱帶與寒帶之間，那邊，陽光射下時並沒有熱帶那樣垂直，因此不得不烘照著較大的水面與地面；最後是南北兩寒帶，那邊的陽光簡直成極銳的銳角，所以就是在夏季，六十九哩的陽光也得烘照著幾大一倍的土地。

這些情形，寫起來是不容易清楚的。你如果有一個太陽系儀，就能把牠們完全看出來，而且完全明瞭；比之讀我的敘述要省事得多。但現在，各城市知道建築太陽儀之必要的還不很多哩。你最好到市議會裏去，對那些委員先生們說，你要一個太陽系儀做聖誕節的禮物，假如他們還得把這難懂的名詞到辭源上去查，（我知道，他們也許要查了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後，才會懂得的了）那末你還是自己拿了一隻橘子或蘋果，一枝蠟燭，一點劃分五帶時用的墨水，自己來試驗。火柴一擦，燭光射到兩極時的情形就會顯示出來了。但此時如果有一隻蠅飛到你自製的地球上來，你切不要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妄作比擬；切不要自言自語地說：『或許……或許真的……我們不過像蒼蠅一樣，在一隻大橘子……在一隻被大蠟燭照耀著的大橘子上蠢動，而這隻大橘子和這枝大蠟燭也不過是巨人手裏的玩具，供給他消磨那寂寞的下午的……』

想像本是好東西。

但研究天文學時若憑想像，那就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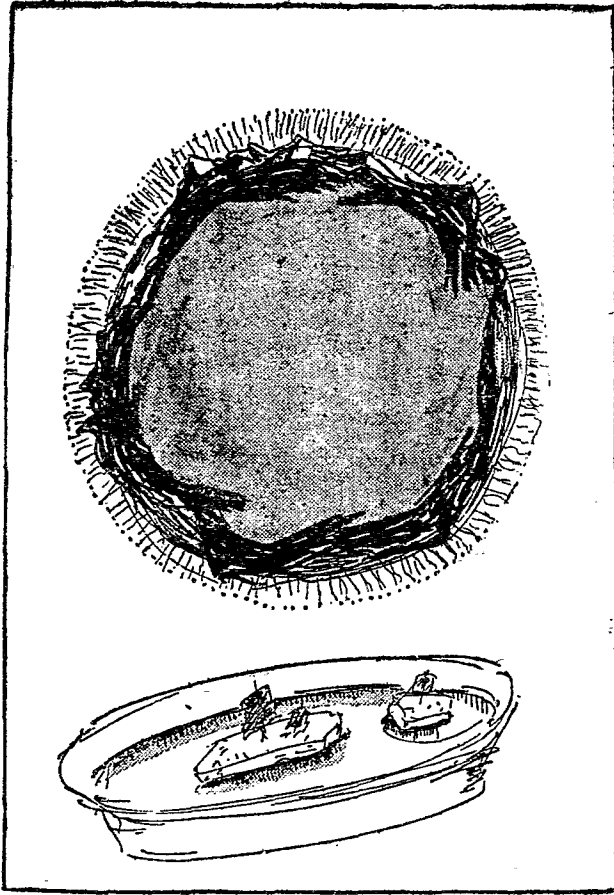


## 第六章 世界上的陸地大陸與非大陸的區別

我們大家都住在島上，沒有一個例外。但在這些海島裏面，有幾個比其他的大得多，所以我們只得把牠另歸一類，稱之曰『大陸』(Continent) 實際上，大陸祇是一個島，不過牠所包括 (Contains) 或統領 (Holds together) 的區域，較尋常的海島如英格蘭、馬達加斯加或滿哈坦等，大些罷了。

但這兒也並無嚴密的界限。綿延的陸地如亞非美三洲，其幅員之廣，固足與『大陸』一名相稱；惟歐洲則不然。歐洲在火星上的天文學家看來，僅如亞洲的半島，(比印度或許大一些，但並不大得多) 可是牠居然也自名為獨立的大陸。至於澳洲，倘使有人說一聲牠的面積並不大，人口並不多，够不上大陸的資格時，澳洲的居民或許會起來抗議的吧。另一方面，依士企摩人的故鄉，雖兩倍於兩大海島——新幾內亞與婆羅洲——的總面積，然而他們並不因為格林蘭沒有置身於大陸之林，而覺得懊惱憤慨。最後，南極地方的企鵝若非謙遜而和靄的動物，牠們一定會振振有辭地說，牠們所住的也是一片大陸。不錯，南極的面積，簡直和所有北冰洋至地中海間的陸地一樣大哩。

這些錯誤的發生，我雖無從知道，然數百年來，地理這門科學，的確被人忽視了。在這數百年中間，許多



較的部內球地在浮島海的輕較是許或陸大的們我  
對不對樣一上之水盆在浮島木軟如盤上之體物重

錯誤的觀念附在地理學的本身之上，猶如許多螺螄附在被棄於港口中的船身之一樣。年復一年，（這曖昧的黑暗時期，持續至一千四百年之久）有些螺螄竟占有了極穩固的地位，被人視作船身之一部了。不過，我也並不想在現成的錯誤上面再加一層錯誤；我祇想根據了公認的區域，說世界上共有五大洲：亞美非歐澳。亞洲比歐洲大四倍半，美洲比歐洲大四倍，非洲比歐洲大三倍，澳洲比歐洲小數十萬方哩。照理，在普通的地理書上，亞美非三洲應該放在歐洲的前面的；但我們於注意面積的大小以外，還得注意到各洲在人類發展史上所負的使命，因此我們就先述歐洲了。

我們先來看地圖。實際上，看圖的次數應該多於看教科書。你在研究地理的時候，如果沒有地圖，便猶如習音樂而無樂器，學游泳而無清水一樣。你看了地圖——最好有一個地球儀——以後，就會知道，歐羅巴半島以北冰洋，大西洋及地中海為界，位於全球陸地最多部分的中心。其所處環境，與可憐的，位於全球水量最多部分的中心的澳洲相比，適成絕妙對照。這實在是歐洲得天獨厚的地方。但除此而外，牠還有著別的優越地位。亞洲雖五倍於歐洲，然全面積中四分之一的地方非常炎熱，四分之一的地方又與北極相接，除馴鹿與北極熊而外，誰都不願意永久住在那里。

歐洲的長處，尚不止此。有幾種利益祇有歐洲才得享受，別的大陸就享受不到。意大利的最南的靴尖雖則很熱，然離開熱帶尚有八百哩之遙；瑞典與挪威的北部雖在北極圈以內，然有灣流光顧牠們的海岸，

使牠們享受溫和的氣候；至如同緯度的臘布刺多，便是雪冰遍野的荒地了。

此外，歐洲尚有許多半島，及深入內地的海，爲別的大陸所不及。關於這一點，你只要想一想西班牙，意大利，希臘，丹麥，斯干的那維亞半島，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愛琴海，瑪摩拉海，比斯開灣，和黑海的情形，再把牠們跟缺乏海灣及半島的非洲或南美作一比較，你就會相信，多量的水與陸地的各部接觸以後，便會產生適中的氣候。那就是說，冬季不過分冷，夏季不過分熱，生活不過分容易，同時不過分艱難。這樣，人就不至於像非洲的土著一樣，變成遊手好閒的懶漢；同時也不會像亞洲的居民一樣，專作生活的奴隸。他非特能够把工作與閒暇調劑起來，而且調劑得比別的地方更爲適當，更爲有效。

由於良好的氣候，歐洲人非特變成大半個地球的主人，而且還世代保持著主人的地位；一直到他們採取了自殺政策，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發生著不幸的內戰，這才衰敗下來。歐洲人得天獨厚之處，不僅是氣候，即地質背景亦無一不有利於他們。這固然是意外的機緣，並非他們努力的成績，然他們終究享到了洪福。大火山的爆發，大冰川的侵蝕，以及洪水的氾濫，都給他們產生了良好的結果。歐洲的大陸所以會形成現在這種樣子，歐洲的山脈所以會變作天然的國界，歐洲的河流所以會這樣地流布，使內地能够和海洋直接交通，實際上都是牠們的功勞。你知道，在鐵路與汽車未發明之前，內地與海洋的交通於商業發展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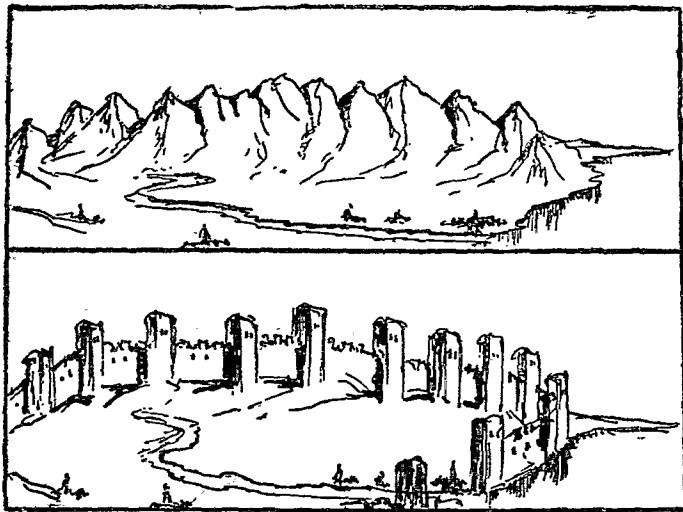
庇里尼斯山一方面使意卑里亞半島與歐洲的其他各地隔離，一方面又做了西班牙與葡萄牙的國界。意大利的阿爾卑斯山，也有同樣的功勞。法國的西部大平原藉多芬，朱辣，及佛日諸山作爲屏障。喀爾巴阡山猶如壁壘一樣，使匈牙利離絕著俄羅斯大平原。過去八百年中，奧地利亞帝國在歷史舞臺上曾經充過重要的角色，其所以如此者，因爲牠的版圖就大體上說來，是一片圓形平原，四周環繞著險峻的山脈，使牠不致受鄰邦的侵略；若沒有那些崇山峻嶺，牠或許不會生存得這麼長久。德意志之產生，亦不僅是政治上的偶然結果，因爲牠那龐大的方形領地，都是緩緩地從阿爾卑斯山，及波希米亞諸山向波羅的海斜下去的。此外如英格蘭愛琴海諸島，及荷蘭威尼斯諸窪地，亦像是上帝放在那里的壁壘，俾許多獨立的政治單位得以充分發展。

又如俄國，我們雖則時常聽人家說，牠是一個人（羅曼諾夫王室的彼得大帝）勵精圖強後的結果，其實（說來或許不易置信）牠卻是某種自然因與必然因的產物。俄羅斯大平原介於烏拉山，裏海，黑海，喀爾巴阡山，與波羅的海之間，位置非常好，可爲中央集權帝國的基礎；蘇聯共和國於羅曼諾夫朝傾覆之後，尙能生存於世界，便是一個無可否認的證據。

我早已說過，歐洲各河流的路線非常巧妙，對於經濟的發展，實占有極重要極實際的地位。這，我在前面已經告訴你了。你如果從馬德里起，到莫斯科止，畫一條直線，你就知道，全部的河流不是流向北，便是流

向南，非特沒有例外，而且都能給內地以直通海口的機會。文化的產生原要靠海洋與河流，陸地的力量還在次，因此，這種水的巧妙的排列，便貢獻著極大的力量，使歐洲成爲全世界的最富饒的區域，最有權威的中心。直至經過了不幸而且殘酷的戰爭，（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牠才失卻天之驕子的地位。不過，還是讓地圖來證明我的話吧。

你且把歐洲跟北美比一下看。在北美，兩條大山脈幾與海洋並行，整個的中部祇有一條出路，可以直達於海，這條出路便是流入墨西哥灣的密士失必河，及其支流。墨西哥灣僅是一個內海，距大西洋兩洋，都很遙遠。或者，你再把歐洲跟亞洲比一下看。亞洲的河流，由於地面的無條理的起伏，以及山脈的不規則的傾斜，都只好往舊有的方向流去，



山海是最好天然國界

而且幾條最重要的河流，又全是橫過西伯利亞大草原，流入寒冷的北冰洋，除當地少數的漁父而外，誰也不覺得牠們有什麼用處。或者，你再把牠跟非洲比一下看。非洲是一片大高原，牠不但使各河流穿過海濱的高山，同時還使海上的貿易不能利用天然的水道，通達內地。再不然，你就把牠跟一條河都沒有的澳洲比一下吧。這樣比過之後，你便會開始知道，牠賦有著溫和的氣候，方便的山脈，更方便的河流系統；牠的位置適在地球上陸地最多部分的中心，故此非常優越，牠的海岸不像非洲或澳洲那樣的平直，故此非常長——較之沒有曲折時長了九倍。這一切，難道不是牠得天獨厚的地方嗎？

不過，假如單靠優越的地位，這蓋爾小隅也不會變成世界的主人，駕凌乎所有的鄰居之上，人類的智慧，亦有相當力量。那原是輕而易舉的。因為北歐的氣候非常良好，足以鼓勵人類去運用腦筋。那邊既不冷到要命，又不熱到不能作工，牠恰巧適如其分，能使人類覺得工作是件愉快的事。結果，北歐的人民一到自己的國家建立了穩定的基礎，創制了最低限度的法律與秩序，獲得了安居樂業的生活之後，便馬上從事於科學的研究，讓自己成爲其餘四大陸的主人與開墾者。

他們研究了數學，天文學，和三角學後，非特懂得了航海的方法，而且還發生了合理的信心，知道航了出去，依舊會回到啟碇的地方來。他們悉心研究著化學，結果便造出一種猛烈的器械，（那號稱鎗礮的怪傢伙）用之以殺其他的人類和動物，又迅速，又正確，爲歷史上任何民族或部落所不及。醫藥的研究，使他

們知道怎樣去抵抗疾病，以冀弭止那歷來被疾病所引起的人口減少的現象。最後，他們有鑒於歐洲土壤之不很肥沃，（與恆河流域或爪哇山原相比，歐洲的土壤便覺遜色）安定生活之不可缺少，便漸漸地發展出根深抵固的貪慾與勤勞習慣，不顧一切地累積財富。他們覺得如果沒有了財富，自己便會受鄰人的白眼，被他們當作可憐的失敗者。

自從那號稱羅盤針的印度祕寶傳入之後，歐洲人便能放棄教堂塔尖式的航行，以及傍岸駛帆的老方法，自從舵的位置從船舷移到船尾之後，（這個改良約於十四世紀初葉完成，實為歷來重要發明之一；原因是，從前對於船的行程總不易處置，現在卻能指揮如意了）歐洲人便能離開了狹小的內海，如地中海、北海，及波羅的海等，而把遼闊的大西洋當作他們的通衢大道，實現他們商業上與軍事上的更大企圖。他們的大陸之所以會居於全世界陸地的最多部分的中心，原不過是偶然的好機會，可是到了後來，他們竟能把這種好機會充分利用了。

他們保持著這種優越的地位，共計五百多年。隨後輪船代替了帆船，他們仍能站在人家的前面；原來貿易的發達，全要靠交通的便捷與經濟的。一般軍事領袖，都認為國內有了強大的海軍，便能使別國帖耳伏首，這種觀察真是一點也不錯。威尼斯與熱那亞之征服諾斯人，葡萄牙之征服威尼斯與熱那亞，西班牙之征服葡萄牙，荷蘭之征服西班牙，以及英吉利之征服荷蘭，都是這種自然律的表現，都是每個國家有了



強大海軍的緣故。但時至今日，海洋已逐漸在失卻牠原來的地位，貿易的大道也將由海洋讓給天空。世界大戰雖則使歐洲降而爲二等大陸，然如果與飛機的發明相比，恐怕還算不得怎樣驚人。

熱納伊斯（Genoese）地方，一個羊毛商的兒子發現了海洋的可航性，歷史的進程便從此改變方向。俄亥俄州的戴通城郊外，一家自由車修理店的店主發現了天空的可航性，結果，一千年後的孩子們或許只記得惠爾倍爾（Wilbur）和萊特（Orville Wright）的名字，不復聽人提到哥倫布了。

這並非偶然的發現，這是他們深思熟慮的結果。從此以後，舊世界的文化中心就慢慢的移向新世界去了。



## 第七章 歐洲的發現與歐洲的人種

歐羅巴雖是個蕞爾小洲，可是那邊的人口非特兩倍於南北美洲，即美非澳三洲的總數也及不上牠；能够勝過牠的，祇有亞洲。亞洲的人口爲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歐洲的人口爲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這些數字總算還正確，因爲牠們是由國際聯盟會的國際統計局所搜集的。國際統計局乃學者的集團，他們冷靜地研究各種問題，不受任何方面的津貼，無需向任何國家獻媚求寵。

根據國際統計局的報告，全世界的人口，每年淨增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這實在是很嚴重的問題。因爲照這種速率下去，六百年內全世界的人口便會增加一倍。當我們想起了人類還得要維持數萬萬年，我們真不忍預料，到了一九三二〇年，一九三二〇〇年，或一九三二〇〇〇年時，世界上會擠成什麼樣子。在地道裏『立錐』已經累得要命，在地球上『立錐』不是更加難受嗎？

假如我們不願正視這個問題，不趁早想些解決的方法，那末，不幸與痛苦終究要落到我們的頭上來  
的。

這些問題已逸入經濟學範圍。這裏所要討論的是：初期的歐洲人在歷史上雖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可是他們從那裏遷來的呢？他們是不是第一批來到這裏的呢？說來也慚愧，答案非常含糊。我想，他們大約總來自亞洲，經過了烏拉山與裏海間的平原，發現在自己未來之前，歐洲已經有了更早的人種，以及更古的文化雛型。但關於那些更早的人種的事蹟，須待人類學家有了更豐富的證據以後，我們才能知道。現在，他們的證據還非常模糊，普通的地理書裏無從記起，所以，我們也就祇好敘述後到的居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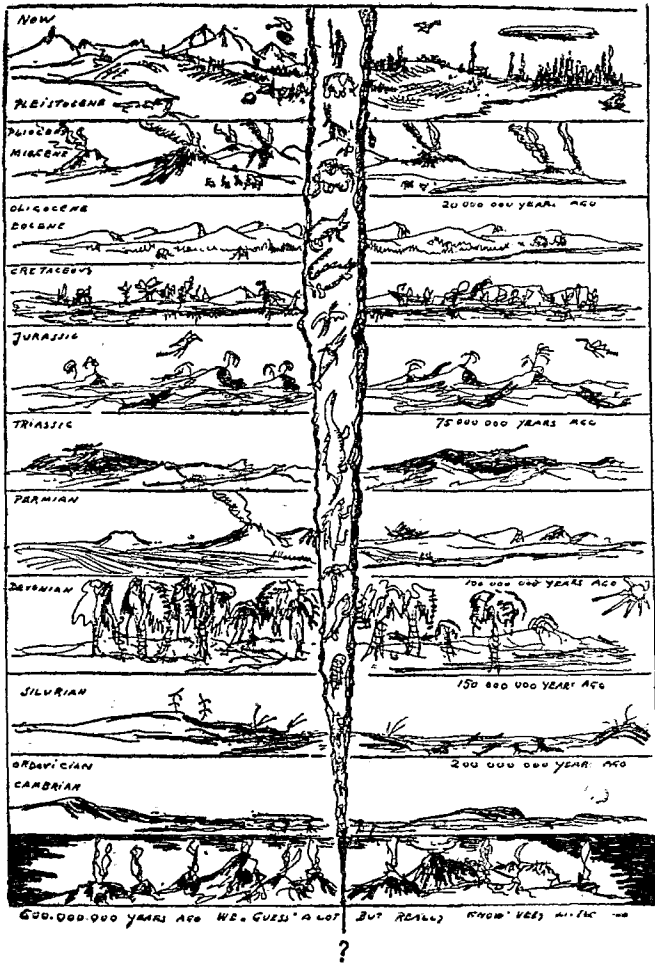
他們爲什麼要來呢？這個理由，實與過去一百年間成千成萬的人所以要從舊大陸遷往新大陸一樣——他們受不住飢餓的壓迫，西方的陸地正好給他們以圖存的機會。

這些人在歐洲亂闖著，猶如後世人在美洲平原上亂闖著一樣。他們瘋狂地爭取陸地，爭取湖泊，（那時候，湖泊簡直比陸地還寶貴）『純粹的種族系統』的痕跡，便立即消失。祇有在偏僻的深山谷裏，以及不易闖入的大西洋沿岸，總算還零落地，年復一年地蟄居著幾個弱小部落，可以自豪於種族的純粹，但同時，他們沒有跟外界接觸的機會，他們的生活亦孤寂無趣。

因此，我們一提到種族（Race）這個名詞，我們便不再存人種絕對純粹的觀念了。

我們用種族二字來說明大批的人羣，無非爲方便而已。這大批的人羣有同類似的語言，類似的歷史背景，自有史以來，二千年中間，他們發展著某種性格，某種社會行爲，某種思想方式，結果便覺得自己是屬

於某種種族。但你得記好，我們是爲了找不到更適當的名詞才用種族二字的。



根據了這個意義，（牠猶如代數方程式裏的X一樣，用以解除困難而已）我們知道，歐洲有三個強大的種族，六個較小的種族。

第一是日爾曼族，包括英國人，瑞典人，挪威人，丹麥人，荷蘭人，佛來銘人，以及瑞士人之一部。第二是拉丁族，包括法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羅馬尼亞人。最後是斯拉夫族，大半由俄羅斯人，波蘭人，撒克人，塞爾維亞人，及布加利亞人組織而成。這三種民族合在一起時，占有歐洲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此外便是二百萬的馬扎兒人或匈牙利人，不到二百萬的芬蘭人，二百萬左右的土耳其人（前土耳其帝國的一小部分遺民，散居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和三百萬左右的猶太人。至於希臘人的血統，已經和別的種族混合，我們祇能推溯他們的來源，仔細地說起來，他們和其他民族比較疏遠，和日爾曼族卻非常相近。此外如阿爾巴尼亞人，大約也是日爾曼族的一支，他們現在好像很落伍，但在希臘人和羅馬人雄霸於歐洲以前的五六百年，他們早就安逸地住在現今所住的田野裏了。最後是愛爾蘭的克勒特族，波羅的海的勒特人和立陶宛人，以及吉普息人。吉普息人的數目很不確定，來歷亦有些模糊，當他們出現於歐洲的時候，歐洲的土地已給其他的民族所住滿；因此，他們便被人當作了前車之鑒，把他們無家可歸的苦痛來提醒那到得太遲的人們。

關於歐洲的山地居民和平原居民的來歷，已經說了不少。現在，我們就得敘述他們怎樣去利用地理

環境，地理環境又怎樣影響他們。因為近代的世界，完全從這種交互作用中產生出來的，否則，我們便依舊只好和荒山裏的野獸一樣了。

### 插曲 停一停讓我先把本書的用法告訴你

這本書應該和地圖對照着。好的地圖非常多，幾乎每個人都得備一本。地圖猶如字典，縱使不好，也要比沒有好些。

你馬上會發現，這本書裏也有不少地圖。但那並不是說，牠可以做正式地圖的代用品。我所以要把牠們附在裏面，無非想使你知道畫圖的方法；說句老實話，無非想使你生出深切的興趣，照了自己的地理觀念去繪製。你知道，平面地圖任是怎樣精巧，總歸不大適用；比較可靠的只有地球儀上的地圖。其實地球儀也並非絕對靠得住的。牠照理是橢圓體，但我們為著方便起見，卻把牠製成正圓體了。地球在兩極附近，應該略帶扁平，這原是確切不移的事實；不過那一定要極大的地球儀才表現得出來。小的地球儀上總不免有些錯誤，我們也能祇馬虎過去。你最好自己有一個地球儀（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也有一個地球儀，那是從廉價部裏買來的，整腳到就像捲鉛筆的圓筒）充分把牠利用。不過，你還得記著，這祇是『比較的可靠』，並非地球的『真實面目』。你假如想探索正確的面目，就非有航海本領不可。然而你若要有航海的本領，

便不得不費上好幾年時光，研究非常艱深的航海學，現在是不容易辦到的；而且，這本書又並非寫給專科學生看的教本，牠的任務祇在使普通的讀者知道些地球的普通情形而已。

現在，讓我告訴你一件事：畫圖是研究地理時最好而且最適當的方法。別照了我的畫，別照了他人的畫。你如果願意，不妨看看我畫的圖，但那也只好把牠們當作興奮劑看待。牠們猶如美味的饌肴，目的無非在提起你的興趣，讓你自己去燒幾樣更好的小菜罷了。

我已經給了你不少樣本，這些樣本都是照著作者的地理觀念畫成的。我又給你畫了許多平面地圖和立體地圖。你若要把這些立體地圖看慣，當然要費一點工夫，但當你看慣之後，你就覺得平面地圖沒有什麼趣味了。我又給你畫了不少鳥瞰圖，圖上的東西，有些彷彿是從山頂上望下來的，有些是彷彿從徐柏林飛機上望下來的。此外還有幾種地圖，上面的情景，有的須待海水枯涸之後才看得見，有的要站在可以瞻覽全景的角度上才畫得出。最後我還給你畫了幾幅畫，有的很像幾何學上的圖形，有的很像美麗的畫片。你先揀擇一下，然後自己畫幾張出來，你覺得應該怎樣畫時，就怎樣畫好了。

畫地圖……備一部地圖，備一個小地球儀，或大地球儀，買一枝鉛筆，買一本拍紙簿，自己動手畫。你若要把學得的地理知識永遠記好，最好方法只有一個——畫地圖。



## 第八章 希臘地中海東部的海角舊亞與新歐的橋梁

希臘半島在巴爾幹半島的最南端。巴爾幹半島比希臘半島更大，北以多瑙河爲界；西臨亞得里亞海，與意大利隔海相對；東有黑海，瑪摩拉海，博斯福魯峽，與愛琴海，可以遙望亞洲；南爲地中海，可以遙望非洲。我雖則從未在飛機上觀察過巴爾幹半島的形勢，但我總覺得，如果從高空中望下來時，牠一定像一隻從歐洲伸到亞非二洲的手。希臘是牠的大拇指，色雷斯是牠的小指，君士坦丁堡是小指上的指甲。其餘的手指便是許多山脈，從馬其頓和帖撒利起，一直蜿蜒到小亞細亞。這些山脈的顯露部分，祇有峯巒，山腰以下，已被愛琴海的浪波所掩蓋。但如果從高空中望下來時，我們一定會覺得牠們彷彿手指似的，有些部分浸在盛滿了水的水盆裏。

附在山脈上面的土壤，便是這隻手的皮膚。牠們多半從西北向東南蜿蜒，路徑幾乎和對角線一樣。那邊雖有布加利亞，蒙特尼格羅，塞爾維亞，土耳其，阿爾巴尼亞，希臘等等名字，但其中重要的卻是很少，不值得我們去注意。

狄那立克·阿爾卑斯山自瑞士蜿蜒而來，直至科林斯灣那邊。科林斯灣是一個很闊的海灣，隔離了希臘的北半與南半。希臘的南半部像一隻三角，古代的希臘人把牠誤作了海島（這也怪不得他們，因為連絡南北部的科林斯地峽，只有三哩半闊）名之曰伯羅奔尼撒島，或稱皮羅普斯島。根據希臘的傳說，皮羅普斯實際上是坦塔拉斯的兒子，喀斯的孫子，在奧林比亞時，常被人奉作運動家之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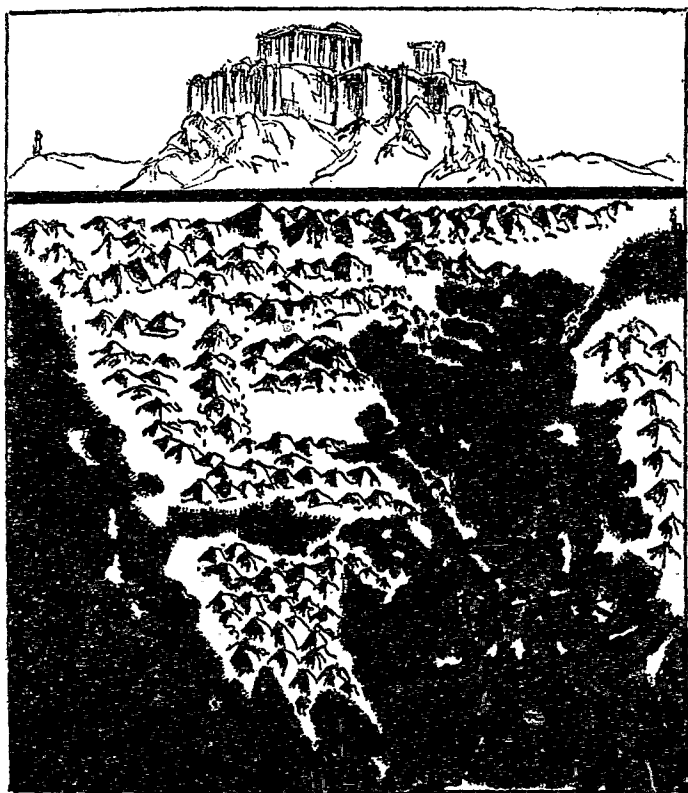
中古時代征服希臘的威尼斯人，都是些粗俗的大腹賈，他們對於坦塔拉斯烹子宴神的故事，不復感到興趣，只覺得伯羅奔尼撒的形狀很像一張桑葉，於是就把牠叫做摩利亞。摩利亞這個名字，你在無論那本近代地圖上，都能找到。

巴爾幹半島上面，有兩條不相連屬的山脈。北部的一條，叫做巴爾幹山脈（半島之名，即由此而來）巴爾幹山脈不過是一條弧形山脈的南端，其北端為喀爾巴阡山脈。在巴爾幹山脈與喀爾巴阡山脈之間，有一條狹長的山峽，名叫鐵門（Iron Gate）為多瑙河入海時必經之地。巴爾幹山脈很像一座屏障，牠擋住了多瑙河的南行的路徑，使牠不得不轉了灣，自西向東，流入黑海；否則，牠從匈牙利平原入境以後，就會流到愛琴海裏去的。

不幸得很，這座隔離著羅馬尼亞和半島的屏障，沒有阿爾卑斯山那樣高，從俄羅斯大平原上吹過來的冷風，儘可以撇過牠的峯頂，掃到巴爾幹半島上來，因此半島的北部，常見冰雪。但這些寒風將到希臘的

時候，卻又被第二座屏障所擋住，不得過去。這座屏障，便是洛多皮山，一名『玫瑰山』(Rhope與Rhododendron及Rhodes二字同出一源，Rhododendron即玫瑰樹，Rhodes為愛琴海中的小島，又名玫瑰島)從這個美麗的名字上看來，我們知道那邊的氣候一定很溫和的了。

### 巴爾幹山脈的最



高峯在施布卡山路附近，（這條山路非常有名，一八七七年九月，俄土兩軍曾於此血戰）不過八千呎高，而洛多皮山的高度，卻幾達九千呎左右。因此牠在調節半島的氣候方面，占有著很重要的位置。此外還有一座山也很重要，那便是奧林帕斯山，高一萬呎，頂上終年積雪，蹲在帖撒利平原上，宛如一名哨兵。從帖撒利平原起，過去便是真正的希臘了。

肥沃的帖撒利平原從前本是內海，後來因為著名的騰皮谷那邊有了一條拍泥阿斯河（即近代地圖上的薩拉姆勃里亞河 *Salambría*）帖撒利海裏的水全向薩羅泥歧灣流去，結果便乾成陸地了。帖撒利是古希臘的倉庫，糊塗的土耳其人卻從不會注意到，他們之所以忽視這帶地方，猶如忽視其他一切一樣，並非由於心術不良，而是由於無可醫救的惰性。他們每逢回答一個切實而緊要的問題時，總要聳一聳肩膀，反問一聲，『可有什麼用處？』自從土耳其人被希臘人逐出之後，希臘的放債者便乘機剝削農民，永久在這片土耳其人的棄地上經營貿易。現在，帖撒利一帶，大部分種了烟草了。那邊有一個商港，叫做服洛（*Volo*）據說，從前阿哥遠遊隊尋求金羊毛的時候，就從此地出發的，不過這個故事已經很老，比特類英雄們的誕生期還要早好多年。帖撒利還有一個工業城市和鐵路中心，那便是拉里薩。

受了好奇心的驅使，我將說一說拉里薩城裏所以有『黑人區』的歷史。原來，土耳其人每逢戰爭的時候，總讓別人去擋頭陣，絕不顧人家的死活。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二九年間，希臘人大起暴動，土耳其人便

到屬地——埃及——去領了幾隊蘇丹土人來，協同鎮壓。戰爭期中，拉里薩是他們的司令部，戰事結束後，可憐的蘇丹人卻無人提起了。他們有家歸不得，至今仍流落在拉里薩那邊。古時候人們的遭難情形，真出人意外的啊！

不過，你在讀完這本書之前，還會遇到更奇怪的事情。你會聽到非洲北部的印第安人的遭遇，中國東部的猶太人的命運，以及大西洋荒島上的家馬的消息。這一切，對於高唱『種族純粹論』的人倒是很好的教訓呢。

從帖撒利越過了品達斯山，我們便可以到伊庇魯斯。品達斯山脈和巴爾幹山脈一樣高，乃伊庇魯斯與其他各地間的屏障。伊庇魯斯是窮苦的山鄉，只有成羣家畜，既無港口，又無適當的道路。從前亞里士多德反把牠當作人類的老家，真叫人莫名其妙。那邊初期的居民，存留至今的已經很少，因為有一次羅馬人遠征的時候，曾經把十五萬的伊庇魯斯人，賣給人家作奴隸了。（這實在是羅馬人建立法典與秩序時的高明的手段）但雖則如此，那邊也有兩塊地方很富於詩趣，這兩塊地方都在愛奧尼亞海裏，與大陸互相隔離。一處叫伊大卡，據說就是那漂流了多年的奧狄秀斯的故鄉；一處叫科佛，是費西亞人（Phaeacians）的最初的老家，費西亞人的國王阿爾辛諾有個女兒，芳名諾息揆亞，她不特是古代文學中所描寫的美女的典型，而且是當年巾幗中最擅款客的模範。現在，科佛島（愛奧尼亞羣島之一，最初被威尼斯人所佔

領，隨後轉輾於法英之手，至一八六九年始由英國讓給希臘。之所以著名，一則因為一九一六年塞爾維亞軍隊戰敗後，曾在那裏避過難；二則因為數年以前，意大利海軍曾在那裏擲過炸彈，殺過幾個希臘人。將來，牠很有希望變成一個冬季的避寒地，可惜牠剛巧在歐洲的地震帶上，未免美中不足。

歷史告訴我們，狄那立克·阿爾卑斯山是地震的製造場。不錯，科佛附近的贊德島，一八九三年還發生了極劇烈的地震。但雖則如此，只要是風景美麗的地方，人們也決不會爲了地震而裹足不前的，危險之於他們，彷彿會減低程度。我們在環遊全球的時候，總能遇到許多火山，總能發現火山斜坡上的居民，較之地殼安全的地方更來得稠密。這是什麼道理呢？誰懂得的就請他說出來。至於我，我是想從伊庇魯斯動了身，向南進行了。看啊，比奧細亞到了哪！

比奧細亞宛如一個乾涸的大水盆，位於南行的阿提喀山脈與北行的伊庇魯斯山脈之間。我所以要敘述這個區域，最大的原因是在說明大自然對於古代人類的影響。這種影響，我在本書的開端已經提到了。從前時候，凡是一個比奧細亞人，雖則他來自文藝女神的故鄉——帕那薩斯山地，雖則帕那薩斯山上還有特爾斐的神座，然普通的希臘人總把他當作一個笨伯，鈍人，村夫，傻子，屈死，癡漢，阿木林，生來就祇配被人家開玩笑，打巴掌的。

實在說來，比奧細亞人的資質並不比其餘的希臘人愚笨。軍事學專家意巴密嫩達和傳記作者波盧

塔克都是比奧細亞人；不過有一點卻值得注意，他們在年輕時候就離開了故鄉的。至於那些老死在比奧細亞的居民，則難免遭受毒氣的逼害。這種毒氣都從科佩湖（Copais）沿岸的窪地上蒸發起來。明白地說，他們大約就是近代醫學上所說的瘴氣病患者。他們既犯了這種惡病，當然不會怎樣聰明的了。

整個的十三世紀，法國的十字軍做了雅典的統治者以後，開始把湖裏的水洩乾，從此比奧細亞人的生活便較前安定。隨後換了土耳其人來，情形卻又變得很糟，因為他們是一事都不管，任憑那些傳染瘴氣病的蚊蟲生長的。直到比奧細亞歸入了新王國的統治，始由法英兩國的公司，先後把科佩湖裏的污水洩入優波伊克海（Euboic）裏，於是原來的內海便變成肥沃的牧場了。

現在，比奧細亞人已不再叫比奧細亞人，而叫雅典人或布魯克林鞋匠了。天知道，他們已經非常聰明，能够詐取蘇格蘭人或亞美尼亞人的錢財了。澤地沒有了，毒氣沒有了，傳染瘴氣的蚊蟲也絕跡了，數百年來被人笑作天字第一號的饅子，從幾個蒸發瘴氣的池沼乾涸以後，已經恢復了常態了！

我們再來講阿提喀。阿提喀是全希臘最有趣的部分。在現代，我們只要從拉里薩坐了火車，往北便可到歐洲內地，往南便可到雅典；但古時候，人們若要從北方的帖撒利到南方的阿提喀，便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有名的德摩比利山路。實際上，照現在說起來，德摩比利還够不上稱作山路——高山之間的狹長的山路。牠不過是一條小徑，約四十五呎闊，一面是伊塔山下的亂石，一面傍優波伊克海的哈里灣（Halae）。

紀元前四八〇年，李奧倪大爲要抵抗薛西斯的軍隊，曾經領了三百個斯巴達人，在這裏作戰，結果雖無一生還，然從此歐洲便幸免於亞洲人的蹂躪。二百年後，野蠻的高盧人屢想侵犯希臘，也在這裏吃了敗仗。後來，一八二一年及一八二二年的土希戰爭，德摩比利山路於軍事上亦占有極重要的地位。但現在，這條山路已經無影無蹤了。海水已從陸地上退後了三哩，贖下來的祇是些簡陋的浴池，以便風濕症患者到溫泉裏去洗澡。從此以後，這片古戰場便以溫泉得名。（Thermos是希臘文，意義與 Hot 相同，Thermometer 及 Thermos bottle 二字，便是極顯明的例子）然而，只要人類對於爲國犧牲的先烈還能表示相當的敬意，這片古戰場也就永遠不會被忘卻的。

阿提喀本身像一隻小三角形——一片巖石嶢嶢的海岬，下面蕩漾著愛琴海的綠波。那邊多的是山嶺，山中又有直達海口的小豁谷，微風從海口吹來，谷中的空氣便老是清新可愛。古代的雅典人說，他們的天資所以會如此敏銳，幻覺所以會如此清楚，全由於吸到了清新可愛的空氣所致。他們的話或許不錯。那邊不像比奧細亞，沒有停滯的污水潭，傳染瘴氣的蚊蟲亦無從繁殖。結果，雅典人便都很健康，而且是永遠地健康。他們說，人的身體與靈魂是一件東西，決不好平分爲二；健全的身體能够激勵健全的靈魂，健全的靈魂乃健全的身體中不可少的一部。這種理論，真正是雅典人的創見哩。

在那種清新可愛的空氣裏面，你可以瞧見亞克羅波利山與盆忒力卡斯山間的一切景物。盆忒力卡



斯山是馬拉敦平原上的名山，雅典所用的大理石，均取給於此。不過，雅典人之所以會繁榮於今昔，卻並非單靠著良好的氣候的。

那邊還有海，使雅典人有直達世界各地——不論熱鬧的都市，或闕無人煙的荒島——的機會。那邊大自然還異想天開地堆了一座小山，山壁峻峭，山頂平坦，五百多呎高，八百七十呎長，四百三十五呎闊，形狀和臺地相類，適居於平原的中心。這片平原的四週，又被亥麥塔斯山（上等雅典蜜的產地）盆忒力卡斯山及愛加留斯山（*Aegaleus*）所圍繞。波希戰爭時，不幸的雅典難民曾經逃到愛加留斯山的斜坡上面，眼看那波斯的兵船一隻隻沈沒，那時候，距薛西斯軍隊的燒燬雅典城，還沒有多少天哩。呀，話說得遠了，回過來講這座小山吧。這座峻峭而平頂的小山，最先就引起北方居民的注意，因為他們到了那邊之後，便能獲得人生所不可缺少的食物與安全了。

說也奇怪，古代的雅典和羅馬（或現代的倫敦與阿姆斯特丹）雖是歐洲人最重要的居留地，可是牠們的方位，並不與海緊接，離海尚有多哩路。實際上，緊接著海也是很危險的。例如諾薩斯城（*Naosae*）牠雖然是地中海克里特島上的中心，建立的時期雖然比雅典或羅馬早好幾百年，可是永遠受著海盜的擄掠，永遠受著突來的驚恐。雅典與羅馬相比，離海更爲便捷。希臘的航海者只要在拜里厄司（雅典的港口）上了岸，不久就能與骨肉團聚；羅馬的商人卻須在三天之後才得到家，未免太長了。結果，他便失卻了

回歸故城的習慣，安然在臺伯河口的碼頭上住下，而羅馬與海的關係，亦從此疏遠起來。其實，一個國家如果要向外發展，海的功用是非常大的。

這些臺地上的居民，這些『山城』(Top-city 即 Acro-polis 一字的意義)上的居民，逐漸遷到了平原上，在山麓的四週建築許多房子，房子外面圍繞著高牆。最後，他們又把當地的堡壘和拜里厄司的堡壘連接起來，從事於經商，却掠過著繁華的生活；不多久，他們的堅固的城堡已變為地中海裏最富饒的大都市。他們的山城已不復是居住之所，而是一座神殿的所在地了。——一座白大理石建築的，屋頂高傲地向著紫紅色天空的神殿——土耳其人的火器雖轟燬了牠幾處的重要建築（一六四五年圍攻雅典時）然而牠至今尚在，依舊巍然兀立於羣廈之上。人類藝術的天才，真好算達到盡善盡美的境界了。

一八二九年，希臘恢復自由時，雅典不過是一個小村落，居民僅二千左右，到了一八七〇年，那邊的人口增至口萬五千，現在已有七十萬人。這種飛快的增加率，歐美城市中只有少數幾個趕得上。大戰以後，如果希臘人不馬上和命運作對，不把小亞細亞的好領土悉數斷送，那末，現在的雅典，或許已是愛琴海濱的強國的中心了。然而這一切說不定在最近的將來就會實現的。上帝的車輪雖則走得慢，可是日夜在那裏轉動。而且，雅典那又是從騰斯的腦袋裏生出來的女孩子，賦性最狡詐，天資亦最聰慧，雅典既然以她取名，那顯然是表明牠有極大的中興力量了。

最後，我們便到了希臘半島的最遠的部分。那邊，我們的願望與預言是再也不會實現的了！皮羅普王子因為父親作下了孽，便遭遇著種種磨難，現在皮羅普既以這不幸的王子取名，也就成了種種磨難的老家了。這裏有個窮鄉僻壤，名叫亞加狄亞，四周都是崇山峻嶺，與海不相往來。一般詩人們雖說牠是淳樸可愛的牧童牧女的故鄉，實則亞加狄亞人並不比其餘的希臘人更為淳樸。原來哪，詩人們總愛把知道得最少的東西說得天花亂墜的。縱使亞加狄亞人不像其餘希臘人那樣狡詭，那樣作弄人家，但也並非因為他們不贊成這種舉動，而是因為他們從未習染過罷了。他們不偷人家的東西，固然是事實，但在這樣一個只有棗樹和山羊的鄉下，有什麼東西可偷呢？他們不撒謊，原也不錯，但他們的村落是這樣地小，誰的事情誰還會不知道呢？他們雖不像厄琉息斯人和其他的聖地居民一樣，文雅而又豪奢地供奉著上帝，但也自有他們的神明。這位神明叫做潘大帝（Pan）當奧林比亞的上帝們逸興遺飛的時候，他常會教他們打牌消遣的。

的確的，亞加狄亞人好戰，戰起來總是吃虧。原因是，他們和普通的村農一樣，既不願受訓練，又不能同心協力，舉出一個領兵的大元帥。

山鄉亞加狄亞之南，便是拉哥尼亞平原。那邊的土地極其肥沃，較之阿提喀巖谷，猶勝數倍；惟對於超

越乎物質的思想與觀念，卻異常貧瘠，沒有獨立的力量。拉哥尼亞有一個最奇怪的古城，牠的名字叫斯巴達，一切都與雅典相反。雅典人對於人生的態度絕對肯定，斯巴達人卻絕對否定；雅典人崇拜阿波羅的天才，斯巴達人崇拜效率和服務；雅典人重視聖神不可侵犯的個人權利，斯巴達人主張把個人納入平庸而且無參差的規範之內；雅典人總是打開了大門歡迎外國的旅客，斯巴達人卻不是驅逐他們，便是把他們暗殺；雅典人人生來是行商走販，斯巴達人卻不屑從事於商業。如果我們把這兩種政策的最後成就觀察一下，便知道斯巴達只好瞠乎居後。雅典的精神滲透了全世界，斯巴達的精神已與產生這精神的斯巴達城同歸於盡——牠早已消滅得無影無蹤了。

不過，在近代的希臘地圖上，你還能找到一處叫做斯巴達的地方。那祇是個小小的村落，住著少數的農夫與樸實的蠶婦。這個小村落於一八三九年建立，說不定就是古代斯巴達的舊址。當時的建築費由英國的熱心家籌措，建築圖樣由德國的工程師計劃。然而誰都不願到那邊去住。現在，經過了將近一百年的努力，牠總算有了四千個居民。源遠流長的皮羅普斯的磨難啊！這樣的一種磨難，在半島的另一部分牠簡直更變得猖獗狂暴！——這樣的一種磨難，在史前的邁錫尼城裏牠簡直達到了全盛的時期！

邁錫尼的遺址距瑙比里亞很近。瑙比里亞是伯羅奔尼撒的最有名的港口，位於瑙比里亞灣上。邁錫尼城的燬滅，尚在紀元前五世紀時。但在近代的我們看來，邁錫尼卻比雅典或羅馬更為重要。因為，遠在有

史以前，文化就是從這裏第一次傳到野蠻的歐洲各海岸去的。

你若要明瞭這件事實的原委，最好看一看那隻巴爾幹大手——自歐洲伸到亞洲去的大手——的三個指頭。牠們一半浸在海裏，由諸小島組合而成。這些小島現在大部分屬於希臘，惟愛琴海的東部的幾個，卻歸意大利統治，而且意大利人還將永遠地統治下去。原因是，牠們祇是些遠海中的不值錢的巖石，國人總不會去爭奪的。爲便利起見，我們可以把全部的海島分成兩部：希臘附近的昔加拉第羣島，與小亞細亞附近的斯波拉諦羣島。這些海島的距離，誠如聖保羅早已知道的那樣，都是非常接近。牠們彷彿是一座橋梁，埃及，巴比倫，與亞西利亞的文化，都由此西渡，直達歐洲的沿海各地。同時，這種文化受了愛琴海島上的初期亞洲人的影響，早已顯明地『東方化了。』就是這一種東方化了的文化，隨後便傳到了邁錫尼城。由此看來，邁錫尼照理應該和日後的雅典一樣，成爲古希臘的中心的。

但爲什麼沒有成功呢？我們不知道。猶如我們不知道馬賽既已代雅典而握地中海的權威，爲何後來又把牠的權威讓給新興的羅馬一樣。邁錫尼的早殤的繁榮與突然的衰落，恐將永遠是個不可解的啞謎。你或許要反對，說是那些都是歷史方面的事實，而這本書卻是一本地理。話說得不錯，不過你知道，在希臘，猶如在其餘的古國一樣，歷史和地理的關係非常密切，分開來講簡直是不可能的；而且，若用現代的眼光看來，希臘在地理上值得記載的地方，卻少得很呢。

科林斯峽上面鑿有運河，約三哩左右長，但又狹又淺，不能容納大的船隻。希臘人屢次和土耳其發生戰事，（有時單獨與土耳其戰，有時聯合了布加利亞，塞爾維亞，及蒙特尼格羅，與土耳其戰）最初把版圖擴大了幾近一倍，後來又把新得的領土斷送了一半。原因是，他們祇管做著勝利的好夢，卻小覷了土耳其人的戰鬪力了。現代的希臘和古時一樣，專注力於海洋上的發展。青白色的國旗，（這本是古代巴威的旗幟，希臘於一八二九年獨立後，那位開國之君便把牠採用了）在地中海裏到處飄揚。有時候，北海和波羅的海裏面也會有不少希臘的商船，載著許多瓷瓶瓦罐，但這些瓶罐醜而粗糙，與濟慈（Keats）所描寫的希臘古瓶，實有霄壤之別。至於其他的希臘商船，大多裝了橄欖，無花果，葡萄乾，運往愛好這些果品的國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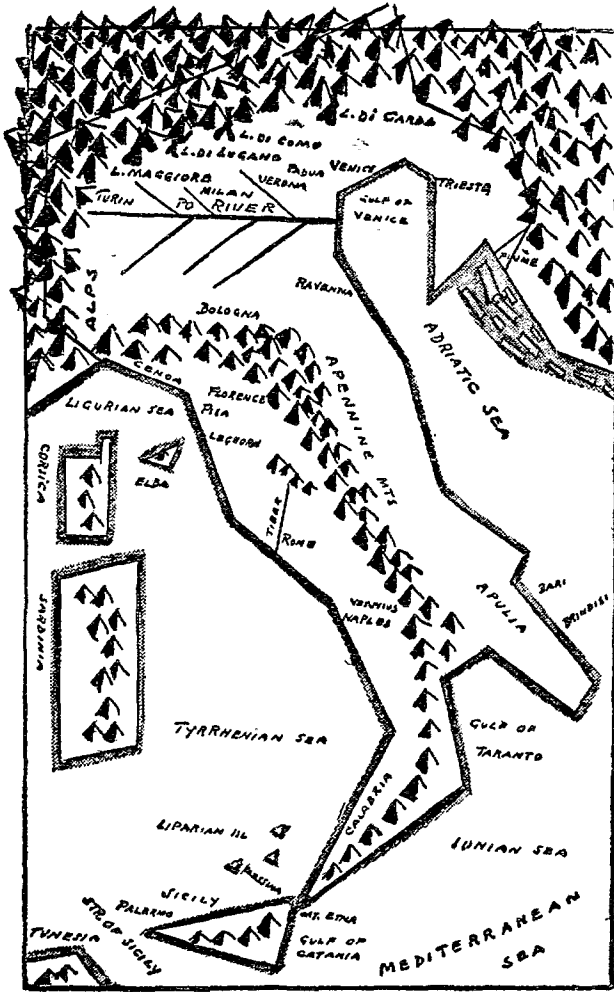
希臘能不能像無數希臘人所熱烈地期望著的那樣，重新恢復牠舊時的光榮呢？或許能夠的。

可是，希臘曾經先後被馬其頓人，羅馬人，哥德人，赫留來人，及斯拉夫人所蹂躪；為諾爾曼人，拜占庭人，威尼斯人，和窮兇極惡的十字軍所征服，而且還做過他們的殖民地；隨後，牠的人民又受過阿爾巴尼亞人的大屠殺，牠的主權落於土耳其人之手者亦幾四百年。歐洲大戰時期，牠又做了同盟國軍隊的戰場和糧餉供給所——像這樣一個受盡了磨難的國家，要光復舊觀真不是件易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然而山上的柴卻少得很呢。

## 第九章 意大利地理方位良好既可稱雄於海上又可爭霸於陸地

就地質上說，意大利是一個廢墟——一座大複合山的遺骸。這座複合山曾經構成過一片方形高原，狀如現在的西班牙，但後來逐漸消瘦，（在幾百萬年中間，就是最堅硬的巖石也會消瘦下去的）終至隱匿在地中海的海水裏。現在，這座古山脈祇剩最東的部分還能給我們看見，那便是亞平寧山脈。亞平寧山脈肇始於波河流域，迤邐而至靴尖的喀拉布里亞。

科西嘉，厄爾巴，和撒地尼亞，都是那片史前高原的遺跡。西西里當然也是牠的一部。此外如散在替里尼亞海裏的許多小島，也顯示著那座古山的殘骸。當那片高原陸沈的時候，景象想來總很慘的。惟因悲劇的發生尚在二千萬年以前，所以誰也不能探悉其中的底蘊，誰也不知道高原受了致命的火山爆發後是怎樣的情形。而且，火山爆發的結果，反使後來的亞平寧半島居民獲得很大的利益，他們能够享受到大自然的種種厚利，例如溫和的氣候，肥沃的土壤，適當的地理方位等等。亞平寧半島之所以會變成古代的強國，以及文學藝術的發展史上的重要因素，實非偶然。



利 大 意

希臘是一隻伸到亞洲去的手，牠抓住了尼羅河流域與幼發拉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把牠們輸入歐



洲的其他各部。但那時，希臘人雖則施恩於大陸，和大陸總有點兒隔離。他們的國家猶如一個島國。固然，我們不能說希臘不是半島，可是半島之於他們，一點好處也沒有；疊疊重重的山嶺，對呀，整個的巴爾幹山脈使他們隔絕了其他各地的人民了。

意大利的情形卻完全兩樣。牠一方面是三面環海的半島，一方面又是北歐大陸的一部，因此半島與大陸的利益，牠都享受到。平常時候，我們總很忽略這個事實，總要把西班牙、希臘和意大利併爲一談，以爲牠們總有些相同。西班牙與希臘的確有許多地方類似，庇里尼斯山脈與巴爾幹山脈同爲無法跨越的屏障，以致把南北隔絕起來。但遼闊的波河流域卻是一片突出的平原，深入歐洲的內地。意大利最北諸城的緯度，比日內瓦或里昂高得多。就是米蘭與威尼斯，亦高於波爾多與格勒諾布爾；至於那被我們當作意大利中心的佛羅棧薩，也幾乎和馬賽在同緯度上。

而且，阿爾卑斯山雖比庇里尼斯山及巴爾幹諸山高了許多，可是牠有便捷的道路，使南北之間得到便捷的交通。龍與萊茵兩河，跟意大利的北部國界並行，把阿爾卑斯山分而爲二；境內許多小河，都向萊茵河及龍河流去，且與幹流成一九十度直角，因此小河流域與波河流域之間，便有了不少捷徑——這些捷徑的最初發現者是漢尼拔，他曾帶了一隊大象，從此地進襲羅馬，給毫無準備的羅馬人以一大驚恐。因此，意大利便能向兩方面發展，一方面做威震地中海的島國，一方面做雄視歐洲的大陸強國。

自從地中海失卻了世界舞臺的地位，美洲的發現使大西洋變成了商業與文化的中心以後，意大利便喪盡了先前的一切權利。牠缺少煤鐵，牠不能和西方的工業國家頡頏。然自紀元前七五三年羅馬人建國之日起，直至紀元後四世紀為止，這幾近一千二百年中間，凡易北、多瑙兩河以南的一帶地方，全由意大利人所統治。

野蠻的日爾曼部落自亞洲遷入歐洲以後，都想占有肥沃的『遠西』，爭得不亦樂乎。此時意大利便利用了機會，給他們以基本的法律觀念，與秩序觀念，使他們放棄了漂泊鄙陋的遊牧生活，享受半開化生活的各種利益。當然，牠爲著要繁榮自己，總不免犧牲別人的。不過牠一面雖則勒索著重捐苛稅，一面卻也把那些日爾曼部落遣散到各地去，讓各地的命運永遠受他們的支配。就是在現代，只要是眼光敏銳的人，到過了巴黎，不加勒斯多，馬得里，或德里，佛斯之後，總會馬上覺得，那邊的居民容貌與外表，都有某種相似之點。他還會驚訝地發現，那邊商家所用的招牌，上面的字不論是法文，西班牙文，羅馬尼亞文，或者葡萄牙文，他都能看得懂，讀得出來。他或許會喟然歎息：『喔，我原來是在古羅馬的境內哩！從前這一帶地方，原來是屬於意大利的，猶如現在的斐律賓屬於美國的一樣。這裏的第一間房子是意大利工程師造的，第一條街道是意大利將軍鋪的，就是第一次的商法稅則也是用意大利文寫的。』從此他還會恍然大悟，覺得這半是海島半是大陸的國家，從前所受到的天然恩賜是怎樣洪大了。

良好的地質變化使意大利征服了附近各國，但同時也給牠帶來了可怕的災難。你知道，凡是由火山爆發所形成的國家，就永遠有給火山毀滅的危險。意大利不僅是廢墟，橘子樹，音樂隊，以及紅男綠女的老家，並且是火山時常爆發的故國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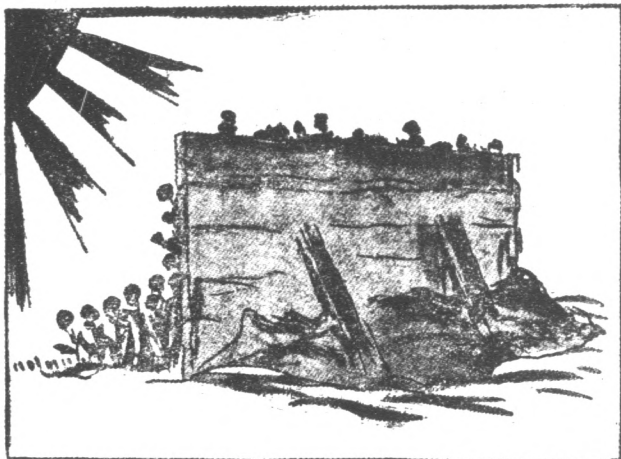
凡是活滿七十歲的意大利人（在意大利，人壽七十很平常，很容易；原因是，他們彷彿生來就愛笑，愛講禮貌，猶如窮鄉僻壤的人生來就哭喪著臉，毫不懂規矩一樣）在逝世以前，至少會親歷一次大地震，兩次小地震。地震計（願我們所有的儀器都像地震計那樣精確可靠）告訴我們，自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中間，地震的總數已達三百次。第二年，即一九〇八年，墨西哥完全被毀。你如果需要可靠的統計表，（而且數字往往比文字更動人）這里剛剛有一張，是記載以斯基亞島上的地震次數的。

以斯基亞島位於喀普里島的對岸，那邊地震的年份如下：一二二八，一三〇二，一七六二，一七九六，一八〇五，一八一二，一八二七，一八二八，一八三四，一八四一，一八五一，一八五二，一八六三，一八六四，一八六七，一八七四，一八七五，一八八〇，一八八一，一八八三……

數百萬年來火山爆發的結果，意大利便有好多地方，逐漸蓋上了厚厚的凝灰石層。凝灰石是一種軟石塊，係火山爆發時從山口裏噴出來的灰燼所凝成。這些凝灰石層非常鬆疎，對於半島全部的風景很有影響。有幾片凝灰石田的面積竟達四千方哩，古人所說的『羅馬七山』，實際上不過是七堆硬化了的火

山灰燼罷了。

世界地理



陽背與陽朝

先史時代火山爆發的結果，更產生了別的地質上的變化，使意大利的土壤變得異常狡詭。亞平寧山脈縱貫半島全部，幾把牠分成兩半。山上大部分蓋著石灰石。石灰石往往附在較硬而且較老的巖石上，性質極柔軟，並且容易滑動。古代的意大利人知道這事實，所以每隔二十年，縱使火山不爆發，也得巡視一下田莊的疆界，看那些指明某甲某乙的田產的界石是否還在原處。至於現代的意大利人，只要一聽說鐵軌別了扭，道路壓成了粉碎，或別的村落從美麗的青山上滾了下來時，他們就會恍然知道，（出了很高的代價，過了很痛苦的經驗，才恍然知道）那一定是土壤的『滑動過程』了。

你如果到意大利去遊歷，你便會驚訝地發現，高山頂上有著許多城市。關於這，普通的解釋以為最初的居民所以逃上山頭，無非爲了防範盜賊，實則這不過是次要的原因。他們撇下了谿谷裏的清泉，遠離了便捷的大道，搬到那不舒服的山頂上去，最大的原因還在避免滑死的危險。山頂附近，那些較硬而且較老的巖石往往露在表面，能夠給居民以永久的棲身地；至於山坡上面，則全是些疎鬆的石灰石，跟浮沙一樣站不住人。因此之故，山頂上便擠滿了遠看時非常美麗，住在裏面時非常不舒服的村落了。

從此我們就聯想到現代的意大利。意大利不像希臘，牠的將來並沒有過去。牠向著新的目標進行，聰明而又勇敢。這種工作當然不能一蹴而就，但牠也情願長期努力，以冀洗淨千年來落伍的恥辱，恢復古代的繁榮景象，廁身於世界列強之林。

一八七〇年，意大利重新變爲統一的國家。自從獨立運動告成，外國的統治者退過阿爾卑斯山（他們原是阿爾卑斯山那邊人）以後，意大利人便開始從事於偉大而艱難的工作，把消沈了多時的故國整理起來。

他們最先注意到的是波河流域——半島全部的倉庫。波河不及其他的河流長。實際上，你只要看一看世界大河比較圖，你便知道歐洲祇有倭爾加河才合大河的資格。波河靠近北緯四十五度，僅長四百二十哩；但雖則如此，那片直接受牠影響而且佈滿了牠的支流的盆地，卻竟達二萬七千方哩。這跟別的河流的盆地比起來，當然並不算大；可是波河也自有牠的特性，自有牠舉世無雙的地方。

波河的航行路線，達全長六分之五。波河又是世界上三角洲速成所之一。每年，牠總把牠的三角洲推前二百呎，增大四分之三方哩。這種現象若繼續一千年，波河的三角洲就會伸到對岸的伊斯的里亞半島，成爲七哩路闊的長堤，把亞得里亞海之一部隔成湖泊，使沿海的威尼斯變作湖上的都市。

大批的沙泥，一部分被波河帶到海裏，一部分沈澱在河底，使河底長出幾呎厚的堅硬地層。沿岸的居民爲要使這條日長月大的河流不至氾濫，大多建築堤防，這種工作始於羅馬帝國，至今仍未間斷。結果，波河的河身便高出於兩旁的平原。有些村落裏的堤岸，竟至三十呎高，波河彷彿就在他們的屋脊上流過。

波河流域之所以著名，還有別種原因。照地質學上說起來，距今不久以前，意大利北部的平原完全是

亞得里亞海之一部。那些美麗的阿爾品鑿，現在雖成了遊人的消夏勝地，從前卻不過是窄狹的海灣，與挪威地方淹在海裏的山谷——峽江——一樣。古代，冰川布滿著歐洲與阿爾卑斯山的大部，巨量的水從冰川裏瀉下，這些鑿便做了牠們的出口。冰川從山坡上一路下降，許多石粒也跟著滾下，厚厚地壓著河身。這些石粒叫做冰積層（Moraine）若兩條冰川遇在一起，兩層冰積便合成一層，比原來的高出一倍，叫做中積層（Median moraine）冰河融解後，中積層與冰河分離，便叫做尾積層（Terminal moraine）尾積層可說是地質上的水壩，牠們都堆在山谷的最高部分，使之與較低的部分隔離。只要冰川時期綿延不斷，尾積層就無從攔阻往下傾瀉的水。但年復一年，冰川逐漸溶化，水量逐漸減少，尾積層便高出於水面之上，形成一個湖泊了。

意大利北部諸湖，如馬奏列，科摩，加爾達等，都是冰積湖。當人類來到湖濱，從事於灌溉的工作時，這些冰積湖實是良好的蓄水所。每逢春季，積雪消融，牠們把剩餘的水量儲藏起來，使之不至於氾濫的瀉入穀，釀成極慘的水災。加爾達湖的水量能增高十二呎，馬奏列湖的水量能增高十五呎；如有額外的水來，牠們依舊容納得下。居民祇須在湖濱築了簡單的水閘，就可以按照當時的需要，把湖水開放了。

波河流域的居民，很早就利用這種好環境。他們開鑿許多運河，使之與波河的各支流相接；他們還建築許多水閘，許多堤岸。現在，數分鐘以內，就會有幾千立方呎的水從運河裏流過了。

波河是最好的產米區域。一四六八年，一個比薩地方的商人把稻種傳入，迄今中部波河流域，已經彌望皆是稻田。其他的農產物如玉蜀黍，苧蔴，及蘿蔔等，亦非常豐富。波河流域的雨量雖不及別處多，然而牠卻是全意大利的最肥沃的區域。

波河流域不僅給男子以五穀，同時還給女子以衣裳。九世紀時，飼蠶用的桑樹已從中國經過了拜占庭，傳到意大利來。（拜占庭即東羅馬帝國，一四五三年，牠的京城被土耳其所占領，從此君士坦丁堡便變作土耳其人的國都，拜占庭也跟著滅亡）桑樹需要溫暖的氣候，倫巴底一帶剛巧是牠的良好生活環境。（倫巴底即波河流域，從前，條頓民族裏有種叫巴人或「長倫鬍子」Long beards 的，曾在那邊住過許多時候，所以牠便叫做倫巴底了）現在，那邊從事蠶業的已近五十萬人，出品的質量也遠勝於蠶的老家——中國和日本。你知道，蠶雖則是微賤的小蟲，能卻供給我們最華麗的衣料呢。

波河流域的人口非常稠密，這原是無足驚異的；不過有一點卻值得注意，那便是初期的居民，總把城市建築在離河很遠的地方。原來，當時的工程技術還很幼稚，無從建築牢固的堤岸，而且每到春季發了水，河旁總有許多泥濘的水淀，因此，他們只得退避三舍了。直接位於波河上的重要城市，只有吐林一個，牠是當今薩伏依王朝的故鄉，又是那連絡法瑞兩國的山路（塞尼山路通法國，聖伯爾拿山路以良犬及大寺著名，可達龍河流域）的總站。但吐林雖位於波河之上，地勢卻非常高峻，決無淹沒的危險。米蘭為米蘭省



的首府，五條重要商道（聖哥忒德路，新普倫山路，小聖伯爾拿山路，馬洛雅山路 Maloja，斯普呂根山路）的會集地，然而牠的位置卻介乎波河與阿爾卑斯山之間。味羅那是布里納山路的終站，古代德意兩國的交界點，牠的位置已在阿爾卑斯山腳下。格里摩拿是懷娥鈴製造者斯特刺第發里，瓜納里（Guarnieris）及阿馬提等的家鄉，很有一點名氣，牠的位置倒在波河旁邊。至於帕羅亞，摩德拿，非拉臘，及波倫亞（歐洲古大學的所在地）諸城，雖則靠了波河才繁盛，然而和波河的距離都很遙遠。

以浪漫城市聞名於古代的威尼斯與拉溫那，亦復如是。威尼斯有一百五十七條運河，共長二十八哩，代替街道之用。牠最初不過是難民的棲身地，原來，當時大移民運動剛巧發生，百姓們覺得住在內地不安全，於是便搬到波河與諸小河所造成的泥濘地方來，以冀躲避那隨著運動而生的危險。可是他們一到威尼斯之後，立刻發現了掙錢的機會。那邊食鹽之豐富，真可說『俯拾即是』。食鹽的專賣引他們走上致富之道，他們的茅舍變成大理石的宮殿，他們的漁船大得和兵艦一樣。他們做著意大利諸城邦的領袖，前後幾達三百年。那時候，就是頭戴高冠的教皇，神聖羅馬的皇帝，土耳其的皇帝，也不及他們闊綽，不及他們風雅。直到哥倫布安然回國的消息，和印度航路發現的消息傳到里阿爾托（他們的商業中心）之後，這才發生了經濟的恐慌。股票和公債票跌到百分之五十。商業的失敗乃衰落的豫兆，從此威尼斯便一蹶不振了。往日的貿易要道，而今變成無用的廢物。里斯本與塞維爾乘機興起，代之而為國際貿易的市場，歐洲各

地的商人都到那邊去，因為那邊有各種香料，以及亞非兩洲的物產。至於黃金滿庫的威尼斯，此時已一變而爲十八世紀的巴黎。有錢的哥兒公子都到那邊去，因為那邊能供給他們風雅的教育，以及頹廢的娛樂。但正當尋歡的人們樂而忘返時，末日卻突然到臨，拿破崙領著一小隊人，把這個繁華的城市征服了。運河至今還在，依舊值得你讚美與嘆。再過二十年，牠們會被汽船所毀壞也未可知。

另一個城市拉溫那，也是波河沖積作用的結果。拉溫那現在已是內地城市，距亞得里亞海濱約六哩之遙。從前時候，牠雖則冷落慘淡，卻也受過佳賓的降臨。但丁與拜倫都在那邊住過，或迷戀於紅燈綠酒，或沈浸於感嘆悲愁。五世紀時，牠的地位的重要，實更甚於今日之紐約，因為牠一方面是當時主要的海軍根據地，一方面又是西羅馬帝國的京城，那邊有森嚴的禁衛，巨大的船埠，以及木料的堆棧。

四〇四年，西羅馬皇帝眼見野蠻民族日漸強盛，羅馬城旦夕有被侵之虞，便決意搬到這『海上城』(City in the sea)來，以冀避免可怕的襲擊，獲得更好的圖存機會。從此以後，這里便成了歷代帝王的故鄉。他們的朝廷在這裏，他們的樂園也在這裏。現在，你只要瞧見了『黑眼美人』時代的精細嵌工，你定會驚駭於人工之不可思議，因而聯想起拉溫那的當年景象。這位黑眼美人出身微賤，幼年在君士坦丁倖做過馬戲場裏的舞女，後來卻成爲名君查士丁尼所溺愛的皇后，死了還得了個尊嚴的諡號——提奧多刺。隨後，拉溫那被哥德人所征服，變作他們的新國家的京城，附近的淺水湖亦於此時漲滿起來。隨後，牠

又做過威尼斯人和教皇的屬地，做過一位可憐的流徙的寄寓。這可憐的流徙原是佛羅薩薩人，曾在祖國留下不少政績，結果卻受到死刑的恫嚇，不得不逃出本鄉。從此，他就在拉溫那郊外的松林中度著哀怨寂寞的生活，以至於老死。不多久，這古老的帝國名都亦淪於異邦之手了。

關於北部意大利的情形，尚有一言奉告讀者。意大利王國雖缺少煤礦，可是水力的供給卻幾乎無限。這種水力於歐洲大戰剛爆發時就已利用，二十年之後，牠定會有驚人的發展。原料的缺乏誠然是難解決的問題，然普通的意大利人都能從事於絲業，他們的生活方式很有條理，他們的物質慾望亦很有節制，因此，意大利若和原料多而人力少的國家相比，仍不失為厲害的敵手。

波河流域之西部，被力究立亞·阿爾卑斯山所阻，不能與地中海相接。力究立亞·阿爾卑斯山是阿爾卑斯山與亞平寧山脈的接筭。山南即為著名的里維耶拉之一部。那邊終年沒有北方的寒風，實為全歐的消寒勝地；那邊又多華麗而舒服的旅館，能給長途跋涉的人們以種種方便。牠的首府叫熱那亞，為現代意大利的第一良港，城內有雄壯的大理石宮殿，悉係古代遺物。原來，當年威尼斯擄取近東屬地的時候，熱那亞的勢力也是非同小可的。

熱那亞之南，有片小小的平原，那便是阿諾河流域。阿諾河發源於佛羅稜薩東南二十五哩的羣山裏面，迤邐而行，橫貫佛羅稜薩城。佛羅稜薩於中古時代就有康莊大道，南通基督教的中心——羅馬，北達歐洲的其他各地；佛羅稜薩人善用了這種良好的商業地位，不久就成爲世界銀行業的重要中心。其中有一家叫麥第奇的，（他們最初以行醫爲業，所以他們的徽章上，總綴著三顆丸藥）對於這種事業更有特殊的天分，到了後來，他們竟能世襲地統治著整個的多斯加納，使佛羅稜薩變爲十五十六兩世紀時最神奇的藝術中心。

自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一年間，佛羅稜薩是意大利新王國的京城。隨後，牠雖則稍微衰落，然依舊是值得觀光的地方，人的金錢和鑑賞力只要得其平衡，他在佛羅稜薩總能領略到生活的美麗。

阿諾河迤邐而行，沿途風景之美麗，實與爪哇相伯仲。河口附近有兩個城市，牠們除了史蹟以外，別無重要可言。比薩城內有一座斜塔，當年因爲建築師沒有把基礎打好，塔身便顯得傾斜，但後來伽利略想研究墮體的習慣時，這斜塔卻很有用處。第二個城是里窩那，英國人稱牠爲勒格渾，這大約總有特殊的理由。一八二二年，雪萊曾在離城不遠的海裏淹死，因此里窩那之名也就深印在世人的記憶中了。

從里窩那往南，舊式的驛路與近代的鐵路都緊靠海岸。旅客們坐了車，能够瞥見厄爾巴島，朦朧隱在迷霧中；（這是拿破崙的放逐地，後來他突然從島上溜回法國，攪成最後一次的滑鐵盧戰役）再往南，便

是臺伯河流域了。這條名河在意文中叫做 Tevere，是一條滯緩而帶櫻色的流水。牠有些像芝加哥河，可是芝加哥河闊；牠也有些像柏林的斯普累河，可是比斯普累河混得多。牠的發源地在薩賓山中，爲古代羅馬人搶老婆的地方。先史時代，牠的入海口在羅馬之西十二哩，現在卻已添長了二哩。原來，牠跟波河一樣，也是一位出色的沙泥輸運者。臺伯河流域與阿諾河流域完全不同。牠比阿諾河流域大得多。阿諾河流域土地肥沃，適於健康。牠則病源叢集，滿目荒蕪。那邊有種可怖的熱病，往往使活人的身體枯槁焦爛。中古的香客們大多深信，以爲是由於『Malaria』（Bad air 惡氣）所致，從此『Malaria』（瘴氣）一字，便產生出來了。附近的居民因爲害怕這種疫癘，於是太陽剛下山，就把門窗緊閉。這種消極的防禦，有一個極大的不利。因爲緊閉之後，所有的小蚊蟲都關在室內了。然對於這種異乎尋常的愚昧，我們也難怪古代的居民，因爲蚊蟲之能傳染瘴氣，還不過是三十年前才發見的事實。

在羅馬帝國時代，這片坎判納平原上的汗水洩得很乾淨，居民也很稠密。嗣後綱紀不振，地中海裏盜賊盪起，坎判納面對替里尼亞海岸，全無屏障，結果便成了海盜的囊中之物。城市被毀了。農場也荒蕪了。排水的溝渠經年不浚，汙池裏蘊孕著傳染瘴氣的蚊蟲。整個的坎判納平原，自臺伯河口起，至蒙特·塞栖鄂（Monte Circeo）附近的蓬廷窪地止，簡直杳無人影。旅客們萬一行經這裏，也總是馬上加鞭，讓可憐的馬兒拖著車兒疾馳而過。這不特整個的中古時代是如此，卽三十年前亦是如此。

這裡便來了一個問題：像這樣一個古代很重要的城市，爲什麼要建在疫癘盛行的地帶呢？爲什麼聖彼得堡要建在費盡了無數人工才得乾爽的窪地裏呢？爲什麼馬德里要建在孤零的、荒涼的而無樹蔭的高原上呢？爲什麼巴黎要建在大湯盆的底裏，終年下著連綿的淫雨呢？我不知道，或許是由於湊巧的機緣和人類的貪心——或許是由於聰明一世貽害千古的政治名論！或許是僅由於湊巧的機緣——或許是僅由於人類的貪得慾望！我統統不知道。我並不是在寫哲學教科書。

現代的羅馬依舊是那副老樣子。夏季酷熱，冬季嚴寒，交通不便，氣候不適於健康。可是，在古代，牠竟然做了名聞寰宇的基督教的聖座，威震世界的大帝國的中心。這一切情形，決非簡單的話所能解釋，你應該去找尋那無數種不同而且互相關連的因素。不過這裡卻無法敘述，因爲我如果把其中的原委統統抽繹出來，那就得寫上三本這樣厚的書了。

就是關於羅馬的本身，我也不想細說，是最不願意替這個東半球的『不朽城』（Eternal City）說公道話的。這種倔強的性格，也許是受了我上代祖宗的影響。我上代的祖宗，只要一看見羅馬的東西，總是深惡而痛絕，一七〇〇年來（紀元前五〇年至紀元後一六五〇年）從未把態度改變。我只能站在公所（Forum）裏放聲號哭，我只能回想起當年的殘暴情形。那時候，凶人和惡漢藉了大將軍和政黨領袖的名號，肆意蹂躪著整個的歐洲，以及亞洲和非洲的大半，然而後人還往往原諒他們，以爲他們對於文化的發

展，亦有相當功績；實則他們的殘忍行爲，斷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只能站在大教堂的前面，追憶著聖彼得的事業與死節，讓嚴肅的情緒戰慄了我的全身。我只得喟然太息，太息著當年費了偌大的金錢，造成了這座紀念聖彼得的建築，到頭來卻除了比別的教堂『大一些』外，毫無美麗或精雅之可言。我渴慕佛羅稜薩與威尼斯的和諧。我渴慕熱那亞的恰到好處的平勻。我自己也未嘗不知道，存有這種情緒的祇有我一個人是，就自佩脫拉克、歌德，以及稍有名望的學者，見了布刺曼忒的建築，也祇是灑些惋惜之淚而已。算了！我並不願使你對於羅馬存先入之見，好壞你在親見之後總會知道。我所要告訴你的，祇是，羅馬從一八七一年以來，一向是意大利王國的京城，城內還有一個城，即所謂法迪坎城的便是。法迪坎城於一九〇三年劃給教皇，從此教皇復有統治全城的自由權。原來，一八七〇年九月，意王的軍隊攻進了羅馬城，頒布了憲法，取消了教皇歷來的至上權以後，直至一九三〇年爲止，教皇連統治法迪坎城的權力都沒有了。

現代的羅馬，實業很不發達。城內有幾座猙獰可怕的紀念碑，一條跟菲列得爾菲亞相似的大街，以及許多穿著制服的人民。制服倒都很整齊的。

離開羅馬，我們便到另一個城。這個城裏的居民很稠密，在意大利半島上可說手屈一指，牠是神奇的地理與歷史的熔冶場，並且容易使我們聯想起一個惱人的啞謎：『羅馬位於小河邊的死衚裏，這個城卻享受到各種天然的利益，但爲什麼牠不能把羅馬的重要地位奪過來呢？』

那不勒斯位於海濱，剛巧在一個良灣的尖端。牠的歷史比羅馬早，附近的土壤非常肥沃，爲意大利西部的沿海各地所不及。從前希臘人建築了那不勒斯城後，即在以斯基亞島的附近，和野蠻的亞平寧部落發生商業關係。但以斯基亞島上常有火山爆發的危險，不便做安穩的貿易市場，因此希臘人就相率遷到大陸上去。遷居之後，他們時常發生不可避免的爭執，（一則由於離祖國大遠，二則由於官吏的苛酷與治理失當）以致內訌不息，三四個小小的殖民攪得雞犬不寧。幸好就在這時候，一大批新的希臘人開始聯袂而至，自己築了個城市，取名『新城』(New City)或稱『尼亞波利』，隨後尼亞波利又改稱那波利 (Napoli) 即英語中所謂那不勒斯便是。

當羅馬祇是個牧人所住的小村落時，那不勒斯已是繁盛的商業中心。但那些牧人卻也厲害，賦有政治天才；因此紀元前四世紀時，那不勒斯已做了羅馬的『同盟』，同盟二字原是很中聽的名詞，表示平等的關係，不像『臣屬』那樣不雅。然從此以後，那不勒斯便處於次要地位，不久且遭受著野蠻民族的侵略，最後更落入西班牙波旁皇朝之手。波旁皇朝在那那不勒斯的治績，實爲一切稗政與壓迫言論自由，及行動自由的代名詞。

但那不勒斯自有牠的天然優點，因此居民日漸增多，終至擁擠不堪，爲歐洲各城市所不及。當時這許多人的居住方法，從來沒有人知道，從來沒有人過問。直至一八八四年發生了虎疫，意王才下了令，舉行全



城大掃除。掃除的時候很鄭重，辦法亦聰明可佩。

那不勒斯後面，矗立著一座美麗的維蘇威火山。維蘇威火山噴吐灰燼時，非常乾淨，非常有條理，爲別的火山所不及。牠大約四千呎高，四週全是美麗的小村落，村落裏釀造一種特別的烈酒，叫做拉克里米·克來斯梯（Lacrimae Christi）極負盛名。村人們的祖宗於羅馬帝國時代，就已住在那邊。噯，爲什麼不呢？從前的維蘇威原是座死火山呀！自有史以來，近千年中，牠從未爆發過一次。紀元後六三年，牠的內部雖隱約地有過隆隆的聲音，然像意大利這樣的國家，卻滿不在乎的。

直到紀元後七九年，這才發生了極可怖的景象。兩天中間，赫鳩婁尼恩，潘沛依，和另外一個小城，完全從地上消隱，深埋在火山石及火山灰之下。從此以後，維蘇威火山於一百年中至少要活動一次，讓人家知道牠離死期尚遠。新火山口比舊火山口的遺迹高一千五百呎，永遠在噴吐濃煙，我們只要看近三百年來的統計——一六三一，一七一二，一七三七，一七五四，一七七九，一七九四，一八〇六，一八三一，一八五五，一八七二，一九〇六……——我們就可知道，那不勒斯是難保不做潘沛依第二的。

從那不勒斯往南，我們便到喀拉布里亞。喀拉布里亞的缺點，在於離全國的中心太遠。那邊雖則也有鐵路，可以跟北方聯絡，然沿海多瘴氣，中部多花崗石，耕植事業還和羅馬第一次共和時代差不多。

狹長的墨西拿海峽，介乎喀拉布里亞與西西里島之間。這個海峽只有一哩多闊，在古代卻非常著名。

原因是，那邊有兩個旋渦，一個叫息拉，一個叫卡立布狄斯。據說，海船只要逸出了正路，便會被牠們吞去。這種被旋渦所引起的畏懼心理，正可以使我們想到舊式船的無用。至於現代的汽油船，就能够在旋渦中撲撲的駛過，異常安穩，毫不覺得水裏有什麼騷動。

說到西西里，牠的方位使牠變作古代世界的天然中心。那邊氣候溫和，土地肥沃，人口亦非常稠密。不過那邊就和那不勒斯一樣，人民的生活或許太好了，太舒服了，太容易了。西西里人於二千多年的長時期中，對於外國王公所給與他們的苛政，總是心平氣和的承受。他們先後被腓尼基人，希臘人，迦太基人（他們離非洲北部的海岸，僅百哩之遙），汪達爾人，哥德人，阿剌伯人，諾爾曼人，法蘭西人，及一百二十個王子，八十二個公爵，一百二十九個侯爵，八十二個伯爵，三百五十六個男爵統治過。他們待到統治者不去劫掠而且磨難他們的時候，便把那些被火山震壞的房屋修理一下。島上的火山叫做挨得納。一九〇八年那次的爆發，至今尚深印在世人的記憶中。當時牠非特把最重要的城市墨西拿完全震毀，而且還震死了七萬五千人。

摩爾太島實際上是西西里的水鄰，所以，牠就政治上說來，雖非意大利的一部，但也得在這里敘述一下。牠是一個肥沃的海島，位於西西里與非洲海岸之間。由歐洲經蘇彝士運河而入亞洲的航路，必須經過該島。十字軍失敗以後，牠就落到聖約翰的武士們手裏。這些武士自稱爲 Maltoso Order，意即摩爾太武

士。一七九八年牠又被拿破崙順手奪了去。原來，那時候拿破崙正想假道於埃及和阿剌伯，到印度去趕走英國人哩。（這實在是一條妙計，不幸埃及和阿剌伯的沙漠非常遼闊，終究沒有成功）二年以後，英國人便藉口把牠占領，至今仍未放棄。對於這，意大利人當然很不高興；可是摩爾人卻滿不在乎，就大體上說，他們如果由意大利人統治的話，恐怕還沒有這樣舒服哩。

對於意大利的東部海岸，我未曾十分注意，實則牠也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第一，亞平寧山脈常要蜿蜒到海邊，很難找到寬廣的平原；兼以亞得里亞海的西岸山勢險峻，絕不適於人居，由是商業的發展，不得不落居人後。自北方的里米尼起，直至南方的布林的西，（到非洲和印度去的郵船，即從此地出發）較重要的港口簡直一個都沒有。

長靴的後跟是亞浦利亞，亞浦利亞的缺點和喀拉布里亞一樣，亦在於離文化中心過遠。那邊的耕種方法，自從漢尼拔（他曾在那邊等候迦太基的救兵，等了十二年，救兵始終沒有來）時代起，直到現在，從未有一點改進。這和喀拉布里亞的情形，亦復相仿。

亞浦利亞有個城，城外雖有良好的天然港口，可是，唉，唉，從未有過顧客的光臨。這個城就叫做他蘭透（Taranto）他蘭透一字，同時又是毒蜘蛛和舞蹈的名稱。凡是被他蘭透蜘蛛咬過的居民，總要跳著他蘭透

舞。因爲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至於受睡魔的侵襲，墮入昏迷之中而被再咬了。

大戰使各國的版圖很複雜，因此我們如果要把現代的意大利完全敘述，就應該提一提伊斯的里亞半島。這個半島之所以歸意大利人統治，乃意大利人背棄了同盟，與敵軍合作後的結果。的里雅斯德城本來是奧匈帝國的主要港口，現在牠的天然後路已經失掉，便不復像從前那樣繁盛了。最後要敘述的是阜姆，阜姆拖在瓜納洛灣（Gruno）的末端，也是哈布斯堡族的舊領土，日爾曼人在亞得里亞海上並無其他的良港，只有阜姆才是他們的天然出路。但意大利人卻害怕牠會變成的里雅斯德的勁敵，一心想把牠占領。當時簽訂凡爾賽和約的各國代表，不允他們的要求，他們便直接了當地把牠奪取過來，不，簡直是那位大詩人兼大流埃鄧南遮（d'Annunzio）替他們奪取過來的，隨後，同盟國雖曾一度把牠立作『自由國』，但自從意大利和巨哥斯拉夫長期會商之後，阜姆終於讓給意大利了。

再若把撒地尼亞島說一下，本章就可以結束了。撒地尼亞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海島，可惜地處僻遠，島上的居民又極稀少，有時候我們簡直會忘了牠的存在。其實牠尙在世間。面積約一〇，〇〇〇方哩，爲歐洲第六個大島。島上的山脈與亞平寧山脈同爲史前大山脈之一部，但因爲牠們是那座大山脈的另一極端，所以都背向意大利本國。西海岸多良港；東海岸異常險峻，絕無平坦的登陸處。過去兩世紀中，牠在意大利歷史上占著奇特的地位。一七〇八年以前，牠是西班牙的屬地；一七〇八年以後，牠落到奧國人手裏。一七

二〇年，奧國人又把牠讓給薩伏依公爵，而以公爵的領地西西里作交換條件。先是，薩伏依公爵尚以波河邊的吐林爲京城，此時得了撒地尼亞，便豪然以撒地尼亞王自命了。（因爲公爵原可升作國王的）現在，意大利人中到過撒地尼亞島的雖然寥寥無幾，實則意大利王國即從撒地尼亞王國蛻化而來，而撒地尼亞王國的國名又是肇源於這個海島的。



## 第十章 西班牙歐非兩洲的戰場

意卑里亞半島的居民，素以富於『種族』特性著名。在旁人看來，西班牙人跟別的民族完全不同。無論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情形之下，他們總會給人家辨認出來。他們自有一種傲性，克制工夫，拘泥的禮節，種族的誇大狂，以及彈琴擊板的技術。甚至音樂也給他們當作宣傳『種族純粹論』的工具的。

情形或許的確如此。你瞧見了西班牙人的傲性，誇大狂，以及彈琴擊板的技術，你也許真的會把他們辨認出來。至於我，我卻非常懷疑這種論調的。西班牙人所以會彈琴擊板，無非因為那邊的氣候乾燥而溫暖，宜於利用戶外的樂器罷了。如果美國人和德國人也能這樣地學習，那末他們的技術，一定會遠勝西班牙人。事實上，他們的學習時間不及西班牙人多。這也完全是由於氣候的影響所致。你總不能在淫雨連綿的柏林的寒晚，把響板清脆地擊著的吧；你總不能在手指凍僵了的時候，把弦琴彈出妙樂來的吧。至於傲慢和拘禮等性格，豈非數百年來嚴格的軍事訓練的產物嗎？而那種嚴格的軍事訓練，豈非爲了西班牙在地理上半屬歐洲半屬非洲的緣故嗎？地理的環境既然這樣，西班牙就不得不成爲歐非兩洲的鏖戰之地，

直要到勝負分了之後，才會寧靜的了。結果，西班牙人雖則得了勝利，然作過長期戰場的江山，卻也使他們受了極大的影響。要是一個西班牙人生來就是在哥本哈根或百倫地方，長大之後他會變成那一種人呢？我想，他一定會變成小巧玲瓏的丹麥人，或瑞士人的。他會撒下了響板，高亢而又婉轉地唱著山歌，山谷有峻峭的崖壁環繞，崖壁能傳出神妙的回聲，那原是最適於引頸歌唱的。我又想，他一定不再願費盡了極大的心思與忍耐，從荒地上（由於歐非的衝突，那邊又成了荒地）栽出一些乾麵包和酸酒來，苦苦的度日；他會喝著大量的乳酪，使自己的身體抵得住外來的濕氣；他會痛飲芳烈的濃酒，以為農產豐富的國家濃酒不過是普遍的飲料。

現在，你且看一下地圖。你總還記得希臘和意大利的山脈。希臘的山脈，蜿蜒的路徑彷彿對角線一樣，意大利的山脈，自北至南，差不多成一直線，把全國分成了兩半；不過兩邊都留下寬裕的平地，可以建築鐵路，讓南北聯成一氣；而且北方又有突出的波河平原，使亞平寧半島成爲整個歐洲之一部。

西班牙的山脈完全平行，我們簡直可以把牠們稱作『有形的緯線。』你只要看一看地圖，你就知道這些山脈是怎樣地妨礙了有規律的進步。這些山脈的起點，便是庇里尼斯山。

庇里尼斯山脈長二百四十哩，自大西洋到地中海，一路筆直地蔓延，絕無中斷之處。牠沒有阿爾卑斯



山那樣高，照理只要有山路，總該易於攀登；然事實上並不如此。阿爾卑斯山雖則高，但同時也非常闊，上山的路雖則長，但都是緩緩地向上，對於行人或牲口，絕無特殊的困難。庇里尼斯山卻不同了。牠只有六十哩闊，山路異常峻峭，除了羊類或驢子，人類上去簡直是難如登天。據閱歷豐富的旅行家說，就是羊類也常要遇到困難的。有訓練的高山居民（大多是私販）雖然會上去，但亦祇限於夏季數月。關於這種情形，鐵路工程師最爲熟悉。他們建築過兩條鐵路，使西班牙與別的國家互相聯絡。一條從巴黎沿大西洋岸到馬德里，一條從巴黎沿地中海岸到巴塞羅納。阿爾卑斯山有六條鐵路，或在山上，或從山洞裏穿過；庇里尼斯山則西自伊隆，東迄菲圭拉斯，從未鑿過一條隧道。實際上，六十哩長的鑿道原是不容易鑿的。至於四十度斜傾角的山路，更非火車所能上去的了。

庇里尼斯山的西部，有一條平坦的山路，叫做繪忒發列斯，非常著名。七七八年，名武士羅蘭會在這里抵抗回教徒的攻擊，效忠於他的主人——法王查理曼，結果，戰死了。七百年以後，法國的軍隊又把這山路作進攻西班牙的要道。他們奪下了山路，攻到山路南端的判普羅那重鎮時，卻被西班牙的軍隊截住。在這次戰役中間，有一個西班牙兵士，名叫易格內細阿，腿中中了子彈，受傷極重。待創口痊愈之後，這位兵士受了夢境的啓示，創辦一個教會，即有名的耶穌會（Company of Jesus）便是。

日後，耶穌會徒對於各國地理上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別說旁的教會比不上他們，就是風塵僕僕

的灰色僧(Francoisens)也比不上他們。他們的發祥地，便是這唯一的貫通庇里尼斯山的山路。

無疑的，由於庇里尼斯山的難登，所以有名巴斯克人能够從先史時代維持到現在；也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安多拉共和國能够不仰人家的鼻息。安多拉共和國在庇里尼斯山的東部，海拔非常高。巴斯克人大約七十萬左右，所住的區域形如三角，北沿比斯開海灣，東鄰西班牙的納瓦拉省，北以散坦對耳城及厄波羅河上的羅哥羅為界。巴斯克這個名字，英文中叫做加斯康（Gascon）不過你得知道，牠跟達特安（d'Artaignan）的密友們是毫無關係的。羅馬人把他們稱作意卑里亞人，把整個的西班牙稱作意卑里亞半島。至於巴斯克人自己，卻傲然自命為依士加爾騰那克人（Eskualdunak）這實在全不像歐洲人的名字，和依士企摩人的名字倒很相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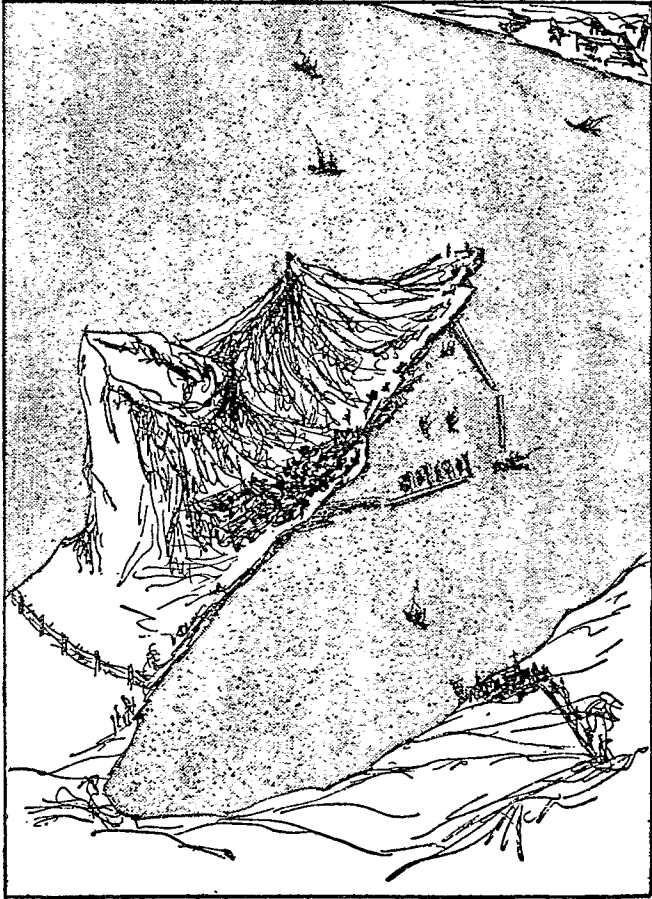
一方面因為你的判斷力很靠得住，一方面因為於你很有用處，所以我願意把近代討論巴斯克人來源的幾種學說，在這裡敘述一下。凡是把頭顱和喉音做研究對象的人種學者，都深信他們跟柏柏人相近，我前面已經說過，柏柏人或許是克羅麥囊族的後裔，所謂克羅麥囊族者，乃先史時代最早卜居於歐洲的部落。有的學者以為，當那離奇的阿特蘭替斯島陸沈的時候，一部分人曾逃到歐洲大陸上來，巴斯克人便是他們的子孫。有些學者則根本不主張追溯他們的來歷，認為他們無非是土著而已。這三種學說，究竟那一種對，全沒有什麼關係；總之，巴斯克人既能與世隔絕，可見他們的能力確實不小。他們勤於操作，他們已

有十萬多人移殖南美。他們是傑出的漁夫，活潑的水手，精巧的鐵匠；他們只管自己的事情，絕不注意報紙上有什麼重要新聞。

這個國家的第一大城，是維克多利亞，爲六世紀時哥德王所建。一八一三年，維克多利亞曾一度做過有名的戰場，結果，一位愛爾蘭人把科西嘉大將的軍隊打得大敗，強迫他永遠退出西班牙；這位愛爾蘭人叫亞塔爾·衛爾茲力，其實就是英國的威靈敦公爵，那位科西嘉大將叫波那帕脫，其實就是法國的拿破崙大帝。

至於安多拉這個奇怪的共和國，牠祇有五千個居民，祇有一條狹道，直通外面的世界。中古時代，那邊有不少奇怪小國，一方面因爲牠們像邊疆的驛站一樣，能够替遠方的君主效勞，一方面因爲牠們跟五光十色的外界離得極遠，引不起人家的注意，所以牠們便能保持獨立的狀態；但現在，這些奇怪小國中，碩果僅存的惟有安多拉共和國了。

安多拉的京城裏祇有六百個居民，但這些安多拉人卻跟冰洲人，或意大利的聖馬力諾人一樣，至少在美國試行民主主義前八百年，就已憑人民的意志來治理國家的了。安多拉是一個老牌的共和國，牠至少也該獲得我們的同情與敬仰。八百年實在是個很長的時期。美國到了二七三二年會變到怎樣，誰知道？



庇里尼斯山還有一點與阿爾卑斯山不同。庇里尼斯山實際上並沒有冰川。從前，牠上面的冰雪雖然

陀羅布直

比瑞士諸山來得厚，可是現在，留下的冰川只賸幾方哩了。別的西班牙的山脈，亦莫不如此。牠們都很崎嶇峻峻，難於攀登。就是安達盧稷亞南部的山脈，如諾易瓦達山，也祇有少數山峯上披着白雪，而且積雪的時期，還祇有十月到三月，這不好算長吧。

山脈的方向，直接影響西班牙的河流。牠們的發源地，有些靠近中部荒涼高原，有些就在高原之上。（先史時代，這里原有極峻峻的山脈，數百年來受了風吹雨打，結果便留下這些荒涼的高原）牠們向著大海傾瀉，速度非常高，瀑布非常多，全無航行的價值；更壞的是，夏季長期乾旱，河水大半枯涸，在馬德里地方，至少有五個月你能看見滿利那勒斯河的河底，上面露着沙泥，給京城裏的孩子們領略些海濱的風光。因此，我就不願意多費筆墨，把牠們的名字統統告訴你。不過退加斯河卻是例外。退加斯河之濱，爲葡京里斯本所在地，河內航路，可達葡西兩國的分界處。西班牙北部的厄波羅河，亦復如是。牠行經納瓦拉和加達魯尼亞兩省，能容較小的船隻，至於較大的船隻，只好在跟牠並行的蓮河裏駛行。瓜達爾幾維河（或稱摩爾人的大河，Big River of the Moors）連絡塞維爾與大西洋，僅容吃水十五呎以下的小船。塞維爾的東北有哥爾多巴城，爲摩爾人的名都，當基督教徒征服摩爾人之前，那邊有九百個公共浴池，現在卻從九百減至零，居民也從二十萬減至五萬。瓜達爾幾維河在塞維爾與哥爾多巴間的一段，只適於小船航行；自哥爾多巴以上，牠跟西班牙大半的河流一樣，變成一種峽河。（Canyon river，猶如美國的科羅拉多河）

這種峽河對於沿岸的商業，非特沒有實惠，反是極大的障礙。

所以，就大體上說來，大自然對於西班牙人並不特別仁慈。中部一帶完全是高原，一條低矮的山脈把牠劃成兩半，北半是舊卡斯提爾，南半是新卡斯提爾，兩卡斯提爾間的那條山脈，叫做瓜達拉馬山（Sierra de Guadarrama）

Castile 的意義，與 Castle 相同，是個很漂亮的名字；可是牠猶如西班牙的捲煙匣一樣，仿單上儘管說得天花亂墜，品質卻不過爾爾。實際上，卡斯提爾祇是一片尋常的瘠壤。美國的錫爾曼將軍經過佐治亞之後，曾經說，一隻烏鴉如想飛過申喃多亞河流域，應該自己帶行糧。其實，這兩句話是有意無意間抄襲羅馬人的。羅馬人在二千年前就說過，一隻夜鶯如想飛過卡斯提爾，應該自己帶食物和飲料，否則牠祇好死於飢渴。原來高原的四周，全是些崇山峻嶺，大西洋跟地中海雖有雲氣升起，然都被牠們擋住，不能飄到這磽瘠的台地上來了。

結果，卡斯提爾一年中便有九個月跟地獄一樣；至於其他三月，又括着乾燥的寒風，寒風掃過絕無樹林的曠地，聲勢浩大不堪。動物方面，祇有羊類才能安然生活，植物方面，祇有蒲草才能發榮滋長。蒲草性質堅韌，可供編造籃子之用。

西班牙大都把這片台地稱作『墨塞塔』（Meseta），此字與前面的 Mesas 相同，凡到過新墨西哥

New Mexico，或隨了克刺席·卡脫 Krazy Kat 探過險的人，都認識這個字（跟尋常的大沙漠相類。從此，你總會知道，爲什麼西班牙與葡萄牙的面積比英格蘭大，而人口卻只及不列顛諸島的一半了。

如果你還想知道這裏的窮苦情形，我勸你讀西萬提斯 (Cervantes) 的小說，讀了之後，你總會記得那位『異想天開的紳士』書中的主人翁，曼察地方 (Mancha) 鼎鼎有名的吉訶德先生 (Don Quixote) 唔，從前時候，卡斯提爾高原上散布着內地沙漠，西萬提斯所說的曼察，便是其中之一。曼察離西班牙的舊京托利多不遠，乃一片蕭條冷落的荒地。在西班牙人聽來，Mancha 一字實爲不祥的預兆，牠的阿刺伯原文是 Al mansha，意即『荒蕪之地』，這位可憐的吉訶德先生，也不過是『荒地的主人而已。』

像這樣的國家，大自然對牠既然如此吝嗇，如此無情，居民便祇好勤勞工作，以冀獲得生活上的必需品；否則他就得和普通的西班牙人一樣把全部的家私什物，裝在一隻小驢的背上。這是一種極大的悲劇，凡地理環境不好的國家必然會發生的。

八百年以前，這帶地方爲摩爾人所有。意卑里亞半島上富於貴重的礦產，因此牠之受人侵略，這已不是第一次。二千年前，銅、錳、銀三物，就和現在的煤、油一樣寶貴；一處地方只要有銅、錳、銀的礦產，對敵的軍隊便會競相攫取，以致發生戰事。當閃族（住在腓尼基的殖民地——迦太基——一帶，性殘酷，專愛剝削屬國）與羅馬人（雖非肇源於閃族，然和閃族一樣殘暴，一樣剝削屬國）互爭世界上的珍寶時，西班牙便

遇到了牠的惡運。牠就和現代的許多地方一樣，不幸蘊有天然的富源，終至變爲兩大羣有組織的強盜的戰場。

閃族和羅馬人走後，北歐的野蠻民族又把牠當作方便的橋梁，以備侵入非洲時應用。

七世紀初葉，一個阿剌伯駝夫得了天啓，領了許多從未前聞的沙漠民族，東征西討，居然威震天下。一百年後，他們征服了非洲的北部，進而想攫取歐洲。七一年，塔立克向著著名的猴子巖（Monkey Rock，歐洲地方猴子們仍能過野蠻生活的，祇有這一處）駛去，一路全無抵抗，便領著軍隊，在直布羅陀附近上岸。直布羅陀是片著名的山巖，過去二百年中，常爲英國人的屬地。（這片山巖很有些奇怪，牠並不像尋常的廣告牌一樣面向陸地，卻是面向海洋的）

直布羅陀與對岸的人猿山（Apos Hill）統稱『赫邱利的雙柱』（Pillars of Hercules）希臘的神話上說，從前赫邱利把歐非兩洲的山向兩邊一推，便推成了一個海峽。從七一年以後，赫邱利的雙柱已完全在回教徒的手裏。

西班牙人能抵抗這種侵略嗎？他們想是想的；可惜地理環境不讓他們取同一的步驟。並行的山脈，與峽谷深邃的河流，把全國割成無數獨立的小地方了。你記著，就是到了現代，西班牙還仍有五千多個村莊，與外界毫無接觸的機會，各村間亦無直接的交通；即使有些窄狹的小路，也祇能在一定節季內讓健步者



去行走。

你還得記好一件歷史與地理告訴我們的事實。像這一類的國家，乃是氏族制度的誕生地。氏族制度亦自有其優點，牠會使同宗互相團結，牠會使個人效忠於宗族的利益；但同時，蘇格蘭與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又在昭示我們，氏族制度乃經濟合作與國家組織的勁敵，海島的居民雖說離羣孤立，不關心本島以外的事情，然至少他們能够抽一點空閒的時光，坐著小艇，跟鄰居們聚談一個下午，或則拯救那遇險的旅客與水手，或則聽聽大陸上的奇聞怪事。至於露谷裏的居民，他們被無可飛越的山嶺禁閉著，不能與外界互通聲氣，除了自己和自己的鄰人外，再沒有別的伴侶；鄰人的情形，亦復如此，他們除了自己和自己的鄰人外，也沒有別的伴侶了。

回教徒之征服西班牙，原是可能的。他們雖則是沙漠居民，崇拜狹隘的部落思想，然此時已在有力的領袖下聯合起來，復經領袖們把國家觀念灌輸之後，他們已不再顧及微細的個人幸福。西班牙各宗族老是互相殘殺，憎恨敵黨之心，猶如（有時往往更甚於）憎恨那些使他們有家歸不得的異族；回教徒卻服從著唯一的領袖的。

延長了七百年的西班牙獨立戰爭，實在是一部無窮盡的背盟與猜忌的記錄。這些背盟與猜忌的把戲，都是北方的基督教小國演出來的。他們雖則把庇里尼斯山作為屏障，藉以苟延殘喘，然休想退過庇里

尼斯山，跟法國人相安無事。原來，法國人自從查理曼演過幾次空手勢後，早已把這些小國置之不問的了。同時，摩爾人已把南部的西班牙造成一座真正的花園。他們懂得水的價值，酷愛故鄉所沒有的花草。他們建設了偉大的灌溉工程，把橘樹，棗樹，杏樹，甘蔗，棉花等移植過來。他們利用了瓜達爾幾維河，使哥爾多巴與塞維爾間的豁谷，變成廣大的花園，一年之中，農夫能收穫四次。他們開浚着流入地中海的胡卡河，於是在原有的農田之外，復增添了一千二百方哩的沃壤。他們聘請著工程師，創辦著大學，應用著科學方法，從事於農業的研究；他們還築了許多通衢大道，至今西班牙所有的道路，尙是他們的遺澤。他們對於天文學及數學的貢獻，我在此書的開端已經敘過。那時候，歐洲的人民祇有他們注意到醫藥與衛生；他們用著極大的耐心，研究這些學問，把古希臘的著作譯成阿剌伯文，介紹到西方來。他們還盡力於別種工作，於己於人，均有裨益。他們非特不把猶太人監禁在規定的區域內，或加以虐待，反給他們以自由的統治權，讓他們發展極大的商業天才與組織能力。這種措置，對於國家實很有好處的。

不可免的事實從此發生了。他們幾乎征服了西班牙的全部，基督教徒的反抗亦無足顧慮。其餘的阿剌伯人和柏柏人本來在荒漠中過苦日子，此時也聽到了這座人間的樂園。回教徒履行專制政治，因此政治的成敗，全視一人的才力轉移。在這繁華而奢侈的環境之下，強悍農民所建立的王朝便逐漸腐敗，逐漸孱弱起來。至於其餘的強悍農民，固然依舊在汗流浹背地噓趕耕牛，但他們一想起格拉那達的阿爾漢布

拉宮，和塞維爾的阿爾卡塔宮，卻禁不住生出嫉妒之心。於是，內戰發生了，謀殺發生了，有的人滿門草斬，有的人流成邊疆。同時，北方的一位強者即應運而生。各部落聯成小邦，各小邦聯成有組織的國家。卡斯提爾，雷翁，亞拉岡及納瓦拉的名字，開始爲世人所知道。最後，他們把歷來的仇視心完全忘卻，亞拉岡王斐迪南與卡斯提爾女王依莎伯爾（Isabel）甚至結爲夫婦。

獨立戰爭時期內，劇烈的慶戰達三千次以上。教會使民族的鬭爭化爲宗教的衝突，西班牙人變成了十字軍——這是一種高尚的舉動，牠終於把他們所深恨的敵國摧毀無餘。因爲，就在這一年間，摩爾人的最後要塞格拉那達已被攻破，美洲的航路已被哥倫布所發現。六年之後，伽馬又繞道好望角，發現直接到印度去的航路。先是，西班牙人很想回到舊日的家鄉，利用了摩爾人的歷來的成績，使國內潛在的自然力發展起來；待一聽見新航路發現的消息，卻又大家去賺錢省力了。他們憑藉著宗教的高尙感情，自命爲聖神的教士，實則他們殘酷而又貪婪，跟普通的盜匪絕無二致。他們在一五一九年征服墨西哥，一五三二年征服祕魯；然從此以後，他們就一落千丈。笨重的帆船把黃金載到了塞維爾和加的斯的庫房裏，他們的銳氣便被葬在這源源不絕的金流中。他們是『金項圈階級』裏的人物，享受著從墨西哥人與祕魯人手裏奪來的財寶，絕不肯做一點工作，深怕辱沒了自己的身分。

摩爾人的一切巨大工程，悉數付諸流水，所有的摩爾人不得不離開西班牙。隨後，猶太人也走了。他們

走的時候真可憐，龜批的擠在破船裏，全身裸著，什麼都被剝奪，祇憑船長的心意，那里上岸就得那里上岸。復仇的情緒充滿了他們的心靈，顛沛的生活磨利了他們的意志。他們仇視他們的磨難者，參加異教徒的騷動，反抗這可憎的名字西班牙。然而，彷彿上帝也在故意爲難，他定要使這些不幸的難民受一位國王的統治，而這位國王的人生觀又是窄狹得不出於修道院範圍的。卡斯提爾荒原的邊上有座厄斯邱里亞宮（Escorial），這位國王就在宮裏登了極，同時，他的新國都也從馬德里遷到厄斯邱里亞了。

從此以後，三洲的財富與全國的人才，完全用以抑制北方的清教徒，及南方的回教徒，防禦他們侵入國界。西班牙人經過了七百年的宗教戰爭，已經變爲『事君以忠』的民族，許多奇蹟在他們眼裏，都化作平凡的東西。他們忠於國君，然終不免於家破人亡，這種情形，猶如他們的財富愈積得多，而自己反愈變得窮一樣。

意卑里亞半島使西班牙人成爲現在這種樣子。他們能不能像磚瓦一樣，翻轉身，忘了過去，睜眼望著將來，把荒涼了數百年的意卑里亞半島化作理想中的樂園呢？

他們正在努力；巴塞羅納諸城的人民，正在非常起勁地努力。

然而，那是多艱難的工作啊！那是多艱難的工作啊！

## 第十一章 法蘭西自足自給的國家

我們時常聽人家說，法國並不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一部，法國人雖則住在大陸上面，然較之住在多雨的孤島上的英國人民，心地不知要窄狹若干倍。總之，法國人存著固執而不變的態度，絕不願關心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他們是最自私最自大的民族，世界上的種種困難與糾紛，都是他們在那里作祟。

唔，爲要使事情澈底明瞭，我們先得探掘他們的根源。任何民族的根源，都埋藏在土壤與心靈的深處，土壤影響心靈，心靈亦影響土壤；我們若不明瞭甲，便無從知道乙，假如兩方面的真意義我們都清楚，各國的國民性我們就能洞悉無遺。

我們時常聽到攻擊法國人的言論，這些言論多半有根據。但在大戰時期中，法國人卻也賺得了不少熱烈的稱譽。原來，他們的優點與劣點，都直接受地理環境的影響的。他們的領土適在大西洋與地中海之間，一切消費均可自給，因此他們就變得自私而且自大。假如你能在後庭中享受各種氣候的更替，鑑賞各種風景的變化，你還願意到別處去尋求嗎？假如你坐了幾點鐘的火車，就能從二十世紀回到十二世紀，就

能從翠綠明媚而多古堡的原野走到松濤澎湃而多沙邱的勝地，你還願意遍遊世界，研究不同的語言與風俗習慣嗎？假如你自己的食物，飲料，牀舖等能够和北方冰凍地帶一樣好，假如在你所住的地方人們能够把菠菜煮成可口的佳餚，（信不信由你）你還願意不憚煩的領了護照和介紹信，到北方去吃粗食，喝酸酒，見呆木魯蠢的農夫的面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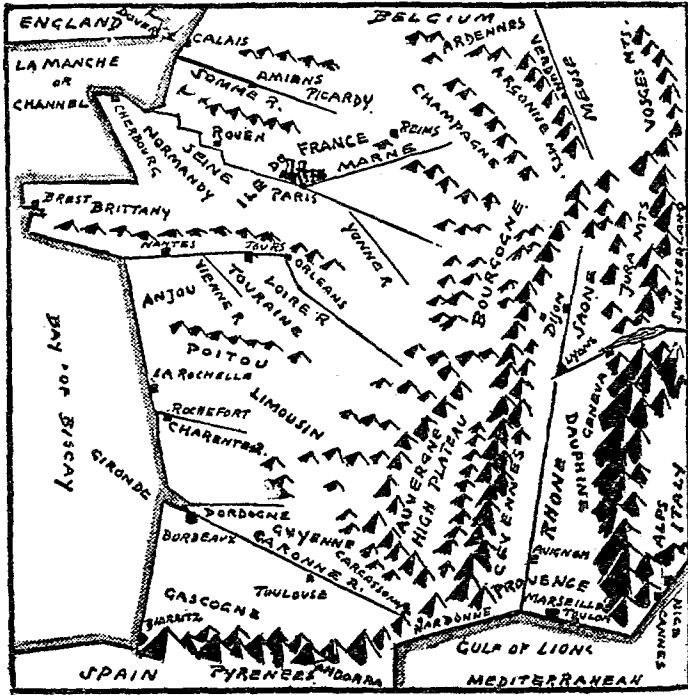
當然囉，一個可憐的舍高山外從未見過別種東西的瑞士人，或是一個可憐的祇見過碧綠的草原與幾頭耕牛的荷蘭人，都應該及時看看外面的世界，否則便會齎恨終生。一個德國人聽慣了悅耳的音樂，吃慣了無味的麵包，不久就會生厭。一個意大利人不能一生一世吃捲麵。一個俄國人有時會生出想吃白米飯的慾望，不願爲著領半磅乳酪而在隊伍中直站六小時。

但法國人卻真是天之驕子。他們住在人間的樂園裏面，無需舟車運輸之勞，而各人能得一切東西。因此之故，他就會問你：『我爲什麼一定要離開我的國家呢？』

你或者要說，我這種論調是荒謬絕倫的偏見，我所敘的法國人全都錯誤；我極願意贊同你的話。不過我還得承認，從各方面說來，法國實在是特別受著自然與地理環境的恩賜的。

第一，法國有各色各樣的氣候。牠有溫帶氣候。牠有熱帶氣候。牠有溫帶與熱帶之間的氣候。歐洲最高的山嶺在牠那里，牠足以自豪。同時，法國人在平坦的地上鑿了許多運河，使所有的工業中心連絡起來。一

個法國人如想在山坡上溜冰，消度冬季的光陰，便祇須搬到薩伏衣的村落裏去住，因為那邊正蜿蜒著阿爾卑斯山的西部支脈。假如他不愛滑冰愛游泳，便祇須乘車到大西洋濱的比亞利址，或地中海岸的坎。假如他特別愛看熙攘往來的男女，特別關心王侯們在流徙中的行動，以及快要做王侯的流徙們的生活；假如他想認識未成名的男演員，已成名的女演員，高明的提琴師，熟練的鋼琴師，傾國傾城的舞女，以及其他



西 蘭 法

如醉如狂的大小人物，他祇須到佩咖啡店（Café de la Paix）裏去，要了一杯咖啡和乳酪，坐在那邊等！那些名聞遐邇的時髦男人，時髦女人，時髦孩子，遲早會一個個在他身邊經過。最奇怪的是，他們在那邊經過的時候，並不會使人特別注意。原來這種景象，差不多已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就是國王，皇帝，或教會中有身分的人走過時，也猶如新生在校園裏走過時不爲人所注意一樣。

就在這裏，我們遇到一個政治地理上的不可解的奇蹟。二千年以前，這片飄揚著三色國旗（牠不分晝夜地飄揚著。原來，法國人把國旗扯起之後，直要到牠受了時光與天氣的磨洗，變成褪色的布條時，才會把牠落下來）的領土，大半是西歐大平原之一部，但後來，這大西洋與地中海間的地方卻又會變成中央集權的國家，那實非地理的原因所能解釋的了。

有一派地理學家，認爲氣候與地理環境，乃製造人類命運的原素。這種說法有時當然很對，有時卻不盡與事實相符。摩爾人和西班牙人所住的地方相同，一二〇〇年射在瓜達爾幾維河流域上的陽光，其強度與一六〇〇年亦無二致；然而，牠在一二〇〇年所照的是一座長滿了奇花異果的樂園，一六〇〇年所照的卻是一片溝渠失修，野草叢生的焦土。

瑞士人的語言有四種，但他們都覺得自己是同國的人民；比利時人的語言祇有兩種，但他們都互相



仇視，甚至把麥濱仇人的墳墓，當作星期日下午的例行消遣。冰洲人所住的是小島，然而他們能够抵抗外來的異族，把獨立與自治政府維持一千多年；愛爾蘭人也住在島上，然而他們連片刻的獨立也不知道。無論機械與科學如何進步，各種東西如何標準化，人性在事物的常規中永遠是絕不穩定，絕不可靠的因素。由於這不穩定不可靠的人性，才會有許多神奇的，出人意外的發展，現在的世界地圖，便是這些發展的明證。至於法國，牠也祇是一個說明這種現象的例子罷了。

就政治上說，法蘭西似乎是統一的國家。然而你如果看一看地圖，你就知道法國由兩部所組成，而且這兩部又是背道而馳的——東南的龍河流域面向地中海，西北的傾斜大平原面向大西洋。

我們先述兩部中最古的一部。龍河發源於瑞士，最初並不怎樣了不起，直要待離開了日內瓦湖，流到法國的工業中心里昂，跟梭恩河匯合之後，才成爲重要的河流。梭恩河自北方迤邐而來，發源地距謬司河不過數哩。謬司河與北歐歷史有極密切的關係，猶如梭恩河（匯合了龍河）與南歐歷史的關係一樣。龍河並不是一條航行極便的河流，牠向著利翁灣（有些地圖上寫作里昂灣，實是錯誤）流去，一路傾斜度達六〇〇呎。從此便生出了奔放的急流，就是近代的輪船亦不能履險如夷。

但在古代的腓尼基人和希臘人看來，牠依舊是一條直達歐洲中部的捷徑。原因是，那時的人工——奴隸的工價——非常便宜。大小船隻由先史時代的倭爾加船夫（他們的命運，並不比其他的俄國人更

爲幸福）牽著，就能逆流而上，若是順水行舟，便只須幾天工夫。因此，古代地中海文明初次傳入歐洲的內地時，龍河流域實爲必經之路。說來也奇怪，馬賽雖則是龍河流域上最早的商業中心，（至今仍然是法國地中海上的重要港口）可是並不位於河口，反在河口以東數哩路的地方，（現在那邊已鑿有運河，與龍河相連絡）這實是一個極好的地位。因爲，紀元前三世紀時，馬賽已經是重要的商業中心，馬賽的貨幣已經傳到奧地利的提羅爾和巴黎的附近。不久，馬賽以北的整個區域，且公認馬賽是牠的首府了。

嗣後時運不濟，馬賽人受盡了阿爾卑斯山的野蠻民族的壓迫，相率請羅馬人來援助。羅馬人果然來了，一來照例是不肯搬走。從此龍河口一帶，便變成羅馬的一省，（Province）布羅溫斯（Provence）亦在歷史上占有了重要地位；而且從這個名字上面，我們還可以知道，重視這肥沃的三角洲的並非腓尼基人和希臘人，而是後到的羅馬人了。

可是，就在這裏，我們卻遇到一個最難解決的地理與歷史的問題。布羅溫斯既然承繼了希臘文化與羅馬文化的結晶，享受了溫和的氣候，與肥沃的土壤，前門開向著地中海，後門又直通中歐與北歐的平原，照理總該會做羅馬第二的；可是，牠雖則富於天然的利源，卻猶如手握將牌的傻子一樣，不會好好地把它們利用。當愷撒與龐培爭雄的時候，布羅溫斯祖護著龐培，結果馬賽便遭受愷撒軍隊的蹂躪。但那次的損失並不怎樣重大，因爲不久以後，布羅溫斯人的事業就恢復了往日的景象，同時，羅馬的文學，藝術，科學和

文雅的風度等等，爲著不能安然在羅馬發展，都浮過了力究立亞海，傳到布羅溫斯來，使布羅溫斯變爲圍在野蠻民族中的文化區域。

隨後，教皇以失卻了權勢與財富，不能再在臺伯河邊的城裏駐足（中古的羅馬人比豺狼好不了多少，他們和美國的狐羣狗黨一樣殘暴）便把他們的朝廷遷到亞威農，築了一座城堡，以禦外來的侵略。亞威農之所以著名，由於那邊的人民最先從事於大橋梁的建造。（現在，大半的橋梁固然都從河底下通過，但在十三世紀時，這種工程卻是人間的奇蹟）自教皇遷居後，幾近一百年中，布羅溫斯儼然是基督敎國家的首領，牠的武士們在十字軍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一個布羅溫斯貴族還做了世襲的君士坦丁堡統治者。

但不知怎麼的，布羅溫斯人總不能秉承大自然的意志，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雖然大自然替他們創造了這許多肥沃清新而又富於情趣的豁谷。布羅溫斯雖則出過沿街歌唱的詩人，（Troubadours）建立了一派文學，於詩歌小說與戲劇的歷史上占有相當地位；可是他們並不能把柔和的布羅溫斯方言，（Langue d'oc）變成通行的法語。倒還是北方一帶的居民，卻能把他們的方言，（Langue d'oïl）與Occitan或Provençal解，僅字形不同而已）變成通行的法語；——倒還是北方的居民，他們雖不及南方人那樣享受著天然的富源，卻能建立法蘭西王國，把法國文化的優點傳到世界上來。然在一千六百年以前，誰

也料不到有這種發展，因為，那時候，這整個的平原，南自庇里尼斯山，北至波羅的海，彷彿註定要變成條大帝國的一部的。那才是自然的發展。但人們對於自然的發展總不會愜意，於是一切事情就迥然不同了。

在愷撒時代的羅馬人看來，這一部歐洲完全是『遠西』。他們又把牠稱作高盧 (Gallia) 因為那邊的居民全是高盧人。原來，當時有一種神祕的民族，男女的頭髮皆很美麗，希臘人統稱之曰克勒特族，高盧人便是克勒特族的一系。當時的高盧有兩個，一個是阿爾卑斯山與亞平寧山間的波河流域，叫做『山這邊高盧』 (Gallia Cisalpina 或 Gaul this-side-of-the-mountains) 那邊，很早就有頭髮美麗的野蠻人在活動；當愷撒毅然渡過了盧比孔河，作孤注之一擲時，『山這邊高盧』便是他行經之地。另外一個叫『山那邊高盧』 (Gallia Transalpina 或 Gaul across-the-mountains) 大概包括歐洲的其他各部；但自愷撒於紀元前五八至五一年征服高盧人以後，『山那邊高盧』便祇限於近代的法蘭西。牠是一大片沃野，居民納得起各種賦稅，且無激烈的抗捐運動，因此牠也可以說是羅馬人理想中的殖民地區域。

北方的佛日山與南方的朱辣山間的山路，並不怎樣險峻，大隊的步兵儘可在那里行走。因此之故，法蘭西大平原上不久就布滿了羅馬的壁壘，村落，市集，廟宇，監獄，戲院，和工廠。森河的琉提細亞小島（即巴黎的古稱，又名琉提細亞·帕立息奧籃 Lutetia Parisiorum）因為，第一批領有這小島的人種，叫做帕立

息 (Parisii) 上面，雖依舊存留著克勒特人的竿頭小屋，但同時也有了羅馬人新建的天神廟，現代的聖母教堂 (Notre Dame) 便是天神廟的舊址。

琉提細亞的水上交通很便利，可以直達大不列顛；(紀元後最初四百年中，大不列顛乃羅馬人最富饒的殖民地) 同時，牠又是極好的軍事中心，可以監視萊茵，繆司兩河間的騷動區域。因此，牠便自然地成爲羅馬人統治遠西時的重鎮了。

有時候，我們只要一想起古代的羅馬人竟能發現這許多航路，開拓這許多海島，掠取這許多大陸，總不免要信疑參半；其實是無所用其懷疑的——羅馬人無論在建築港口，城堡，或貿易市場的時候，都有一種傑出的本能，選擇適當的地方。這種情形，我在前一章里已經告訴你了。尋常的觀察者若在巴黎住了六個星期，看見了那邊的淫雨和迷霧以後，或許會暗暗自問：『天哪，羅馬人爲什麼偏偏要選擇這樣慘淡的地方，做他們統治西北兩部殖民地時的行政中樞呢？』但地質學家則不然，他只要帶了法國北部的地圖，就會把理由告訴我們。

數百萬年以前，這帶地方不停地遭受地震的逼害，山嶺和豁谷這邊那邊地移動，猶如棋盤上的棋子一樣，無從捉摸。這時候，四厚層不同年代的巖石便湧了起來，一層層堆積著，彷彿中國茶托裏巖著的四隻盆子。最低最大的一隻自佛日山起，至布勒塔尼爲止，至於布勒塔尼以西的盆邊，早已沈在不列顛海峽裏。

第二隻東起洛林，西迄沿海的諾曼底。第三隻便是有名的香賓州。第四隻在第三隻裏面，特稱之曰法蘭西島（Île de France）。法蘭西島的四周，有森，瑪倫，退甫（Thève），瓦茲四河做牠隱約的界線，巴黎剛巧在全島的中心。巴黎的地位非常安全——幾乎萬無一失的安全，因為牠利於防守，可以抵抗外來的侵略。例如，當敵人爬上第一隻盆子的峭壁時，盆內的軍隊就可以據了險要的地方，盡力抗拒；即使不幸而戰敗，他們也能從容後退，藉第二隻盆子的邊緣作爲屏障；萬一四戰四北，退到了森河的小島上時，他們也只須把橋梁焚燬，便可使小島變爲金城湯池。

敵軍若有堅強的意志，良好的戰具，原也可以奪取巴黎，但究竟非常煩難，歐戰便是最近的例子。德國人所以不能把巴黎攻下，一方面固由於英法聯軍的奮勇抵抗，一方面也由於數百萬年前地理上的變化，使東方的侵略者處處遭遇到天然的障礙。

法蘭西的民族獨立戰爭，前後雖近一千年；然而，別的國家都得保衛四條分離的國界，牠卻能够用了全部力量，保護牠西部的疆土。法蘭西之所以會發展成近代的中央集權國家，這種發展之所以會比歐洲任何各國更來得早，或許就爲了這個原因。

法國的西部，位於色芬，佛日兩山脈與大西洋之間，天然地形成許多半島與谿谷。各谿谷間蜿蜒著低矮的山脈，因此互相隔絕，最西的谿谷是森河及瓦茲河兩流域。瓦茲河流域與比利時平原接壤，那邊有一

條天然孔道，於古代就築了聖昆墩城，以資防守。聖昆墩現在已是極重要的鐵路中心，一九一四年，德軍向巴黎進發時，牠便是他們的攻擊目標之一。

森河流域與羅亞爾河流域間的交通，非常便利，而以奧爾良為必經之地。爲了這，奧爾良在法國歷史上便占著很重要的位置。法國的民族女傑稱作奧爾良女郎，巴黎的最大車站亦叫奧爾良站；原來，奧爾良的地理方位，適當南北要衝，因此人物和車站都跟牠取名了。中古的武士爲著這要地而飲血鏖戰，近代的鐵路公司亦爲著這要地而紛爭不已。世界固然改變了，但實際上，牠的外表愈變得厲害，牠的本質卻愈是絲毫未動。

至於羅亞爾河及噶倫河兩流域間的連絡，全靠一條鐵路，而以波亞壘為必經之地。七三二年，查理·馬忒爾（Charles Martel）曾在波亞壘附近打敗摩爾人，使他們不敢深入歐洲；一三五六年，黑太子也在波亞壘附近摧毀法國軍隊，逼法國臣屬於英國，幾垂一百年。

至於遼闊的噶倫河流域，牠的南部便是有名的加斯科尼，爲亨利第四與驍將達特安的故鄉。加斯科尼，布羅溫斯，與龍河流域之間，有直接的交通，惟須經過一個豁谷，這個豁谷西自噶倫河岸的土魯斯，東迄地中海濱的那旁。在羅馬人所有的高盧殖民地中，實以那旁的歷史為最早。

就像先史時代的其他大道（在有史以前的數千年時，這種大道已被人類利用的了）一樣，這條山

路（從加斯科尼到布羅溫斯及龍河流域的山路）對於某種人往往是發財的工具。剪徑劫掠的歷史，原



萊茵河及三其角洲



和人類一樣久遠。假如你不相信這句話，不妨走到那邊的山路上去，住在牠的附近；探尋那一段山路至少有一千年的歷史；尋出之後，你一定會在那邊發現六個至二十四個城寨的廢址。假如你更知道一些古代的文化，那末不同的巖石層還會告訴你：『紀元前五〇年，紀元後六〇〇年，八〇〇年，一一〇〇年，一二五〇年，一三五〇年，一五〇〇年時，這里曾經有過打家劫舍的男爵，建築了堡寨，向過路的客商勒索財物珠寶。』

有時除了廢址以外，你還會發現一座繁華的城池——卡卡森。城內所有的高塔，護牆，城塔，以及半月堡等，都能使你恍然知道，一個山路堡寨應該築得如何堅固，方能在強敵的襲擊中保存下來。

關於法國的地文上的情形，已經敘了不少。現在，我且說一些法國人的普通性格。法國人住在大西洋與地中海間的陸地上面，有一點完全一致，那便是愛好平衡與勻稱。假如『邏輯』二字不致被人誤解，不致使人一見就聯想起乾燥無味的陳辭爛調，那末我可以說，法國人是最合於『邏輯』的。

一點也不錯，法國乃歐洲最高山嶺的老家。白山的峯巒現在是法國的領地，但那也不過是偶然的機會而已。尋常的法國人對於這披滿了冰雪的荒山，並不感到興趣，猶如尋常的美國人並不關心亞忒沙漠（Painted Desert）一樣。法國人最愛的是羅司河流域及基恩，諾曼底，畢伽的諸地的秀麗的邱陵，檜

的小溪，溪旁碧綠的楊柳，溪內閒散的船隻，以及那曾被發托描繪過的谿谷裏的片片晚霞。法國人最賞識的是故態未改的小村落，氣象昇平的小縣城，因為那邊的居民的生活，還能跟五百年前或千五百年前遠祖們所過的一樣。此外便是巴黎，因為，那邊最完滿的人生與最高尚的理想，相依相輔著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在歐戰時期中，我們聽到不少無稽的流言，說法國人怎樣怎樣；實則法國人的性格，剛巧相反。他並不是多愁善感的夢想家，而是一個最聰明最熱心的實踐家，什麼都肯腳踏實地。他知道死了決不能復活，他懂得人生七十古來稀的深旨；因此他用盡了聰明才智，趁活著的時候儘量享受，從不願浪費一時半刻的光陰，冥想空虛的極樂世界。C'est la vie——這就是人生，只要我們好好的利用牠！食物既然有益於文明的人類，且讓我們用烹飪的妙法，把最不好的東西養成最適口的美饈；醇酒既然自古就認為基督教信徒的飲料，且讓我們耕鬆了泥土，種植最好的高粱；全能的上帝既然把許多東西布滿這個世界，適於耳目口鼻之娛，那末，且讓我們享受牠們，別自以為目空一切，捨棄這些神聖的禮物，辜負上帝的一番盛意；人在競爭時既然孤立不如合羣，那末，且讓我們親切地依附著家庭，把牠當作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的幸福與患難，就是個人的幸福與患難，個人的幸福與患難，就是家庭的幸福與患難。

法國人有了上述各種性格，一方面便得到完滿的生活，同時也產生了許多缺陷。家庭非特不是理想

中的樂園，且往往會變成惱人的惡夢。無窮代的祖父與祖母主持著家政，猶如屏障一樣，阻礙一切進步；爲子孫開源節流，本來是極好的習慣，但日後原意漸失，終至變成欺詐吝嗇，心爲形役的惡習，甚至對於附近的鄰居，亦不肯稍事施捨，殊不知人而無良好的人緣，完滿的生活也會充滿著黯淡的色彩。

可是，從各方面看來，每個尋常的法國人，不論地位如何微賤，總懷抱著切實的人生哲學，使自己費了最少的開支，獲得最大的滿足。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那便是，法國人不存什麼野心。他知道，人類天生不平等的。人家對他說，美國每個在銀行裏當夥計的孩子，將來都有做銀行行長希望，但在他看來，那有什麼道理呢？他並不想以大人物自命呀！假如他要期望做一個大人物，那末每天在點心店裏三小時的逍遙，不就得犧牲了嗎？能從事業上賺錢，固然不壞，但幸福與安逸的犧牲，究竟太大了。是存了這樣的觀念，每個法國人才工作著，勤懇地工作著，他的夫人工作著，他的子女也工作著；是的，整個的法國都在工作著，儲蓄著，過著自己願意過的生活，不顧人家的談論，不因人家說了某種生活合理便過某種生活。這實在是法國人的聰明之處。這種聰明雖不能使人致富，然比之全世界風行的成功主義來，卻更能使人獲得最後的幸福。

當你走到無論那處的海濱，我無需再告訴你，海濱的居民最愛捕魚。他們當然以捕魚爲業的。除此以外，你還能希望他們幹些什麼呢？養乳牛嗎？掘煤礦嗎？

我們一談起農業上的問題，就會得到一個有趣的發現。在過去一百年間，各國的人口都向城市方面集中，法國卻依舊有百分之六十住在鄉村裏；而且在現代，歐洲也祇有法國才能抵抗連綿不斷的壓迫，無需向國外購買糧食。祖傳的耕種方法已在逐漸消滅，專待進步的新科學方法去接替。若是法國的農民不再像他們的祖宗一樣，使用著查理曼和克羅維斯時代的耕種方法，法國便完全是自足自給的國家了。

若要使農民不離開鄉土，唯一的原則便是先要使他做自耕農。他的農場儘管不像樣，究竟是他自己的農場。英格蘭和東普魯士兩地，原是舊大陸上農業很發達的地方，可惜所有的農場，完全在莫明其妙的遠方大地主手裏。法國則不然。自從大革命以後，無論大小地主，悉已掃蕩無餘，他們的財產，亦為小農所均分。這對於先前的地主，當然很是痛苦的；但他們的財產亦由他們的祖宗掠奪而來，和這次的舉動有什麼兩樣？而且這麼一來，半數以上的人民便直接關心到全國的幸福，國家亦從此獲得極大的利益。這種情形，就和其他的情形一樣，自有牠的缺點。法國人國家主義的感情所以會過分濃厚，未嘗不由於這個原因；也爲了這，國內才染上了地方主義的色彩，甚至每個人到了巴黎之後，也只願和同鄉廝混在一起。結果，巴黎便設了許多小客棧，每家客棧專納某地方的旅客。這種現象，真是舉世無雙的。譬如說，紐約的客棧總不會專給芝加哥人，嘎拉馬蘇人，夫勒斯人，或紐約的馬頭鄉（Horseshoe）人光顧的吧。也爲了這，法國人才絕不肯遷往外國。但實在說來，一個人在家鄉若是過得到幸福的生活，又何必遷往別國去呢？

農業而外，葡萄的種植亦使大批的法國人不願離鄉。整個的嘎倫河流域，彌望皆是葡萄園。嘎倫河口附近的波爾多，便是葡萄酒的輸出中心，猶如地中海岸的塞特，為龍河溫暖區域的名酒的總出口一樣。波爾多之南，有片遼闊而泥濘的平原，那邊的牧人都穿著高蹻走路，羊羣整年不歸柵欄。勃良第——所謂黃金海岸（Côte d'Or）的便是——酒會集在第戎，香賓酒會集在法國的古京理姆斯。

穀類和酒類若不能維持人民的生活時，便有工業來輔助牠們。許多古代的法國君王，並非外強中乾的人物。他們不僅壓迫百姓，把無數的錢財浪費在凡爾賽美女身上，而且還把他們的宮廷變成時髦與風雅生活的中心，讓全世界的人聞風興起，向他們仿效閒逸的舉止，辨別如何叫做大宴，如何叫做小酌。結果就是到了現在，距那次革命黨人把末代君王的頭顱掛在兩腳中間，投到巴黎郊外的一個陶工的石灰堆裏時，雖然已有一百五十年了，可是巴黎卻依然保持著原來的地位，教全世界的人穿什麼衣裳，怎樣穿了才會漂亮。歐美人對於奢侈品的愛好，幾乎更甚於生活上必需的東西，而供給這些奢侈品的工業，卻完全集中在法蘭西島及其附近。這樣一來，無數的巴黎婦人和孩子，便能賴之以生。里維耶拉地方的花園，真是一望無際，那邊製造的香水運到了美國，一瓶要值十六塊錢。（極小極小的一瓶。這倒是美國人的聰明之處，他們自己產不出這種香水，便決然徵收重稅，於是十六塊錢只能買一小瓶。）

此外，便是法國煤鐵兩礦的採掘。畢伽的亞多亞諸地，堆著大批的煤渣和鐵屑，滿眼皆是骯髒灰色的。然一九一四年蒙斯之戰，英國的遠征隊想阻止德軍進攻巴黎時，這些煤渣和鐵屑卻很有一番用處。洛林是鐵業的中心，中部高原是鍊鋼的區域。亞爾薩斯在德國統治下的過去五十年中，紡織業極為發達；追歐戰告終，法國人便趕忙把牠奪過來，為的是，牠能供給他們以更豐富的鋼鐵。由於這種新近的發展，法國人現在已有四分之一從事於工業，而且他們還能得意洋洋地說，他們的工業城市的外表，就和英美的一樣醜陋，一樣笨拙，一樣不合乎人道。

## 第十二章 比利時條約所造成的國家什麼都豐富獨少和衷共濟的

### 精神

現代的比利時王國包括三部：北海沿岸的法蘭德斯平原，法蘭德斯與東部諸山（富於煤鐵）間的低臺地，以及東部的亞爾丁山脈。謬司河從亞爾丁山中繞了個大灣，向北方的低地國流去。

煤鐵兩礦集中在列日，查勒羅，和蒙斯城（說來真有些怪，歐戰竟會使這幾個煤鐵城市的名字風行於報上）的附近，蘊藏量很豐富，一旦英德法的煤鐵用盡之後，比利時依舊能夠把這兩種近代生活上必需的東西供給世界，而且還會供給好多年代。

可是，比利時雖富於德國人常說的重工業，然奇怪得很，牠連一個近代的良港都沒有。運河附近的海岸非常淺，而且錯綜地排列著沙汀與淺灘，沒有一個港口名符其實。比利時人在俄斯坦德，最布魯革，聶坡耳諸地雖鑿有人工的港口，然最重要的港口安特衛普，距北海尚有四十哩之遙。而且些耳德河的最後三十哩，已經流入荷蘭的國境。這種安排當然有點離奇，從地理的立場上看來，更是不合乎情理；但在一個被

條約統治着的國家裏，而那些條約又爲國際會議的代表們所簽訂，這種情形就不能避免了。比利時既是直接從許多國際會議中產生的國家，我們便應該知道一些牠的歷史，明白那些大人物討論的究竟是什麼事件，當他們幽閒地圍坐在藍桌四周，安排各國的命運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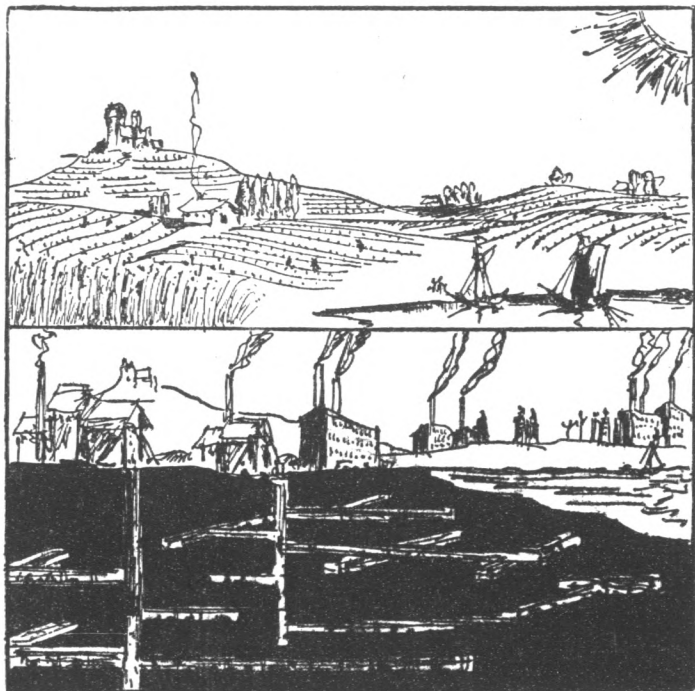
迦力卡·貝爾奇卡(Gallia Belgica)爲羅馬人的屬地，最初的居民是克勒特族，(與英法的土著同族)及許多日爾曼小部落。這兩種民族都屈服於羅馬人之下，承認羅馬人是他們的主子；原來羅馬人曾經往北馳過法蘭德斯平原，越過亞爾丁山脈，一直衝到了幾乎不可行走的窪地，方才停止下來。這些窪地便是荷蘭王國。隨後，迦力卡·貝爾奇卡做過查理曼帝國的二等省。八四三年，由於不幸的維丹和約，牠變作羅退耳王國的一部。隨後，牠又分成許多半獨立的公爵領地，伯爵領地，以及主教區域。到了中古時代，牠爲哈布斯堡族所得，哈布斯堡族是當時最精明的不動產經營者。不過他們所需要的並不是煤鐵，而是農場上的定期收穫，與貿易上迅速的報酬。因此東部一帶(實際上非常重要)常被認爲半荒地。法蘭德斯一帶，卻能得到各種機會，發展牠的潛在的自然力，於十四十五兩世紀前，牠實爲北歐的最富饒的區域。

法蘭德斯之所以富饒，其原因有二：第一，牠的地理環境非常優良，能夠讓中古時代的小船深入內地；第二，法蘭德斯初期的統治者都是英明之主，竭力獎勵工業主義的發展。而別處的封建君王，則完全依賴農業，深惡資本主義，猶如教會的深惡子母相權的觀念一樣。



由於這種聰明的政策，布魯日，根脫，伊泊爾，坎布立亞諸城便非常殷實，非常富饒，那邊的一切事業，斷非其他各國所能比擬，因為別國的君王都很頑固，不讓他們的人民利用良好機會。日後，這些初期的工業中心受了地理與人性——完全是人性——的影響，方才漸漸地衰敗下去。

所謂地理的影響，便是北海中有幾條洋流起了變化，突然把大批的泥沙塞在布魯日，根脫的港口，使牠們完全變成



從人到田鼠

內地的城市。另一方面，工會（行會）又不復如最初時做着活力的掣動機，反降而為淺識殘暴的機關，除了牽制各種工業活動外，再沒有其他的任務。

本地原有的統治者消滅後，法蘭德斯暫時合併於法國，從此便無人過問；潮水的侵蝕，與行會中人的殘暴，更把法蘭德斯攪成一片奄奄無生氣的區域，滿眼都是荒涼的小田園，以及淒豔的廢墟古跡，只落得英國的老太太們去歎歎憑弔；惟當年農家的石垣，依舊健在，石垣隙處更茂盛地長滿著野草。

宗教改革完成了摧殘的工作。法蘭德斯人熱中於路德的新教，發生極劇烈的騷動，但這種騷動僅如曇花一現，不久他們仍信奉舊教（Mother-Church）了。這時候，他們的北鄰荷蘭人已獲得獨立，把深惡的死仇逐出了國境。而整個的比利時自安特衛普遭遇大劫之後，卻長期地陷於蟄伏狀態中間，直至詹姆士·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世界人士注意了牠的豐富的寶藏，牠方才從蹣伏中擡起頭來。

外國的資本爭先恐後地輸入謬司河流域，不滿二十年工夫，比利時已變成歐洲工業國家的領袖。就在這時候，窩倫人（布魯塞爾以西，窩倫人最占勢力）雖祇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然他們的勢力已經如日中天，變成全國的最富饒的部分；也就在這時候，佛來銘人降而為半征服的農夫，他們的語言只准在廚房裏或馬廄裏說，絕不能在上等人的客廳裏應用。

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雖以奠定世界的永久和平自命，（可說是百年前的凡爾賽會議）實際

上反把事情攪得更複雜；當時候，各國爲要抵抗法蘭西人，覺得有建立北方強國之必要，於是把比利時與荷蘭合成一國。

這種離奇的政治婚姻，直至一八三〇年才算緣盡分絕；比利時人反抗著荷蘭人，法國人（原在意料之中）做他們的保鏢。各大國（照例是姍姍其來遲的）亦相繼參加。可堡族的一個王子（即維多利亞女王的舅父利歐破爾得，這位利歐破爾得舅父真是嚴肅非凡的大先生，他的親愛的小甥女還受到他極深的影響）被舉爲比利時王。先是，希臘人也會有過同樣的請求，但他毅然謝絕，此次他接受了比利時的王冠，一點也不後悔，因爲這個新王國畢竟是向著成功之路走的。些耳德河口雖仍在荷蘭人手裏，然安特衛普又變成了西歐最重要的商港了。

歐洲各國正式宣布比利時爲『中立國。』但利歐破爾得第二（利歐破爾得第一的兒子）異常狡詭，不信任這種咬文嚼字的條約。他勵精圖治，使比利時不再仰人家的鼻息，不再瑟縮地做三等小國。後來適逢其會，有個名叫亨利·史坦利的從非洲中部回來，他請他到布魯塞爾去晤談，晤談的結果，便產生了所謂剛果國際協會；經過相當的時期，剛果居然使比利時成爲近代的殖民地大國家之一了。

比利時位於北歐的最富饒區域的中心，地理環境非常良好，因此牠目前的重要問題，不復在經濟方面，而在種族方面了。無論是科學與文化的發展，或是教育的事業，多數的佛來銘人均能竿頭日進，追上少

數的窩倫人。自建國以來，國內的政權一向在窩倫人手裏，這時他們便紛然興起，想獲得應有的權利，並要求兩種語言的絕對平等，佛來銘語與法語須受同樣待遇。

不過，我不情願把這個問題詳加討論。牠使得我莫明其妙，我不知道牠怎麼會攪得這樣嚴重的。佛來銘人和窩倫人原是同種，相處亦幾有二千年的歷史，然而他們竟像貓狗一樣的生活著。在下一章裏，我們將遇到不少瑞士人，他們說著四種語言，法語，德語，意大利語，羅蒙斯克語（Romansch，一種怪聲怪氣的羅馬語，流行於恩加丁山中）但他們能够相安無事，絕沒有真正的基本衝突。其中想來必定有緣故，惟就我個人而論，我極願坦白地承認，那種緣故決非淺陋如我者所能瞭解的。

### 第十三章 盧森堡歷史上的奇蹟

但開講瑞士之前，我還得把一個奇怪的獨立小公國敘述一下。這個小公國的名字，若不是在歐戰初期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或許誰都不會知道。盧森堡（Luxemburg，即小堡）祇有二十五萬居民，當牠還是羅馬人的比利時省之一部時，這些居民的祖宗就已卜居在這裏的附近。中古時代，牠的京城非常堅固，往往被視為世界上的金城湯池，因此牠頗有舉足輕重之勢。

一方面由於牠的地位的重要，一方面爲了普法兩國都想占有牠，所以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便使牠成爲一個獨立公國，事實上歸尼德蘭王統治；原來尼德蘭王曾有一部份的領土劃給德國，這次獲得了盧森堡的統治權，就算是損失的抵償。

十九世紀中，由於這個小公國的關係，德法之間曾經有過兩次，險些兒發生戰爭。爲消弭更大的糾紛起見，所有的城垣和壁壘，一起拆毀無餘，從此盧森堡便和比利時一樣，被人公認爲『中立國』了。

歐戰爆發時，德國人一面想襲取法國，一面又只願從東北兩部的平原著手，不願冒無謂的犧牲，攻擊

西部的險峻的盆緣，（參看法國一章）因此盧森堡便成了軍事上必爭之地。牠的中立地位也被德國所破壞。直到一九一八年，牠才算從德國人掌握中解放出來。但就是在現在，這小小的公國也並未真正脫離危境，原因是，那邊的鐵礦太豐富了。

## 第十四章 瑞士山嶺高峻學校良好人民說四種語言精神卻團結一致

瑞士人常把他們的國家稱作赫爾微細亞聯邦（Helvetian Confederation）一個名叫赫爾微細亞的村婦的像，也常會在二十二個獨立小共和國的貨幣上與郵票上出現。這二十二個小國的代表，每逢聯邦內發生了事情時，便集在京城百倫裏，共同討論。

歐戰開始以後，大部分的國民（百分之七十說德語，百分之二十說法語，百分之六說意大利語，百分之二說羅馬斯克語）多少有些偏袒著德國。（雖則保持著極謹慎的中立地位）這時候，一位意象化的少年英雄的像，頗有繼赫爾微細亞女神而起的傾向，從此這位女神的容貌，便很像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名畫家所畫的不列顛女神了。這種貨幣與郵神的爭執（不獨瑞士如此，像這類光怪陸離的問題，幾乎各國都有）顯然說明了瑞士共和國的二元性質。這一切對於別國人自然無足重輕。在我們非瑞士人看來，瑞士不過是一個秀麗的山國。所以這一章裏所敘述的，也以這方面居多。

阿爾卑斯山自地中海蜿蜒至亞得里亞海，路線之長，兩倍於不列顛，面積之廣，與不列顛相等。其中一

萬六千方哩的山地，便是瑞士。（面積和丹麥差不多）在這一萬六千方哩裏面，一萬二千方哩宜於種植，那邊多的是森林，葡萄園，和稀疏的小牧場。四千方哩毫無用處，那邊不是鋪滿了汪洋的湖水，便是形成了美麗的峭崖，而且，其中七千方哩的地方，還覆蓋著冰川。瑞士每方哩的人口祇有二百五十，較之比利時的六百五十五，與德意志的三百四十七，誠有遜色。但挪威祇只有二十二，瑞士亦不過三十五；所以，你如果說瑞士僅是崇山峻嶺的老家，那邊的居民完全是旅館的夥計與遊覽的旅客，便未免言之過甚。瑞士除了日常的土產以外，還能使北部的阿爾卑斯山與土拉山間的遼闊的高原，變成歐洲的最繁榮的工業區域之一，牠雖無原料的輔助，然仍能蒸蒸日上。牠富於多量的水力，又恰巧在歐洲的中央，地位非常良好，因此，赫爾微細亞共和國的工業品，便能悄悄地，可是源源不絕地運往十多個附近的國家。

在前幾章裏，我曾經把阿爾卑斯及庇里尼斯等複雜山脈的起源告訴你，我還曾經叫你拿六方乾淨的手帕，一方方疊了起來，把牠們團在一塊，然後再觀察牠們團擠後所生的皺紋，褶襞，以及重疊地連接著的圓圈。這張你在上面做地質遊戲的桌子，便是花剛巖（已有無數萬年的壽命）的基礎，或稱花剛巖的核心，在這種基礎或核心上面，年輕的地層於數百萬年中逐漸褶皺起來，變成奇形怪狀的尖塔；又經過了數百萬年的時光，不斷地受了風雨冰雪的侵蝕，便形成現在這種形體。

這些碩大無朋的褶襞，約有一萬至一萬二千呎高，早已慢慢地褶成了許多平行的山脈。這些平行山



脈一到瑞士的中心，（聖哥忒德山路上的安得馬特村，爲瑞士的地理中心）便會集起來，形成一個高大的複合山，（即聖哥忒德山）這座複合山一方面把萊茵河遣往北海，龍河遣往地中海，一方面又是許多山溪的發源地。有了這些山溪，便產生了北方的香，疏森，沮利克諸湖，及南方的意大利名湖。聖哥忒德山多峻峻的峭崖，不見天日的深谷，和不可越渡的山溪，與雪堆；十二條冰川又浮滿了澈骨的寒水，彌望皆是綠幽幽的一片，然而瑞士共和國的發祥地，卻就在這座複合山的附近。

大家都承認，由於實際政治及地理上的某種特點，瑞士人才很早就獲得獨立的機會。半開化的農民住在深邃的山谷裏面，受不到更厲害的鄰居們的侵略，幾近一千多年。境內既無外患，又何必扯



士 瑞

起耀武揚威的帝國的旗幟來呢？外面人縱使想劫掠他們，至多也只能劫到一兩張牛皮罷了。他們自己才是極危險的野蠻人，他們殘酷好戰，擅於投擲駭人的大石塊，大石塊從山上滾將下來，若是滾在盞甲上面，盞甲便會壓得像羊皮紙一樣；因此，外人之視瑞士人，猶如大西洋濱的居民看待阿利根尼山後的印第安人——現在，這種印第安人已經無人知道了。

從前，自日爾曼到意大利去的山路，本有兩條。一條是聖伯爾拿，一條是布里納。但聖伯爾拿山路須在里昂那邊繞了大灣，從日內瓦湖繞過整個的龍河流域；若走布里納山路，又得經過稅率極高的哈布斯堡族的領土。且自十字軍東征以來，教皇的地位日漸增高，意大利的商業迅速發達，北歐的人民都急切地需要一條更直接，更方便的道路了。

就在這時候，溫忒發爾登，烏利，許衛士諸坎吞（Cantons，爲瑞士的獨立小共和國或州郡的通稱）的農夫，共同議定，各坎吞捐出一點錢（天知道他們那裏會有這許多錢）來，協力開闢道路。從萊茵河流域起，到體基弩河流域爲止。好幾處地方的巖石都給他們擊開了。若是巖石太硬，尖斧鑿不下，（沒有炸藥也想築山路）他們便把窄狹的木橋搭在山壁上，以便渡過峻峻的角隅。古時候，萊茵河除了在盛夏可以跋涉外，一向不能飛渡，現在，卻居然給他們造了幾座簡陋的石橋了。他們所開的路徑，一部分雖循著四百年前查理曼時代的工人們的古道，但那條古道在他們以前是並沒有完成的。到了十三世紀末葉，一個商人

已可帶了一隊驢子，從巴塞爾出發，經過聖哥忒德山路，走到米蘭去，途中決不會有什麼危險，縱使有，不過是兩三匹驢子或者被山上滾下來的石塊擊傷，或者摔了一交，把腿骨摔斷罷了。

在一三三一年的時候，我們就聽得山路上建築了庵舍，以便旅客投宿；驛站的建築固然要到一八二〇年才有，可是不久，這條山路已成爲貫通南北的，極熱鬧的商道了。

溫忒發爾登，烏利，許衛士的百姓真好，他們費了這麼大的勞力，並不嫌所得的報酬太小。但有了這種源源不絕的小收入，兼以國際貿易在琉森，沮利克諸城掀起了巨大的波浪，小小的農村社會裏便新生一種獨立的情緒，撒下了日後反抗哈布斯堡族的種子。其實哈布斯堡族亦肇源於瑞士的農家，不過他們的家譜上並不提及這個事實。他們的家譜藏在他們的哈比茲堡（Habsburg，或稱鷹巢）內，堡址在阿爾河與萊茵河匯合點的附近。

我很抱歉，我的敘述竟毫無文學意味；不過你也得知道，威廉·退爾（William Tell）雖則被奉爲發展近代瑞士共和國的開山祖，其實祇是莫須有的人物；瑞士的進款並非從他的勇敢中得來，而是從那條生意興隆的阿爾品商道上賺到的。近代的瑞士共和國好算一個極有趣的政治實驗，牠的組織跟最完善的公立學校制度相仿。政治機關的進行既極平穩，又富於效能，因此，你若是遇到了一個瑞士人，問他現任大總統是誰，他一時竟會答不出的。原來瑞士的政治全由班得斯拉特（Bundesrat 一種行政委員會）處

理，班得斯拉特由七人組織而成，每年的新總統（往往是上任的副總統）亦由他們任命；照習慣（雖則法律上並無規定）本年度的大總統若是說德語的人，下年度便是說法語的人，第三年則輪到說意大利語的人。

可是，這個總統和美國的總統完全不同。他不過是聯邦行政院（Federal Executive）的臨時主席，行政院的一切作爲，完全由七個委員共同議定。大總統除了主持聯邦行政院議會的開會事宜外，同時還兼外交部長的職務，不過他的地位很不重要，甚至連宮邸都沒有。瑞士沒有『白宮』（White House）每逢招待佳賓的時候，宴會總在外交部的禮堂內舉行，而且這種宴會也祇像山村裏的簡單的麥酒宴。比之法國總統或美國官吏的盛宴，差得多哩！

行政方面的情形太複雜，這裏不能細述；但凡是到過這一帶阿爾卑斯山的旅客，常常會覺得，瑞士總有一個聰明而切實的人，在夙興夜寐地關心著，關心一切事情可會聰明而又切實地幹好。

即以鐵路工程而論，所遇的困難已是一言難盡。兩條連絡意大利與北歐的幹線，都直接從瑞士·阿爾卑斯山中經過。塞尼山的隧道連絡巴黎與吐靈，（薩伏衣王國的古都）行經第戎與里昂。布里納線連絡德意志南部與維也納，使之有直接的交通。不過，這條鐵路雖則要經過阿爾卑斯山，卻無需穿過什麼隧

道。至於新普倫與聖哥忒德兩線，不但是隧道的開鑿者，而且還是山嶺的爬越者。聖哥忒德線比新普倫線的歷史更早，牠動工於一八七二年，十年後方始完成。其中八年的工夫，都費在開鑿隧道的工程上，這條隧道有九哩半長，幾近四千呎高。更有趣的是華森（Wassen）與哥斯希納（Goeschenen）間的螺旋形隧道。原來那邊的山谷非常窄狹，連安置單軌的地位都沒有，鐵路不得不在萬山中盤旋而上。除了這種特殊的隧道以外，聖哥忒德線上還有五十九條別的隧道，（有幾條幾達一哩路長）九條大棧道，四十八座大鐵橋。第二條最重要的阿爾卑斯山鐵道，便是新普倫。新普倫線經過第戎，羅散，和布里格一帶的龍河流域，使巴黎與米蘭間有直接的聯絡。牠於一九〇六年開始通車。一百年前，拿破崙曾在這裡完成那有名的新普倫山路，上面有二十五座大橋，三百五十座小橋，十條很長的山洞，工程之大，在當年簡直是舉世無雙。新普倫鐵路比聖哥忒德鐵路容易建築，牠緩緩地爬上龍河流域，到高度二〇〇〇呎的地方，隧道便開始。這條隧道十二哩半長，鋪有雙軌。此外，羅茲希伯（Lötschberg）隧道（九哩長）亦鋪雙軌，連絡北部的瑞士新普倫路，以及意大利。

新普倫鐵道所穿過的盆寧阿爾卑斯山（Penine Alps）雖是全山脈中最狹小的一座，然而自有牠的別緻的地方。在這座方形小山上面，一萬二千多呎高的山峯有二十一個，急流奔放的冰川有一百四十條，這些奔放的急流非常危險，牠們往往會在國際特別快車到達前數分鐘內，把鐵路橋衝瀉得蕩然無存。但

實際上，新普倫路自從通車以來，從未被滯流鬧過大禍，這不能不歸功於辦事認真的瑞士鐵路人員了。我早已說過，在這個精誠團結的聯邦共和國裏，什麼都不是聽天由命的。那邊的生活太艱難了，太危險了。得過且過的哲學或許很動聽，在瑞士卻不會風行的。你知道，瑞士總有一個人在夙興夜寐地監督著，觀察著，關心著呢。

誰都知道，一個國家有了這種切實而重視效率的趨勢，對於藝術就不會有多大成就。無論在文學或藝術——繪畫，雕刻，音樂——方面，瑞士從未產過任何傑作，足供外國人激賞，稱贊。但世界上藝術的國家不愁沒有，所少的，倒是那數百年來政治和經濟都能不斷地發展的國家哩。瑞士的制度既然適合於一般的瑞士人，我們還要苛求什麼？

## 第十五章 德意志生不逢辰的國家

我把歐洲各國分成不少種族的或文化的集團，我又把幾個做過羅馬殖民地的，在政治未獨立前顯示著殖民地特徵的國家，先行討論，這種辦法，無非爲便利罷了。

不錯，羅馬人曾經征服過巴爾幹半島，而且半島上至今還有一個國家（羅馬尼亞）把拉丁文當作國語；但自從中古時代受了蒙古人，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的侵略之後，羅馬文化在半島上的一切特徵，早已蕩然無存。所以，我若是把巴爾幹諸王國併在這里敘述，未免大錯特錯。我現在祇好辭別了地中海濱，進而討論另外一個文化方式，這個文化肇源於條頓族，集中於北海與大西洋的沿岸。

在東俄諸山（爲聶伯，微那 Dniepr，尼瓦，倭爾加諸河的發源地）與庇里尼斯山之間，有一片遼闊的半圓形平原。（我在敘述法國的時候，已經告訴你了）半圓形平原的南部，自日爾曼族開始莫明其妙地西遷以後，不久就落到了羅馬人手裏。東部一帶，向爲斯拉夫游牧民族所占據，這些游牧民族日後雖被人殘殺，像澳洲的兔子似的絕跡於世界，但當時卻很強盛的。餓鷹似的條頓族是後起之秀，他們出現的時

候，祇剩一片巨大的方形平原。這片平原東起維斯杜拉河，西迄萊茵河的三角洲，北以波羅的海爲界，南面是一長排羅馬人的堅壁固壘，這彷彿在警告那後起的英雄們說：再過去就是『禁地』了。

這個區域的西部多崇山峻嶺，亞爾丁，佛日兩山脈在萊茵河西岸，黑林（Black Forest）厄爾士（一名鐵礦，今稱波希米亞）里釐諸山，及遠達黑海沿岸的喀爾巴阡山脈，大多東西蜿蜒。

這區域內的河流，都是往北傾瀉。我們如果把牠們自西至東的一條條敘述，那末第一條便是萊茵河。萊茵河在一切河流中最富於文學風味，歷來河岸上存留著的戰跡與淚痕，較之任何小山溪都來得豐富。萊茵河實在是一條恰如其分的小河。亞馬孫河比牠長五倍，密士失必和密蘇里比牠長六倍，就是那不算獨立河流的俄亥俄，也要比牠長五〇〇哩。其次是威塞爾河，河口附近有現代城市布勒門。其次是易北河，今日漢堡之所以繁盛，可說完全是牠的功勞。此外還有奧得河，牠使斯德丁日漸發達，成爲柏林物產的輸出港，以及柏林工業的尾閘。最後便是維希塞爾河（Weihsel）或稱維斯杜拉河，河口有但澤城，現已變爲自由市，由國際聯盟會任命委員管理。

數百萬年以前，這帶地方覆蓋着水川。水川退落之後，留下一大片荒涼的沙地，這片沙地近北海與波羅的海的部分，降而爲一望無際的隰田。隨後北方的隰田逐漸發展，形成連綿不斷的沙邱，自佛來銘海濱起，一直蜿蜒到普魯士的舊京哥尼斯堡，離俄國的邊界已經很近。這些沙邱一經形成，隰田便得了保障，可



以不受海潮的氾濫。兼以土壤日漸肥沃，植物都開始繁殖，森林也跟着出現。這些森林後來又變成泥炭田，(Peat fields) 供給很好的燃料。讓古代的人們用之不盡，取之不竭。

這片平原的西北兩岸，以北海與波羅的海爲界。其實這兩個海不過是淺水蕩，徒然負著『海』的虛名。北海的平均深度祇有六十尋（一尋爲六呎）最深的地方亦僅四百尋。波羅的海的平均深度約三十六尋左右。至於大西太平洋，便迥然不同；大西洋的平均深度爲二一七〇尋，太平洋的平均深度簡直有二二四〇尋。所以我舉出這些數字來，無非要讓你知道，北海與波羅的海不過是淹沒的豁谷，只要地球的表面擡高一些，牠們就會重新變成陸地。

現在我們且來看一看德意志的陸地圖。這裏所說的陸地圖，一方面固然是指現在的，一方面也就是指從前的，因爲，從人類隨了退落的冰川，永久卜居在這一部分的舊大陸時候起，直至現在，地形並沒有多大變遷。

這裏的最初的居民，都是些蠻子，全靠狩獵和種植過活。但他們雖則很野蠻，卻賦有極強的審美觀念，他們因爲自己的領土內缺少可以做裝飾品的金屬，便走到外面去，搜尋黃金與白銀。

下面的敘述，許多讀者看了或許會驚訝。但那是的確的，初期的商道，全爲了窮奢極侈之故才開闢；初

期的民族爭鬪，亦以窮奢極侈爲其動機。羅馬人所以會知道北歐地理的大概，無非因爲當時候有許多商人，老遠地跑到神秘的波羅的海沿岸，以冀獲得美麗的琥珀——一種樹脂的化石，羅馬女人常用以塗染頭髮。太平洋航路與印度洋航路的發現，雖說也有別種原因，例如虔誠的教士想到東方去傳播福音等等，然最重要的，還是婦女們想搜取堅硬而凝固的石灰石，這種石灰石往往附在牡蠣的殼內，婦女們都愛佩戴，好讓人家注意她們的美麗的耳朵，以及細嫩的手指。

龍涎香原是附在大頭鯨的腸壁內的物質，往往會使不幸的鯨魚生出英國人所說的膽汁病。但當那時候人們都想要這種東西，因此大批的船隻，陸續地開往巴西，馬達加斯加，摩鹿加的海濱，盡量搜捕，其狂熱的程度，較之捕捉青魚，沙定魚，以及別的可作食物用的魚類，真有霄壤之別。原來龍涎香可製各種香料，非特蘊藏著花香的氣息，而且還富於異國異鄉的風味；至於食物，至多也不過是食物，有什麼稀奇？

到了十七世紀，服裝的式樣變了，婦女們歡喜在外衣裏面裹一件緊身裙，(Corset)使腰部纖細得猶如柳枝；(粗腰蠻肚，在當時是不雅觀的)這樣一來，我們對於北極圈內的情形，才開始知道了。後來巴黎人提倡帽子上應該飾羽毛，於是又有不少的獵人，深入美國南部的鹹水湖，搜尋美麗的白鷺，拔取牠們的頂毛。(全不顧到大千世界中從此會少一個最美麗最高逸的生物)從前，這種鹹水湖裏原有過獵人的足跡，但當時候他們祇爲求生而來，所到的地方決沒有這樣遙遠。

這類事實，我簡直可以寫上十幾頁。物以稀爲貴，稀少的東西便是羨艷的對像，一般人浪費著他們的錢財，點綴著浮華的場面，以冀誇耀於窮鄉僻壤之間。自有史以來，對於各種事業的進步，真正的先鋒是奢侈，並非日常所必需的物品。我們如果把史前的德意志地圖細看一番，便會查出那些爲滿足奢侈慾而開闢的道路，因爲就大體上說來，當時的人和中古以及現代人並沒有什麼異樣。

只要看三千年前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北方許多山脈如哈庇，厄爾士，及里繪等，離海均有數百哩路。北海與波羅的海一帶的平原，早已從隕田變成了陸地，蓋滿了密茂的森林。此時大冰川開始往斯干的那維亞，芬蘭諸地退落，人類就追跡而至，把整個的荒地據爲己有。南方諸山中，住在豁谷裏的條頓人均以樵柴度日，當時羅馬人正占據著萊茵，多惱兩河沿岸的軍事要地，居民砍下來的樹柴，全由他們買去。至於其餘的初期條頓人，或是種田，或以遊牧爲生，很少見過羅馬人的面目。有一次，羅馬人組織了遠征隊，蓄意深入他們的內地，結果卻被逼在黠黯而多水的豁谷裏，一個都未能生還，嚇得羅馬人不敢作第二次嘗試。但那也並不是說，北部的德意志從此就和外面的世界完全不接觸了。

史前那條貿易大道，西起卑里亞半島，東至俄羅斯平原，庇里尼斯山與巴黎間的一段，須經波亞與都爾，這在法國一章裏已經講過。到了巴黎以後，牠沿著亞爾丁山麓，經過中歐高原，直至現在的蘇俄領土——北部低平原。逢到河流擋駕的時候，牠更揀擇方便的淺灘，越渡過去。猶如羅馬城是從臺伯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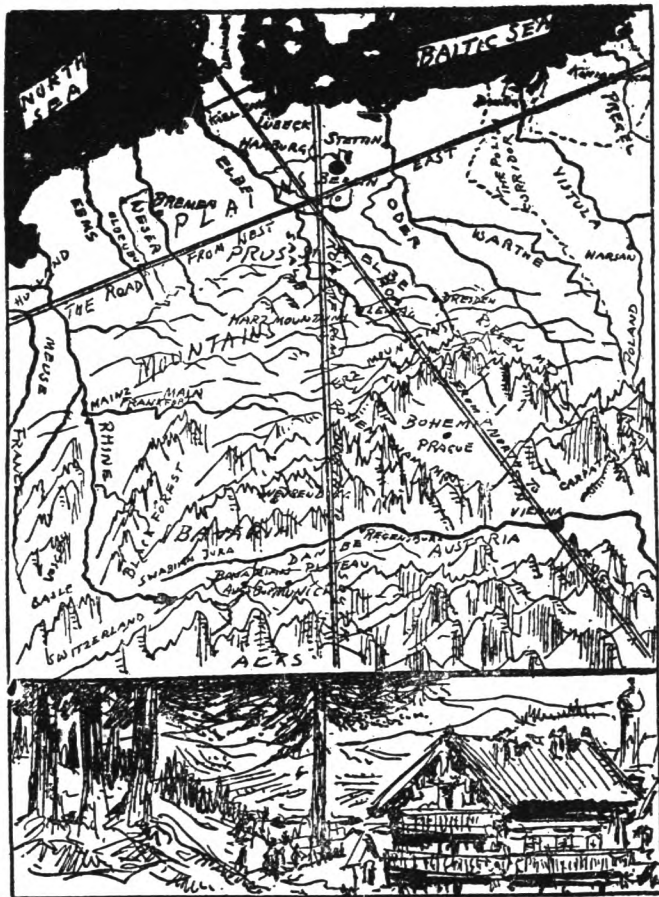
淺灘上發展起來的一樣，北部德意志的早期城市，也祇是許多史前和上古時代的小鎮，如果這些小鎮的樣子至今不改，我們或許還會找到當年的驛站，和普通的貨房。漢諾威，柏林，馬德堡及北勒斯勞諸城，都是這樣發跡起來的。來比錫在最初的時候，雖然是斯拉夫區域裏的一個村落，其實也帶著商站的性質，因為薩克森山裏的許多礦產，如銀鉛銅鐵之類，都在那邊聚集了起來，從河裏運出去，賣給商人，讓他們在這條橫貫東西的歐洲貿易道上做生意。

當然，這條商道一到了萊茵河岸，水上貿易和陸路貿易便開始劇烈地競爭。水上貿易往往比陸路貿易來得低廉，來得方便，因此，當愷撒還沒有注意到萊茵河的時候，早已有不少商客帶了貨物，從斯特拉斯堡（在萊茵河附近，為弗蘭哥尼亞，巴威，及符騰堡的尾閭）運往科倫，由科倫運往低地國，更由低地國遠達不列顛諸島。

柏林和耶路撒冷雖則風馬牛不相及，其實牠們都是適應著地理的自然律的——城市之興起，須在幾條重要貿易道的交錯地方。耶路撒冷在兩條商道的相交點上，一條從巴比倫尼亞到腓尼基，一條從達馬士革到埃及，因此牠於猶太人未來以前，早就是一個重要的貿易中心。柏林位於斯普累河之旁，亦有兩條商道相遇，一條自西至東（自巴黎至彼得格勒）一條自西北至東南（自漢堡至現在的君士坦丁堡）因此，牠就變成耶路撒冷第二了。

整個中古時代，德意志境內完全是許多獨立的小國，直到距今三百年前，這歐洲大平原的西部才開始有細微迹象，顯示

第十五章 德意志生不逢辰的國家



德意志

牠將來也許會變成世界上的領袖國家。說來不免有些怪，德意志幾乎是十字軍失敗後的產物。原來，當地至亞洲西部的希望幻滅以後，（基督教徒實非回教徒的敵手）一般沒有承繼權的歐洲人，便想找尋別的地方，經營農業。恰巧與得維斯杜拉兩河間，有一塊斯拉夫區域，上面住著許多異教徒——普魯士人，他們便覺得有機可乘了。十三世紀初葉，一般屬於條頓民族的宗教武士，都從巴力斯坦往東普魯士遷去，他們的活動中心，亦由伽利略的亞克移到但澤以南三十哩的馬馬恩堡。過後二百年中，他們征服了斯拉夫人，把斯拉夫人的田產分給東來的貴族和農民。一四一〇年，他們和波蘭人鏖戰於坦能堡，（一九一四年，奧登堡會於此殲滅俄國的軍隊）當時損失之重，真是非同小可。然不知怎麼的，這些宗教武士雖則受了這樣重的打擊，卻仍未消聲匿跡，宗教改革的時候，他們依舊還是很重要的集團。

當時的宗教武士，都由霍亨索倫族統轄。這位精明的大諸侯非特祖護著新教，而且受了馬丁·路得的德惠，自命爲世襲的普魯士公，以但澤灣上的哥尼斯堡做京城。十七世紀初葉，這個公國被霍亨索倫族的別一支所得。原來，這支人機警而勤懇，自十五世紀中葉以來，就統治著勃蘭登堡一帶的沙地。百年之後，（精確地說，便是一七〇一年）這些勃蘭登堡暴發戶已很強盛，不再自安於卑微的職位，像從前一樣祇做「國王的選舉人」，他們開始煽動著，使人家承認他們也是個國王。

神聖羅馬皇帝並不反對。同類不相殘，這是天下的通例，哈布斯堡族當然極願意賣些力氣，幫助他們

的好朋友——霍亨索倫族。這兩族的血統，難道不是相同的嗎？一八七一年，霍亨索倫族的第七代普魯士王，變成第一代德意志聯邦皇帝。四十七年之後，第三代德意志帝兼第九代普魯士王被逼去位，離開自己的國家，龐大的合股公司從此便關門大吉。你知道，這家公司最初不過是些破落的宗教武士，但到結賬的那天，卻已成爲最雄厚的勢力，操縱著偉大的，工業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時代了。

德意志帝國既已化爲陳跡，霍亨索倫族的末代英雄既已做了荷蘭的寓公，我們儘可以不存什麼偏見，老老實實地說，前提羅爾的山地居民確有驚人的才幹，至少也非常聰明，能够利用出類拔萃的人材。你記著，他們的故鄉絕無天然的寶藏。普魯士自古祇有農場，森林，沙地，和隰田。一個國家應靠出口貨來維持貿易的平衡，然普魯士卻沒有一樣物產可以銷到外國去的。

後來一位化學家發明了甜菜製糖的方法，情形始變得好些。但因爲甘蔗糖依舊比甜菜糖賤，而且還可以從西印度羣島輸進來，所以這種發明，並不能使普魯士人或勃蘭登堡人致富。直到拿破崙在特拉法加戰役中喪失了自己的海軍，實行『反封鎖』政策以箝制英國後，普魯士的甜菜糖才突然暢銷起來，歷久不替。就在這時候，國內的化學家又發現了碳酸鉀的效用，兼以普魯士蘊藏著大量的碳酸鉀，於是德意志便能製出一些工業品來，銷往國外的市場。

霍亨索倫族真是幸運兒。拿破崙戰敗後，普魯士獲得萊茵河沿岸的地方。嗣後工業革命增加了煤鐵

的需要，這帶地方也就顯示了特殊的價值。普魯士人一想起自己的國內，竟有極豐富的煤田與鐵礦，真是喜出望外。從此以後，五百年一向在窮困中掙扎的國家，開始繁榮起來了。德意志人受了窮困的教訓，早已變得很勤懇，遇事不肯苟且；現在，他們更能想出種種方法，怎樣去大量地生產，怎樣使出品的價錢比別國便宜。他們有鑒於國內人口的日漸增多，大陸上面再無用武之地，便把海洋做發展的對象。不到五十年工夫，他們已能和別的強國一樣，從國際貿易上獲得鉅大的進款了。

當北海還是文化中心（直至發現了美洲，大西洋成爲貿易要道之後，北海始失卻牠原來的地位）的時候，漢堡與布勒門就已非常重要，現在牠們更像復活了似的，大有駕凌倫敦以及其他的英國商港之概。所謂基爾運河，連絡波羅的海與北海，於一八九五年鑿成，可容巨大的船隻。此外如萊茵，威塞爾，奧得，維斯杜拉，美因多瑙諸河，均有運河連絡，（美因與多瑙間的僅成一段）使北海與波羅的海間有直接的水上交通；柏林與斯德丁中間也鑿了運河，從此京城裏的人便能直達波羅的海了。

凡人類的智慧做得到的事情，例如使大眾獲得幸福的生活之類，德國完全做到了。大戰以前，德國的農人工人雖則不算富，而且還常要受嚴格的約束，然如果和別國比較起來，他們的居住衣食，以及生老病死後的撫卹等等，都要勝人一籌。

大戰以後，不幸的結局把原有的一切全都摧毀，其間的經過情形，說來也傷心，並且不在本書的範圍



以內。戰敗的結果，德國失去了富饒的工業區域——亞爾薩斯和洛林，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所有的商船，以及什列斯威·好斯敦省的一部。什列斯威與好斯敦二地原是丹麥的領土，德國人在一八六四年戰勝後才獲得的。數千哩的波蘭舊領土（完全德意志化了）亦於此時脫離普魯士，重新劃歸波蘭；此外，沿維斯杜拉河的一帶地方，自托倫起，直至格提尼亞（Gdynia）與波羅的海，亦由波蘭統治。這末一來，波蘭便能直接和大海相接了。西利西亞的一部，原是十八世紀時腓特烈大帝從奧地利奪來的地方，現在雖仍在德國人手裏，然他們享受到的祇是紡織的利益，至於更寶貴的礦產，已歸波蘭人所有了。

此外，德國在過去五十年得到的一切利益，均已喪失盡淨，亞非兩洲的殖民地，也被別國所瓜分；實際上，這些國家並沒有過剩的人口要移植，而且他們所得的權利，亦早已超過分寸了。

就政治上說，凡爾賽和約或許是個了不起的東西；但就實際的地理觀點上說，牠只會使我們耽受到歐洲的未來的命運。許多中立國都存著懷疑的態度，希望魯意·佐治和已故的克雷孟梭讀一些初級的地理教科書，我覺得這種希望不能算是怎麼錯的。



## 第十六章 奧地利亞衆所共棄的國家

現在的奧地利亞共和國有六百萬居民，其中二百萬住在京城維也納。這種反常的安排，一方面產生了頭重腳輕的現象，一方面使多瑙河（河水混濁不堪）畔的古都漸漸變爲死城。那邊，頹喪的老年人在廢址中間彷徨，追懷他們已逝的繁華；至於青年人呢，他們或是遺棄了祖國，往幸福的環境中尋求新的生命，或是爲了受不下國內生活的慘澹，相率趨向於自殺一途。維也納原是當年的快樂之鄉，（那邊的人民，彷彿都能得到真正的快樂，雖然那種快樂不免有點兒稚氣，有點兒輕浮）且是科學，醫學，藝術的重要中心。然再過一百年，牠或許會變成威尼斯第二了。從前，牠是一個掩有五千萬人口的大帝國的京城，現在卻降而爲小小的村落，僅恃旅客的光顧，以苟延生命；有時候——每逢波希米亞與巴威的物產運到羅馬尼亞和黑海去的時候，牠固然依舊是個商船來往的埠頭，但牠的重要，亦祇此而已。

古代多惱帝國（這是奧地利亞的舊名，牠猶如別的東西一樣，充分地顯示了奧地利亞的實在情形）的疆域，現已紛亂不堪，因爲牠自任人宰割之後，本來的面目幾乎不可辯認了。不過，從前的奧匈帝國，卻是

個極好的例子，足以證明自然環境會影響到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的組織。現在你且撇開了疆域的觀念，細細觀察這帶地方的形勢。這帶地方差不多在歐陸的中心，距意大利的靴尖和丹麥半島的鼻尖，一樣遙遠。牠實是一個龐大的圓形區域，裏面是平地 and 峯巒起伏的原野，四周是崇高的山脈。西部有提羅爾山和瑞士·阿爾卑斯山，北部有厄爾士山，波希米亞的里嶺山（巨人山）以及喀爾巴阡山。喀爾巴阡山脈成半圓形，掩護著匈牙利大草原，使之避免斯拉夫平原居民的侵略。多瑙河使喀爾巴阡山與其南端離絕著巴爾幹半島上的山脈，那立克·阿爾卑斯山則如屏障一樣，擋住了亞得里亞海裏吹來的勁風。

當初建設這個國家的人，所用的地圖非常簡陋，地理的知識亦非常淺薄。我們還記得，從前美國的墾荒隊征服了西部美洲以後，老是隨便揀幾條好走的路，向前進行，絕不注意路程的大概，以及循了這些路究竟會走到什麼地方。歐洲中古時代的征服者，也完全一樣。他們爲要集齊多量的財產與土地，便祇揀『目前實用』的事情去做，至於問題的理論一面，卻完全不顧。什麼都任憑自然，自然終於使牠們產生了不可避免的『結果』，這是自然的命令，就是聰明的人也只得俯首聽從。

紀元後最初一千年中，匈牙利大平原可說是無人之地，當時黑海邊許多民族，雖則沿了多瑙河向西進行侵略過這帶地方，但並沒有固定的政治組織。查理曼大帝終身和東方的斯拉夫族發生戰事，曾在這裏設立一個小小的機關，相當於近代的邊防督辦公署，這個機關叫做東署或奧地利亞（Oester Reich）

日後進而爲小王國，終於雄霸全歐洲。當匈牙利人與土耳其人在平原上橫行的時候，（土耳其人最後一次的圍攻維也納，已在哈佛大學開辦之後）這小小的機關仍能屹立不動，內部的行政，亦極有効力。牠的統治者最初是巴本堡族，隨後是哈布斯堡族——瑞士人的同族兼死仇，我在前幾頁上已經說過了。到了最後，這些邊疆小國統治者竟能日漸強盛起來，被舉爲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其實，這個神聖羅馬帝國既非『神聖』，又非『羅馬』，更不是『帝國』；牠祇是一個散漫的日爾曼民族的聯邦罷了。但他們歷代堅持著這個名號，直到了一八〇六年，平民出身的拿破崙想自己做皇帝，才把牠廢止了。

神聖羅馬帝國的名號雖被廢止，然頑強顯赫的哈布斯堡族依舊保存著相當勢力，與分——而且往往是主要角色——德意志內部的的事情，直到一八六六年，普魯士人才把他們逐過高山，叫他們安分地住在自己的領土內。

這老大的東署現已降成第七等國，內部四分五裂，將來亦無復興的希望。境內大半由山地組成，一部分是瑞士·阿爾卑斯山的支脈，一部分是提羅爾山的餘峯。據說這著名的提羅爾山從前本來是羅馬帝國的一部，意大利人根據了凡爾賽和約，把牠據作己有了。在這一帶山地上面，祇有兩個城市較爲重要。一個是克斯蒲路克，古代入意的布里納山路，就在這裏越過印河，城內一切東西，也往往會令人追憶到中古時代的情景。一個是薩爾斯波格（Salzburg）牠是莫差特的故鄉，歐洲美麗城市之一，那邊的音樂與戲劇，

頗負時望，所以牠至今還有些蓬勃的生氣。

不論是這裏的山脈，或是波希米亞高原上的山脈，都沒有什麼良好的物產。維也納盆地，亦復如此。從前，羅馬人曾在這裏紮過一座營盤，取名芬多波那（Vindobona）或稱維也納。芬多波那雖是個小小的壁壘，然很有些名氣，因為，一八〇年四月，馬卡斯·奧理略（羅馬皇帝兼哲學家）征服了北方日爾曼平原上的野蠻民族後，就在此地駕崩。不過維也納城的興起，還得遲緩一千年。至中古時代，大移民運動（亦稱十字軍）發生，許多人都想到聖地去。但他們只願沿著多瑙河走，不敢光顧那些熱那亞和威尼斯的狼心船主，因此維也納便做了他們的出發點了。

哈布斯堡族的版圖非常廣大，掩有上述諸山脈間的一切土地，一二七六年，維也納做了他們的王府，同時又是這廣大版圖的中心。一四八五年，牠被匈牙利人所攻破；一五二九年與一六八三年，又兩次受土耳其人的圍困。可是，牠雖則經歷了這些磨難，卻仍能安然無恙，直要到了十八世紀，由於政策的錯誤，把國內重要的官職都讓給了日爾曼族的貴人，牠才開始崩潰起來。過甚的權力對於平民原是一種壓迫，和藹的奧地利亞武士當然不能例外。這時候，他們不僅是和藹可親，甚至變得柔弱無力了。

前奧匈帝國的人口，斯拉夫族占百分之四十七，日爾曼族祇占百分之二十五（或四分之一）其餘便是匈牙利人（百分之十九）羅馬尼亞人（百分之七）六十萬左右的意大利人（百分之二·五）

十萬左右的吉普息人。這些吉普息人都住在匈牙利，往往享受著優秀公民的待遇。

其他各國都在漸漸地吸收新的潮流，日爾曼的『貴人』卻依舊故步自封。君主政體與貴族政治如要延長壽命，當局者須有做領袖的毅力與雄心，假使他們撇開了領袖談起服務來，那便是末日到了。拿破崙戰爭中，奧地利亞的軍隊屢戰屢北，於是所有的王公貴人，便成了維也納人民的眼中釘，被他們驅逐出城，趕回鄉下的田莊，賴耕種以度餘生，不復和外界發生關係。

就在這時候，地理幫了不少維也納的忙。貴族既已消聲匿跡，工人和商人便開始得勢。維也納的古堡（牠們的面積非常大，地基出賣後所得的錢，已够擴充城區各部之用）亦被拆毀，不久就成爲東歐方面最重要的，商業，科學，與藝術的中心。

大戰爆發之後，富庶與繁榮都被掃蕩一空。現在的所謂奧國，與十幾年前的奧匈帝國完全兩樣。牠的將來全已過去，牠祇是一個名存實亡的國家。法國人之反對牠和德意志共和國合併，便是最後的致命傷。牠簡直有被拍賣的資格，但誰有這種心思去買牠呢？





## 第十七章 丹麥少許勝人多許的明例

丹麥在近代國家中是這樣地渺小，（牠祇有三百五十萬左右居民，其中七十五萬還住在京城裏）如果人類的事業的確貴量不貴質，我們簡直可以撇過牠了。可是，牠就和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上的國家一樣，能够懷抱著聰明的人生理想，（即希臘人讚謂上智的『中庸之道』）應用天賦的智慧，把無足輕重的物質，造成有用的東西，這是一個絕好的榜樣，值得我特殊的注意，由衷地敬佩。

丹麥雖只有一萬六千方哩的面積，毫無礦產，山脈，（國內最高的山不過六百呎，尚不及帝國樓 Empire State Building 的一半高）海陸軍，以及天然的富源；可是牠的真實價值，卻抵得過十二個面積比牠廣，野心比牠大，軍閥比牠專橫的國家。這並不是憑空造謠，只要我高興，我可以列舉出來。丹麥人仗了自己的努力，把文盲的數目減至百分之零，并使自己成爲全歐的第二富國。（以每人平均所得的財富計算）大家還知道，他們已切實地廢除了貧富階級，使各人都能過到小康的生活，這種均衡的現象，真是舉世無雙。

只要看一看地圖，你便會知道，丹麥由半島及諸小島組合而成，各小島間有寬廣的海峽，海峽上面又有渡口，可以通行火車。丹麥的天氣非常惡劣，整個的冬季，平坦的田野裏刮著強烈的東風，東風更帶來了寒冷的陣雨，因此，丹麥人不得不跟荷蘭人一樣，（他們的相同點很多）把大部分的時光消磨在室內，但丹麥之所以會變成讀書風氣濃厚的國家，這種環境的功勞，卻也不小，結果，國內的百姓個個有豐富的知識，每人儲藏的書籍，亦非別國人所能比擬。

風雨常使牧場潤濕，青草長得快，牛也長得肥。結果，全世界所用的乳油，丹麥能獨供百分之三十。別國的土地都在不耕而食的大地主手裏，丹麥人卻富於民主精神，（這裏的民主主義，與其說是政治方面的，毋寧說是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從不鼓勵大產業的發展，一如我們在別國裏時常遇到的那樣。

丹麥現有十五萬自耕農，種著小小的農場，自十畝至一百畝不等。至於百畝以上的農場，全國祇有二萬個。他們運到國外去的牛乳，用最新的科學方法榨取，製煉，這種方法的灌輸，全靠鄉下的農業學校，而所有的農校，祇是自由高等學校系統中的一階段。提煉乳油後賸下來的酪漿，往往當作副產品，用以飼養豬豚，日後肥豬變成了醃肉，就可銷往不列顛全部的市場。

擠乳與養豬的利益遠勝於種稻，所以丹麥人不得不輸入穀類。但這也並不是難事，所費亦極低廉，因為哥本哈根與但澤之間，輪船只要行二天，而但澤又是老牌的輸出港，銷運波蘭與立陶宛的大量的穀類。

一部分的  
穀類用以  
養雞，於是  
每年便有  
無數的雞  
蛋運往不  
列顛諸島。  
說來真有  
點怪，不列  
顛諸島上  
除了生些  
布魯塞爾  
的小綠菜  
外，再也產

第十七章 丹麥少許勝人多許的明例



係圖之威挪典瑞與麥丹

不出好吃的東西的。

爲要在農產方面維持著類乎獨占的營業，丹麥人便利用國家的力量，把一切輸出品加以嚴密的檢查，結果，他們獲得了誠實無欺的美名，人家只要一見他們的商標，就相信裏面的東西是絕對純粹的了。

丹麥人就 and 一切的條頓族一樣，都是沒法醫救的賭棍。過去幾年中，他們開了許多銀行和股票交易所，結果大蝕其本。但後來銀行雖然倒閉，孩子，母牛，肥豬等卻安然無恙。現在，他們又在各盡各的本分了。丹麥人耽憂著的唯一難關，倒是他們的鄰邦大多在迅速地陷入破產之途。這樣一來，就是一盤醃肉，一盆炒蛋，也成了山珍海味，非普通人所能染指的了。

半島上的城市都不重要。遮特蘭（這是半島的古名，最初開關英格蘭的人，大多來此地）的西海岸有伊斯勃招格（Esbjerg），牠是各種農產品的主要輸出港；遮特蘭的東海岸有亞胡斯（Århus），兩個A字丹麥人讀作O）牠是丹麥最古的基督教中心。實則，在美洲發現前四百年的時候，丹麥人還依舊供奉著自己的神明的——倭丁，叻爾，波爾杜耳。

小貝爾特峽（我相信，現在已有造橋的計劃，橫跨這個海峽了）使遮特蘭隔離了佛寧島（Fyen）——大波羅的羣島中的第一個。佛寧島（多的是母牛，肥豬，與小孩）的中央有個奧登塞城，（倭丁廟所在地）漢斯·基里斯當·安徒生即誕生於此，安徒生雖是貧病交迫的鞋匠的兒子，卻是一位最偉大的

## 孩子們的恩人

渡過大貝爾特峽，我們便走到古丹麥帝國的中樞——西蘭島。島上有個美麗的京城哥本哈根，地臨寬廣的海灣，為中古時代的『商人港』。哥本哈根的前方是安馬給小島（Amager）牠一面替海灣擋去了波羅的海的巨浪，一面又是京城的蔬菜園。

九十兩世紀中，丹麥人統治著帝國，奄有英格蘭與挪威的全部，及瑞典的一部。那時哥本哈根不過是小小的漁村，在牠西方十五哩的羅斯啓爾特（Roskilde）才是皇家的宮闕，發號施令的中樞，但現在，羅斯啓爾特已無足輕重，哥本哈根的面積卻日漸擴大，地位也日漸增高，全國五分之一的人口，都薈集在這裏了。

哥本哈根是王宮的所在地，每逢國王出外游泳，捉魚，或是閒走著買一包雪茄的時候，便有好幾個衛士，穿著極漂亮的制服，全身武裝起來。然而，你如果存心要看別種尊嚴的閱兵式，你便會大失所望。從前，這個小國雖曾有過極劇烈的戰爭，一八六四年雖曾長期抵抗過普魯士人，然現在已自動地廢除了海陸軍，祇留下一小隊國家警察，以備在第二次大戰爆發時，鞏固牠中立的力量。

丹麥可敘的事實，已經盡在於此。國家平安地走著牠自己的路，王室的消息在燦爛奪目的畫報上占著第一頁篇幅。有三件外套的人雖然少，有汽車的人雖然更少，可是每個男子，女人，和小孩，都至少有兩輛

腳踏車，這種情形，你如果剛在午餐前走過丹麥的市街，一定會親歷到。

在崇拜巨大的世界裏，丹麥很難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在崇拜偉大的世界裏，丹麥應該占極尊貴的地位。假如大眾的最高幸福是政府努力的最終目標，那麼，丹麥所幹的一切事業，已可使牠永遠做個獨立國而有餘了。

## 第十八章 冰洲北冰洋中的政治實驗室

曾經雄視北歐的丹麥，而今僅存寥落的幾塊領土了。在這些領土中間，一個是第六大洲格林蘭。格林蘭富於銻鐵石墨等礦產，惟到處被冰河所蔽，（無冰地帶祇占全面積三十分之一）所以，若是地軸的方向永遠不變，永不讓格林蘭再來一次熱帶的氣候，這片遼闊的區域便只好永遠變作廢地。但據我們的推想，格林蘭在數百萬年前一定是屬於熱帶的，最近大煤田的發現，就是一個良好的證據。

丹麥的第二個殖民地是非羅羣島（意即綿羊羣島 Sheep Islands）位於設得蘭羣島之北二百哩，人口約二萬，首府名索斯黑文（Thorshavn）從前哈得孫到滿哈坦去探險的時候，即以此地為出發點。第三個便是冰洲了。冰洲雖遠處北冰洋中，卻是一個極有趣的地方。平時我們一談到火山噴火的奇觀，總會聯想起羅馬火神發爾坎和他的熔鐵爐；假如世界上真有這種爐子的話，那末神祕的爐子間一定是冰洲了。此外，冰洲的所以有趣，乃由於牠的特殊的政治發展。牠是地球上最古的共和國。當美國獨立以前八百年，牠就有了自治政府，隨後雖幾經滄桑，然這古老的政府至今仍健在。

島上最初的居民，是一般挪威的流浪者，他們在九世紀的時候，就發現了這個遼遠的海島。

冰洲四萬方哩的全面積中，五千方哩終年爲冰河及白雪所蔽。真能適於耕種的地方，祇占十四分之一。但島上的生活情形，卻比丹麥好得多，所以當九世紀初葉，住在那邊的自由農民已有四千家以上。這些農民乘有日爾曼族的初期的特殊習慣，不久就建立了自治政府的雛型。政府的中心是阿爾辛（Athing）由各地的阿爾辛組織而成。所謂阿爾辛者，實際上就是會議，每年仲夏，總在廣大的火山平原上舉行一次，那片平原叫辛格未列（Thingvellir）距雷克雅未克約七哩。雷克雅未克是冰洲的首府，其歷史尙不過一百年。

冰洲居民在獨立後最初二世紀中，曾經表現過極偉大的力量。他們創作了絕妙的神話（Sagas）發現了格林蘭和美洲大陸（比哥倫布早五百年）還把這冬季祇有四小時是白晝的海島，成爲比丹麥還重要的文化中心。

但日爾曼民族的劣根性——一種舉世皆知的個人主義，終於使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呈現分崩離析的現象，他們各自向西方漂流去了。十三世紀時，全島被挪威人所征服，隨後挪威與丹麥合併，牠猶如新娘的妝奩一樣，落到丹麥人的手裏。但丹麥人對牠毫不加以重視。從此以後，牠就備受著法蘭西人和阿爾及利亞海盜們的蹂躪。往日的繁華既蕩然無存，初期的文學與建築亦了無子遺；除了泥築的矮屋而外，古



代貴族們和自由民的木屋都不知去向了。

惟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島上恢復了些往日的繁榮，重新產生著完全獨立的要求。現在，這海島表面上雖還承認丹麥王是牠的主子，然已能和十一世紀以前一樣，自己統治自己了。

冰洲最大的城市是雷克雅未克，人口雖不滿一萬，卻也有一個大學；全島的居民雖十萬還不到，卻也有他們自己的文學傑作。島上都是些稀落的農舍，沒有市集，沒有村莊。孩子們一到相當年齡，便由行止無定的教師教管，而且教管得非常之好。

總而言之，冰洲實是世界上最富於情趣的小國家。牠和其他的小國一樣，已充分地表現著人類的智慧與逆境奮鬥後的偉大成績。你知道，冰洲實際上並不是一座人間的樂園。那邊，冬季因為受了灣流的影響，固然不十分冷，但夏季卻非常短，穀類果蔬，沒有發榮滋長的機會。而且終年還淅淅瀝瀝地下著雨！

二十九座火山滿布著這海島，有幾座甚至有一千方哩大。最著名的是赫克拉火山（Hekla）自有史以來，牠已爆發過二十八次。有時候，地震還會摧毀了無數的農舍，結實的火山巖迸出數十哩長的裂縫，硫磺泉和沸滾的泥沼遍處皆是，旅人往往會興行路艱難之感。但島上多溫泉和間歇泉，非常有趣，並不怎樣危險，其中著名的大噴泉（Big Geysir）雖會噴出一百呎高的沸水，然牠的活力究竟在逐漸減少了。

現在，島上的居民非特仍住在島上，而且還願意永遠住在那裏。過去六十年中，雖則有二萬多居民遷

往美洲，（大部分到曼尼托巴）可是大半都從那邊遷回來了。冰洲整年下雨，生活不舒服，然究竟是他們的故鄉呢。

## 第十九章 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瑞典與挪威的老家

住在幸福的神話世界裏的中古人民，都知道斯干的那維亞半島所以會這樣奇形怪狀的來歷。據說有一個魔鬼，當上帝完成了開天闢地的工程後，獨自溜出了來，想看看他在離宮的七天裏究竟幹些什麼。他一眼瞥見了我們的地球又年青，又美麗，立刻皺一皺眉頭，生氣得不得了，狂怒之中，他就把一塊大石頭向著人類的新居擲去。這塊石頭落在北冰洋裏，變成現在的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島上荒蕪礮瘠，彷彿絕不適於生存；但總還算好，仁慈的上帝記得自己在創造別的大陸時，曾經留下一小塊肥土，他就把這肥土灑在挪威與瑞典的山上。不過，那當然是不夠灑的。因此之故，大部分的挪威和瑞典便只好做精靈，妖怪，及豺狼的巢穴，人類休想在那樣礮瘠的地上求生。

現代人也有他自己的神話，不過那種神話是科學的，是把目力所能觀察的事實作為根據的。照地質學家的說法，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祇是古大陸的遺跡，這個大陸從歐洲起始，中間經過北冰洋，一直延長到美洲。不過，那還是遠在煤林紀以前的情形哩。

我們當然知道，目前各大陸的安排，不過是最近的事實——大陸猶如飄浮在塘面上的樹葉，永遠在那裏移動，現在雖然被海洋所隔離，從前卻是完整的陸地。那片包括挪威和瑞典的大陸沈沒的時候，祇有最東部的山脈——斯干的那維亞山脈——存留在水面上。冰洲，非羅羣島，設得蘭羣島，及蘇格蘭的情形，亦復如是。至於其餘的部分，都沈在北冰洋底裏了。總有一天情形會變過來的。到了那時，北冰洋就會變成一片大陸，瑞典與挪威變成巨鯨和小魚們的家鄉。

挪威人並不因故鄉有陸沈之虞而臥寐不安。他們正有著別的磨難他們的事。生活問題便是一個好例。挪威可耕的田地，尚不及全面積的百分之四，（祇有四千方哩）你只要想一想這種情形，你就知道生活問題決不是個簡單的問題。瑞典的可耕面積為百分之十，稍微好一些，但就說是那樣，也不好算多呀。

補償亦未始沒有。瑞典二分之一的地方長著樹木，挪威四分之一的地方蓋著森林和杉林。這些森林都在慢慢地伐取。伐取並不是摧殘的工作，因為他們所用的方法，非常完善。瑞典人和挪威人都知道，他們的國家怎樣也不宜於普通的種植事業。其所以如此者，實在是冰川種下的禍根。從前，自北角以至林得斯那（Trindnes）（整個的半島上蓋滿了冰川。冰川流過巖石崢嶸的山坡，把上面的泥土刮得乾乾淨淨，彷彿獵狗舐盆一樣。牠們刮去了山坡上難得的泥土，（這一長條的地面若要有大量的泥土，須經數百萬年的時光）一路帶著牠們，把牠們卸在北歐大平原上。這，我在德國一章裏已經告訴你了。

四千年前，亞洲人侵入歐洲的時候，他們的先鋒隊一定知道這個事實。他們渡過了波羅的海，發現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上面，零落地住著遊牧爲生的芬族。那當然是極容易把他們逐回拉伯蘭去的。但把他們逐回之後，這些新來的人怎樣謀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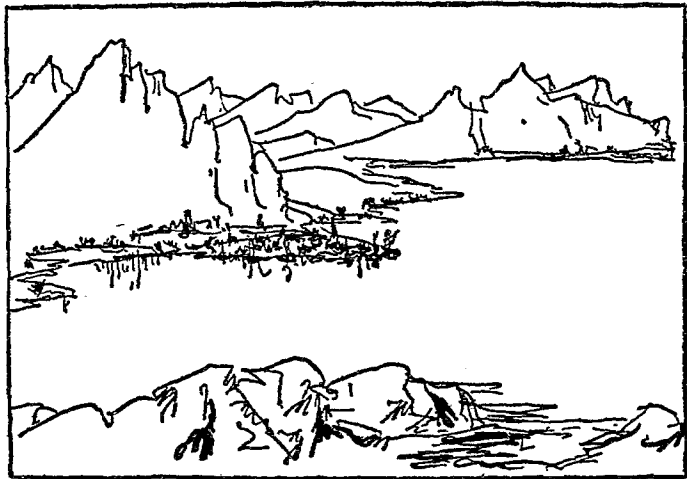
謀生的方法有好幾種。第一，他們可以出去捕魚。原來冰川往海洋後退的時候，曾在巖石上鑿下不少深槽，這些深槽實際上就是海灣和峽江。挪威的峽江和海灣非常多，因此海岸線也非常長，假使牠跟荷蘭或丹麥一樣，沿海毫無曲折，牠的海岸線便只及現在的六分之一。挪威人依舊以捕魚爲業，灣流關心到這一層，所以一切港口終年不凍，甚至極北的罕麥斐斯特，也是這樣。清冷的北冰洋水最適於鱉魚的繁殖；海濱便是羅佛敦羣島，島上多僻隅和深灣，成萬的漁人可以在那邊捕捉，成萬的婦孺可以在那邊做養魚裝罐等雜務。

第二，假如他們不願意捕魚，他們可以當海盜。整個的挪威海邊，排列著無數島嶼，這些島嶼占有全面積的百分之七，被縱橫錯落的窄峽，沙灘，地角，和海腰隔離著，因此，從斯達完格到發得去的船上，不得不用兩個舵工，以便每隔六小時換班。

中古時代沒有浮標和燈塔，（林得斯那雖是挪威海邊的最古燈塔，但年代也並不長久）誰都不敢走到這駭人的，海濱十二哩以內的地方。羅佛敦羣島之間，便是那著名的美爾斯特給旋流，牠的故事雖被

人家渲染得過分，然一個毫無經驗的船主，若沒有六七個土人給他引路，就決不敢駛進這個迷津。海盜們對於峽江卻非常熟悉，往往用之以作行劫根據地。他們知道，只要不走到看不見『梁山』的地方，事情便決不會出岔子。這原是天然的形勢，他們利用得很得當。他們改良了船隻和戰術，竟能遠涉重洋，走到英格蘭，愛爾蘭，以及荷蘭等地。他們發現了這些距離較近的航路後，更逐漸把行程延長，結果，法蘭西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甚至遙遠的君士坦丁堡人，只要一聽到回來的商人們談起外輕船（Viking ship）上的魔王在附近出現時，心兒就會突突地跳起來了。

在九世紀的中葉，巴黎給他們打劫過了三次。他們在萊茵河裏行駛著，遠抵科倫和馬因斯。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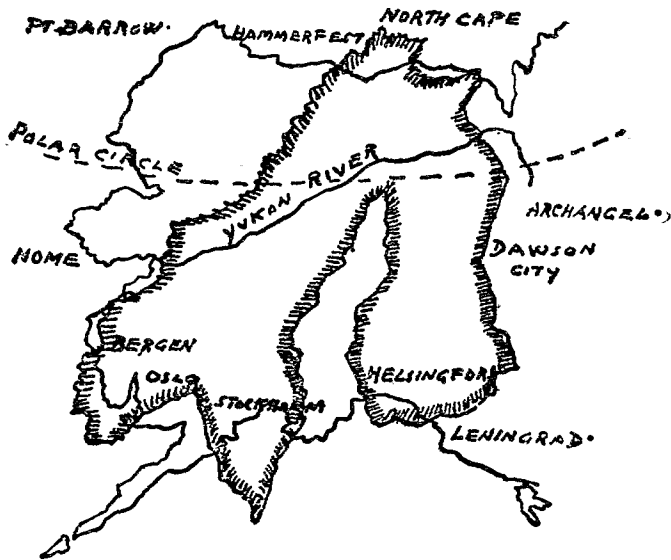


威 那

英國方面的諾斯人，各部落爲了互爭  
雄長，自相殘殺，猶如現代的歐洲各國，  
爲了一塊特別好的石油田而自相殘  
殺一樣。

約在冰洲發現的同時期內，諾斯  
人建立第一個俄羅斯國，自己做著統  
治者，幾近整整七百年。稍後，他們組織  
了遠劫隊，二百隻船（必要時可以拖  
到岸上去的小船）從波羅的海出發，  
開進黑海，於是君士坦丁堡大起震驚，  
東羅馬皇帝連忙把這些野海盜招來，  
請他們做特種衛隊。

從西方到了地中海，他們便分散  
在西西里，西班牙海岸，意大利，以及非



賜恩的流灣

洲等地；後來，教皇與歐洲各國戰爭時，他們還屢次幫著他，做極重要的事務。

古代諾斯國所有的種種繁榮，現在怎樣了呢？

現在是剩下了一個很可欽佩的小王國。這個小王國專門捉魚，賣魚，經營運輸事業，從事政治鬭爭，——爲人民應說何種語言的問題而劇烈地爭鬭。每隔兩三年，挪威的當局總要把最重要的城市和車站換一個名字。如果他們沒有這種惡脾氣，他們的政爭就不會被世人注意到了。

說到挪威的城市，大半不過是繁盛的村落，甚至各人家的狗都認識各人家的狗。脫倫典（從前叫泥達洛斯 Nidaros，後來改稱脫倫典）是挪威王國的舊京，那邊有一個良港，於波羅的海冰凍之後，脫倫典便變成一個埠頭，許多瑞典木材，都在那邊下船，運往世界各國。

現在的國都鄂斯洛（Oslo）建築在一個古村落的附近，這個村落早已燒燬，祇剩些廢墟遺址了。鄂斯洛爲丹麥王基利斯當第五所建，故名基利斯當尼亞，後來挪威人因爲要統一他們的語言，廓清所有的丹麥語成分，才改成現在的名稱。鄂斯洛位於全國的農產最富的區域，前臨鄂斯洛峽江。鄂斯洛峽江流入寬廣的斯喀基爾拉克峽（Skagerrak），斯喀基爾拉克峽隔離着挪威與丹麥，實爲大西洋之一部。

斯達完格，奧勒孫德，及克立斯坦散諸城，祇有輪船到的時候才熱鬧。卑爾根是古代漢撒（Hansa）的居留地，凡沿海商業上的種種需要，均取給於此，現已建築了鐵路，與鄂斯洛連接。脫倫典亦有一條支路，直達



瑞典的波羅的海濱。那末克(Narvik)位於脫倫典之北，已入北極圈範圍，自拉伯蘭運來的瑞典鐵，都在這裏會集。特洛謨塞和罕麥斐斯特終年帶著魚腥氣。我所以要把這許多地名寫下，祇因那邊的人竟能安然生活於北緯七十度的地方，實是非常稀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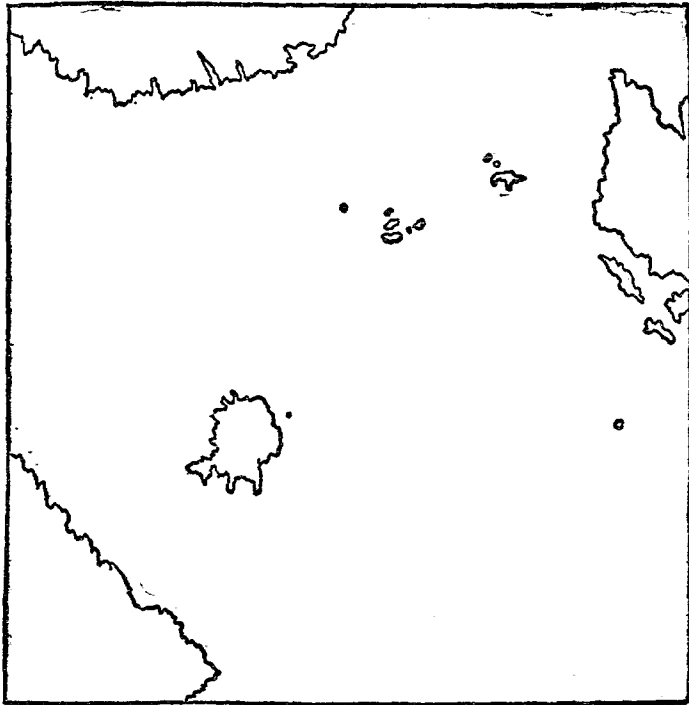
挪威是一個怪地方。挪威是一個苦地方——牠一方面把成千成萬的男女逐出牠的海邊，逼他們憑了自己的力量，別求謀生之路；但一方面又吹動他們的戀情，使他們歌念著故國的山河。你如果有北遊的機會，不妨坐了船，四處去看看。各地的情形都一樣荒涼的小村落，村外是只養得活一匹山羊的小草地，五六間破屋，三四隻破船，一星期一次的小輪船，船上的人啼泣著，因為他們又投入牠的懷抱了——因為牠是故鄉——牠是他們的故鄉——牠是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

四海皆兄弟是個高尚的夢。

這個夢到了輪船都不通的波德或發得，更變得渺茫了。

北極大高原陸沈時，留下一條山脈，山脈的別一面，就是瑞典。瑞典與挪威迥然不同。人家常常在詫怪，這兩國爲什麼不合而爲一，否則就可節省不少行政費。這種辦法說說好像很動聽，其實牠們的地理背景，決不允許這樣做的。挪威受了灣流的影響，氣候溫和，雨多而雪少；（在卑爾根地方，人若不帶雨傘，不穿雨

衣，就是馬看見了也會驚訝的。瑞典純粹是大陸性氣候，冬季漫長而寒冷，終日大雪紛飛。挪威有深邃的峽江，伸入內地，往往達數哩之遙；瑞典有低窪的海岸，天然的港口很少，而且牠們的地位，也不及喀德加特峽上的哥騰堡重要。挪威自己沒有原料，瑞典卻蘊藏著幾種最重要的礦產。瑞典缺少煤，因此不得不把自己的礦產，大量地運往德法兩國。惟最近二十年來，由於利用了許多重要的瀑布，煤的需要已逐漸減少；



北冰洋全景盡在眼底

又因密茂的森林覆蓋著廣大的面積，牠的火柴托辣斯的資本便非常雄厚，牠的造紙廠也能遐邇聞名。

瑞典人猶如挪威人和丹麥人一樣，（我可以說，所有的條頓民族除了英國人之外，都和瑞典人相像）深信人類的智慧的力量非常大。國內的科學家能够自由地研究，結果，便從木料工業中發現出許多副產物，例如假象牙與人造絲之類；不然，這些東西祇能化為廢物而已。瑞典的農業雖比挪威發達，但因爲高山把斯干的那維亞半島隔成了兩半，兼以牠的位置又在山脈的寒冷無庇的一面，氣候很不良好，農業亦受其影響。從此，我們還可以知道瑞典人愛好花草的緣故。寒冷漫漫，黯澹愁人，每家人家總要點綴些美麗的花兒，和常青的矮樹，給室內增添愉悅的光輝。

瑞典和挪威還有好多不同的地方。在挪威，古代的封建制度已跟著黑死病——中古末葉的大疫，當時外輕圍的一切野心與活動，均因此停頓——而消滅；瑞典則相反。大土地持有權的繼續存在，使國內的貴族至今猶有很大的勢力。而且，全國雖由社會主義的政府所統治，（與歐洲大多數的國家相似）然斯德哥爾摩依舊是以貴族爲背景的城市，和鄂斯洛及哥本哈根，恰成絕妙對照。鄂斯洛與哥本哈根充滿了濃厚的民主主義空氣，瑞典的京城裏卻盛行著拘敬的朝廷禮節。

這種發展，或許亦應歸源於瑞典的特殊的地理環境。挪威朝向大西洋，瑞典卻壓根兒就是一個面臨內海的國家，牠的全部的歷史與經濟生活，都免不了與波羅的海發生密切關係。

假如斯干的那維亞半島長此是片半荒地，那末不論是西海岸的諾斯人，或東海岸的諾斯人，全沒有多大區別。在外國人看來，他們都是『諾斯人』。古代有句著名的祈禱：『上帝呵，把我們從諾斯人手裏解救出來吧，』虔誠的信徒們朗誦這一句的時候，並不特指著那一種諾斯人的。

但十世紀以後，就起了一個變化。當時，北方斯末阿蘭（牠的京城位於美拉湖上，即現在的京城斯德哥爾摩所在地）的瑞典人，與南方革塔蘭（Götaland）的哥德人，發生極劇烈的內戰。其實他們的血統非常相近，祭神的聖地亦在一起，這個聖地叫做諸神城，現在的烏布薩拉——北歐最古而且最重要的大學市，便是牠的原址。內戰持續了兩世紀以上，從此貴族的地位迅速地增高，國王的勢力卻江河日下。就在這內戰時期中，基督教傳到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上來，教士和寺院袒護著貴族，（好多國的情形適與此相反）瑞典的國王便變成了落日的餘暉，全國由丹麥人統治者，竟達一百五十年。

那次空前大慘殺的消息，猶如晴天的霹靂一樣，震碎了全歐洲人的心靈。他們都彷彿覺得，瑞典從此是不會存在的了。原來，一五二〇年的時候，丹麥王基利斯當第二邀請了所有的瑞典貴族，舉行盛大的宴會——那是一種聯歡會的性質，意在一勞永逸地解決國王與其愛民（瑞典人民）間的糾紛。那知酒闌席散，所有的賓客完全被捕，砍頭的砍頭，溺死的溺死。其中只有一個幸免於難，那便是考斯道夫。他的父親叫伊立克·發薩，數年前已被這個魔王基利斯當處死了。當時考斯道夫已經逃在德意志，他聽了慘殺的

消息後，便遣返故鄉，在世家舊族間鼓吹革命，終於把丹麥人趕回丹麥，自立爲瑞典國王。

那便是非常時代——民族競爭與國際競爭的非常時代——的開端，牠不但使這個窮困的小國成爲歐洲的發揚新教的勇士，並且使牠做了最後的干城，抵禦那逼在眉睫的斯拉夫民族的侵略。原來，俄羅斯人在長期蟄伏之後，此時已蠢蠢欲動，開始他們有名的拓地及海的事業——這種事業至今還未結束。瑞典顯然是首當其衝的國家。在整整兩世紀中，牠全部的精力，集中於唯一的目標——防禦俄羅斯人的侵入，使他們退出波羅的海。這次戰爭耗盡了瑞典的國庫，俄羅斯卻不過把蒸汽機的進步停頓了數十年而已。戰爭以前，瑞典領有著波羅的海的海岸的大部，統治著芬蘭，印革曼蘭（即今之列寧格勒所在地）愛沙尼亞，利夫蘭，和波美拉尼亞等地；戰爭完全結束後，牠就一降而爲二等國，面積祇剩一七三，〇〇〇方哩，（介乎亞利桑那與得克薩斯之間）人口還不及紐約來得多。（瑞典的人口爲六，一四一，六七一，紐約的人口爲六，九三〇，四四六）

國內一半的土地，依舊覆蓋森林。歐洲大陸上所用的木材，瑞典供給的幾近一半。冬季，居民把樹木砍了下來，擱置著，直擱到初春，然後把牠們拖過雪地，拖到最近的河邊，堆在山峽裏。夏天一到，山上的冰雪開始融化，河水變成了急流，把所有的木頭都瀉到山谷裏去。

這種河沉既可代鐵路之用，又可做鋸木機的動力之源。木頭經過了機器的鋸解，形成各種東西，自火

柴種子起，至四吋厚的木板止，均能盡如人意。而且製造的時候，所費極廉，除了工匠和機師的工資外，並無其他的開銷。此時波羅的海裏的冰已經融化，船隻又能駛往西海岸各地，於是，已完成的木材便好由費時多而運費廉的輪船裝運了。

這些輪船有兩種用處。牠們如果不載不著回貨，自然只好空船轉來；但實際上，回貨多得，牠們再也不會裝得盡。從此，瑞典又能得到運費低廉的輸入品了。

鐵的運輸，亦用同樣方法。瑞典鐵的質地非常良好，就是別的產鐵國家，也都要爭先購買。境內最闊的地方不過二百五十哩，如要運鐵到海邊，往往比較容易。瑞典的北部，靠近給倫那（Kiruna）與加利伐拉（Gällivare）的拉伯蘭地方，蘊藏著豐富的鐵礦。說來不免有些神祕，大自然竟會把這些鐵礦就堆在地上，形成兩座矮山。夏天，許多生鐵運往波的尼亞灣（波羅的海之北部）上的魯勒，冬季魯勒結了冰，便運往挪威的那末克。那末克受著灣流的影響，終年可以航行。

離鐵礦不遠的地方，矗立著一座瑞典的最高的山，叫做岐切納愷斯山（Kohnelaise），幾達七千呎（高）那邊又有一個歐洲的極重要的發電廠，這個發電廠雖在北極圈內，但因為電氣並不受地理緯度的影響，所以牠仍能用最小的成本，使鐵道與礦內的機器不停地工作。

北方的冰川在瑞典的南部流過時，曾經卸下一些土壤，所以南部實是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最肥沃

的地帶，人口亦最稠密。那邊的湖泊非常多。實在說來，瑞典幾乎和芬蘭一樣，也好算世界上湖泊最多的國家。全面積之中，一四，〇〇〇方哩的地方皆是水。但因為瑞典人在各湖之間，連接著運河，故全國交通，非常便利。這不僅是幾個工業中心如諾拆平等受其恩賜，即其餘的商港——最重要的是哥騰堡和馬爾摩——亦得到很大的利益。

有幾個國家，人完全服從著自然的命令，最後是變成了自然的賤奴；有幾個國家，人完全糟蹋著自然的法寶，最後是無從和這位育化萬物的好媽媽接近。世界上有幾個國家，那邊，人與自然能够互相瞭解，互相敬愛，最後是心心相印，休戚相關。你如果要找尋第三種例子，那末，年青人，往北去吧，去看看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上的兩個國家吧。





## 第二十章 荷蘭北海沿岸的窪地人定勝天的王國

僅在公文中偶或用到的尼德蘭（Netherlands）一字，真能名符其實。牠是許多低地的總稱。那些低地位於海面以下，自二呎至十六呎不等。只要先史時代的洪水再氾濫一次，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及其他重要城市，就會銷匿得無蹤無影。

這種地理上的缺陷，好似不利於國家，其實卻是國家的最大精力之源。因為，在這北海沿岸全是窪地的環境裏，人類是不容易領有這個國家的。他如果要想領有牠，先得創造牠。荷蘭人竭盡了聰明才智，與大自然的暴力搏戰，結果是勝利了。搏戰使他們堅毅，搏戰使他們謹慎。在我們這個世界裏面，堅毅與謹慎不能不算是美德的。

當羅馬人來到這片西歐的窮鄉僻壤時，（約在紀元前五十年）整個的區域都是些池沼與窪地，沿海一帶，從比利時起，直到丹麥爲止，蜿蜒著一排小小的沙邱，防禦北海的蹂躪。這些沙邱不等距地斷續著，

中間有無數的大川與小溪流過，最重要的是萊茵河，繆司河，及些耳德河。這三條河既無人類去照顧，又無堤壩來阻礙，便能爲所欲爲。每逢春季，牠們總要改變著河道，使從前沒有島的地方生出一個島來，使堅實得和滿哈坦島一樣的曠原化爲島有。這並非過分誇張的話，十三世紀時，七十個村落，幾近一萬的居民，一夜中竟會消滅淨盡。那次慘象，我們是再也不會忘卻的。

早期荷蘭人的生活，若和他們的鄰居——住在實地上的佛來銘人——相比，當然非常可憐；但後來，不知是水的溫度呢，還是波羅的海的鹽分起了神奇的變化，他們從此就得到了圖存的機會。一天，真正是出人意外的，波羅的海裏的青魚都往北海裏游去。有一個時期，歐洲人每逢星期五總要吃魚，魚成爲人類的主要食品，牠們所占的地位亦遠勝於今日，這樣一來，波羅的海的許多城市便完全衰敗，大批的荷蘭人突然代之而興。當時還沒有近代的罐頭食物，南歐諸國皆吃魚乾，這種魚乾便由荷蘭的城市供給。荷蘭人除了捕魚之外，更從事於穀類的販賣，由於穀類的販賣，他們更與出產香料的西印度羣島通商。這種現象不好算奇怪，牠僅是商業國家應有的自然發展。

可是，當命運強迫著低地國合併於哈布斯堡族的帝國，使壯健的農夫與漁父受治於殘酷的官吏時，糾紛便從此發生了。原來，這些農夫與漁父都是臂粗拳大的，實事求是的老百姓，從未染過風雅生活的習氣；而那些官吏呢，他們卻一向在皇帝的朝廷裏訓練慣的，并且那位專制的皇帝又住在西班牙卡斯提爾

的荒山上，禁衛森嚴，非小民所得接近。命運太不顧一切實際的情形了！這次的糾紛表現著爲自由而奮鬥的精神，前後共持續八十年，結果是低地國的人民完全勝利。

新興國的統治者都是實事求是的人，他們非特相信共存共榮的原理，而且只要於己有益，還能把這種原理實行。凡遇到一般生不逢辰的外國人，爲了宗教上的信仰或其他原因而遭受磨難時，他們總是儘量的容納，竭力的保護。在這些外來的難民（少數英國的異教徒卻是例外，因爲他們並沒有住得長久）中間，過半數的人看見這個國家肯給他們以新生與幸福的機會，都願做牠的忠盡良民。他們全部的動產和積蓄，雖被從前的主人所籍沒，但他們的才幹卻隨了他們走的。荷蘭是他們的第二祖國，因此無論是商業上或學術上的發展，他們都有極大的貢獻。獨立戰爭告終以後，一百萬個住在小城——建築於古湖的湖底，或內海的海底——裏的人民，居然會獲得歐亞兩洲的領袖地位，且把這種地位保持了三百年。

從此，他們就從事於投資——購買廣大的田產，外國的名畫（牠們當然要比本國畫家的作品好得多）——過著豪華的生活。他們用盡了心計，使鄰國人忘掉他們的金錢何自而來，但不久，金錢也忘掉到他們的身邊去了。原來，在這個世界裏面，什麼都不能終古不變的，尤其是人類的精力。人若不努力保持他已得的東西，不久就會失卻一切，這不特金錢方面是如此，思想方面亦莫不如此。

十九世紀初葉，末日終於到了。拿破崙說，低地國既是法國三條河——萊茵河，謬司河，些耳德河——

所形成的三角洲，那末，依照了地質上一脈相承的道理，牠應該隸屬法國。拿破崙的地理知識原很有限，他只知道某處的地形有利於軍事。簽在條約末尾的大N把三百年來的事業一掃而空。從此，地圖上不復有荷蘭，荷蘭變成法國的一省了。

一八一五年，牠總算重新獨立，重新充滿着往日的蓬勃氣象。六十二倍於本國的殖民地，吹醒了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的生命，使他們一躍而爲西印度物產的分配中心。荷蘭本國沒有原料，就算南部有些礦產，亦是質竄量微，因此，牠全部供給到殖民地去的東西，僅及輸入的百分之六。但爪哇，蘇門答臘，摩鹿加，婆羅洲，與西里伯諸地，茶類，咖啡，橡皮，金雞納霜等事業日形發達，需要大量的資本，這樣一來，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便獲得了領袖地位，阿姆斯特丹城亦變爲各國政府和人民的借貸所。同時，由於殖民地商品之需要在歐洲方面推銷，於是尼德蘭的船舶噸數便能維持牠世界第五位的盛況。

船舶之用在國內貿易上的，較諸任何各國都來得高。荷蘭猶如蜂巢一樣，縱橫錯落地散布著便捷的航船。運河裏的船隻，可說是鐵路的最大勁敵，原因是，就說到了近幾年來，時間對於荷蘭的男女老幼，甚至牛羊犬馬的日常生活，也並沒有占著重要的位置；船隻的費用又非常低廉，鐵路當然敵不過牠了。

實際上，這些運河大半是洩水渠。因爲嚴格地說來，國內四分之一的面積，不好算作陸地，祇是一片海底罷了，這片海底原爲魚類與海豹的故家，荷蘭人費了極大的心血，把牠奪了過來，應用人爲的方法，加以

審慎的防禦，始無陸沈之虞。自一四五〇年以來，由於窪地內的排水工程，以及湖泊之變成『圩田』(Polder) (荷蘭已增加了數千方哩的領土了。只要你懂得方法，製造圩田並不是難事。第一，你先擇定一片意思中的水地，四周築了堤壩，壩外鑿一條深闊的運河，使之與最近的溪流銜接，溪內裝置複雜的水閘，俾運河裏過剩的水量易於排洩。這步工作做完後，你再在堤壩上建造幾十架風車，每個風車內安放一架抽水機。好了，其他的工作好讓小小的機器或海風去做了。當湖水完全抽了出來，流入運河之後，你再在新圩田裏開幾條平行的溝渠。若是抽水機和抽水站能够不停地工作，這些運河自會把剩餘的水量排洩出去的。

這些圩田有的非常廣大，可以居住二萬人。假如須德海也變成了陸地，(目前各國都瀕於破產，這種工程或許太大)至少能够容納十萬個居民。你只要想一想荷蘭的圩田占有了全面積的四分之一，你便會馬上明白，荷蘭水利部裏每年所用的錢，爲什麼比其他各部來得多了。

荷蘭的東部，一面毗連著中歐平原，一面毗連著萊茵司些耳德三河所形成的大三角洲，地勢比較高，土壤亦與西部相反。西部的低原很肥沃，牠卻毫無用處。原來數千年前，北歐冰川流過的時候，曾在那邊卸下許多大大小小的卵石。那邊的土壤和新英格蘭很相像，祇是泥沙更來得多罷了。這些完全磽瘠的土地，占有全面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法國不滿百分之十五，德國不滿百分之九)而荷蘭每方哩的人口密度，又達六二九人，(法國祇有一九一，俄國祇有一七)土地與人口的比例既這樣懸殊，統計表上的曲

線自然顯得別開生面了。

由於東西兩部的顯著區別，以及肥沃與瘠薄的過分懸殊，比較重要的城市便集中在圩田中央的小三角上。阿姆斯特丹，哈連姆，來丁，海牙，德佛特，鹿特丹諸城，都緊靠了那些著名的沙山，藉以防止海水的侵入，其相距之近，簡直可以把牠們當作一個大城市看待。沙山腳下長滿球形的小花，叫做鬱金香，顏色極其美麗。原來，這種花是波斯和亞美尼亞的土產，三百年前由商人傳入以後，居民把牠們栽了起來，又逐漸加以改良的。

雅典只有紐約的八條市街那麼大，一輛野雞汽車能在數小時內把你從荷蘭的這一端送到那一端。但幾與阿提喀一樣，這條狹長的，位於北海，須德海，與萊茵河中間的土地，在近代的科學與藝術上，有著極大的貢獻，決非別的等面積的區域所能比擬。雅典是一片瘠瘠的山巖，荷蘭是一片漠漠的水田；但牠們在突然興起的時候，卻有兩點相同——就國際貿易的立場上說，他們都有絕好的地理環境；就民族的精神上說，他們都會爲圖存而奮鬥，留下了蓬勃的生氣與求知的慾望。牠們的一切繁榮，就是從這上面產生出來的。

## 第二十一章 大不列顛荷蘭對岸的海島五萬萬人民的保姆

幾年前，這一章的題目應該寫作『不列顛與愛爾蘭』。當時，人類竄改了大自然的工作，使整個的地理單位變成兩個分離的實體。一般謹慎的地理學家，充其量也只敢遵循習俗，把這兩個國家分開敘述；假使不如此做，定會引起重大的糾紛，而且我也不願眼睜睜地看愛爾蘭的兵艦開到長江裏來，逼我們向他們道歉，說是我們不該把『愛爾蘭民族的尊嚴』侮辱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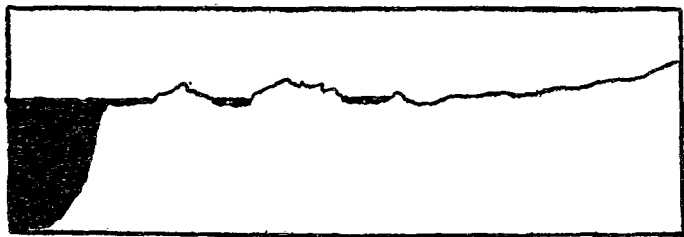
恐龍不會畫地圖，但留下來的巖石自會敘述牠們的故事。牠們還都健在——從火山裏噴了出來又在地面上冷卻的火成巖，由壓力所產生的花崗巖，漸次沈澱在湖底與海底的沖積巖，以及端石和大理石一般的變質巖。變質巖不過是石灰石與黏土，祇因經過了地殼中微妙的化學作用，才變成較為貴重的物質。

牠們都還健在，凌亂地散佈著，猶如旋風過後室內的什物一樣。牠們供給我們一個最完備的地質實驗室。有了這個實驗室，所以英格蘭雖是狩獵之風盛於科學研究的地方，卻依舊會產出許多第一流的地

質學家來。我們自然也可以倒過來說，因為有了這許多偉大的地質學家，我們對於英國的地質才會比別國的知道得更多。但事實上，那是講不通的。游泳的能手總是海邊來得多，喀拉哈里沙漠來得少。

既然有了豐富的地質學和偉大的地質學家，那末，他們對於不列顛諸島的來歷與成因，究有怎樣的意見呢？

你且把已經知道的歐洲現況卻，想像出一張大陸圖來。這些大陸高出於水面，滿目荒蕪，更因猛烈的爆發作用，各自分裂著，猶如紐約的石街會被進入洞的爆發而分裂一樣。同時，大自然的實驗室裏的力量依舊在認真地工作。風不斷從洋面吹來，一路載著無量數噸的水氣，自西而東，浸潤著土地，使地上鋪滿了青草與羊齒類的大絨毯，長出森林和矮樹叢來。日日夜夜地，年復一年地，不倦的浪濤撲打著，捶擊著，磨銼著，侵蝕著，直至陸地的邊緣漸次凋殘而破碎，彷彿白雪在長期的日光下消溶瓦解一樣。隨後，冰突然出現了——猶如一堵殘酷的死神之牆，咒神罵佛地從高山最峭的一面慢慢向上升，接著又沿了大山谷的斜坡重重往下掉，使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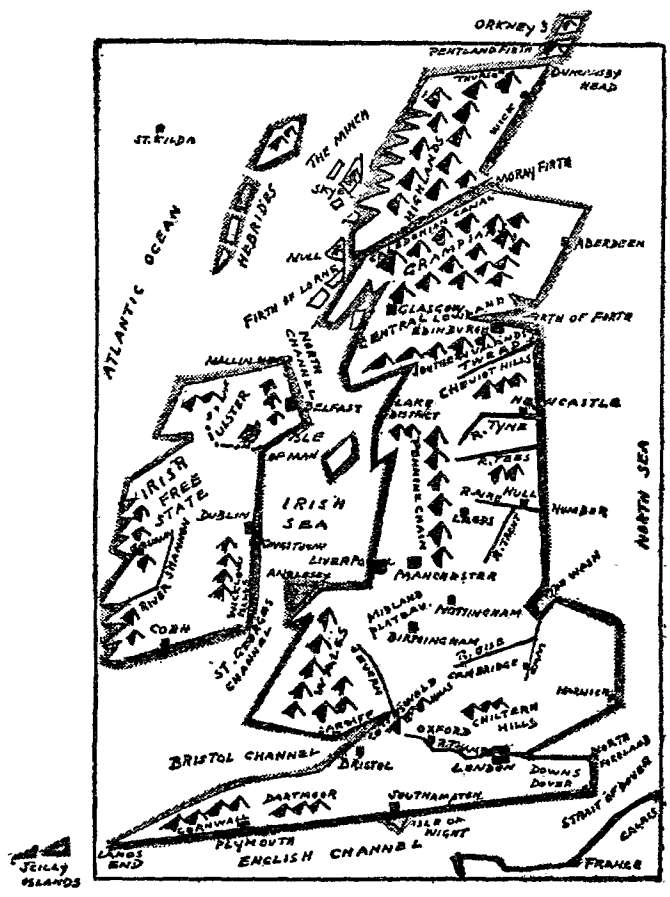


陸大洲歐和蘭格英蘭爾愛洋西大



陽光照  
 耀著——密  
 雨傾瀉著——  
 堅冰破裂亂  
 滾——浪濤  
 侵蝕磨銼——  
 四季往復循  
 環；這便是人  
 類初出現時  
 看見的景象：  
 一條狹長的，  
 與其他世界  
 分離的陸地，

潤窄峽裏填滿了堅固的冰塊，以及山頂上滾下來的石子。



關爾愛及爾格蘇爾格英

東有巨大的豁谷，這豁谷北起北冰洋，南至比斯開灣，谷中浮滿了汪洋的水——另一片浮在浪濤上面的高原，被猖獗的大海隔絕了那條狹長的陸地——幾座孤零的巖石，矗立於海波之上，只配做野鷗的棲身地，絕不適於人居。

那便是含糊得很的英國的來歷。現在我們且翻開了近代的地圖，看圖上告訴我們些什麼。

從設得蘭羣島到蘭斯恩德的距離，等於哈得孫灣中部或阿拉斯加南部到美國北境的距離；如果普通的歐洲人看不懂這個比喻，我可以再來一個：牠就和挪威的鄂斯洛至波希米亞的布拉格間的距離相等。換言之，英國的緯度在五十度至六十度之間，適與阿拉斯加對岸的堪察加半島一樣。但堪察加的居民祇近七千，且終身以魚類果腹，英國卻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人，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之一。

英國的東方，以北海為界。北海其實並不是海，祇是一個漲滿了水的古穴罷了。你只要看一下地圖，就會知道得很詳細。右面（東方）是法國。不列顛海峽和北海猶如橫在路上的一條溝渠。隨後是英格蘭的中部大平原，平原最低的一帶，即倫敦所在地。過去是威爾斯的高山。再過去是愛爾蘭海（也是一個古穴）愛爾蘭的中部大平原，以及愛爾蘭的高山。更西是幾塊孤零的巖石，顛巍巍地矗立於淺海之上。最後是聖啓爾達島（很不容易去，所以一年之前，那邊還是闐然無人煙）假使還要過去，我們便祇好驀地往下沈沈，原來，那邊真正的大洋已經開始，歐亞大陸的邊緣（不論全沈的或半沈的）已經到了盡頭了。

至於英國四周的海灣和峽，我想最好把牠們詳述一番。先前我總竭力使這本書避免不必要的名字，原因是，當你翻到第二頁時，第一頁上的就會給你忘掉；但現在，我們所敘述的這個怪小島卻非同小可，牠影響著世界上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活，至少已有整整四百年。那並非完全由於偶然的機會，或種族的卓越。英國人之儘量利用機會，固然千真萬確，但大自然的功績，亦不可抹殺。她把這個美麗小島放在東半球的陸地最多部分的中心，英國人便從此得到大便宜。你如果要懂得我這句話，祇須想一想可憐的澳大利亞，把牠的地位和英格蘭比一比就夠了。澳大利亞孤懸在無涯淡的水裏，一切都要靠自己，沒有鄰居，沒有把別處的新思想輸入的機會；英國卻彷彿網中的蜘蛛，距世界的四角都一樣遠，而且周圍又有充滿了鹹水的濠溝，避免別人的侵略，牠的地位簡直比蜘蛛還好哩。

在地中海尙是文化中心的時代，這特殊的方位自然沒有什麼用處。自太古以至十五世紀末葉，英格蘭一向是無足輕重的僻島，其地位和現在的冰洲相似。「你見過冰洲嗎？」沒有，不過我有一個姑母，她到過那邊的。可笑的地方——好玩的地方——可是太遠了——暈船也要暈五天呢。」

紀元後最初的十世紀中，人們心目中的英格蘭也完全是這樣——暈三四天船——而且你得記著，羅馬的大帆船，還不及七百噸的，從里斯到雷克雅未克的小火輪舒服哩。

人們對於化外各地的知識，漸漸增加起來了。從前，那些文身的野蠻人住著圓形的小屋，屋基非常低

窪，四周圍著矮矮的土牆；但現在，他們被羅馬人養得很熟了。羅馬人聽了他們的語言，斷定他們與北高盧的克勒特人同族，同時還發現他們很馴良，樂於進貢輸稅，並不過分嚙噬他們的『權利』。其實，他們在所住的土地上究有『權利』與否，卻很成疑問，因為，那簡直是一點不錯的，他們都是新來的客，他們的土地都奪自來得更早的人。這些更早的人的蹤跡，在比較荒僻的東西兩部還能找到。

概括地說，羅馬人之占據英格蘭，前後共計四百年，幾與白種人耀武揚威於美洲的時期一樣長。猝然間，幾乎是突兀地，結束了。在過去五世紀中，羅馬人一向有一種力量，使虎視眈眈的條頓族退居於歐洲的領土外。但現在，防禦不周的壁壘全被攻破了。潮似的野人湧過了歐洲的西南兩部；羅馬便不得不召回國外的戍卒。這種舉動自然是暫時的，因為，歷來從沒有一個帝國肯自認被挫，直要到真正滅亡的那一天。少數兵隊依舊留在英格蘭，防守著崇高的土牆。使不列顛平原免掉蘇格蘭荒山裏的野人的蹂躪；另外還有幾座土堡，保護著威爾斯的邊界。

可是，有一天，定期的糧船不復渡水西來了。這就是說，高盧的敵人已經失敗了。從此英格蘭的羅馬人便與祖國斷絕往來，雙方的關係永沒有恢復。再過一些時候，海濱各城市又傳來了警報，說是恆伯、泰晤士兩河口已有敵船發現，達刺謨、約克、諾福克、薩符克、厄色克斯諸地的村落，備受搶劫與蹂躪。羅馬人一向以為東部的邊疆平安無事，所以從沒有想到防禦的工程。但現在，神祕的壓力（究竟是飢餓，蠻性，抑是在後

追趕的敵人，我們永不會知道）卻帶著薩克森海盜從丹麥和好斯敦起了程，浩浩蕩蕩，奔向不列顛海濱來，這種情形，猶如古代條頓族的先鋒隊受了神祕壓力的驅使，奔過多惱河，奔過巴爾幹諸山與阿爾卑斯山的山路一樣。

羅馬的官吏，戍兵，女人和孩子，從前都住在美麗的別墅（我們至今還能發現牠們的遺址）裏面，現在卻無影無踪了——神祕地，默默地，銷匿得無蹤無影，猶如維基尼河與緬因海邊的初期白種人一樣。他們化為烏有了。有的被自己的部下所殺害，女人大多嫁給了善心的土著——這種命運，對於出過風頭的民族，雖似奇怪，其實，凡是不能及早還鄉的殖民地人民，都免不了這種結局的。

以後便是混亂時期——蘇格蘭與喀利多尼亞的野人成羣而來，手執大斧，肆意屠殺他們的鄰居——克勒特人。原來，克勒特人在羅馬人統治的時期中，已變得很文弱柔和了。處境既這樣危險，人類所共有的錯誤便從此發生——一個好像聰明而結局卻不幸的念頭：『我們還是到別地方去請幾個強有力的人來，請他們替我們作戰。』強有力的人果然來了，來自挨德爾，易北兩河間的窪地與平原。他們的血統大多屬於薩克森族，薩克森族的來源無從稽考，原因是，北部的德意志全有他們的足跡。

至於他們爲什麼又會和盎格羅人連結起來，那是另一問題，或許永遠找不到解答的。盎格羅·薩克森一詞之發生，已在他們入居英格蘭後數百年。現在，盎格羅·薩克森更成了鼓勵人民戰爭的口號：『盎

牠能够使他們自覺是優秀的民族，手舞足蹈起來，又何必管牠真不真呢？可是一般歷史家卻偏要不顧情面地說，就人種單位而言，

格羅·薩克森的赤血——盎格羅·薩克森的傳統精神。『原來哪，一切神話總是說得天花亂墜的，只要



北 海

盎格羅人實是那絕跡了的以色列族的小弟弟——以色列族的名字，古代稗史上常有記載，但誰都追溯不出他們的來歷。至於薩克森人，他們同三十年前常在海船下等艙裏出現的北歐游牧民族差不多，不過他們很強壯，無論工作，戰爭，遊玩，或打家劫舍，都是同樣地認真，熱烈。五百年中間，他們把世襲的土地從容地組織起來，強迫可憐的土著——克勒特人——使用他們的語言；從前，克勒特人在羅馬貴婦人的廚房裏工作的時候，曾經學會一些拉丁語，現在便完全忘掉了。但不久，英格蘭又潮湧似地來了別的條頓民族，從此，這些薩克森人也變得無家可歸了。

一〇六六年，英格蘭變成諾爾曼人的屬地，不列顛諸島屈服於海外的君主，這已是第三次。但不久，尾巴卻搖起狗來了。諾爾曼人看見不列顛殖民地比自己的臨時故鄉——法蘭西——好，便離開大陸，住到英格蘭來，作遷地爲良之計。

最後，他們失敗了，法蘭西那邊的財產，都被沒收了。然而這在英國人方面說來，塞翁失馬，亦未始非福。從此他們就不再老是眼盯著大陸，卻一心向大西洋裏求生存。但雖則如此，英國若沒有離婚案件的糾紛，牠的海上事業或許不會馬上開始。事實是這樣的，亨利第八和一位美女叫安部林的發生了戀愛，安部林對他說，他須履行了正式手續，才能贏得她的芳心。換言之，他應該先與他的合法夫人，即狠心馬利的母親離婚。這樣一來，便引起了英國與羅馬的劇烈爭執，爭執教皇是否可以統治一切基督教國家的問題。當時

西班牙偏祖著教皇，因此英國只得精研航海術以自衛，否則牠就會失卻了獨立國的資格，變爲西班牙的一省。在這個稀奇古怪的，遠兜遠轉的情形裏，離婚案件實是真正的動力，使英國人成爲航海的能手。新的方法既已學會，其餘的工作就好讓國內優良的地理環境去做了。

但這個變化發生之前，國內卻也起了極嚴重的糾紛。爲了甲階級的利益而希望乙階級自殺，原是不很合理的；自諾爾曼人得勝以來，封建領袖一向是君臨一切，而且費盡了心血，使國內保持著農業經濟的狀態，抑制那大規模的商業的發展，這亦是時勢所必然。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往往是不共戴天的死仇。中古時代的武士瞧不起商業，認爲那決不是自由民應幹的勾當；在他們的眼裏，一個商人和私販子一樣，你需要他的時候固然有，可是，你總不會讓他打大門裏進來。因此之故，商業便全在外國人手裏，尤以日爾曼族的勢力爲最大。這些日爾曼族來自北海和波羅的海，即有名的『伊斯脫林人』(Easterlings)的便是。英國人受了伊斯脫林人的影響，才第一次知道貨幣的絕對而確定的價值，鑄造『伊斯脫林鎊』——現在的標準貨幣。此時猶太人已被逐出境，再也無法溜進來，甚至莎士比亞對於晒羅克(Shylock)的故事，也祇好憑耳聞，不能親自目覩了。沿海諸城稍稍從事於漁業，但國內的主要經營，數百年來仍跳不出農業的範圍。大自然卻也異常慷慨，使牠適合這個目的，尤其是家畜的豢養；因爲，那邊的土壤雖是礫瘠，不能種植五穀，但青草卻非常茂盛，牛羊儘够賴之以生存。



一年裏面有八個月的時期，風都從西方吹來；（而且不斷地吹來）那就是說，八個月裏常常下雨，這只要在倫敦過冬的人總會記得。我敘述北歐諸國的時候，早已告訴過你，近代的農業不再像一千年前，甚至一百年前那樣，專賴大自然了。固然我們還不能造雨，但化學工程師已教我們種種方法，怎樣去克服許多困難。若在綽塞和柏斯女王時代，人們就只會把牠們當作上帝的意旨，無法挽救，也無法整頓的。這里，又是那地質的構造使得東部的地主們獲得了極大的恩賜。不列顛諸島的橫剖面猶如一隻湯盆，西部很高，東部很低。其所以如此者，我前面已經說過，英格蘭是古大陸的一部，東部的古山脈受了風雨的侵蝕，已經消滅盡淨，而西部的較年輕的山脈，卻依舊高高地矗立著，安然無恙，除非再過一千萬年，或一千五百萬年，牠們是不會消滅的。這些年輕的山脈盤居在威爾斯，（克勒特語的最後壁壘之一）猶如屏障一樣，乘大西洋裏的暴風雨還未到東部平原的時候，就撞散了牠們的力量，使牠們的猛烈程度減輕，這樣一來，東部大平原便能享受到極好的氣候，適於種植五穀，養家畜了。

自輪船發明以後，美國人可以從阿根廷或芝加哥去購辦糧食；自冷藏法輸入以後，寒冷的食物可以銷行到世界各部。一個國家只要有錢，便無需依賴自己的農場，來養活國內的人民。可是，從古代直到百年以前，糧食的主人同時也是世界的主人，如果他們把穀倉的門鎖了起來，無數的人民就會漸漸餓死。英格蘭有片寬廣的平原，南臨不列顛海峽，西界塞汶河，（爲威爾斯與英格蘭的分界線，注入不列顛海峽）北

沿恆伯，麥爾西兩河，東瀕北海，這遼闊的平原出產大量的食物，實是古英國的最重要的部分。

我這裏所說的平原，當然不是尋常所說的平原。英國的中部大平原很像美國的堪薩斯，由峯巒起伏的原野構成，並非平得和油煎餅一樣。泰晤士河（幾和美國的哈得孫河一樣長，不過哈得孫河有三五哩，牠祇有二一五哩）就在牠的中部流過。泰晤士河發源於著名的科脫斯烏爾德山（Cotswold Hills）山中盛產羊類，又為巴斯城所在地。自羅馬人入英之後，一般可憐的英國廚子便聚到巴斯城裏，在含有鈣性和鈉性的溫泉裏洗洗澡，吃些半生不熟的牛肉，和淹壞的蔬菜，藉以苟延生命。

泰晤士河又在契爾頓（Chilton）白馬（White Horse）兩山間流過，給牛津大學的學生們以方便的游泳機會。最後，牠便迤邐而入低窪的泰晤士谿谷。泰晤士谿谷適在東盎格利亞與北當斯兩山之間，本可以和法國相接，但因為多維峽竭力使大西洋與北海連絡，把牠的鬆泥消蝕淨盡，於是牠只得和法國分離。

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就在泰晤士河的上面。倫敦猶如羅馬及其他古城一樣，牠的產生決不是偶然。決不是由於統治者的幻想。倫敦之所以為倫敦，完全是經濟需要的結果。從前，英格蘭南北兩部的人為要互相往來，為要避免兇惡渡夫的敲詐，便覺得有造橋的必要，倫敦的發祥地，就在泰晤士河的這一段。這一段的泰晤士河雖則不復有船隻來往，但因為不十分闊，所以，二千年前的建築師能够在上面搭一些東西，讓兩岸的居民帶了貨物行走，非特很平安，而且還無須濕腳。

羅馬人走後，不列顛島上什麼都變了樣，獨倫敦依然如故。現在牠已有八百萬人口，較紐約尚多百萬。牠的面積四倍於巴黎，五倍於古代的唯一大城巴比倫。原因是倫敦地方以平屋居多。英國人愛好幽靜，愛好在適宜的環境裏工作，不願意居住蜂巢似的樓房，結果倫敦便專在平面上擴張，和儘往天空裏發展的美國城市恰巧相反。

倫敦的中心，從前叫做「城」，現在已變成了一個工作場。一八〇〇年，城內尚有十三萬居民，後來逐漸減到一萬四千以下。但每天總有五十萬左右的人，走到城裏來，料理數千兆用在國外投資事業上的剩餘資本，主持殖民地物產的分配事務。這些物產都堆在棧房裏，其數量之大，幾乎不能使人相信，自塔橋（Tower Bridge）起，直到倫敦橋下二十哩以外的地方，彌望皆是貨棧。

泰晤士河上的貿易既然終年不斷，唯一的裝卸貨物的方法，便是在兩岸建築船塢和貨棧。凡是想瞭解國際貿易的真意義的人，不可不參觀這些船塢。他們也許會得到不很愉快的影像，覺得紐約畢竟還是個小村落，離商業重鎮之期尚遠，且無特別了不得的地方。但到了將來，情形說不定會變過來的。商業的中心彷彿在慢慢地向西遷移；不過倫敦於國際貿易的技術上依舊是獨佔鰲頭，紐約則尚在開始學步而已。可是，話說得有點兒野馬無繮了。我得勒住馬頭，回過來敘述一五〇〇年的英格蘭平原。牠的整個的南部邊緣，完全是重山疊嶺。最西的康瓦爾，就地質上說，本來和法國的布勒塔尼相接，現在已被不列顛海

峽所隔斷。康瓦爾真是個怪地方，二百年以前，那邊通行著克勒特族的語言，附近又有許多奇怪的石碑，猶如布勒塔尼的石碑一樣，足證從前這許多地方的居民都是屬於同族的。地中海裏的水手們來到英國的時候，首先發現的便是這康瓦爾。腓尼基人爲了尋求鉛鋅及黃銅，（你記著，他們在金屬器時代的初期很有些勢力的）往往會北至細黎羣島。島上有不少來自霧氣瀰漫的大陸上的野蠻人，他們相遇之後，便產生了商業的關係。

全區最重要的城市，爲普里穆斯，牠是一個軍港，間或有一兩隻大西洋輪船開來，但平時卻很少見船隻的。布里斯它爾峽在康瓦爾的北岸，十七世紀的地圖上叫牠是『迷峽』（Wrong channel）原來，當時從美洲回來的許多船主，往往把牠誤作不列顛海峽，以至葬身於詭計多端的波浪中。你知道，那邊的海潮有四十呎高哩。

布里斯它爾峽之北，蜿蜒著威爾斯的許多山嶺。從前，牠們都不很重要，直到盎格爾栖島上發現了煤礦，鐵礦，和銅礦，這個區域才成爲全國最富饒的工業單位之一。加的福不過是古代羅馬人的堡壘，現在已是世界上極大的煤礦中心。牠與倫敦之間，有鐵路連絡，火車須從塞汶河的隧道上駛過。這條隧道在工程方面的名譽，幾與那連絡威爾斯和盎格爾栖荷里赫得兩島的鐵橋一樣。從荷里赫得動了身，人們就可以到愛爾蘭的都柏林的港口——京斯敦。

在這古老的方形區域——威爾斯內，每個城市和每個小小的村落，都有極長久的歷史，我簡直連牠們的名字都不敢舉出來，怕的是，這本書會失卻了世界地理的原意，變成一冊英國地理了。我說，這個方形區域從古就是地主階級的大本營，至今還是這樣。在法國，巨大的田產固未嘗沒有，但究竟很少，而且地主的數目亦較威爾斯多十倍；丹麥的比例，與威爾斯的相差更大。這些鄉村紳士已失卻了往日的尊榮地位，僅能奄奄地苟延殘喘，讓其餘的人藉此知道高爾夫球衣如何穿法，野兔如何打法，歲月如何消磨罷了。但這種現象的發生，並非因為他們有什麼缺德，而是因為詹姆士·瓦特發明了實用的蒸汽機以後，我們的經濟生活已起了突變了。當這位格拉斯哥大學生開始把祖母的茶壺玩弄時，蒸汽還不過是一種玩具，祇用於少數遲緩而費力的抽水工程上面；但到他臨死的時候，蒸汽已經獨霸一切，土地不復是財富之源了。

就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四十年中，歷來在南方的經濟重心都移到北方去了。斯加斯德爾州的蒸汽推動了曼徹斯特的紡織機；約克州的蒸汽使黎芝與布刺德佛德成爲全世界的毛織業中心；至於黑鄉（Black country）的北明翰，自受了蒸汽的影響後，已變作無量數的鋼片與鐵梁的製造所。有了這些鋼片與鐵梁，便能造出巨大的船隻，有了巨大的船隻，不列顛諸島的工業品便能運到地球的極限。

由蒸汽代替人力後所生的變化，可說是人類史上空前的劇烈革命。機器不會自己照顧，牠們需要人類去餵飼，看護，并支配工作與休息的時刻。這種事務其實非常簡單的，然服務後所得的酬報，在一般鄉下

人看來已經很高了。鄉下人受著城市的誘惑，城市日新月異地生長，寓所主人個個發財。在極短的時期以內，鄉村裏的人口已有百分之八十遷進城市。這樣一來，英國便能積聚起大量的剩餘財富，這些財富會使牠保持著繁榮的景象，就是用完了其他的資產以後也不致衰頹。

許多人常在反躬自省，最高點是否真的已經到了。這祇有時間才答得出來——時間，十年或二十年之後。但那時究竟會發生些什麼，卻也很值得思考。自古迄今，不列顛帝國一向是無數意外事件的產物。牠在這一點上和羅馬帝國很相像。羅馬帝國是地中海文化的中心，不得不征服所有的鄰邦，以維持牠巍然獨存的地位；英國自成了大西洋文化的中心以後，也祇有採取同樣的政策。現在，披靡全球的黃金時代彷彿已走到盡頭了。商業和文化開始在渡洋而西。幾年前還是大帝國中心的英格蘭，已在飛快地變成人口過剩的，離荷蘭海濱不遠的小島了。

那似乎太難堪了罷。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麼一個樣兒的。

## 蘇格蘭

大西洋海濱的美國人知道五邦 (Five Nations) 的存在，從前的羅馬人知道蘇格蘭的存在。往北，在最後一座王家的城堡和最後一間諾森勃里亞 (Northumbria) 的茅舍後面，展開著一片荒涼的山地，上面

住有粗野的牧童和羊主人。他們過著傳說中的簡單生活，和別處一樣，盛行著母系制度，沒有通衢大道，只有羊腸山徑，而且陡得馬也不易行走；人家費盡了心血，想去教化他們，他們卻頑強抵抗，一點都不肯放鬆，結果，便祇有任憑他們之一法。他們又是極厲害的家畜賊，常會突然從山上溜下來，把哲維倭特山的羊和昆布蘭州的牛偷走，因此之故，聰明的辦法便祇有從泰因河起，到素爾威河止，建築高牆，保護這些區域，同時再用利劍與磔刑去恫嚇他們，使他們寧死也不敢下來。

這種工作都完成了。在羅馬人統治英國的四世紀中，蘇格蘭人除了遇過幾次征伐外，很少受到文化的薰陶。他們和愛爾蘭的克勒特人繼續着商業上的關係，但他們的物質慾望很低，他們不大跟其他的世界來往。羅馬的古牆現在是沒有了，然蘇格蘭人卻依舊過著簡單的生活，發展他們自己的文化。

蘇格蘭雖是窮苦不堪的地方，但也保持了蘇格蘭人的個性。境內大半多山。在人類出現前許多時候，這些山脈和阿爾卑斯山一樣高。侵蝕作用（風雨）使牠們漸漸消瘦，猛烈的地質變化完成了餘下的工作。隨後，冰起來了——那曾經覆蓋著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冰。從此，谿谷裏一點點的土壤便被刮得淨盡。蘇格蘭的居民祇有百分之十能在高地上過活，原是無足驚異的。其餘的百分之九十，都聚在低地上面。低地是一條狹長的陸地，普通總只有五十哩闊，西起克來得河，東至福耳司灣。這個谿谷介於兩座死火山（大部分的城堡都築在死火山的山腰上）之間，不啻是一條寬廣的裂口，谿谷裏有兩個蘇格蘭大城，一

個是古都愛丁堡，一個是近代城市格拉斯哥，煤，鐵，造船，製造各業，均極盛。兩城之間，有運河連絡。另外一條運河自福耳司灣起，鑿到馬累灣，可容小小的船隻，從此，大西洋與北海便有了直接的交通，無需再冒著危險，在約翰·格洛芝（John o. Groats）與克尼羣島，及設得蘭羣島（愛爾蘭與挪威北角間的古大陸的遺跡）間的惡浪裏駛行了。

可是，格拉斯哥所有的繁榮，並不能使蘇格蘭富饒起來。一般蘇格蘭農夫辛苦地工作著，所得僅免於凍餒，從不能覺得自己是真正活著的人。因此之故，他就未免過分地謹慎，絕不忍化費他難得的金錢；但同時，窮苦卻也使他剛毅，他能完全依賴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聰明才智，不顧人們的一切譏評。

依利薩伯女王死後，英國的王位由她的蘇格蘭表兄弟——斯圖亞特族的詹姆士繼承，這原是歷史上偶然的機會，但蘇格蘭卻因此變成英帝國之一部了。從此以後，蘇格蘭人能夠隨意到英格蘭去，隨意在帝國的全境漫遊，只要他們覺得自己的地位太狹小，不能滿足他們的雄心時。他們的勤懇，他們的智慧，乃至他們的缺乏情感，都能使他們成爲良好的地方領袖，統治著遠離王畿的區域。

## 愛爾蘭自由邦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一個極悲慘的人類命運的故事。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極有希望的民族，毅然



丟開了牠分內的工作，浪費了牠全部的精力，渺茫地追求著失卻了天國，輾轉於悲慘的運命之中；而同時，鄰近的島上又有一個狠惡的敵人，常在睜大了銳眼，固執地，殘忍地，下著最大的決心，想侮辱他們，奴視他們，爲的是，他們不懂得光明磊落的自私乃生存的基本法則。

怪誰呢？我不知道。怪地質嗎？難說。愛爾蘭是史前的北極大陸的遺跡，在地質改造的時期中，中部一帶儘是往下沈，與海濱的山脈高低得很厲害，以致全島的形狀猶如一隻湯盆，島上的河流也得繞出無數的曲線，才能繞到海裏，航行自然很不便。我想，要是愛爾蘭的中部不這樣地低陷，牠一定會好得多吧。

怪氣候嗎？不能；因爲愛爾蘭的氣候和英格蘭的並沒有什麼不同，祇是水氣稍微重一些，迷霧稍微濃一些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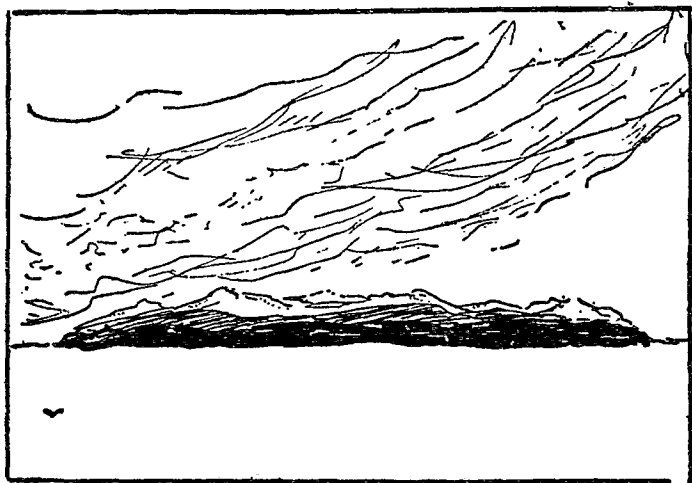
怪地理方位嗎？回答又是一個『不能』；因爲，自美洲發現以後，歐洲諸國如果要和新大陸通商，只有愛爾蘭所處的地位最來得便捷。

怪誰呢？那恐怕只好歸咎於難計的人性了。人性，牠推翻了一切預言，使自然的富源變成物質的貧乏，勝利變成失敗，勇氣變成突然的對於悲慘運命的忍受。

風尚要不要負點責任的呢？我們都知道，愛爾蘭人是怎樣地愛好著他們的神話。每篇愛爾蘭的戲劇和民間故事，都聚滿了精靈，妖怪，仙人，巫覡。說句實話，生當這樣乏味的時代，我們對於他們的妖魔鬼怪，以

及一切幻想中的人物，有時會覺得厭倦起來的。

你又要說摸不著頭腦了。你或許還要問：這些和地理有什麼關係呢？是的，假使是一本記載山川城市，煤，鐵，輸出統計，和織物輸入統計的地理書，當然沒有關係；但人類不僅是一個尋覓食物的傻子，他同時還有一個心靈，和天賦的想像。在所謂愛爾蘭這個國度裏，似乎什麼都有些不尋常。你從遠方看到了別的国家，總會暗暗自忖：『那邊是一片陸地，牠的地勢不是高，便是平；牠的顏色不是赭，黑，便是青；那邊總也有不少人民，他們總也會吃飯，喝水；他們的面貌不很美麗，便很醜陋；他們的生活不很幸福，便很可憐；他們生了總也要死；葬的時候不是有和尚替他們拜懺，便是沒有和尚替他們拜懺。』至於愛爾蘭，情形就不同了。愛爾蘭充滿了另



一世界的，甚至非世界的景象。孤獨瀰漫在碧空中。寂寥與幽僻之氣，簡直看得見，摸得出來。昨天還是真實的東西，今天已罩上了疑雲；一刻前還是簡單的事情，現在已突然複雜不堪。牠的西邊是躺著默默無語的大洋，然大洋的深淵還不及愛爾蘭神祕。

殘酷的運命使愛爾蘭人成爲被壓迫的民族，屈服的時期比任何國家都要長；爲了這，他們祇需一記起不幸的過去，便不免怨天尤人。實在說來，他們自己亦應該負相當的責任，他們的心靈上有著不易覺察的缺陷，因此屈服的時期才會繼續不斷，成爲曠古稀有的現象。而這種缺陷，或許就從他們所願意爲牠犧牲的大地上產生出來的，我想。

諾爾曼人征服了英國，把新得的領土整頓之後，便睜大了貪饞的眼，凝相著愛爾蘭海那邊。實際上，愛爾蘭海猶如北海一樣，不過是個沈陷了的豁谷。算不得真正海洋的一部。適逢其會，諾爾曼人對於愛爾蘭的野心，終於如願以償了。島上的酋長們你爭我吵，靡有已時。一切統一全島的努力，到頭來都幻成了泡影。在得勝者威廉的同時人看來，愛爾蘭是一塊『風吹草動的荒地。』那邊多的是眼睛睜得滾圓的教士，一心想把基督教的福音感化全世界的異教徒；可是那邊沒有路，沒有橋，沒有一切交通的工具。人類如果要把日常生活過得更舒服，更和諧，這些起碼的東西都很重要，然而在愛爾蘭島上，全被得過且過的人們

所忽視了。島的中部比沿海低得多，是一片澤地，而且老是一片澤地。原來澤地都有一個壞脾氣——不肯自己洩水。人類的靈魂充滿了幻想，人類的手就極易把洗碟子的事情忘掉了。

英法兩國的統治者真厲害，他們都會見好於當時最有力量的人。不是嗎？當英國的貴族逼英王簽訂那轟動一時的條約時，教皇英諾森第三不是立刻幫了他的愛子約翰，把大憲章（Magna Charta）宣布無效，把爲首的幾個男爵逐出教會的嗎？當一個愛爾蘭會長乞援於亨利第二，請他去攻打更厲害的敵人（那時候究竟有多少敵人，我已記不清楚了）時，羅馬的教皇亞德里安第四不是像得了無線電報似的，連忙眉開眼笑地簽下文書，把世襲統治愛爾蘭的大權賜給他的英王的嗎？這樣一來，諾爾曼人由二百武士一千士兵組成的軍隊，使得占領愛爾蘭，把封建制度高壓在習慣於部落制度的人民身上，殊不知別地的部落制度雖久已消滅，而愛爾蘭人卻仍能享受到單純的快樂的呀。從此，糾紛便開始了。這種糾紛一直延續下來，直到數年以前，才得正式告一段落；而且就是在現在，誰又能擔保牠不像火山爆發一樣，把突然而猛烈的消息披露到報紙上來呢？

愛爾蘭的地形猶如愛爾蘭的靈魂一樣，是一個絕妙的陷阱與屠場。在這片屠場上面，高尚的理想與卑賤的惡行，已混雜在一塊，無法清理，彷彿除了把當地的土著殺戮個乾淨外，問題永不會解決的了。唉，唉，這些話並非沒頭沒腦的好幾次，一般勝利者都會試行過大屠殺與大充軍的政策，沒收一切的財物與貨

品，以供英王及其部下的享用。例如一六五〇年，當愛爾蘭人憑了不識時務的衝動，異想天開地幫助無用的查理叛變時，克倫威爾所用的鎮壓手段，就是生在慘劇後數百年的人們，也還記得的吧。這原是一種想把愛爾蘭問題切實而又永久地解決的政策，然施行的結果，島上的人口反減少到八十萬，餓死率（生存率一向就不高）亦飛快地增高。於是，一般討得著，借得到，偷得出相當川資的人，都爭先恐後地逃往外國的海邊去了；至於贖留在家鄉的呢，他們孕懷著滿腔的悲哀，看守著先人的墳墓，賴番薯以度日，憑期望以待時，直要到歐戰爆發之後，他們才獲了最後的解救。

就地理上說，愛爾蘭一向是北歐的一部；就精神上說，愛爾蘭於最近以前還是地中海的中心。而且就是在現在，牠雖已獲得了自主之權，和坎拿大、澳大利亞，或南非一樣，組織著自治政府，然依舊是個別繳的天地。島上的人民非特不謀祖國的統一，反而裂成兩部，互相攻訐不已。南部（或稱信奉舊教的區域）的人民占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維持著自由邦的現狀，以都柏林做他們的國都；北半普通叫厄耳斯特，包括六州，居民幾乎全是新教徒的後裔，他們至今仍自認是英國的一部，直接派代表到倫敦，出席英帝國的國會。

這便是本書裝訂時愛爾蘭的現況，一年或十年後會有什麼變化，誰也不能逆料。但一千多年以來，愛爾蘭的運命總算第一次操在愛爾蘭人的手裏了，現在，他們可以自由地發展他們的海口，使科爾克、里摩

黎克，和加爾威變成名實相符的商港。他們能够學丹麥人的樣，把成效卓著的農業合作制度加以試驗。他們日常的物產，也能和別國的爭衡對抗。他們既已是自由而且獨立的人民，想來總能廁身於並世國家之林的了。

然而，他們到底能不能把過去忘記得乾淨，聰明地爲著將來努力呢？

## 第二十二章 俄羅斯非歐非亞亦歐亦亞的國家

在美國政府看來，世界上並沒有俄羅斯這個國家。牠的執政者不能受法律的保護，他的外交官不能出自己的國界；美國人民都受過警告，說是他們若要到俄國去，只能碰自己的運氣，萬一發生了困難，休想獲得政府的援助。然從地理上說起來，俄羅斯占有全世界七分之一的陸地，牠的面積兩倍於整個的歐洲，三倍於北美合衆國；牠的人口抵得過歐洲最大的四個國家。可是，滿羅維亞和亞的斯·亞比巴都有美國的公使，莫斯科卻沒有。

這種現象的發生，其中必有原因。從表面上看來，這個原因是政府方面的，從實際上看來，牠完全是地理方面的。因為我總覺得，俄羅斯之爲自然環境的產物，較其他各國更爲顯明。牠自己也從不會肯定，到底想屬於歐洲呢，還是屬於亞洲？這些混雜的情感，引起了文化的衝突，文化的衝突，更釀成目前的情狀。我希望，藉了一幅極簡單的地圖的幫助，能够把全部的理由說述出來。

不過，我們先得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再說。俄羅斯到底是歐洲的國家呢，還是亞洲的國家？爲便於說明

起見，我且假說你是個察克芝部落（Chuteh）人，住在白令海峽的沿岸，對於目前的生活很不滿意，（這個我並不怪你，因為一個人生活在西伯利亞的冰凍的東角上，原是非常可憐的）決意聽了賀拉西·格里力的勸告，向西方遷移。我再假說你是不愛山居的人，喜歡住在一向住慣了的平原上。對了，你向西走了二年，只要受得住苦，游過十幾條寬闊的大河，此外便無其他的障礙。直要走到旅程的終點，你才會發覺你自己被烏拉山脈所擋住。不過，烏拉山脈從地圖上看來雖像歐亞兩洲的分界線，其實算不得很大的障礙。因為，第一批到西伯利亞去的俄國探險家（其實是許多亡命之徒，他們在發現了有價值的東西之後，便被尊為探險家了）越過烏拉山脈時，肩上還扛著船隻的，你能扛了船隻越過落機山或阿爾卑斯山嗎？

越過烏拉山後，半年左右的步行就會把你帶往波羅的海。這樣，你已好算從太平洋漫遊到了大西洋，（因為波羅的海祇是大西洋的支流）而且從未真正離開過平地。你的整個的行程，可說是大平原之一部，這個平原占去了三分之一的亞洲，二分之一的歐洲，（因為牠是和蔓延到北海的日爾曼大平原接壤的）全境忍受著一個極大的天然缺陷，那便是，牠始終面向北冰洋。

這是前俄帝國的禍根，爲了牠，牠不得不化盡了數百年的光陰，犧牲了大部分的血肉與錢財，努力追求著暖水，結果卻如一場春夢。這又是 U. S. S. R.（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ussia，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老死了的羅曼諾夫王室的繼承者）的極大不幸，爲了牠，蘇聯不得不像一座十八層





八千間的樓房一樣，除掉兩扇小窗接近三層樓後面的避火梯外，沒有別的進路與出口。

你把小得有勁的國家如英法等和美國相比，自然覺得美國的面積大得可驚；可是，這片飄揚著俄國國旗的平原卻占有全世界七分之一的土地，牠的面積四十倍於法國，一百六十倍於英國，三倍於整個的歐洲。牠的第一大河——鄂畢河——與亞馬孫河相等，第二大河——利那河——與密蘇里河相等。說到牠的湖泊與內海，則西部的裏海抵得過蘇必利爾，休倫，密執安，伊利四湖的總面積；中部的鹹海比休倫湖大四千方哩，東部的貝加爾湖差不多兩倍於安剌釐阿湖。

南部諸山把這片平原隔離了亞洲的其他各地，高度並不遠遜於美洲的最高山峯，因為阿拉斯加的馬琴力山是二〇，三〇〇呎，高加索的厄爾布魯士山是一八，二〇〇呎。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在西伯利亞的東北部，牠已入北極圈範圍，面積相當於英法德西——西班牙——四國的總和。

只要事實上可能，這個區域總慫恿人們趨向於極端。這些草原和苔原上的居民的性格，都強烈地受著自然環境的影響，他們的行為與思想，都循著外國人認為離奇古怪的典型或法則——這種情形原是無足怪的。數百年來，他們一向奉行著極虔誠的宗教儀式，然頃刻之間，他們又會把上帝的觀念完全拋開，甚至學校的課程上面亦擯棄了他和他的名字——這種情形也是無足怪的。數百年來，他們一向臣服於匹夫的統治之下，認為他終古不滅，而且神聖不可侵犯，然轉瞬之間，他們又會摧毀了他，接受一種苛刻的

經濟制度，這種制度將來或許會把幸福帶給他們，可是在現在，牠卻非常專橫，殘酷，而又無情，猶如俄皇的暴政一般——這種情形難道也值得大驚小怪的嗎？

顯然的，羅馬人從不曾聽見過俄羅斯的名字。希臘人就和現代的我們一樣，有一次到波羅的海去尋覓糧食（你還記得金羊毛的故事嗎）的時候，碰見了不少野蠻部落，便給他們題一個名字，叫做榨馬乳者（Mare-milkers）我們從幾種留傳至今的花瓶圖畫上推測起來，這些榨馬乳者或許就是現代哥薩克人的祖先；但根據歷史上的記載，俄羅斯人出現的確實地點，卻是一片方形的平原。這個平原南臨聶斯德河與喀爾巴阡山脈，西至維斯杜拉河，東北兩部，以聶伯河及普里柏特窪地為界。北方的波羅的平原上，住著他們的堂兄弟——立陶宛人，勒特人，和普魯士人。普魯士人現已成爲德意志的中心勢力，從前卻是斯拉夫族的一支；南方住著克特勒族和日爾曼族，以及兩族的混合人種；芬族原來住在他們的東部，但現在卻偏安於白海、北冰洋與波羅的海間的陸地上了。

稍後，日爾曼族開始馳騁於中歐，需要大量的奴隸，此時，他們覺得獲俘奴隸的最簡便方法，只有去侵略他們的北鄰。原來他們的北鄰都是馴良的民族，遇到殘酷的運命臨頭時，祇會聳一聳肩膀，接受著，默然說聲『噢，這就是人生。』

這些北鄰也有他們自己的名字，希臘人把牠讀成『Sclavoni』。一般人肉買賣者侵略喀爾巴阡山區

域，每次捉到了許多活商品時，總是說捉到了許多斯拉夫或奴隸（Slaves）後來『Slaves』一字漸漸演變，凡被人當作財產看待的可憐蟲，都佩上這個名字了。但歸根結蒂，歷史卻開了個絕大的玩笑，這些斯拉夫或奴隸竟能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巍然獨立於近代的世界；而且湊巧得很，玩笑的對象就是當年統治他們的歐洲人。假如歐洲人早就存著遠大的眼光，他們的地位也許不會這樣狼狽。關於這一點，我將簡略地告訴你。

斯拉夫族安居於小小的四方形區域內，人口日漸繁多，不久就需要更大的土地。但當時，西去的路已被強大的日爾曼人截堵，赴地中海去的總門又被東西兩羅馬帝國所鍵鎖，剩下來的，祇有東面一條了。他們蜂擁著向東奔去，尋求更多的領土，他們渡過了聶斯德，聶伯兩河，直到倭爾加河邊停止下來。倭爾加河一名大河（Big River）俄羅斯農夫更稱牠為諸河之母（Mother of all rivers）因為河中多的是魚類，足以養活數十萬的居民。

倭爾加為全歐最大的河流，發源於北方的矮山嶺中，這些矮山都在中央俄羅斯高原之上，宜於建築堡壘，因此初期的俄國城市，大半集中在那邊。倭爾加河為要注入大海，不得不繞著這些矮山，向東繞成一個大灣。牠緊靠著山脈流瀉，所以右岸崇高而峻陡，左岸低窪而平坦。由山嶺造成的這個曲折非常之大，假如倭爾加河走了直路，那末，自出發點威爾城以迄裏海，不過一千哩光景；而現在，實際上所走的路，竟達二

千三百哩。至於這全歐的第一大河的流域，其面積比密蘇里河流域大四萬方哩，（倭爾加河流域爲五六三，〇〇〇方哩，密蘇里河流域爲五二七，〇〇〇方哩）抵得過德法英面積的總和。可是，牠猶如俄羅



道商古斯羅俄

斯的其他東西一樣，行爲不免有點稀奇古怪。牠原來是航行極便的河流，（大戰以前，河內常有四萬隻小船來往）但一到薩拉多夫城後，就降得和海面一樣低，這樣一來，最後的數百哩簡直在海拔下面流瀉了。這種情形，聽來似乎荒唐，其實是可能的。因爲，牠所注入的裏海全是些鹹水，海面日漸往下陷，現在已比地中海低了八十五呎。再過一百萬年，牠或許有很好的資格，可以和海拔下一，二九〇呎的死海爭衡了。

事出湊巧，倭爾加河總算是我們常吃的魚子醬的母親。我用『總算是』三字，頗有一點道理。因爲實際上說起來，倭爾加河不過是魚子醬的繼母，那種名聞四海的俄羅斯美味，並非真正用鱒魚卵製成，而是

用金鎗魚卵做原料的。

在鐵路尚未發明以前，河與海是人們經商或劫掠時的天然大道。俄羅斯人西阻於條頓勁敵，南阻於東羅馬帝國，無從與大海相接，因此，他們在需要向外發展的時候，不得不依賴他們的河流了。自六〇〇年以迄今日，俄羅斯的歷史一向與兩條大河發生關係。一條是上面說過的倭爾加河，一條是聶伯河。但兩河之中，聶伯河更爲重要，因爲牠是波羅的海與黑海間的要道的一段，歷史之長久，猶如那貫通日爾曼大平原的商道一樣。現在，請你一面看地圖，一面聽我講。

我們自北起程，發現芬蘭灣與拉多加湖（面積和美國的安剔釐阿河相彷彿）中間被尼瓦河連接著，河上爲列寧格勒所在地。自拉多加湖往南，流出一條小河，叫做福爾克霍夫（Volkhov）乃拉多加伊爾曼（Ilnen）兩湖間的鏈繫。伊爾曼湖的南方，我們又發現羅發特河。從羅發特河到都納河的距離並不長，地勢極平坦，居民常用之以作陸運路。（Portage）北方的旅客只要走盡這條陸運路，便能閒散地泛舟於聶伯河，直達克里米亞半島西數十哩的黑海。

貿易無國界之別，商業無種族之分。商人們把北海沿岸的商品運到東羅馬帝國，往往市利百倍，因此之故，他們就在沿路一帶不絕地往來。紀元後最初五六百年中，這是一條純粹而簡單的商道，一面沿著加里西亞波多里亞兩山（喀爾巴阡山的餘脈）間的豁谷，一面沿著中央俄羅斯高原。

但這些區域逐漸被外來的斯拉夫人住滿後，情形就改變了。這時候，一般商人已變成政治的領袖，不復長年奔波，卻定居了下來，以便做王朝的開山之祖。至於大部分的俄羅斯人，他們雖然有善良的性格，但決不是善良的執政者。他們缺少條頓民族的嚴正而精確的觀念，他們的靈魂太會狐疑，他們的心思太會分散，他們過於愛好空談和妄想，不配做那需要專壹和決斷的工作。於是，少數的人便能自立為一方之主，無需多大麻煩了。他們最初的野心雖然不大，但總也要一塊居住的地方；當他們把簡陋的王宮築好以後，他們卻又需要別的房子，以備臣僚們居住了。古代許多的俄羅斯城市，就是這樣地一個個產生出來的。

但城市，尤其是在生氣勃勃的時代，極易引起外界的注意。君士坦丁堡的牧師們，都覺得這是一個絕好的傳教機會。他們沿著聶伯河，泛舟北上，猶如數百年前的諾斯人乘桴南下一樣。他們聯合各地方的統治者，培植他們的勢力。寺院變成宮殿的一部。俄國的羅曼諾夫王室亦於此時立了基礎。南方的基輔本是大諾弗哥羅（與下諾弗哥羅無關，因為下諾弗哥羅是在倭爾加與俄喀兩河的匯合點上的）的富饒的商業城，現在已變得更殷實，更著名，就是西歐的人民也知道牠的存在了。

同時，馴良的農夫猶如在過去的一萬年中一樣，繼續增殖著他們的人口，感到尋求新地的必要。他們突破了家鄉的繫索，離開了肥沃的烏克蘭平原——全歐最富的穀倉，開始向中央俄羅斯高原遷去。他們走到最高的地帶，沿著東流的河岸躡躡。慢慢地，慢慢地，（俄羅斯農民有什麼時間觀念呢）他們爬下俄

喀河流域，最後爬到倭爾加河邊，創立了另一個新城，(New-town)或稱諾弗哥羅，以便統率那永久是他們的領土。

但至少就歷史上看來，『永久』是從沒有持續得很長的。到了十三世紀初葉，他們所有的雄心，都暫時給黃禍(The Great Disaster)鎮住。矮小的黃種人衝過了烏拉山與裏海（烏拉河的荒涼的鹹水湖）間的大平原，向西馳騁，彷彿全亞洲的人民都在向歐洲的中心湧來。西方諾斯·斯拉夫族(North-Slav)的各小邦震駭得莫知所措。不滿三年工夫，俄羅斯整個的平原，山川，湖海，完全淪陷於韃靼人之手。那也祇由於飛來的好運，（韃靼馬發生了疫症）德法及西歐各國才得幸免於禍。

韃靼人把新馬養壯之後，再度嘗試著他們的命運。但因為德意志與波希米亞的城堡竭力抵抗，他們便兜了一個大圈兒，一路亂砍著，劫掠著，焚殺著，衝過了匈牙利，卜居於俄羅斯的東南兩部，享用他們勝利後所得的財寶。隨後二百年中，基督教國家的男人，婦女，和孩子，遇見魔王成吉思汗的子孫以後，都得跪下雙膝，吻他的馬蹄，否則便有就地處死之禍。

歐洲人當然會聽到這種慘事，但他們並不存憐憫之心。原來斯拉夫族之崇拜上帝，都遵循希臘的儀式，而歐人卻依照羅馬的儀式的。那末，任憑異教徒去蹂躪吧；任憑俄羅斯人去變成可憐的賤奴，一聽得馬鞭響，隨即戰慄起來吧！反正他們不是正宗的基督教徒，無福享受好運的！但歸根結蒂，歐洲人的冷酷無



情的態度，終於賺得了極大的損失，因為俄羅斯人素性馴順，對於強有力者的壓迫亦甘心忍受，此時，在韃靼人統治下的二百五十年中，他們更養成了不當屈伏而仍屈伏的壞習慣了。

假如任他們自己去掙扎，他們決沒有摔掉重轡的希望。他們所以會恢復自由，全靠莫斯科（斯拉夫人東部邊疆上的古堡）小邦的統治者的力量。一四八〇年，約翰第三（俄國史上稱作伊凡大帝）不願再向金保（Golden Horde）的主人進貢了。這可說是公然抵抗的開端。五十年後，外國的統治者總算到了雪散冰消的時期。可是，韃靼人雖已銷聲匿跡，而韃靼人的制度卻依然存在。

一般新起的統治者，都深解人生的『真實性』。三十年前，土耳其人攻破了君士坦丁堡，把東羅馬的末代君王殺死在聖索斐亞（Holy Sofia）教堂的石階上。當時東羅馬皇帝有個疏遠的女戚，叫做左伊·佩路羅加（Zoe Palaeologa）並沒有遇害。她是一位天主教徒。教皇力主把她嫁給伊凡，意在使迷途的希臘教徒皈依他的宗教。婚禮舉行了。左伊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索斐亞（Sophia）。然教皇的深謀遠慮，終於盡付東流。伊凡反而較前更堅決。他恍然覺悟，這是效法東羅馬諸帝的勳功偉業的好機會了。他自名為『神聖』。他採用君士坦丁堡的著名的紋章——代表東西兩羅馬帝國的兩頭鷹。他把貴族黜而為傭僕。他在自己的莫斯科小朝廷裏施行東羅馬的峻禮。他存有莫大的雄心，覺得當今之世，只有自己才是唯一的『愷撒』（Caesar）後來他的孫兒卽了位，由於王室的著著勝利，更變得不可一世，最後他竟自命為大

帝，或『愷撒』統治他勢力所及的全俄羅斯了。

一五九八年，古代諾斯族的末代子孫（路列克族的末代子孫）死了。經過十五年的內亂，一位羅曼諾夫族——莫斯科的無名貴族——的英雄自立為沙皇（Czar）從此以後，俄國的地理便變成羅曼諾夫王室的政治野心的反映。羅曼諾夫王室儘有許多缺點，但同時也有許多優點，而且這些優點非常可佩，簡直可以掩遮所有的瑕疵。

舉個例來說，他們都懷著剛毅的決心，不惜任何犧牲，為人民尋求出路，直達寬廣的『大海』。他們向南嘗試著這種政策，衝過黑海，衝過阿速夫和塞巴斯拖堡，想到地中海那邊，結果被土耳其人擋住了。但經過這幾次戰役後，十個哥薩克部落都精誠團結起來了。哥薩克人是古代卡柴基（Kazaki 即流寇）的苗裔，又是浪人和田奴的集團，於過去五世紀中，陸續逃往荒地，以避波蘭主人和韃靼主人的壓迫。當時，瑞典人因為參加了三十年戰爭，掩有波羅的海四周的領土，這些哥薩克人便去侵略他們。經過五十年的奮鬥，彼得大帝終能領了成千成萬的人民，發展到尼瓦窪地上，建立一個新京聖彼得堡。可惜的是，芬蘭灣一年中有四個月冰凍，『大海』之求，依然杳如春夢。他們沿著溫涅加，杜味納兩河，穿過吞特拉（Tundra）區域——北極的苔原——的中心，在白海之濱築了個新城，取名阿堪遮·邁克爾；但喀寧半島非常荒涼，離歐洲極遠，猶如哈得孫灣的冰凍地帶一樣；而謬曼（Murman）海濱，又成為荷英兩國水手們的禁地。一切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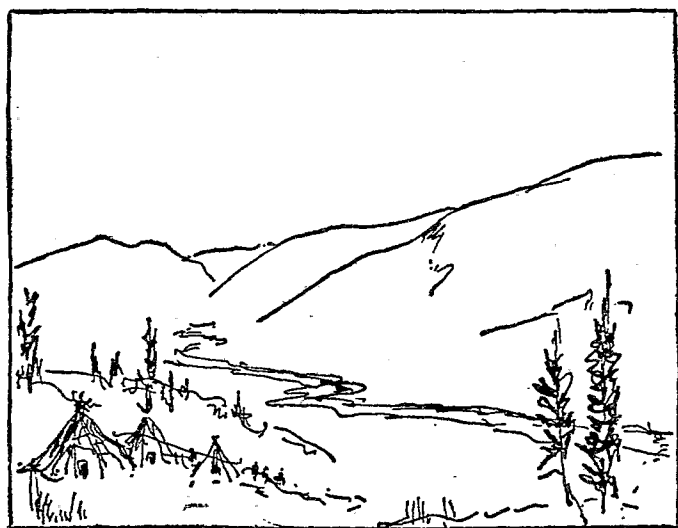
作都是枉然。除了向東發展外，他們再沒有別的出路了。

一五八一年，一羣偷逃的奴隸，流氓，以及歐洲六七個國家的俘虜，總計一千六百人光景，受著飢餓的驅策，越過烏拉山脈，途中遇見了西比爾（Sibir，即西伯利亞）王韃靼汗第一，便施行攻擊，結果把他打败，他的領土也被他們瓜分。但他們有鑒於莫斯科力量之大，生怕將來『小爸爸』（Little father）的大兵一到，非特不會當他們是忠君愛國的英雄，論功行賞，反而會把他們視作逃亡者或叛徒一樣，加刑治罪，所以，他們就甘心把這些土地獻給俄皇了。

這種古怪的殖民政策，施行了幾近一百五十年。展開在這些壞蛋們前面的大平原上，居民寥若晨星。其實，那邊土壤卻異常肥沃的。北部是草原，南部蓋著密茂的森林。不久，他們就離開了鄂畢河，走到葉尼塞河旁邊。一六二八年，這批劫掠者的先鋒隊進展到利那河，一六三九年，他們已在鄂霍次克海的海濱。一六四〇年後不多時，他們又向南進行，在貝加爾湖上築下一個最早的城堡。一六四八年，他們冒了險，遠至黑龍江。同年，一個名叫第傑納夫（Dejnev）的哥薩克人，泛舟於科里木河（Kalyma）直駛西伯利亞北部，沿了北冰洋岸，駛到亞美交界處的海峽那邊；回來之後，他逢人說述他的發現，但未能引起多少注意。八十年過去了，一個服務於俄國的丹麥航海家，名叫外塔斯·白令（Vitus Bering）重新發現了這海峽，卻把自己的名字贈給了牠們。

自一五八一年以迄一六四八年，叫做六十七年代。從前，美國人開發阿利根尼山與太平洋岸間的區域時，一共費去了二百年左右的辰光；你只要一想起這件事實，你就會清楚地知道，俄國人並不是常如我們想像中的那樣遲鈍的。他們獲得了整個的西伯利亞後，原有的領土突然擴張，但他們並不以此自滿，他們還跨過了亞洲，向美洲發展，在華盛頓逝世前好多時候，美洲已有一個繁盛的俄羅斯殖民地，以阿堪遮·迦伯列城為其中心；阿堪遮·迦伯列現已改稱西特喀，一八六七年俄國人把阿拉斯加正式移交美國的時候，會議就在這個城裏舉行。

就精力，堅毅，及勇敢而論，這些初期的俄國墾荒者實遠勝美國人。可惜莫斯科與彼得堡的執政



亞利伯西部東

者不懂帝國的眞義，所以，縱使是一片有待人力去開發的富區，亦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他們非特不好好地經營牧場，森林，和礦業，反使西伯利亞變成了巨大的牢監。

第一批囚犯的放逐到西伯利亞，是在十七世紀中葉，那時距業麥克（Yermak）的越渡烏拉山脈，相差僅五十年而已。這些犯人完全是牧師，爲了不遵照正教的儀式做彌撒，便被逐到黑龍江邊，讓飢餓與冰凍去結果他們的生命。從此以



北極

後，大批的男女（往往還有孩子）總絡繹於道，充往荒涼的西伯利亞。原來，亞洲的服從觀念乃俄政府的基本法律，而這些男女卻富於個人主義的思想，結果便衝突起來了。流放人數最多的一年，是一八六三年，那時波蘭的大革命剛才平服，五萬的波蘭志士，都被逐出維斯杜拉河，充到托木斯克及伊爾庫次克兩城的附近。這種強迫殖民的總數，一向沒有精確的記載；但自一八〇〇年至一九〇〇年中，由於外來的重大壓迫，政策不得不稍稍改變，每年流徙的平均數，約在二萬左右。但這個數目，卻祇就志氣高尚的，因過分愛人類而獲罪的男女而言；至於其餘的普通犯，殺人犯，以及賊骨頭等，尚不在其內，原因是，他們往往不跟這般人鎖在一起的。

確實的刑期告終後，活著的囚徒們能在囚徒村的附近，分得一小塊土地，變作自由農民。表面上，這種強逼白人移殖的舉動，好像聰明得很，俄政府還從此好向各國的政府辯白，說是牠並不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壞——一切西伯利亞傻事，自有相當的計劃，『囚徒』受了教訓，可以變作社會上有用的生產者。但實際上，俄政府的手段並不高明，因為在這些所謂『自由墾荒者』中間，大部分都隱匿得無踪無影，連一點消息都探不出來。他們是否和土人住在一起，捨棄了基督教文明，變成忠實的回教徒，抑或掙扎著脫逃以後，被豺狼所吞噬，我們都無從知道。俄國的罪人統計表告訴我們，往往有三萬至五萬的囚徒私自免逸，躲在深林或高山裏面，甘心忍受各種苦厄，不願被禁在『小爸爸』的牢獄裏面。現在，俄帝國的國旗不復在

西伯利亞的戍地上飄揚了。牠們已經換了蘇維埃的旗幟，局面也煥然一新了。可是一般支撐這局面的人物卻依然如故，他們亦是韃靼族的嫡派子孫。

俄羅斯自從廢止了舊式的農業經濟和奴隸制度，履行了資本主義和工業主義以後，國內的情形究竟怎樣，確是我們應該知道的常識。俄國奴隸之獲得自由，較林肯之批准黑奴解放案，尙早數年。當時政府爲要維持他們的生活，便每人分給一小塊土地，但實際上，他們所得的土地並不够用，而且又是從以前的主人那邊削下來的。結果，不論是主人或奴隸，皆不能賴之以生。此時外國的資本乘機侵入，開發著俄羅斯大平原上的寶藏。鐵路建築了——汽船航路成立了——歐洲的工程師也涉過了泥濘的，半亞洲式的村落，造起巴黎式的大劇場來了。

從前，俄羅斯王室的開創者都有原始時代的蠻勁，故生氣勃勃，大有『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氣概；但現在，這種蠻勁已成爲強弩之末了。此時執政的非特是懦弱無用的人，而且他的四周又被牧師與婦人所包圍。他把自己的王位押給了倫敦和巴黎的債權人，接受了他們的要求，參加著大部分人民所憎惡的世界大戰，從此末日便臨到他的頭上了。

一位矮小的，嘗過西伯利亞鐵窗風味的禿子，收拾著殘破的局面，從事於復興的工作。他捨棄歐洲的舊典型。他捨棄亞洲的舊典型。他捨棄一切陳舊的東西。他用將來的目光從事建設，然而他的目光依舊是

## 韃靼人的目光。

將來究竟會變成怎樣，百年後我們自然知道。現在，我祇須給你一個模糊的蘇俄輪廓，就足够了；而且這個輪廓也只能模糊，因為那邊的制度永遠是變動著的。布爾塞維克黨人正在從事一個實驗。他們猶如化學師一樣，忽然悟到從前的工作用錯了公式，便不惜把行不通的東西盡行廢棄。他們的制度和我們近五百年來所熟知的完全兩樣，更無從用歐美的政治術語來解釋，因為在歐美的政治術語裏面，只有『代議政治』、『民主主義』、『多數神聖』等老調頭，對於受過布爾塞維克黨訓練的青年是全無意義的。他們除掉用牠們來說明前朝的傻事外，連聽也不會聽見過哩。

民有，民治，民享的理論，我們無論相信不相信，總要對著我們的孩子們說，那是最圓滿的政治理想；但布爾塞維克黨人的觀念卻截然不同。布爾塞維克主義祇承認一個社會階級，那便是無產階級——工人，最好是用手勞動的工人。這個階級為要獲得那從未獲得的好東西，便和其餘的人發生酷烈的鬭爭。在他們看來，其餘的人是一九三三年的『布爾喬亞』，是擁護以私產制度為基礎的政府的中產階級。

够了。劇烈的騷動，在這個世界上並不算新奇的事。英國查理和法國路易的被殺，尙遠在列寧誕生以前。不過當時犧牲的祇是個人，並不是制度。至於尼哥拉第二被殺時，非特個人的生命化為烏有，就是他所代表的整個制度也悉數破壞，從俄羅斯人的意識中修焉消滅了。舊的賬簿已經掩起，頁底已用短短的





兩條紅線勾消。新的賬簿揭開了，頁首署著名：『俄羅斯共產黨合股公司。』

共產主義之成爲經濟制度，並不算新奇的事。實際上，古代的寺院已經是個共產團體，其組織以初期的基督教會爲根據，初期的教會是不主張私有財產，不承認貧富之分的。英國的清教徒搬到美國以後，亦曾組織過共產主義的社會。但所有這些努力，雖然也想使世界上的物品得到更平均的分配，基礎究竟比較的狹小，並不會深入大眾的生活。至於布爾塞維克黨人的實驗，與其他的一切便迥然不同了。牠把波羅的海與太平洋間的土地完全改了樣，使整個的俄羅斯成爲政治經濟的實驗室，在這個實驗室裏，每人彷彿向同一的終鵠努力——只顧大眾的快樂與幸福，不顧個人的快樂與幸福。但這個新俄羅斯正受著狂熱的衝突，一切終鵠往往會被這種衝突所破壞，正如舊俄人民不能擺脫那兩重性格一樣。原因是，他們的國家根本是半歐半亞的兩重性格的怪物。

蘇維埃社會的基本組織，當然是歐洲的產兒；但實行時採用的方法，卻完全是亞洲的面目。馬克斯和成吉思汗兩人的力量合在一塊，便產生了這個別緻的局面，至於這非常的實驗會有怎樣結果，我不知道。什麼豫言都是靠不住的。

可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確已獲得了相當的結果，爲了這，其他的人羣將不得不冒著寧爲玉碎的危險，嚴重地和牠周旋。

俄皇的獨裁與布爾塞維克黨人的獨裁，其間有巨大的區別。現在掌握俄羅斯政權的少數人，並不是替個人謀利益。他們所得的薪金，美國的洋鐵匠或搬運夫也會覺得嫌少，嗤之以鼻，只要他的確做過工，領到過工錢。而且，這些新暴君（他們比俄皇的官吏酷辣得多）所發展的真正偉力，又完全集中在單純的目標上面——使世界上每個人都勞動，使每個勞動者都得到充分的食物，舒適的住室，以及各種更高尚的休閒機會，作為工作後的酬報。

在西方人看來，這一切真有些莫明其妙，猶如愛因斯坦的四體或五體宇宙觀一樣。但一個面積三倍於美國的，奄有全世界七分之一土地的國家，卻正在這種制度下面過活，正在向著全世界宣傳。宣傳這種制度的並非挪威與瑞士等可憐國家，而是世界上極富於各種寶藏的大國。虔誠的祈禱，與狂怒的評論，不能使他傾覆，因為俄國人是完全與世界隔離的。他們不大讀外國書，不能看未受嚴厲檢查的外國報；他們彷彿是火星上的人類，知道鄰居的一切消息。領袖們對於反動的評論，當然要防範，但他們並不著急。他們正忙著幹別的工作，忙著組織白俄羅斯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外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啟耳基茲蘇維埃共和國，巴士克共和國，韃靼蘇維埃共和國，決沒有閒工夫關心到西方各國的贊成與反對。在他們看來，西方各國已是可憐的歷史之復活，只配陳列在一年前由故宮改建的反宗教博物院裏了。

這是一個非常的實驗，這是一個亞洲神祕主義與歐洲現實主義的混血兒，牠將來會有怎樣的結局，時間總能告訴我們。但俄羅斯大平原已獲得了生命，其餘的世界非留心一點不可。布爾塞維克主義或許祇是夢想，而俄羅斯卻是鐵錚錚的事實。

## 第二十三章 波蘭一向苦爲他人的甬道所以牠現在自己亦有一條甬

### 道

波蘭苦於兩種天然的大不利。牠的地位很不幸，牠的鄰居又是與俄國同族的斯拉夫人。真正的友愛之情固可以說是寶貴的東西，然在同民族的國家之間，能夠維持這種友情的卻絕無僅有。

波蘭人來自何處，我們無從知道。波蘭人和愛爾蘭人一樣，（有許多地方，他們很相類似）也是熱烈的愛國志士，情願爲國犧牲，惟情願替國家謀建設的，卻又很少。波蘭古代的英雄，據他們史家編纂的先民聖武記上所載，乃諾亞方舟上不購票的乘客。但實際上，波蘭人的事蹟之被載於信史，已在查理曼及其武士死後的整整兩世紀了。而波蘭這名字，於哈斯丁斯戰爭後五十年光景，才不復是空地的名稱；至於以前的人們，卻都當波蘭是遠東的一片大荒地的。

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波蘭人原居於多惱河口附近，後爲東方的外寇所攻，乃傾國西徙，遷至喀爾巴阡山下，不久又越過了剛被另一支斯拉夫人——俄國人——所洗劫一空之地，在奧得河與維斯杜拉河

間歐洲大平原上的森林沼澤之中，覓得安身避難之所。

他們選擇這個地方，真算再壞也沒有。境內的農民總是擾攘不安，彷彿坐在中央火車站入口的椅子上的。波蘭的確是歐洲的大門，凡想西征北海沿岸的，或東掠俄國的，總把牠當作唯一的過道。波蘭爲要時刻準備兩面的戰爭，所以所有的地主都漸漸成爲長期的兵士，而所有的堡壘亦都成爲要塞。結果，卻一切都受著軍事的重累。同時，又因戰爭的狀態變成了生活的常態，於是商業便不能發展了。

波蘭的城市很少，而且皆在國之中部，靠近維斯杜拉河。南面的克拉科（Krakow）建立於喀爾巴阡山延至加里西亞平原之處。華沙在波蘭平原中央，但澤臨近河口，其地商業，皆依賴外商。然而內地一帶，幾是一望蕭然，因爲，直至俄國境內的聶伯河那邊，簡直一條河流也沒有。結果，立陶宛的故都科甫諾的發展，從未超過王子小朝廷的狀態之上。

必需的買賣，都操於猶太人之手。這些猶太人，都是在十字軍因宗教狂熱而屠殺萊茵河流域的許多猶太區居民時，逃往歐洲的邊境的。此外還有少數勇敢的諾斯人，他們曾建立俄國，對於波蘭照理也該有極多好處。然而他們卻從沒有到過此地。這是什麼道理呢？原來那時南北東西並沒有便利的商路，祇是些羊腸小道，而且路的彼端，又無君士坦丁堡那樣的大城可以有所獲得，酬勞他們長途跋涉的辛苦。

真不幸，波蘭人常受困於德國人，俄國人，及土耳其人之間。德國人憎恨他們，因爲他們雖是羅馬教徒，

實際上卻是斯拉夫人；俄國人藐視他們，因為他們雖是斯拉夫人，實際上卻並非希臘教徒；土耳其人厭惡他們，因為他們不特是基督教徒，而且又是斯拉夫人。

倘中古時代強有力的立陶宛王朝還存在，事情或許要好得多。但一五七二年時，甲幾倫族（Tatars）就中絕了。從前，當地的貴族乘邊境戰亂之際，已漸次變得豪富，於獨立的廣大莊地之內，且已握有了專制大權，此時，甲幾倫族的最後的國王一死，他們便把這個國家改成一个選舉制的君主國。這種選舉制自一五七二年起施行，直至一七九一年才廢止，這當選舉制破壞的時候，制度的本身，早已腐敗到成爲一種痛心的笑話了。

波蘭的王位簡直可以出賣，只要有人肯出最高的價格，買了也毫無問題。因此之故，法國人，匈牙利人，及瑞典人等，便相繼爲這個王國的統治者。但他們對於這個王國，僅視爲獲得進款與財富的來源而已。有時候，統治者如果不將掠奪到的東西分一部分給波蘭的貴族，波蘭的貴族就會像一千年前的愛爾蘭人一樣，請鄰人來幫助他們『獲得權利』。那些鄰人，——普魯士人，俄國人，奧國人，——當然是樂於從命的，然從此以後，波蘭的獨立卻壽終正寢了。

一七九五年，當三次大瓜分中的最後一次瓜分時，俄國獲地一八〇，〇〇〇方哩，人民六，〇〇〇，〇〇〇；奧國獲地四五，〇〇〇方哩，人民三，七〇〇，〇〇〇；普魯士獲地五七，〇〇〇方哩，人

民二，五〇〇，〇〇〇。這種慘無人道的分割，直到一百二十五年之後才終止。當時協約國因為害怕俄國，卻又趨於另一極端。他們不僅使波蘭共和國擴大得超過其應有的面積，而且還給牠一個海口。他們更建下了所謂『波蘭甬道』，實際上是一條窄狹的土地，自從前的波森省起，直至波羅的海。這條『波蘭甬道』將普魯士切成兩段，至今猶未能相接。

關於這條不幸的甬道，我們無需高深的地理知識或歷史知識，亦可知道將來定有事變發生。牠將永遠是德國與波蘭間仇視及猜忌的根源，直要到有一國強盛起來，把別一國消滅了才會停止；那時候，可憐的波蘭或許又要像從前一樣，成爲俄國和歐洲的緩衝國了。

在初得勝利的時候，這似乎是一種光榮的功業。但假道於別國以建築敵意的護牆，卻決不能使今後的社會經濟問題得到最後的解決。



## 第二十四章 捷克斯拉夫凡爾賽和約的產兒

從經濟觀念及大多數都市文明的狀態看來，捷克斯拉夫在近代各斯拉夫民族的國家中間，無疑地占有著最好的地位。不過那也是非常勉強的。牠之獲得自主，乃大戰時脫離了奧地利帝國後的報酬，牠現在雖擁有三部：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及斯羅發克；但是牠能否永久保持，卻很難逆料。

第一，牠的四周都被陸地所封鎖。第二，信舊教的捷克人和信新教的斯羅發克人積不相能。前者曾爲說德語的奧地利王國之一部，時與外界接觸；至於後者，他們的匈牙利主人卻管理極壞，從未超乎小農狀態之上。

至於摩拉維亞人，他們的家鄉位於波希米亞與斯羅發克之間，爲捷克斯拉夫共和國最肥沃的農業區域。其地在政治上很不重要，所以當九百萬捷克人虐待四百萬斯羅發克人，發生無窮的爭執時，他們都不參加。至於匈牙利人之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還是最近的事實，從前，他們卻非常虐待捷克人的。

凡研究民族問題的人，都覺得中歐的問題最爲複雜，那邊的情勢，真是毫無希望。捷克斯拉夫雖不如

其他諸國那樣惡劣，但也由三種不同的斯拉夫民族所組成，他們彼此仇視著，同時又加上了三百萬左右的日爾曼人，問題便更加複雜了。這三百萬日爾曼人的祖先乃條頓民族的一支，他們在中世紀遷至波希米亞，對於在厄爾士山脈及波米瓦爾德（Bohmerwald）的礦業之發展，曾有很大的助力。

到了一五二六年，波希米亞便成爲中歐的真正產業，被哈布斯堡族所得。此後三八八年中，波希米亞又變作奧國的殖民地。牠所受的待遇還算不壞。德國的學校，德國的大學，以及德國的好的方法，使捷克人作事時富於堅強的意志，爲其餘的斯拉夫人所不及。可是你得知道，沒有一個被壓迫的民族會因主人的寬厚或餽贈而就愛戴他的。而且復仇，又彷彿是人類的一種天性呢。因此之故，所以捷克人一得到自由之後，便想同樣地報復以前的統治者，這原是毫不足怪的。他們把捷克語當作通行的語言，德語降而爲無足輕重的土話，猶如斯羅發克的匈牙利語一樣，捷克的兒童從此時起，都嚴格地受著捷克文化的訓練。這從愛國的觀點上看來，原是冠冕堂皇的；然以前的波希米亞兒童賦有了運用德話的技能，便能與無數的人們往來，現在說了捷克的語言，卻祇能與數百萬人互通聲氣；他若昂首向國外一望，總不免要如有所失。因爲，別人誰願耐著心兒去學習那毫無商業價值沒有文學意味的捷克語呢？捷克的行政人員，其政治才能往往在中歐的一般政治家之上，將來捷克政府或許會漸次恢復往日的情形，把兩種語言兼用。但同時卻又許多語言學教授，猶如在野黨反對各黨聯合的政策一樣，反對著語言的統一；捷克的政治家，如要實

現他們的計劃，還得經過一個難關，和這些教授們奮鬥呢。

波希米亞不特是前哈布斯堡帝國最富庶的農業區域，而且是工業很發達的地方。其煤鐵之富，以及玻璃製造術之精，都是遐邇聞名的。再者，耐勞的捷克農民，以前對於家庭的工業，也極精明，（他們下田工作了十二小時，還要利用餘暇製造些別的東西）波希米亞的織物，波希米亞的粗布，以及波希米亞的鞋子，都馳名全世界。但往日可以把這些產品免稅銷運——這是哈布斯堡族的良好政績之一——的地方，現在卻分成六個小國了。各國都築著很高的關稅壁壘，藉以此摧毀別國的商業。從前，一車啤酒從比爾森運到阜姆去時，途中從不受驗稅的耽擱，亦從不要納一分錢稅，現在，在六國境內卻要換六次車，納六次稅，延遲一星期，待運到阜姆時，啤酒早就變成酸酒了。

弱小民族的自決，從理想的觀點上看來，或許是極好的現象，但如果牠地理的自然形勢及無情的經濟需要發生了衝突時，結果就決不會怎樣圓滿。不過，話雖如此說，要是一九三二年的人還依戀著一四三二年的思想，世界便不能有什麼進步了。

爲那些到捷克斯拉夫去旅行的人著想，我還得說幾句話：布拉格已不復在流入易北河的摩耳刀河旁邊，而布拉哈卻位於魏爾它華河（Vltava）之上；比爾森，從前是你們去吃過啤酒的地方，現在已改稱了派爾桑；（Pilsen，你依舊可以去吃啤酒）凡是不貪酒而貪食的人，從前總到卡爾斯巴德去，現在卻光顧

卡爾羅維·華利(Karlovy-Vary)從前偏愛馬利恩巴特的，現在亦都到馬利安斯克·拉辛(Marian-ske Lazne)去了。但你要記住，你如從布隆乘車到坡遵涅時，先得找從布爾羅至布萊蒂斯拉娃的馬車，否則，你就須雇一個匈牙利人（這種匈牙利人大多是布達佩斯統治斯羅發克時的遺民）做嚮導。他最初一定要茫然望著你，待你表明了真意，說是要到波茲送尼去時，他也就會恍然明白。捷克斯拉夫的一切東西真是陳舊，恐怕美洲的荷蘭殖民地，瑞典殖民地，以及法國殖民地，還不及牠們久遠哩。

## 第二十五章 巨哥斯拉夫凡爾賽和約的另一產兒

這國家的官樣名字，叫做「塞爾維亞人，哥羅西亞人，與斯羅焚人的王國。」這三族中（他們的族名太像非洲的土人，這話或許會惱怒他們）最重要的，是塞爾維亞人。他們居於東部，靠近撒夫河一帶。撒夫河在京城柏爾格刺德那邊，與多惱河匯合。哥羅西亞人居於多惱河的支流底拉維河與亞得里亞海之間。斯羅焚人據有底拉維河伊斯的里亞半島與亞得里亞海之間的三角地帶。現在的塞爾維亞人，由幾個民族組合而成。牠包含著門的內哥羅人。門的內哥羅是奇怪的山國，從前為著抵抗土耳其人，曾經戰爭四百年，所以非常有名；而且自從我們會和著「婆婦曲」跳雙人舞以來，牠的名字就已在我們的記憶中了。塞爾維亞同時又併吞了前奧地利帝國的著名地方——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亞兩省。這兩省本是塞爾維亞的領地，奧國曾從土耳其人手裏奪得，因此便變為塞奧交惡的根源。這種惡感後來釀成了一九一四年塞拉吉伏（Sarajevo）的暗殺，世界大戰的近因（雖然決不是真正的原因）從此種下了。

塞爾維亞（舊習慣太深了——你記著，此後我說塞爾維亞時，意即「塞爾維亞人，哥羅西亞人，與斯

羅焚人的王國』)是巴爾幹半島上重要的國家,但其五百年來的歷史卻爲屈服於回教徒治下的痛心記錄。大戰後,牠在亞得里亞海上雖獲得一個海岸,可是牠和海岸之間,尙被狄那立克·阿爾卑斯山所隔斷。縱使牠能建築鐵道,穿過狄那立克·阿爾卑斯山(鐵道需費浩大)也不會有便利的港口;或許拉古薩(現稱度部羅尼克 Dubrovnik)還可算個良港,其地在中古時代爲殖民地商品的分配中心之一,自美洲及印度的新航路發現以後,地中海各城市中,祇有拉古薩未受打擊,依舊有大商船(名亞各西 Argosy,爲亞拉古西亞 Aragusia 之商船)開往加爾各答,及古巴等處;後來以一時之失策,參加了西班牙艦隊的遠征,於是所有的船隻便毀滅無餘了。

不幸,度部羅尼克對於近代輪船,毫無任何供獻。至於阜姆和的里雅斯德二地,乃塞爾維亞的天然出口,凡爾賽的和事老卻硬將一城給子意大利,一城才算留給牠。實際上,這兩城牠毫不需要,因爲他們須與威尼斯競爭,而威尼斯卻正在想恢復古代光榮的地位。——亞得里亞海上的女主。結果,的里雅斯德與阜姆的造船廠都荒草沒脛,而塞爾維亞仍一如往昔。牠的農產物可由三條路輸運:第一是由多瑙河順流而入黑海,這就像紐約的商品運往倫敦時,須取道伊利湖和聖羅倫士河一樣;第二是湖多瑙河而上,以至維也納,從維也納越過山道,即可抵布勒門,漢堡,及鹿特丹等處,不過這種方法化費甚大。否則牠可以藉火車運至阜姆,但一到阜姆,意大利人當然又要盡力破壞其斯拉夫仇敵了。

因此，塞爾維亞在大戰以前，因奧地利帝國的作祟，四周常爲陸地所封鎖，至今仍未變。那次大禍的爆發，想起真痛心，其根本原因實由於豬。原來塞爾維亞只有一種大宗的出口貨——豬，奧匈若一徵豬稅，就可將塞爾維亞唯一的獲利之途破壞。奧地利大公之死，固然是全歐武裝動員的藉口。實則巴爾幹一切惡感之潛在的原因，卻是豬稅的徵收。

說到豬，豬須食橡樹果始得繁盛。亞得里亞海，多瑙河與馬其頓山脈間三角地帶之所以多豬，就是因爲那邊密布著橡樹林的緣故。假如羅馬人，威尼斯人不把橡樹伐掉，以供造船之用，則豬的數量或許比現在還要多。

除了豬，這國家還有什麼來源以維持一二，○○○，○○○人民的衣食呢？不錯，牠還有一些煤鐵。但世界上的煤鐵似乎已經太多，而且牠的煤鐵若用火車運到德國各埠去，價錢一定很昂貴；我前面更已說過，塞爾維亞自己又沒有適當的海港的。

大戰以後，塞爾維亞獲得匈牙利大平原之一部，叫做伏約伏狄卡（Voyvodina）那邊土地肥沃，極適於農業，底拉維河與撒夫河兩流域，可充分給人民以穀類之產。摩拉瓦河流域與發達河流域相接，爲連絡北歐與愛琴海上薩羅尼岐的便捷商道。牠實際上是貫通尼西（君士坦丁大帝的故鄉，且是腓特烈·巴巴洛薩遠征聖地時，受塞爾維亞名君史梯芬款宴之地）君士坦丁堡，及小亞細亞的大幹線之一支。

但一般地說來，塞爾維亞決不會有偉大的將來，成爲繁榮的工業國。牠一定像布加利亞一樣，始終是斯拉夫農民的國家。假如有人將斯考撲幾（Scopje），一名烏斯克勃（Dakub）或密特羅維莎（Mitrovitsa）的壯健邨農，與曼澈斯特或設斐爾德的柔弱工人相比，一定會發生懷疑，覺得這種命運是否完全沒有報酬。柏爾格刺德或許和鄂斯洛或百倫一樣，永遠是個可愛的鄉鎮。但牠也想和北明翰或芝加哥競爭嗎？牠或許想的。近代人的靈魂真奇怪，塞爾維亞的農民都不願他們祖遺的價值標準被好萊臨明星的文化理想摧毀了的。



## 第二十六章 布加利亞牠那愛玩蝴蝶的王歐戰時買錯了馬票結果大

### 吃其苦

兩千餘年前，斯拉夫人大入寇時所產生的許多小侯國中，這是碩果僅存的一個了。這小國，於世界大戰時，假如不加入公認爲禍首的一方面，那末，牠在版圖的大小和人口的衆寡上，一定比現在更來得重要。不過這類事情，就是政治修明的國家也往往不可避免的。到了下次，牠的運氣或許會好些了。在巴爾幹半島上，所謂『下次』的戰爭，定不出十二年或六年以後。我們一提起這些半開化的永遠相殘的巴爾幹民族，總會發生一種藐視的態度。但實際上，塞爾維亞和布加利亞的孩子們自開始其人生的事業以後，所以有好鬪，殘忍，及燒殺，淫擄的遺傳性的緣故，我們真能瞭解的嗎？

布加利亞最初的居民，我們無從知道。他們的骸骨雖被考古家所發掘，但骷髏是不會說話的呀。他們是否與那神祕的阿爾巴尼亞人有關係的呢？（阿爾巴尼亞人即希臘史上之伊利里亞人，也就是備嘗艱苦的奧狄秀斯的同鄉。這神祕的民族的語言，與世界上任何民族不同。他們自有史以來，即生存於亞得里

亞海岸的狄那立克·阿爾卑斯山中，現已建立了獨立國，由本地的酋長統治，這位酋長當維也納的縫工給他製好了一美麗的新制服後，就自立爲王，把握著提倫諾 Tirano 的小朝廷。提倫諾是全國的京城，國內的文盲竟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要不然，布加利亞可就是羅馬人（Romani）的故國呢？（羅馬人又名胡拉喜人 Wlachs，日後散處全歐，與威爾斯人，衛爾士人，及比利時的窩倫人，皆有相當關係）這種煩雜的問題，我們只好自認不知，還是留給語言學家去解決罷。

但到了有史時代，那邊卻發生著無窮的侵略，戰爭，和災難！我早已說過，烏拉山與裏海之間的缺口處，有兩條幹道通到西方。一條從喀爾巴阡山之北，蜿蜒可達北歐平原的大森林地帶；另一條循多瑙河，取道布里納山路，蠻族均由此達意大利中部。羅馬人知此，所以他們把巴爾幹作爲第一道防線，藉以抵抗『外國廢物』（Foreign scum）——羅馬人常以此名譏笑那些想要毀滅他們的異族。羅馬人因缺乏兵卒，終至被迫退回自己的半島，任憑巴爾幹人受命運的擺布。迨大遷徙結束，巴爾幹居民亦隻影無存。斯拉夫人已完全把他們同化，以致現代巴爾幹人所說語言之中，古代的巴爾幹語竟無一存者。

然而，新征服者的地位也極不穩固。在南方，他們須與東羅馬帝國——羅馬的東部殘餘。名稱雖仍爲羅馬，而精神及組織已與希臘類似——相周旋。在北方，他們又須時刻防備匈牙利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入寇。同時更有十字軍過境，這班由神聖的人們所組成的不神聖的軍隊，實際上盡是各國的無賴，一心一

意想施行殘酷的手段，劫掠土耳其人或斯拉夫人。最後，這些新征服者還得遭不可一世的土耳其人之侵略，不得不無望地央求歐洲諸國來保護基督教的土地，藉以抵抗非基督教徒的蹂躪。可是，等到博斯福魯的難民走來飛報，說是回教國王騎著馬，衝上聖索斐亞教堂的臺階，褻瀆了希臘教堂最神聖的神龕，歐洲各國卻又寂然無聲了。接著村落焚燒，紅光滿天，土耳其軍隊前進了。他們突過血淹的馬里乍谷，向西直進，接著又是一陣驚恐。自此以後，就是土耳其的四百年稅政。及至十九世紀初，希臘才蠢動起來。塞爾維亞一個牧豬兒乘機起義，立爲國王。接著是土希惡戰。這次戰爭，被一個跛到米梭倫基村去送死的英國詩人弄成歐洲的重要問題。於是一百年的自由戰爭乃開始。我們批評巴爾幹人時，須要寬厚同情。他們是人類殉教的悲劇中的主角。

近代巴爾幹諸國中，布加利亞爲最重要的國家之一。其國家由兩部合成，兩部皆極肥沃，適宜於各種農業：北部平原介於很高的巴爾幹山脈與多瑙河之間，南部的菲利波利平原介於巴爾幹山脈與洛多波山脈之間，此平原兩邊皆有保護，得享溫和的地中海氣候。其物產皆由布耳加斯港（Burgas）出口。至於北部平原的主要物產如五穀等，則由伐那運往外國。

布加利亞很少城市，因爲布加利亞的人民，大半以農爲業。現在的京城索斐亞，位於古代自北至南及

自東至西的商路上，其地爲土耳其長官駐紮者近四百年，土耳其長官都居於斯特魯麻河（*Struma River*）上堅固的宮殿內，治理波斯尼亞和希臘以外的全巴爾幹半島。

最後，歐洲也知道轉輾於回教侵略者掌握之下的基督教同志的境況了，葛拉德士吞的代表關於布加利亞人民的痛苦，說了很多的話；但最早採取行動的，卻是俄國人。俄國軍隊曾兩次越過巴爾幹山脈，而奪取施布卡山路之戰，及克服普利佛那堡壘之戰，且是萬古不可磨滅的；倘若世界上的奴隸永遠向著自由前進，人類永遠承認某種戰爭爲不可避免的事實，那末，這兩次戰爭就永遠不會被人忘記的。

斯拉夫人解放戰爭的最後一次，是從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八年，結果，布加利亞成爲獨立自治國，由一位德國人治理。這就是說，耐勞而敏銳的布加利亞人又得受賦有條頓民族的秩序精神的人所訓練了。今日巴爾幹諸國中，布加利亞學校之所以馳名一時，或即歸功於此。現在，國內的大地主已完全消滅了。農民皆自有土地，猶如丹麥和法國一樣。文盲的百分數已經大減，人人都在工作。他是農民與樵夫所組成的淳樸國家。他是真正的體力與能力的貯藏所。他或許和塞爾維亞一樣，永遠不能與西歐的工業國競爭。但將來縱使別的國家都滅亡了，他卻依舊會卓然健在哩。

## 第二十七章 羅馬尼亞有煤油又有王族的國家

巴爾幹半島上各斯拉夫民族國家都講完了，但那裏還有一個國家，大約我們無論誰也不會忘記的，因為牠有一種習慣，常要在我們報紙的頭兩頁上大聲訴苦。這並非羅馬尼亞農民之過。他們生來就種田，以至老死而且和全世界的農民一樣，孜孜不倦，勤苦工作。此乃由於盎格羅·德意志朝之粗鄙與卑劣的嗜好。盎格羅·德意志朝於三十年前繼霍亨索倫族之查理親王而登王位，這個王位的創立者，乃上帝的寵兒俾斯麥親王和卜雅明·的士累利。

一八七八年，這兩位寵兒同蒞柏林。他們於禮拜神明之後，決定將窩雷啓亞（胡拉喜人的故鄉）的地位提高，使之列於獨立自治國之林。假如現在的執政者能够依從衆議，遷往巴黎，（巴黎人只管用法國肥皂，卻不管用了這種肥皂能否把衣服洗淨）那末羅馬尼亞就會蒸蒸日上，因為大自然對於喀爾巴阡山脈，德蘭斯斐尼亞·阿爾卑斯山和黑海間的這片大平原非常仁慈。牠不僅可成爲像俄國烏克蘭（這平原即其一部）那樣富足的倉庫，而且德蘭斯斐尼亞山和窩雷啓亞平原相接處的樸羅西（Ploesti）城附

近，又蘊藏著歐洲最豐富的煤油礦。

不幸，窩雷啓亞及多惱普魯特（Paris）兩河間的比薩拉比亞的農業，皆在大地主之手。這許多地主，大多不自往田間，祇將其收入盡費於京城不加勒斯多或巴黎，從不加惠於使他致富的勞苦大眾。

至於煤油礦，所投資本，皆來自外國；濟本步根和德蘭斯斐尼亞之鐵礦也是一樣，德蘭斯斐尼亞是複雜的大山陵，世界大戰時，聯軍因為要叫羅馬尼亞人替他們服務，便將此地自匈牙利取來，給予羅馬尼亞。但德蘭斯斐尼亞原為古羅馬達謝省之一部，十二世紀時又為匈牙利之領地，匈牙利人之待德蘭斯斐尼亞的羅馬尼亞人，猶如今日舊羅馬尼亞人之待德蘭斯斐尼亞的少數匈牙利人，所以此事還是不談為妙。祇要世界上民族主義的理想不完全消滅，這些糾纏不清的民族問題便永遠不能解決。但在文化發達的時代，這種怪事恐怕不大會發生的。

據最近可靠的統計，舊羅馬尼亞王國共有五，五〇〇，〇〇〇羅馬尼亞人，五〇〇，〇〇〇吉普息人。布加利亞人，匈牙利人，亞美尼亞人，及希臘人。至於新羅馬尼亞（即所謂大羅馬尼亞）的人民，共計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其中百分之七十三為羅馬尼亞人，百分之十一為匈牙利人，百分之四·八為烏克蘭人，百分之四·三為日爾曼人，百分之三·三為俄國人。俄國人居於多惱河三角洲以南的比薩拉比

亞及杜魯加 (Dabrujia) 兩地。各民族之間，仇恨極深，而且言語又非屬同一系統。其所以合成一國者，乃由於和會之決議，強將其雜湊一起，造成內戰的最好材料。若不是外國債主爲要保護他們投資的安全，時刻加以干涉，則激烈的內戰早已會發生了。

有一次，俾斯麥說，全巴爾幹不堪波美拉尼亞人的一手溜彈之一擊。從其他許多方面看來，我們覺得，這位德意志帝國的建立者的話或許是不錯的。





## 第二十八章 匈牙利牠還剩些什麼

匈牙利人歡喜把自己稱作馬札兒人。他們原出於蒙古族，蒙古族之能久立於歐洲，而且自建一王國者，祇有這一支，所以他們常以此自豪。芬蘭人雖為他們的遠族弟兄，但以前一向是異族的屬地，直到最近才得獨立。現在困苦中的匈牙利人或許已把他們好戰的性情抑制下去，不覺得十分需要了。但以前，誰也不能否認，他們曾經抵禦土耳其人的侵略，替歐洲擔負過極重要的責任。教皇認為這緩衝國極有價值，會將馬札兒酋長史梯芬立為教皇授命的匈牙利國王。

土耳其人攻掠東歐的時候，匈牙利人會阻止其前進，他們是第一道防線，波蘭是第二道防線，匈牙利如果陷落，次之即為波蘭。匈牙利在法拉的克（Vladis）系的貴族約翰·罕雅的（John Hunyadi）領導下時，確是宗教的保衛者，所以牠的名字上面，常冠以宗教的頭銜。但替西亞河（Tisza）與多瑙河兩岸遼闊的大平原，卻太易引起韃靼騎兵的注意。他們決意永遠住下來，於是其地乃成為歐洲禍亂的根源。

在廣闊的空地上，少數強者統治他們的鄰居，自然比較容易。因為無海無山，可憐的農民能向那裏躲

避呢？匈牙利因此成爲一個大地主的國家。距政府遼遠的地方，地主常虐待農民，極殘暴之能事，因此之故，農民便覺得馬札兒人和土耳其人同是一邱之貉了。

一五二六年，土耳其蘇利曼大帝西征時，匈牙利最末一個國王想招募兵士，堵擊回教徒，然僅募得二五，〇〇〇人。匈牙利的軍隊，在摩哈赤平原上，全軍覆沒。全軍二五，〇〇〇人中，死者兩萬四千，國王及其扈從亦皆被殺，一〇〇，〇〇〇餘匈牙利人被擄至君士坦丁堡，賣給小亞細亞的奴隸商。匈牙利大平之地，併入土耳其。其餘的地方，均爲奧地利哈布斯堡族所占。哈布斯堡族開始與回教徒惡戰，爭奪此不幸之地。直至十八世紀初，全匈牙利成爲哈布斯堡族的一部分領土時，戰爭方始停止。

但不久新的獨立戰爭——反抗日爾曼主人之戰——又興起了。這戰爭延長整整兩世紀。匈牙利人不顧一切地奮鬥著，極其勇敢，最後，竟能得到形式上的獨立，承認奧皇爲匈牙利國王，變成一個自治國。

但他們得到了這種理所應得的權利後，對於那些非馬札兒血統的人民，卻立刻施行嚴酷的政策。此種政策實在眼光短淺，缺乏常識，他們不久就失去了各國的友情。凡爾賽會議時，這古國的人口，已自二一，〇〇〇，〇〇〇減至八，〇〇〇，〇〇〇，四分之三的土地亦斷送與其應得的鄰國，這時候，他們才恍然悔悟了。

這樣一來，匈牙利只剩下了古代光榮的暗影，變作和奧國一樣的國家，一個絕無後路的大城。匈牙利

從沒有工業國的氣象。大地主們老是存著偏見，嫌惡那些不雅觀的煙囪，（這是設備完善的工廠所不可缺少的東西）憎恨那些難聞的煙味。結果，匈牙利平原便祇可利於農業。在近代各國中，農地的百分數仍以匈牙利為最高。匈牙利的農地，四時皆可耕種，由此說來，那邊的人民應該會富裕的了；然而，實際上，貧苦卻非常普遍，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〇年間，由於人民的向外遷徙，國內的人口損失了將近一百萬。

至於這古國的附屬民族，因為少數的馬札兒人不懂得如何使人民受苦，便都滿船滿車的相率離鄉，去幫助美國的發展。此外還有一句話，我可以告訴你：即匈牙利這種現象，若在世襲的小地主階級得勢的國家裏面，其事態就會緩和一點。

剛在十六世紀的土耳其戰爭之前，匈牙利平原上的人口，極其稠密，居民達五百餘萬，土耳其統治了不滿兩世紀，卻使人數減到三，〇〇〇，〇〇〇。最後，奧國人將土耳其人逐出普茲塔（*Pest*）的馬札兒人稱平原為普茲塔）時，匈牙利人口寥落不堪，於是中歐各地的居民，皆相率而來，占據荒地。但馬札兒貴族自以為是治人的民族，善戰的民族，他們自己所享有的權利，不願給予那些新來者。因此，那幾占半數的被統治民族，心中都很不滿，從此對於其所隸屬的國家，也永遠不肯存有真正的忠心。

大戰時，他們因缺乏內心的忠愛，結果把這個二重王國，像地震震動舊屋似的，拆成粉碎，這種現象又豈足為奇？



## 第二十九章 芬蘭人定勝天的又一好例

在結束歐洲之前，還有一個國家我們要講一講。土耳其在歐洲的領土，除君士坦丁堡與色雷斯平原的一小部分外，餘下的已經很少。所以關於土耳其的情形，我們最好還是留到以後再講。但芬蘭卻是歐洲之一部，而且不折不扣的歐洲之一部。

芬蘭人本散居在俄國各地，後來斯拉夫人日漸增多，將他們逼到北方去，最後，他們到了俄國與斯干的那維亞間的一條窄狹的陸地上。他們便在那裏住下，從此就一直住在那裏。當時，本地森林中的臘樸人（Lapps）並無任何留難，相率遷往斯干的那維亞的拉伯蘭去，對於歐洲的文明自甘退避三舍。

芬蘭與歐洲各國不同，其地於多少萬年前，皆被冰河所淹沒。冰河將其原有泥土，完全刮掉，因此到了現在，只有百分之十的土地適於耕種。流動很緩的冰河又遺下許多冰積層，石塊廢物，把谷口堵塞起來。於是，當冰雪大融解時，谷中的水隨即充滿。這就造成了爲芬蘭無數的山湖。然而你見了『山湖』這名詞，卻切不可以把芬蘭當作第二個瑞士，因芬蘭不像瑞士，並非山國，而是很低窪的國家，很少地方在海拔五〇

○呎以上。芬蘭湖泊之數，約在四〇，〇〇〇左右，各湖之間的沼地，占國內全面積的百分之三十。各湖四周，皆環以極有價值的森林，森林所占之地，達全面積百分之六十三，或三分之二。全世界書籍雜誌等製造品所需要的紙漿，大部由此處供給。但芬蘭無煤。其地有很多滯急的河流，水力的應用倒很可發展。惟氣候與瑞典一樣，以致所有的河流，每年有五個月結冰，水力廠無用武之地。因此，當地的木材皆以船舶運往外國。赫星基（Helsingfors，舊稱赫星法斯，迨最近一次戰爭後，始改今名）不特是政治上的京城，而且爲芬蘭木材的主要輸出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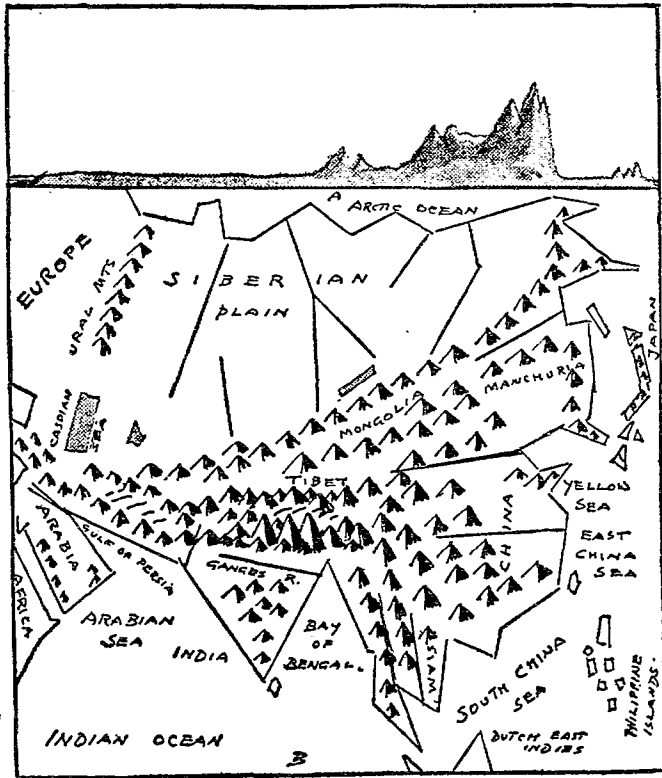
但在這章結束前，我還有件事要說明。教育對於民族的影響，有個很有趣的事實教訓，我希望你能注意。在這連接斯干的那維亞與俄國的石橋上，居民都源出於蒙古人，但西半部，卽所謂芬蘭人的半部，前爲瑞典人征服，至於卡累利阿人所住的半部，則爲俄國領土。東方的芬蘭人，受了瑞典人五百年感化之後，變成一個很文明的歐洲民族，在好幾方面，比地理方位優良的國家還好。卡累利阿人在俄國人統治下時，固然也與芬蘭人相等，惟俄國人祇希望開發卡拉半島與麥門斯克（Murmanak）海岸之富源，俄皇且強迫卡累利阿人歸順，然卒無效。芬蘭本部，在一九〇八年瑞典將牠割與俄國之前，從未與斯拉夫文化相接觸。現在，國內不識字的人僅占百分之一，而在莫斯科勢力下的卡累利阿，不識字者竟有百分之九十三。但這兩種人民究屬一族，而且他們天賦的把「Cat」拼作「Ca-t」，「Tair」拼作「T-air」的能力，或許也完全相同。

## 第三十章 亞洲之發現

兩千年前，希臘地理學者間，常辯論亞細亞這字的原意。這種辯論，對於解決現在的問題，毫無用處。有一種理論，謂「Ereb」一字，意即「黑暗」，乃到過小亞細亞的水手們所給予西方日落地方的名稱；而「Ach」一字，意即「光明」，為彼等給與東方日出地方的名稱。這種理論，也和其他的理論一樣，於事實上毫無增損。現在我們來講另外一點，這點卻重要得多。就是，歐洲人怎樣會懷疑他們自己並非世界的中心？這種懷疑什麼時候開始的？他們更覺得，除他們之外，還有一個廣漠無垠的大陸，這大陸上的人民比他們多，人民所享受的文化比他們高；特類英雄們打仗時用的史前的各種武器，智巧的中國人老早就藏在那保存朽爛古物的博物院裏；而他們自己的家鄉，亦不過是這片大陸的小半島而已。

常人都說，馬哥博羅是歐洲人中第一個到亞洲的。實則在他以前，早已有人去過了，雖然關於他們，我們很少確切的知道。我們對於亞洲地理知識的擴大，都是戰爭的力量多於和平的力量，這種現象，在地理學領域中原是常有的。希臘人與海上的人民有通商的機會，使他們得知小亞細亞的情形。特類戰爭也有

其教育的意義。波斯三次西征，對於許多知識亦有很大的幫助。我很懷疑，波斯人是否知道他們所到的是什麼地方。希臘對於他們，難道比布刺多克將軍跋涉山川，進攻度壘要塞時的印度對於他更有意義嗎？我很懷疑。二百年以後，亞歷山大大帝之回訪亞洲，也不僅是軍事的野心，實還含有超軍事以上的意義：即歐洲對於地中海和印度洋間的那一片土地，這是第一次獲得科學的概念。



亞洲



羅馬人太自滿了，他們對於『外國』的土地，全沒有深切的關心。他們以為『外國』的土地，只是致富之源，使他們得在家中享受富裕的生活；『外國』都是他們水磨裏的麵粉，而他們對於治下的人民，則毫不重視。只要他們肯納稅修路，則他們的生死爭執，都任其自然。即他們日常的行為，他們從也不想去瞭解。一有危險，他們就命令軍隊射一陣箭，使秩序恢復；這樣，他們就算盡了全部的責任。

逢帖厄斯·派雷特(Pontius Pilate)不是個懦夫，也不是無賴。他不過是個典型的羅馬殖民地行政長官，他有聲譽，就因為他統治的殖民地秩序『整齊』。當時人對於他統治下的土著茫無所知，所以都很稱許他。後來，怪人馬卡斯·奧理略即位以後，雖曾派遣外交代表，往神秘的斜眼人所住的遠東去，也不過是行樂而已。代表們回來後，將他們目睹的奇怪東西告訴人家，亦只有引起了幾天的新奇。幾天以後，羅馬的羣衆就煩厭起來，又相率回到那喧囂的鬪武場去了。

十字軍也曾把關於小亞細亞，巴力斯坦，埃及的知識，輸入歐洲，但當時的世界，還僅止於死海東岸而已。

最後使歐洲『瞭解亞洲』的，並不是嚴正的『科學』考察的結果，而是由於一個以筆墨為生的，從未到過亞洲的窮著作者的勞苦的結果。這窮苦的著作找到一個很得大衆歡喜的題目。

馬哥博羅的父親及叔父，本是威尼斯的商人，他們的商業使他們得與忽必烈汗相見。忽必烈汗為成

吉思汗之孫，是個見識遠大的人，他想，若把相當的西洋文化介紹進來，人民一定獲益不少。他聽說有兩個威尼斯商人自阿母河與色爾達里雅河間的布喀刺國（在阿爾泰山之麓，爲土耳其斯坦之一部）來，他就請他們到北京去。他們去了，受極隆重的招待。數年之後，他們覺得家裏需要他們。可汗就叫他們回去住一些時，并咐囑他們，回來的時候，將他們時常提起的小兒子帶來。

博羅一家經過了三年半的長途跋涉，於一二七五年回到北京。小馬哥確如他父親和叔父所說，他不久就成爲北京朝廷的寵幸，被任爲行省省長，榮膺要職。二十餘年後，他因思家心切，便從印度（此段路程須乘船）波斯，敘利亞回威尼斯。

他的鄰居戲稱他爲馬哥百萬，因爲他老是講可汗如何富，這廟裏有多少金像，那廟裏有多少金像，某某宰相的婢妾有多少綢衣。他所說的，他們一點也不相信。原來，當時即君士坦丁堡王的后妃也只是一雙絲襪，他們如何信得過這些大話呢？

假如那時威尼斯和熱那亞沒有小小的執爭，假如馬哥不做威尼斯艦隊的司令，不爲熱那亞人所擒，那末，他一死之後，他這些故事恐怕也和他同歸於盡了。他在獄中三年，與一比薩人名勒斯帖西阿諾（Relicchio）者同居一地窖。勒斯帖西阿諾會有些著作的經驗。他曾使很多的亞答爾故事及平常的法國小說（即中古時代的尼·卡特雜誌 Nick Carter stuff）普及化了，他以爲博羅的故事很有價值。他們同在

獄中時，他鼓勵馬哥完全敘述出來。馬哥告訴他，他就記下，於是，他就把一部至今還和最初一樣風行的書供諸世界了。

這書所以如此成功，或許由於常提到黃金和各種富源的緣故。以前的羅馬人和希臘人已空泛地談過東方君主富麗，然博羅卻能親履其土，親見其物。從此時起，歐洲人就開始努力找一條通印度的捷徑。但這事卻很困難。

最後，一四九八年，葡萄牙人達到好望角，十年後至印度，四十年後抵日本。同時麥哲倫自東方來，也達到斐律賓羣島，自此以後，南亞洲乃風起雲湧的勃興起來。

這是個普通的綱要。西伯利亞如何發現的，我已說過了。其他最早到別國去的人，待我說到的時候再提罷。



### 第三十一章 亞洲對於世界的意義

歐洲給我們以文化，亞洲給我們以宗教。更有趣的是，現在人類所有的三種偉大的，一神教，全是亞洲賜予我們的。猶太教，基督教，回教，都發源於亞洲。想起來真奇怪，異教裁判所焚殺猶太人時，行刑者和受刑者，雙方信仰的都是亞洲的神祇。十字軍和回教徒互相殘殺，也是因為兩種亞洲教義的彼此衝突，釀成他們的大屠戮。基督教傳教士和儒教徒的爭辯，也不過是兩種亞洲思想的交換。

亞洲不僅給我們以宗教的信仰，並且還給我們以許多建造文化的基石。我們近代許多專門的發明，的確值得自豪。我們的確可以誇耀『我們西方的偉大進步』；但西洋人足以自豪的這些進步，卻發軔於東方，牠不過是東方進步的繼續而已。假使各種東西不從東方學得一個門徑，則西洋之能否有細微建樹，恐怕還成疑問哩。

希臘人的知識，並非所謂『自然』的結果。數學，天文學，建築學，醫學，並非像雅典那女神從薩斯的頭裏跳出來，渾身戎裝，準備與人類的愚蠢作光榮的廝殺。知識乃是慢慢的，困苦的，精細的滋長的結果。其最

初的開荒工作，是在幼發的河與底格里斯河兩岸完成的。

藝術與科學，自巴比倫輸入非洲。在此地，那黑皮膚的埃及人把牠們收留下來；後來，希臘人的文化發達到了很高的程度，他們已能欣賞幾何問題與全等方程式的美質。從那時起，我們方可說有真正的『歐洲』科學。但那些真正的『歐洲』科學，卻還有一個亞洲老祖，這老祖在二千年前就很興盛了。

亞洲更賜予我們一些別的幸福。所有的家畜如貓狗，所有的有用四腳獸，如馴良的牛，忠實的馬，以及豬羊，統統是從亞洲來的。這許多有用的動物，在蒸汽機沒有發明以前，曾充當過極重要的角色，我們一起這些東西，就得承認我們所受亞洲的恩賜了。除此之外，我們菜單上大部分的菜，我們所有的菓品蔬菜，各種花卉，以及各種家禽，也無一不是亞洲的。後來，希臘人，羅馬人，和十字軍，才把牠們帶到歐洲來了。

然而，亞洲卻並非老是一個東方的慈母，把許多幸福，從恆河和黃河岸上，帶到西方來佈施給這些貧苦可憐的蠻族。亞洲有時也是一個可怕的魔王。五世紀時，那些蹂躪中歐的匈奴人，就是亞洲民族。七百年後，跟著匈奴人來的韃靼人，即來自中央亞細亞的沙漠中，他們把俄國變成亞洲的附庸，成為歐洲各國的永遠的迫害。五百年間，曾引起無數的流血大禍。造成東歐今日局面的土耳其人，也是亞洲的一個部落。但柏圖爾·士發次發明火藥以後，我們對於亞洲人的子孫，曾幹下不少罪惡的事，數百年後，人們或者又可以見到一個統一的亞洲，踏著血路，急起復仇了。

## 第三十二章 中亞高地

亞洲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方哩的面積，分爲五部。

第一是北冰洋附近的大平原，我在說俄國的時候，已經提過了。次之爲中央高地。再次爲西南諸高原。再次爲南方諸半島；最後爲東方諸半島。北冰洋大平原已經說過，現在可接著來說第二部分。

中亞高地起初只是許多連續不斷的低矮山脈，由東向西，或由東南向西北，成爲許多平行線；決沒有從北往南的。然而有許多地方，因爲火山爆發，地殼斷裂，扭曲摺疊得很利害，造成許多不規則的山形，如貝加爾湖以東的雅布羅諾山，貝加爾湖以西的杭愛山，阿爾泰山，以及巴爾喀什湖以東的天山。這些山脈以西是許多平原，以東是蒙古高原，即戈壁沙漠的所在地，和成吉思汗祖先的棲憩之所。

戈壁沙漠之西，地勢稍低，爲土耳其斯坦高原，那便是帕米爾河流域。帕米爾河流入附近的羅布泊中，這地方在瑞典旅行家斯文·海定（Sven Hedin）的發現中是很有名的。在地圖上，帕米爾河像一條枯涸的小溪；實則牠有萊茵河的一倍半長。你要知道，這乃因亞洲的地方大，比例率大的緣故。

土耳其斯坦北邊，阿爾泰山和天山之間，有一個缺口。其地在地圖上稱之爲準噶爾，直通到啟耳基茲草原。其中有一片極廣大的豁谷，這是道大門，以前，沙漠部落如匈奴人，韃靼人，突厥人的遠征隊，劫掠歐洲時，都由此地出來。

塔里木盆地以南——正確點說，西南——之地，景物就極其複雜了。塔里木盆地與阿姆河（流入鹹海）流域之間，屹然矗立著號稱世界屋頂的帕米爾高原。帕米爾山古希臘人就已知道，是在小亞西亞和美索不達米亞至中國的路上。其山都是峭嶂連雲，危崖壁立，但中間也有縈迴小道，可以通行。不過，這些山道都平均在一五，〇〇〇呎到一六，〇〇〇呎的高度。我們知道，蘭尼爾山（Pariter）的高度，只有一四，〇〇〇餘呎，勃郎峯也祇有一五，〇〇〇呎。因此我們對於這山道比歐美最高峯還高的山嶽區域，可以得到一個概念，其地的山嶺，與我們習見的隆起的地殼比起來，那簡直是個侏儒，矮得可笑。

但帕米爾高原還只是個發脈的地方。許多大山脈都以此爲發端，向四方放射出去。有我們已經說過的北延的天山。有中分西藏與塔里木盆地的崑崙山。有小而險峻的喀拉科隴山。最後，南方還有隔絕西藏與印度的喜馬拉雅山，其中挨佛勒斯峯和堪琴加干峯（Kanchenjunga）高二九，〇〇〇餘呎，打破一切『拔海最高』的紀錄。

至於西藏高原，平均高度爲一五，〇〇〇呎，是全世界最高的區域。南美洲的玻利維亞高原，高一



一，〇〇〇呎至一三，〇〇〇呎，但其地人煙寥落，四境蕭瑟；西藏則不然，其面積有俄國的五分之二，人口將近二百萬。

這可以表示人體適應空氣的壓力，最高可以到什麼限度。墨西哥京城僅七，四〇〇呎高，可是美洲人若會渡過格蘭得河，再往墨西哥京城去住幾天，那他們就會覺得不舒服。他們豫先存著戒心，不能像在家鄉走路時那樣快，走了半條街的路，心就像大錘似的跳，須要等心跳停止以後，才可以安閒的走。而西藏人，他們不僅一天要走一百哩路，而且還身負重擔，攀山越嶺，走那崎嶇險峻，車馬不通的山道，這些貨物都是本地所必需的，這些山道也是他們與外界交通時唯一的要道。

西藏雖位於西西里島之南六十哩。可是，每年地上至少有六個月積雪，溫度表也常降到三十度以下。不過，這高原雖然有南部荒涼鹽湖上刮來的狂風，蔽天的塵埃，遍地的冰雪，而且生活又很艱難，然而牠卻是一個奇怪宗教的實驗地。

七世紀時，西藏和亞洲的其他國家一樣，只是個屬地，由住在拉薩的國王統治。有一個國王，他的王妃是中國人，他受了他妃子的影響，改信佛教。自此以後，佛教在西藏就日漸興盛。拉薩之於佛教徒，猶如羅馬之於天主教徒，麥加之於回教徒一樣——聖地中的聖地。

西藏的佛教，並非純粹是耶穌誕生前印度王子的原來的教義。牠已經退化，其中充滿著幽靈鬼怪；那

偉大的亞洲宗教創立者的高尙教訓，大多湮沒無存。但無論如何，西藏卻是佛教的堅壁，足以抵抗南方印度教與西方回教的攻擊，對於保護佛教，大有功績。而西藏王室之一系相承，中無間斷，一部分的原因或許就在於教會能繼續保持著佛教教主的制度。

佛教徒信仰靈魂輪迴，以爲活佛的靈魂永生不滅，長留人間，所以他們一定要把他找來，奉爲教主。我們要曉得，後起的基督教，有許多思想與制度，是與牠的老鄰居，老仇敵相同的。遠在浸禮會徒約翰隱匿於荒漠之前，許多虔誠的佛教徒就已避免了『惡魔』攔絕肉慾的引誘了。而且，在聖西門爬上尼羅河濱的石柱以前，佛教徒就已實行不娶妻，安守清貧了。佛教徒又做過政治工作。忽必烈汗在位時，他承認西藏各大廟的住持爲西藏政治上的統治者。爲報答這深恩厚澤起見，達賴喇嘛乃以他全佛教徒的靈魂統治者的地位，給蒙古帝國的皇帝韃靼汗加冕，就像教皇利奧三世給查理曼大帝加冕一樣。第一個喇嘛（最高的靈魂統治者）要想保持他一家的尊貴，便破壞不娶的規律，仍舊娶妻，希望得子以爲君嗣。但十四世紀時，西藏的僧侶中出了一位改革家，簡直是佛教的馬丁·路德。他死的時候，往日的寺院法規，都已重新恢復，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民又承認達賴喇嘛——大如海洋的喇嘛——爲靈魂的牧人。他的各種事情，有光榮的主教班禪喇嘛爲之輔佐，班禪喇嘛實類乎副皇帝。這種繼承法，自那時起，一直沒有改變過。

達賴喇嘛或班禪喇嘛死後，人們便立刻派人去調查在他死後所生的西藏孩子，以爲死者的靈魂一

定寄託在一個小孩身上的。經過長久誦經以後，他們選出了三個孩子，把他們的名字寫在紙籤上，再放進一個幾世紀前中國皇帝特賜的金盒子裏面。然後，全西藏大寺院的住持，都聚到達賴喇嘛的宮裏。西藏全部的大寺院有三千個，不過够得上派代表參加佛教大主教會議的，卻是很少。他們經過了一星期的齋戒誦經，便從盒子裏取出一個孩子的名字。這個孩子即佛的化身，僧侶們遇到一切事情，都要服從他的意志。

他的命運也不見得很快樂。總有許多擅權的住持，爲了一己的利益，在背後操縱，使他成爲毫無實權的傀儡，如是，他們可以爲所欲爲，任意刮取其他人民的錢，度他們佚樂的生活，這些人民占全人口的六分之五，都不是僧侶，只從事於生產工作，而且必須奉養他們靈魂的師輔。假如這位青年有什麼『留難』，他們就有許多巧妙的方法叫他『回天堂』去。可是，如果他完全順從了師輔們的意思，他就毫無實權，過著苦悶無聊的生活，以年齡很輕就死去。

然而，這制度還繼續不斷的施行著，這類制度總是如此的，無論在一二，〇〇〇呎以上的地方，或是在海平面的地方。至於那些保障西藏，防止南方強鄰覬覦，而使這塊活佛的聖地於七百年間無異族涉足的山脈，在普通的出版物上，人都很知道，而且知道的人或許比威爾滿山還多，因爲我們的時代是愛新記錄的時代，世界有許多至今還沒測量的高峯，人們總用嫉妬的眼光注視著。埃佛勒斯峯，自前世紀中葉一個英國測量隊長把喜馬拉雅山加上地圖以後，才爲世人所稱道。埃佛勒斯峯高二九，〇〇〇呎，恰當

蘭尼爾峯的二倍。人類用盡各種方法，不能達其峯頂。前次一九二四年的埃佛勒斯峯大探險，曾達到距頂幾百碼的地方。當時有二人，自告奮勇，作最後的攀登。他們身上攜帶著養氣筒，和其餘的隊員道了別。他們在達到距最後的一高峯僅六〇〇呎的時候，還可以被人看見。但以後，就音信杳然了。而埃佛勒斯峯依舊巍然聳立，沒有征服。

但在那些野心的山民看來，這地方卻是個理想的境界。其地位於亞洲中心，地方遼闊；山不用說，也是相稱的，阿爾卑斯山和牠比起來，簡直像河沿上小孩們所堆的小沙堆。第一，這印度人所說的「永雪山」廣有阿爾卑斯山的兩倍，所佔土地達十三倍之多。有幾條冰河，比瑞士最重要的冰河還長四倍；二〇，〇〇〇呎以上的高峯有四十四座，有幾條山路比阿爾卑斯山的山路要高兩倍。

喜馬拉雅山，和蜿蜒於西班牙與新西蘭間的大福爾特山一樣，成功比較晚，（比阿爾卑斯山還年幼）其年齡祇能以百萬年計算，不能以萬萬年計算。如要將其破壞，使成爲平地，那就需無限的日光與雨量。但那和巖石勢不兩立的自然力，卻日夜在孜孜兀兀，從事這工作。喜馬拉雅山現在已被五十條溪流切成許多不規則的斷片。而印度最重要的三條大水——印度河，恆河，布拉馬普得拉河——也在慢慢地幫助這分解的工作。

一五〇〇哩長的喜馬拉雅山，在政治上說，也比別的山脈表現著更複雜的狀態。牠不特像阿爾卑斯

山和庇里尼斯山一樣，爲兩鄰邦的天然疆界；而且因爲山脈廣闊，其中還含有好幾個小獨立國。有尼泊爾，爲著名的廓爾喀人之故土，他們現已獲得相當的獨立，其面積比瑞士要大四倍，人民幾近六，〇〇〇，〇〇〇，有喀米爾，（歐美婦人所用之頭巾，出產於此，英國有名的塞克軍隊，也在此招募）現已成英國殖民地之一，也有八五，〇〇〇方哩的面積，和三，〇〇〇，〇〇〇人民。

最後，假如你再一閱地圖，你一定可在印度河與布拉馬普得拉河上看到一件奇怪的事。這兩河自喜馬拉雅山流下，與萊茵河從阿爾卑斯山，密蘇里河從落磯山流下時不同。這兩河發源於喜馬拉雅山的背後。印度河發源於喜馬拉雅山和喀拉科隴山之間。布拉馬普得拉河最初由西向東流，經西藏高原，後忽折面由東向西，流不多遠，即與恆河相會。恆河所經之平原，適在喜馬拉雅山與印度半島中部的得坎高原之間。湍急的流水，固然有很可怕的剝蝕力。但若這兩河在喜馬拉雅山形成之後才形成，則牠們似不能穿山而過。所以我們可以下一結論：此數河流之年齡，定較此山爲老。印度河與布拉馬普得拉河在地殼未昇成大褶曲前，就已成功了。這大褶曲乃成爲近代世界上最高的山脈。（時間究竟是人類所造的名詞，『永久』則非『時間』可比）但這大褶曲的形成是很慢的，所以河流因其剝蝕力的雕鑿，還得保存在地面上。有許多地質學家，以爲喜馬拉雅山現在還在增長，因我們所住的一層薄薄的地殼，和我們身上的皮膚一樣，是時常伸縮的。這些地質學家的意見，或許不錯。我們知道，瑞士的阿爾卑斯山確在慢慢的由東向

西移動，這就是事實的證明。喜馬拉雅山或者也和南美洲的安第斯山一樣，向上運動著。大自然的實驗室裏，只有一條放之四海皆準的定律，——就是，不住的變化。如有不服從這條定律的，就得死滅。

### 第三十三章 西亞大高原

自亞洲中央的帕米爾起，有個廣闊的山脈，蜿蜒而西，達於黑海與愛琴海，這山脈其實只是許多連綿相屬的高原。

這些高原的名稱人都熟悉，因為牠們在人類進化史上曾扮演過極重要的角色。近代人類學者的考證如不錯誤，那印度河與地中海間的這些高原及豁谷，不僅是個育嬰堂，養育了歐洲人的人種，而且還是個初級學校，歐洲人曾在那裏學得科學的門徑，及主要的道德原則，有了這許多道德原則，人類才能別於其他的動物。

這些高原，順其次序說，第一為伊蘭高原。這是個廣大的鹽性沙漠，高約三，〇〇〇呎，四圍皆是高山。牠雖則北與裏海及條耳沙漠接壤，南與波斯灣及阿刺伯海相連，然沒有充分的雨量，沒有一條够得上稱為河流的水道。那與基爾沙山（Kirithan）相望，一八八七年成爲英國屬地的俾路芝士坦，雖有幾條無甚重要的小溪，流入印度河，但其地彌望皆是沙漠；自亞歷山大從印度班師時，大半的兵士在那裏渴死後，至今

人還視爲畏途。

阿富汗在不久以前，曾轟動一時，那時全國落入一個國王之手，他爲要表揚他自己和他的國家，曾作了一次動人聽聞的歐洲旅行。阿富汗只有一條河，卽赫爾曼德河。這河發源於自帕米爾南延的興都庫什山，流入波斯與阿富汗交界處的栖斯坦鹽湖。然而阿富汗的氣候，比俾路芝好得多，而且在其他許多方面，也較俾路芝更爲重要。印度、亞洲北部和歐洲之間的主要商路，都道經這國中心。這路自西北邊省之省會拍紹阿起，取道著名的開伯爾山道，經過阿富汗京城喀布爾，後再越阿富汗高原而達西部之赫拉特。

五十年前，英俄兩國開始爭奪這緩衝國的最後統治權。但阿富汗人卻是非常善戰的民族，南北兩方的侵略，進行時必得小心謹慎，而且要和平。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國要強立一個不孚人望的人做國王，以致發生第一次阿富汗戰爭，當時，英國的慘敗，永遠不能忘記的，那次，英軍只剩極少數人逃回來報告，其餘的完全殲滅了。自那次以後，英國對於越過開伯爾山道，總是採極審慎的步驟。一八七三年，俄人占領基發，進窺塔士壘與撒馬爾罕，英人惟恐一旦醒來，會聽到俄皇的軍隊實行攻擊蘇利曼山北麓，於是倫敦的俄皇代表和聖彼得堡的英女皇代表，各向英國皇家政府和俄帝國政府保證，說是他們對於阿富汗的目的，完全不是自私的，而是可敬仰，可讚美的，從此兩國工程師乃從事精密的計劃，造福於貧苦的阿富汗，使那被殘酷的自然所割斷的，不能直接通海的阿富汗，有個鐵路系統，讓沈沈未化的阿富汗人可以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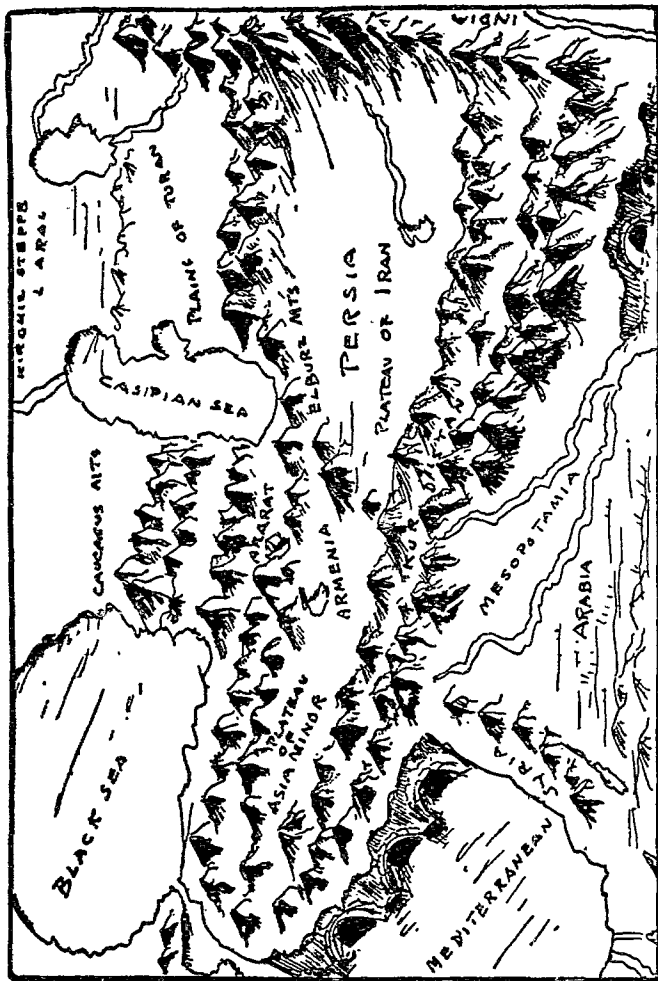


接享受西洋文化的福音。

但不幸得很，這計劃，又被世界大戰所破壞了。俄國進占赫拉特，赫拉特現在已有鐵路，你從那裏可以乘車旅行，經過忒科曼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之麥爾夫，到裏海岸上之克刺斯諾服斯克港，再從那裏乘船，可至巴庫與西歐。又有一條鐵路，自麥爾夫經過布喀刺，至阿茲柏格共和國之科蘭，再由科蘭延長而達巴爾克。巴爾克現在是個三等村落，位於古代巴克特里亞城的遺址之上，巴克特里亞城在三千年前，其重要一如今日的巴黎。其地為瑣羅亞斯德創始高尚的倫理宗教的發源地。這宗教不僅征服了波斯，侵入地中海，而且把形式稍微改變一點後，還風行於羅馬民間，在很久的時間中，實為基督教的勁敵。

同時，英國也積極推進鐵道，由海達拉巴而至俾路芝的基達城，更進而至於坎大哈，坎大哈為一八八〇年英國報復第一次阿富汗戰爭失敗之恥而占領的。

伊蘭高原上，還有其他部分值得相當的注意。現在的波斯固然不過是已往的偉大之暗影，但從前，當波斯之名代表一切最優美的繪畫，文學，尤其是艱難的生活技術的時代，其地卻是個極饒興味的所在。波斯第一個光榮的時期，是在基督紀元前六世紀時，那時波斯是個西起馬其頓東抵印度的大帝國的中心。這帝國為亞歷山大所滅。但五百年後，薩薩尼王朝時代，波斯又恢復了古代薛西斯和岡比西時的版圖。他



歐亞西的地理

們搜集經典，編成一卷著名的繪達味斯塔經，使荒蕪的花草成爲伊思巴亨的玫瑰。

早在七世紀時，阿剌伯人征服了波斯，回教打敗了祆教。但假如一國的文學可以代表一國的生命的話，那末，尼沙普爾幕工的兒子奧瑪的作品，確表現在某一個時代的，古的斯坦和叩拉撒間沙漠地帶所養成的細膩風味。奧瑪是數學教授，可是他又把研究代數的時間分一半出來，歌詠那美酒婦人的詩歌，這種現象真是少見的現象，只有在智慧與愉快的文化之中，才能容許他立在講臺之上。

然而現在，波斯的趣味卻是散文的了。國內出產煤油，這東西對於一個不能自保權利的弱小國家簡直是禍根。在理論上講來，任何一地方的人民，他們祖宗墓地之下的富藏，他們應當自認爲唯一的享受者。但實際上則不然，只有少數遠在德黑蘭的蘇丹的親信朋友，因把開採權讓與外國人，得以致富；此外，住在油井附近的幾千人民，也間或可以找到工資極微的工作。至於其餘的人們，卻都爲外國的投資家所斷送，外國的投資家，當波斯祇是一種粗布的名字而已。

不幸得很，波斯或將永遠是個人民貧困，政治腐敗的國家，牠的地理位置利極少而害極多。其地是片沙漠，而且，假如沙漠適在聯絡世界最重要兩地的橋地（Land bridge）之上，則一定成爲永遠的戰場，利益衝突的交點。我剛才所說的波斯，牠所握有的亞洲西部，正就是這樣的地方。

自帕米爾至地中海，其間有許多相屬不斷的高原，最後的兩高原，便是亞美尼亞和小亞細亞。亞美尼亞爲伊蘭大高原的西部，是個很古的地方，其地火山土的形成極早，人民所受的痛苦，亦由來已久。牠也是個橋地。古時，旅行家欲由歐洲至印度，必經過古的斯坦高山的山谷，而在那些旅行家中，從古至今，總有幾個是著名的刺客。此地的歷史，遠始於洪水時期。洪水初退時，諾亞方舟的停泊地，就在這裏的亞拉拉特山頂上。此山拔海一七，〇〇〇呎，比埃里溫平原高一〇，〇〇〇呎，爲境內最高的山峯。諾亞方舟的事，我們知道確有徵信，因爲，十四世紀初葉，比利時醫生約翰·孟第維爾到此地來遊歷的時候，還看見古代船隻之一部遺留在山頂的附近。但亞美尼亞人於何時遷到這山中來的，卻還不能十分確定，他們屬於地中海人種，是歐洲人的親近弟兄。然據最近的死亡率看來，恐怕他們不久就要死亡殆盡了。土耳其人爲亞美尼亞高原主人時，一年（一八九五——一八九六）之中，屠殺了好幾萬人；實際上，土耳其人還不是他們最殘暴的仇敵，因爲土耳其人的野蠻手段，還不及古的斯人的一半。

亞美尼亞人始終是很虔誠的基督教徒。不過，他們雖遠在羅馬以前就接受了基督教，然他們的教會卻保持著幾種固有制度，例如世襲教士制等等，這種制度，使亞美尼亞教會在天主教徒眼中看來，簡直是最可痛恨的組織。所以，當回教徒古的斯人屠殺亞美尼亞人，侵掠他們的土地時，歐洲都冷淡地作壁上觀。世界大戰時，聯軍想從後路攻入土耳其，以解救美索不達米亞的英國人，亞美尼亞全境便備受蹂躪。

梵湖與烏爾米亞湖等，雖爲高山中最大的湖泊，以前一向無名，此時卻忽然出現於報紙上了；而從前羅馬帝國的亞洲邊疆重鎮埃爾斯倫，此時也較十字軍剛結束後更引人注意。

戰爭結束後，又引起小小的風波。殘餘的亞美尼亞人想給壓迫者以重大打擊，便與蘇維埃聯邦聯合，允許他們在裏海與黑海間的高加索山麓，建立亞塞爾拜然共和國與亞美尼亞共和國。高加索山於十九世紀前半期，就已被俄國人據爲己有了。

現在，我們且把這些風爲土耳其暴政下的犧牲者攔在一邊，回來敘述土耳其其本身。我們稍稍西行，就可入小亞細亞高原。

小亞細亞以前不過是古蘇丹帝國的一省，現在則爲土耳其人的『世界帝國』迷夢的僅有殘餘。其地北界黑海，西接瑪摩拉海，且隔博斯福魯與達達尼爾兩海峽，與歐洲相望，南界地中海，不過地中海與內地之間，被托魯斯山阻隔着。小亞細亞比伊蘭，或亞美尼亞低得多，有條著名的鐵道橫貫其中，即所謂巴格達大鐵道，此鐵道在最近三十年的歷史上，曾占極重要的地位，因爲牠聯絡君士坦丁堡，幼發拉的河上的巴格達，亞洲西岸的士麥拿，敘利亞的達馬士革以及阿刺伯人的聖地麥地那。英德兩國都想獲得此路的讓與權。

兩國剛纔互相和解，法國政府卻又堅執著也想分潤將來的收入。因此又把小亞細亞的北部割與法

國，其地有德勒比德，爲亞美尼亞與波斯的出口港，至今猶急待與西方交通。於是，外國工程師乃著手在這古國裏測量路線。在這古國裏，雅典殖民地的希臘哲學家，曾探求過人類與宇宙的本性；在這古國裏，莊嚴的宗教大會曾給世界以堅定的信仰，歐洲人依着這信仰生活了一千多年。這古國是保羅的故鄉，是他的傳道之地，又是土耳其人與基督教徒爭奪地中海霸權時的戰場。在



地球上陸地的總數

這古國的荒村中，曾有一個阿剌伯駝夫，作過自己是阿剌伯唯一的先知的好夢。

這條計劃中的鐵道，並非沿着海岸，而是沿著那些上古和中古史上的神祕海港——亞達那，亞歷山大，勒達，安提阿，的黎波里，貝魯特，太爾，西頓，以及巴力斯坦荒地的唯一海口札發——路線大半沿着高山。

大戰暴發時，果真不出德人所料，這條鐵道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這條鐵道，因為德人設備完善，與君士坦丁堡的兩艘德國大戰艦同有極高的實際價值，牠使土耳其與中歐列強的聯絡，遠勝於聯軍。至於從軍事觀點上看，此路設計之周密，於隨後四年中已完全證明。因為雙方勝負之最後決定，是在海上與西方東方的戰線直到西部戰事平靜後，始終沒有潰敗。全世界都驚嘆一九一八年土耳其軍隊訓練之精，以為與一七八八年塞爾柱·土耳其其人征服亞洲全部，跨過博斯福魯海峽，覬覦東羅馬帝國的堅城君士坦丁堡時一樣。

以前，這山陵叢集的高原，本很富饒。因為小亞細亞雖是歐亞的橋地，但從未像亞美尼亞和伊蘭高原的波斯一樣，遭受悲慘的命運。此乃由於小亞細亞不僅是大商道的一部，且為自印度與中國至希臘與羅馬去的一切道路的終點。當時世界還很幼稚，地中海上的各種最實際的智慧生活，商業生活，都不能在希臘本土獲得。而在西亞各希臘殖民地城市中，卻很興盛，那邊，古代亞洲的血統已與新民族同化，成爲一種混合的人種。這種民族，理解清晰，智慧敏銳，世界簡直可說是舉世無倫。即在近代以正直與忠誠出名的地

中海東岸的勒凡汀人（Levantine）中，我們還可以窺見這能够保持自己，抵禦外敵達五百年之久的老民族的特性。塞爾柱王朝最後的瓦解，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土耳其從未遭受外患，以致武備日漸退化。但今日這個彈丸半島，卻是古奧托曼帝國的光榮的遺跡。現在，土耳其皇帝固已消滅；然而他們的祖先，（住在亞得里雅那堡將近一百年之久，亞得里雅那堡與君士坦丁堡一樣，同是土耳其人在歐洲的城市）於一四五三年卻曾遷都君士坦丁堡，而且統治一塊很大的領土：包括巴爾幹與匈牙利的全部，及南俄羅斯的大部。

四百年政治的腐敗，終於顛覆了這個帝國，造成今日的局勢。君士坦丁堡，昔日曾赫然一時，壟斷古代的商業，數千年中，把握著南俄穀類貿易的鎖鑰，更得自然之利，其港口稱為『金角』（Golden Horn）意即『豐富之角』（Horn of plenty）港中充滿着魚類，人民從無飢餓之憂，但時至今日，乃一降而為三等的省會了。新土耳其當局，在和平會議時，既已挽救了贖餘的土地，他們明白的看到，君士坦丁堡環境腐敗，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地中海東岸人，斯拉夫人，以及十字軍的殘部，五方雜處，若把牠定為京城，必不能復興土耳其民族，完成那艱難的建設近代國家的工作。他們便另擇一新都，此即昂哥拉城，在君士坦丁堡東二百餘哩的阿那托力亞山中。

昂哥拉是個很古的地方。紀元前四百年時，高盧人據其地，他們與後世占有法蘭西平原的高盧人為



同種。此城曾經歷盡滄桑，凡商業幹道上許多城市的興替，牠均曾目睹。牠曾被十字軍與韃靼人占領過。一八三二年，埃及軍隊甚至將牠的附近各地，燬壞殆盡。但凱末爾將軍（Kamal）卻在其地建立了新祖國的首都。他清除了一切不可同化的分子，使國內的希臘人、亞美尼亞人與僑居於這些國家的土耳其人對調。他更組織陸軍，樹立信用，各事皆有燦爛的成功。阿那托力亞經過了千五百年的戰亂，已經湮沒無聞，在追求公債市場利益的華爾街銀行家看來，牠已毫無價值，然而天知道，牠竟能使新土耳其成爲一個蒸蒸日上的，極關重要的國家。

現在大家公認，小亞細亞對於將來的歐亞商業，極關重要。士麥拿已在恢復牠從前亞馬孫人統治時代的固有地位。士麥拿爲西亞的一部，上古時，會有許多女英雄統治其地，建立過奇怪的國家，國內所有的男孩完全被殺，平時不准男子入境，爲縣延種族起見，每年只准男子入境一次。

以弗所城現已消滅，從前，保羅還在其地看見過許多土著，他們是亞馬孫人，崇拜着岱雅那女神的偶像。其地附近之處，將來或許會變成世界上最豐富的果園。

再往北去，經過拍加曼故址，（古代世界學術的中心，供獻我們以寫字用的皮紙）有一條鐵路，沿著特類平原，與瑪摩拉海濱之判達瑪（Panderna）相接。判達瑪自斯庫臺里乘小船去，不過一天的路程。斯庫臺里地方，有著名的東方特別快航線，（倫敦——卡力斯——巴黎——維也納——柏爾格刺德——

索斐亞——君士坦丁堡）往昂哥拉，麥地那，阿勒頗，達馬士革，拿撒勒，拉德，（換車往耶路撒冷，札發）迦薩，易馬伊利阿，以達蘇彝士，溯尼羅河而上，可至蘇丹。

此路，如不因大戰，用火車從西歐載運貨物或搭客，至蘇彝士，而後再用船往印度，中國，日本，一定獲利不少。但現在，四年戰爭的損傷，須得從事彌補，而飛機將來或許會普遍地用著載運旅客哩。

小亞細亞東部，為古代亞美尼亞人的仇敵古的斯人之故鄉。古的斯人，也像大多數蘇格蘭山民一樣，分成許多族，而且重視個人的身分，不樂接受工商業文明。他們是極古的民族，巴比倫人的楔形文字中就提到過，色諾芬在他的大軍退卻記（Retreat of the Ten Thousand）一書中，也提到過他們原和歐洲人同屬一族，不過他們信仰的是回教。因此，他們對於他們皈依基督教的鄰居，總不信任。但這對於其他在大戰後所建立的回教國家卻極好，這事，我們生當以『官方謬報』（Official misstatement）為國家軍事策略之一的時代，沒有理由不記得的。

最後，和議既成之後，人人都不滿意，而且更增加許多新的刺激，新的糾紛，尤其幾個歐洲強國，自任為舊土耳其帝國許多地方的『委任統治者』，而對於當地人民待遇之暴虐，也不減於土耳其，益使糾紛愈甚。

法國因在敘利亞投資很多，所以占領其地，並組織一個法國高等委員會，治理三百餘萬敘利亞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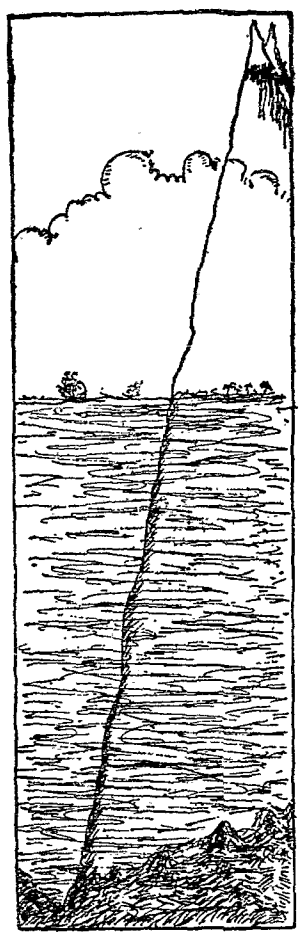
政府供給充分的財力與軍隊。所謂委任統治地者，即是殖民地，不過換了個稍微不引起反感的名目而已。於是敘利亞各民族，皆立刻捐棄內部的嫌隙，而仇視法國人。古的斯人與其世仇黎巴嫩（腓尼基人的老家）地方之信天主教的馬洛奈人，言歸於好，基督教徒也不再虐待猶太人，猶太人也不再鄙視基督教徒與回教徒，而法國人也不得不豎立許多斷頭臺，以謀自保。但表面上，秩序雖是恢復了，敘利亞卻成了第二個阿爾及利亞了。這意思並非說，人民就喜歡他們的委任統治者，這不過是他們的領袖被殺，其餘的人沒有勇氣再奮鬪罷了。

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的河流域，古代也曾顯赫一時，立於帝國之列；現在巴比倫和尼尼微之故址，卻皆成爲伊刺克王國的國土了。不過新國國王的行動，卻不能享受哈穆拉比（Hammurabi）或亞述·白尼·帕爾（Assur-Bani-Pal）樣的自由，因爲他們是被壓迫者，須承認英國的宗主權。國王腓塞兒（Poisal）無論什麼時候，要決定什麼事情，若這種事情比重濬古巴比倫運河重要一點，必得聽取倫敦的命令，方能行使。

巴力斯坦也是此區域的一部，這是個奇怪的國家，我只預備講一點，因爲，恐怕僅此小小一國，所占篇幅太多。這國家還不及歐洲第九等的直轄地什列斯威·好斯敦大，然而其地在人類史上所占的地位，比許多頭等國家還要重要。

猶太人的遠祖逃出東美索不達米亞的苦鄉村以後，在外流浪着，經過阿剌伯沙漠北部，越賽奈嶺與地中海間之平原，在埃及苟安了數百年，最後又回來。他們走到地中海和猶太山脈之間的一片狹長的沃土之上，停了下來，與當地的土人發生激戰，結果，他們奪得許多村落城堡，自建一個獨立的猶太國。

他們的生活，至今還不什麼舒適。西有非塞姆族的非利士人，為克利地島的移民，整個的占據着沿海區域，完全割斷猶太的通海之路。東方又有一種極奇怪的自然現象，據許多記載，是個極大的峽谷，自北向南，深達海平面下一，三〇〇呎，將此國家與亞洲他部完全分開。此峽谷仍和從前浸禮派徒約翰擇此地作住所時的情形一樣，北起黎巴嫩與安提黎巴嫩兩山間之地，循約但河谷，提庇哩亞湖——或名加黎利海，在海平面下五二六呎——而至死海——在海平面下一二九二呎（加利福尼亞之死谷，為美洲大陸



最高山頂與最  
深海底之距離  
為十一哩半即  
地球直徑的七  
百分之一

最低之處，也不過二七六呎）——從那裏（因約但河流入死海即止，死海因不住的蒸發，含鹽量達百分之二十五，）再經古代以東之地（摩畢特人的故鄉）而至紅海的支港阿卡巴灣。

此峽谷的南部，爲世界最炎熱荒涼的區域之一，遍地瀝青，硫磺，磷酸，以及其他有害的東西，這些東西，近代化學固已把牠們變成極有價值，（大戰前，德國建了一個極大的『死海瀝青公司』）可是在好久以前，卻使人民恐怖萬狀，索多謀和哥摩刺之被地震所燬，他們還以爲是神的報復的舉動。

他們既越過與這峽谷平行的猶太山脈，氣候和景象的忽然改變，一定給這東來的侵略者一極深刻的印象，他們猝見此『牛乳和蜜糖充溢』之地，一定樂極歡呼。近代往巴力斯坦去旅行的，很少看到牛乳了，而蜜蜂也因缺乏充足的花卉，早就消滅了。然而，這並非如常人所說的，以爲由於氣候的改變。在耶穌的門徒們自澹到別是巴的時代，此地固然有充分的棗子和土酒，可以供給旅客的需要，麪包及乳酪問題，可毫不憂慮，但現在的氣候，其實和那時氣候並無差異。不過土耳其人和十字軍纔是真正的『氣候哩』。首先，十字軍把以前獨立時代和羅馬屬地時代數百年中所建築的灌溉工程破壞，土耳其人又繼之破壞其餘的。以致這種只需水分即可豐收的土壤，完全荒蕪，而十分之九的農民，都死亡離散。耶路撒冷一變而爲貝督英的村落，只有十二三種基督教的宗派及其鄰人回教徒，無了無休，鬧著無意義的爭執。因回教徒也認耶路撒冷爲聖地。阿刺伯人也自以爲是以實瑪利的嫡派子孫，以實瑪利因爲要求亞伯拉罕的髮妻舍

刺，和他的母親夏甲一道被亞伯拉罕趕到這荒漠中來了。

這雖然是舍刺小小的計謀，可是以實瑪利和夏甲並沒有渴死，以實瑪利娶了個埃及女子，並且建立了阿刺伯國。現在，他和他的母親都葬於卡巴的附近，其地在麥加城中，麥加，所有的回教徒，不論航路如何艱難遙遠，每人一生至少要去禮拜一次，卡巴即麥加城中最受膜拜的聖地的中心。

阿刺伯人一攻下耶路撒冷後，立即在那大石上面建立一清真寺，相傳另一支亞伯拉罕的直系子孫，他們的遠房弟兄所羅門，曾在那石上建築過廟宇。至於這是多少世紀以前的事，那只有上帝知道。但那石頭和四圍垣牆所有權的爭執，（那牆一部爲猶太正教徒的『哭牆』，Wailing wall）每使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地雙方的人民不斷地發生衝突。

將來有什麼希望呢？當英國人占領耶路撒冷的時候，其地人民百分之八十爲回民（敘利亞和阿刺伯人）百分之二十爲猶太人和其他國的基督教徒。英國因爲是近代世界最大的回教帝國的統治者，不能過傷人民的感情，所以不敢捨棄五十萬巴勒斯坦的回民，使受十萬以內的猶太人之統治，雖則猶太人正在磨礪其全合正義的利斧。

結果，只是個普通的，無人滿意的後凡爾賽（Post-Versailles）和約。現在，巴勒斯坦爲英國的委任統治地了，英國軍隊維持各民族間的秩序。官吏由最著名的英籍猶太人中選任。但這國家仍然是個殖民地，政

治不能享受完全的獨立，關於這點，巴爾福先生曾暢論之，不過他的話卻很遊移，巴力斯坦戰爭發動的時候，他又指定其地爲猶太人將來的國土。

假如那時候，猶太人要自己明瞭他們對於古老的祖國所應做的事，那事情就簡單得多了。東歐的猶太正教徒，尤其是居於俄國的，主張保持現狀，就是一所大神學院，裏面包含着一個小小的希伯來古物陳列館。青年人則牢記着先知的話『死的讓他死去』覺得過於悲弔既往的快樂與光榮，適足以阻礙將來的快樂與光榮，希望使巴力斯坦成爲一個像瑞士或丹麥似的近代國家，成爲蒸蒸日上的國家，人民都要忘記外國的『猶太人住宅區』(Ghetto)而對於道路，灌溉，及運河等，都非常關心，不復與阿刺伯人大呼小叫，爭奪那些舊石塊了。實則，這些石塊或許作過利百加的汲水井，但現在卻只是進步的障礙而已。

巴力斯坦大部分爲摺曲地，有個很顯明的斜坡，自東至西，所以許多荒棄的土地，大可開闢，以作農植之用，每天海風吹來重露，遍灑全境，使其地極適宜於橄欖的種植。而可怕的死海區域的唯一重要城市耶利哥，可以再成棗子貿易的中心。

巴力斯坦的土壤，不含煤與煤油，因此可以避免外人之注意，可以做自己要做的，而且也爲耶和華和回教徒所願意做的事業。





## 第三十四章 阿剌伯——什麼時候爲亞洲的一部什麼時候不是亞洲的一部

照普通的地圖和地理書籍上說，阿剌伯爲亞洲的一部。但如有個旅行家是從火星上來的，對於我們這星球的歷史茫無所知，則他所得的結論就或許兩樣，或許以爲有名的阿剌伯沙漠是撒哈拉沙漠的延長部分，不過被印度洋的一個淺灣，（所謂紅海者）將牠與撒哈拉隔開而已。

紅海之長，六倍於其寬，其中滿佈暗礁。平均深度約三百尋，但在與亞丁灣相接之處，其深度相差，只有二尋至十六尋，亞丁灣實爲印度洋的一部。紅海中有無數小火山島。或許紅海本來是內陸湖，於波斯海峽造成以後，方成爲海，就像北海不是海，於不列顛海峽成功以後，才變成海一樣。

至於阿剌伯人，他們既不願做非洲人，也不欲做亞洲人。他們稱他們的國家爲『阿剌伯人之島』。縱然其領土廣漠無垠，足有全德意志領土六倍之大；人民的數目卻不能與他們國家的大小相稱。其人口還不及大倫敦人口之多。但近代七，〇〇〇，〇〇〇阿剌伯人的列祖列宗，一定賦有非常的體質和心性，

他們不稍藉自然之助，竟能自成一種特殊的風度格調，自立於世界之上。

第一，他們所居的國家，氣候不適於人類。這片撒哈拉沙漠的延長地，不特一條河流都沒有，而且其地爲世界最炎熱的地方之一，只有最南與最東兩端較好，但其地海岸，又太潮濕，不宜於歐洲人居住。半島的中部與西南部高山，差不多有六，〇〇〇呎高，但其地溫度變化又極劇烈，黃昏以後，溫度即起變化，在半小時內，能使寒暑表從八十度降至二十度，所以人畜又都不能生活。

內地，設使不是有地下水，恐怕完全不能住人。至於沿海各地，除英國殖民地亞丁以北的一隅外，其他地方都是魯衛之政，好不了多少。

從商業的觀點上看，整個半島，其價值還不及滿哈坦島低凹處的一隅之地。但對於世界文化的發展，若滿哈坦也要與阿剌伯有同等的勢力，卻還須大大的努力哩。

奇怪的很，阿剌伯半島從未成立過像法國或瑞典一樣的國家。世界大戰期間，協約國急需衆多的人，對於所有的人情，都作不負責任的允諾，所以現在自波斯灣以至阿卡巴灣，有所謂十三個獨立國，再往北去，巴力斯坦與敘利亞沙漠之間，還有爲伊米爾 (Emir) 所統治而聽命於耶路撒冷的外約但尼亞 (Trans-jordan) 但這許多國家，大半僅是名義而已，如波斯灣沿岸之厄爾哈薩 (ElHasa) 與阿曼 (Oman) 南部之哈達拉獸 (Hadramut) 以及紅海沿岸厄爾漢志 (ElHejaz) 之南的也門 (Yemen) 和亞西爾 (Asir) 只

有漢志或許稍微重要一點。因漢志不特有一條鐵道，（巴格達鐵道的最終一段，現已達麥地那，將來定可延長至麥加）而且還有回教的兩聖地，——穆罕默德的生地麥地那，與其葬地麥加。

此二水草田中的城市，七世紀初成爲騷動事件中心的時候，還不令人注意，其所以有名，乃由於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生於五六七年（或五六九年）適在父歿後數月。不久，母又逝世，他乃由一個貧困的祖父養育。他年青時，充役駝夫，隨其所服役之商隊，往來於阿剌伯各地。或者竟渡過紅海，且有到阿比西尼亞去過的可能。當時，阿比西尼亞正欲抑阿剌伯爲非洲之殖民地。（當時正有個良好的機會，沙漠中各部落互相仇恨，不能協力作戰）

他不知在那年和一個寡婦結了婚。她財產頗富，使他放棄他流浪的生涯，開了一爿小店，販賣穀物，駝料。他有一種奇怪的神經病，半知半不知，就像人家有癩癩症似的，很痛苦；他又像得着痛苦的病症的人一樣，想安慰自己不幸的遭際，常告訴他的鄰居，說他接受神的啓示，曾進入一種恍恍惚惚的境界。他不是有偉大思想的人，他覺得發展他自己的新宗教制度很不容易。所以他只空講恢復古代亞伯拉罕和以實瑪利的信心。有一時候，他似乎還有一種意思，想採納基督教的信條，以用於那些從未聽人談起溫讓諸德性的野蠻的鄰居，叫他們把那一面頰也伸給敵人。結果，麥加的街坊鄰里，都心裏暗笑這賣菜的成了先知，而且他稍微嚴肅一點的時候，他們就想危害他的生命，在這種壓迫之下，他逃往麥地那，在麥地那，他以一個

嚴正的宣教士地位，開始他偉大的事業。

關於他的教義，我不能詳細的講，倘若你有興趣，你可以買一本可蘭經來看看，雖然很難看的。現在我來說說穆罕默德努力的結果，即阿剌伯沙漠中塞姆族忽然覺悟到不能不自己完成一種使命的結果。不及一百年間，他們即完全征服所有的小亞細亞，敘利亞，巴力斯坦，以及整個的非洲北岸及西班牙之地。直至十八世紀末葉，猶爲歐洲安全的威脅。

一個民族，無所不能，而且僅在數年之內即能成功，則此民族，一定有特殊的身體和非常的才智。據阿剌伯人發生過關係的人（包括不會評論女人，可是一見好兵就知道的拿破崙在內）說，阿剌伯人都是可怕的戰士，又有學問知識的天才，和科學的興趣，他們中世紀的大學，就是個具體的明證。然而後來他們爲什麼又失去前代的權威，我卻說不出。但在此地，可以說明一點較高深的道理，就是地理環境對於人民性情的影響，可以證明沙漠部落常爲世界的征服者，但也有許多沙漠中的人民，無聲無臭。有許多山民會製造過許多奇異的東西，但也有許多山民永遠是終日濫醉，無所用心的懶漢。不過抱歉得很，我不能求出一個普遍的道德的訓條，可以應用於任何國家。

已發生過的事，是可以再發生的。十八世紀中葉大改革運動，清除了回教徒崇拜偶像的儀式，於是瓦哈比特（Wahabites）的清真派興了起來，清真派堅決主張儉約簡單的生活，幾至引阿剌伯重新踏上戰

爭之路；若歐洲再繼續內訌，耗費精力，那他們對於歐洲的危險，又會和一千二百年前一樣。他們這可怕的一半島是一種『硬性』民族的集中地，這民族不善笑，不愛玩，持身莊重嚴肅，有富貴不能淫之概，他們的物質慾望很簡單，因此不感覺什麼缺乏。

這民族永遠是個危險的根源，尤其當他們感覺到自己受壓迫的時候。白種人在阿剌伯的情形和在非洲，亞洲，及澳洲的情形一樣，他們的良心，總不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爲人所瞭解。



## 第三十五章 印度自然與人類從事於大量生產的地方

印度是亞歷山大發現的。這是耶穌誕生前三百年的事。但亞歷山大只止於印度河，沒有再進，他雖然跨過塞克教團的老家旁查普平原，卻並未深入印度國的內地，那時的印度人和現在一樣，住在恆河流域，北有喜馬拉雅山，南有得坎高原。經一千八百年以後，關於這馬哥博羅所稱的奇境，才第一次得到可靠的報告。這就是葡萄牙人瓦斯科·德·伽馬（*Vasco da Gama*）達到馬拉巴海濱的果阿時。

自歐洲到這里（充滿了香料，大象，和金寺的國家）的海上航路既開之後，地理學家獲得無數新知，阿姆斯特丹的繪圖者日夜工作，無暇休息。從此以後，半島上所有的窮鄉僻壤，無不被人探險，簡直沒有再可探求之處了。

印度之西北，自阿剌伯海以至興都庫什山間，有興達山脈與蘇利曼山脈，使印度與外界完全斷絕。北方的喜馬拉雅山，西起興都庫什，東至孟加拉灣，成一半圓，壁立如屏，為印度北面之國界。

你曉得，無論何物一與印度發生關係，總是龐然可觀。地理上，歐洲和牠比起來，真是矮小可笑。第一，若





山峯比歐洲最高山還高者，有四十座。冰河平均比阿爾卑斯山上的冰河長四倍。

印度爲世界最炎暑的國家之一，同時，有數處每年雨量，也保持世界最高記錄。（每年一二七〇公厘）人口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所說言語，有一百五十種不同的方言。人民十分之九，恃自己之收穫，維持生計，有一時期，每年雨量不足，人民飢餓死者，每年達二，〇〇〇，〇〇〇。（我是告訴你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〇年間的凋敝狀況）但現在，英國人已消除瘟疫，制止各民族間的擾亂，並且建設大規模的灌溉工程，輸入初步的衛生學，（自然由印度人出錢）人口增加起來了，而且增加率極大，恐怕不久他們又要受苦，一如災饉流行，孩提夭折，以致貝拿勒斯地方的工作日夜不息時一樣。

印度所有大河，皆與山脈平行。西部有印度河，流經旁查普，鑿北部諸山而出，其地爲所有北亞外寇入侵印度斯坦腹地時最便捷的大路。至於所謂印度的『神河』——恆河，其路線差不多來自正西。恆河未入孟加拉灣以前，又合布拉馬普得拉河，布拉馬普得拉河亦發源於喜馬拉雅山的萬山叢中，向東流，阻於開錫山，（Khasi）被迫成一大曲折，轉而自東向西，流不遠，合於恆河。

恆河流域與布拉馬普得拉河流域，爲印度人煙最稠密之區。只中國有數地，有如此數百萬人口，爲極簡單之生活，互相爭鬪。印度工業中心加爾各答，即在此兩河卑濕的三角洲西岸。

恆河流域，通常稱爲印度斯坦，物產極富。若非多少年來苦於人口過多，一定獲利極厚。第一產米。印度，

日本，及爪哇的人民，均不食米，因為他們太愛惜米了。他們吃米，乃因米比較其他農作收穫多的緣故。

稻米的種植，既困難，而且齷齪。齷齪誠然不是令人愉快的名詞，這工作必得要數千萬人，把他們大部的時間，都消耗於污泥和肥料之中。因稻最初須播種於污泥裏面，等秧有八九寸高時，又將其拔起，移植水田之中，這水田直至收割時，不能斷水，因溝渠交錯，污穢之物，均流入恆河。恆河水既作貝拿勒斯城內僧侶的沐浴之用，又供給他們以飲料。貝拿勒斯乃印度人之羅馬，或也為世界最古的城市，現在，這些死水，都被認為為聖水，可以洗淨齋戒沐浴等儀式所不能洗淨的罪孽。

恆河流域的物產，又有苧麻。苧麻是一種植物的纖維，這東西早在五百年前，輸入歐洲，用以代替棉花與亞麻。苧麻是一種植物的內韌皮，這種植物，和稻一樣，也需要充分的水量。其皮須先浸於水中數星期，而後纖維才能抽出來，再送到加爾各答工廠裏去，製成麻繩、麻袋，和土人織的一種土布。

又有靛青，也是一種植物，以前，我們用來製取藍色顏料，不過，據最近的發明，這種顏料已可從煤油中製取，而且成本還要經濟。

最後，還有鴉片，這東西本來是當藥栽的，可以醫風濕，一個國家，大部的人民，常在沒際深的污泥裏栽秧插稻，風濕病當然很難避免的。

恆河流域兩旁的山坡上，大森林現已完全沒有了，一切都是青蔥的茶樹園。茶是一種灌木，葉細小而

有價值，需要大量的熱和水分，所以種在山上，最爲適宜，因山坡上的水不會損傷牠纖弱的樹根。

恆河流域以南，爲三角形之得坎高原。其地有三種植物。北部與西部的山陵，是柚木商業的中心，柚木是一種極堅固耐久的木料，不變曲，又不使鐵生鏽。在鐵船沒有通行以前，大宗的用來造船，但現在也還有許多別的用處。得坎高原內部，雨量很少，只產棉花和少量的小麥，所以也時常有發生飢荒的危險。

至於沿海區域，西邊的馬拉巴海岸和東邊的卡魯滿德海岸，雨量充足，米粟豐富，可以供給極衆的人口，粟也是一種穀類，歐美人都運來喂小雞，但印度土人卻當麪包吃。

得坎高原爲印度唯一出產煤，鐵，黃金之地，但這些礦產多未切實的開採，因得坎高原上所有河流，石灘太多，水流湍急，毫無用處；至於建築鐵道，以當地的人民，從未走出過村落，到外面去經營，所以不得不償失。錫蘭島在科摩林海岬之東，其地實爲印度半島之一部。與得坎高原隔坡克海峽相望，峽中滿布淺礁，必須不斷疏濬，方能通航運。這無數淺礁沙灘，成爲錫蘭和大陸間自然的橋梁，稱爲亞當橋，因亞當與夏娃不聽上帝的話，激怒上帝以後，從樂園出來，卽由那條路逃走的，據這地方人民的傳說，錫蘭就是本來的樂園。真的，錫蘭和印度的其他部分比起來，確依然是個樂園。不特氣候好，土壤肥，有豐富的雨量，和暖的溫度，而且還脫卻印度的一種最凶暴的罪惡。佛教雖有極高尚的精神價值，然印度人始終拒絕，完全不能得普通人民的信仰，而錫蘭則始終信仰佛教，因此得避免印度教的嚴酷的階級制度。

地理與宗教，關係極其密切，實超過我們平常所想像的。印度人對於無論何事，都是走極端，宗教在千餘年來，絕對地完全支配著人的心靈，印度人的言論，思想，行爲，飲食，以至克己工夫，總不離開宗教。

在他國，宗教也時常阻礙生活之合理的發展。如中國人敬崇死去的祖先，把他們祖先葬在山南向陽的山坡上，而把寒風凜冽的北坡留作耕種之用。固然，他們對於祖先的情誼極可稱頌，但結果，他們的子女卻成爲途中餓殍，或售爲人奴了。這種妨礙全民族發展的怪誕無稽的古代神法，差不多各民族都有，各民族都受過牠的大害。

我們要想瞭解宗教對於印度的影響，我們必須要追溯到有史以前的時代，至少也要追溯到希臘第一次抵愛琴海岸前的三十世紀。

那時，印度住着一支黑人，名叫德拉維民族，他們或許就是得坎高原上最早的居民。後來，亞利安民族（今日歐美人之所自出）離開他們的老家，到外面去尋找更好的地方。他們分爲兩支，一支向西遷徙，走到歐洲，停居下來，後又渡過重洋而占有美洲。另一支向東，經興都庫什與喜馬拉雅兩山間的谷道，而占有印度河，恆河，及布拉馬普得拉河流域，再從那裏深入得坎高原。最後，更順西噶茨與阿刺伯海間之沿海區域，而達南印度與錫蘭。

這新來的民族，武力遠勝於當地的土人，他們待遇這些土人，儼然是強者凌虐弱者的樣兒。他們擲擄

黑人奪取他們的稻田，又因婦女的供給斷絕，（開伯爾山道，交通困難，不能從中央亞細亞帶來衆多的婦女）他們就竊取他們的婦女。他們如有些微反抗的意思，立刻就給他們處死，又強把這些殘餘的黑人，都驅逐到半島上最壞的地方去，聽他們去生死，飢餓。但德拉維人的數目卻遠在亞利安人之上，所以常常有低等文化影響高等文化的危險。其防止這種危險的唯一方法，只有嚴厲約束這些黑人，只准住在他們應住的地方，不許到外面來。

亞利安人也像美洲的民族一樣，有一種趨勢，就是把社會分成幾個截然不同的階級。『階級』的觀念，全世界都知道的，就是當今美國這樣開明的時代，階級還是存在的。我們社會偏見的習慣法，卑視猶太人，美國南部諸邦的成文法，強制黑人推小車子，這些無非階級觀念的流露。紐約，大家都知道，可算是個胸懷寬大的城市了，但我一生卻沒看見誰肯請黑種人（黑種人，印度人或爪哇人）會餐的，而火車上所供給我們的臥車和頭等車，簡直是對於我們的階級觀念致敬。關於哈楞的黑種人的階級制度，我不甚知道，但我卻看見許多德籍的猶太人的家庭，他們的女兒若與一個波蘭籍的猶太人的男孩子結婚，認為簡直是一種侮辱，由此可知這種『性質不同』的感覺，在我們人類之中，是很普通的。

但階級制度，在歐美卻從未發達到成爲社會行爲與經濟行爲之牢固的定律。由此一階級到彼一階級，門戶固然緊閉，但人如能用力猛敲，或有一小小的金鑰，或在外敲窗擊門，喧擾不已，那早晚總會開門

引入的。印度之征服階級——亞利安人——則不然，他們自此階級至彼階級，門中都早就用磚石堵塞起來了。各社會階級皆自閉在一小圈套以內，而那時以後，就不得不永遠住在裏面，不與外界來往了。

這種制度，現在已司空見慣，無甚稀奇。人民也不再以此爲創見自喜，或以此去欺愚鄰里。印度這種制度，乃是恐懼的結果。戰勝的亞利安人的幾個基本階級，如僧侶，武士，農夫，日工等人數自然遠不及國破家亡的德拉維人之多。他們不得不採取一種毒辣的政策，把黑人限制在『他的本地。』他們這一著既行了之後，又更進一步，這一步沒有別的民族膽敢行過，他們給他們空虛的『階級』制度加上一種宗教的連繫，即頒布婆羅門教爲三種上等階級所特有的宗教，而下等的同胞，則被棄於靈魂的領域之外，一聽其自便。再者，他們要想免除與低級人民污濁的接觸，於是每個階級，又都用儀式，禮節，和宗教條例，作成複雜的屏障，把自己圍繞起來，除他們內部的人以外，無論何人都找不著路徑。

如你要想知道這種制度如何在日常實際生活中占得重要地位，那請你想想：假如在過去的三千年中，無論何人，其境況都不許超過他父親祖父或曾祖的境況，則我們的文化將有什麼改變呢？各人的啟蒙教育將成個什麼東西？

現在，印度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已達到社會的和精神的覺醒的前夕了。但到最近爲止，這種改革，還是受社會統治階級的阻撓，受世代爲最高階級的婆羅門所阻撓，換言之，即受僧侶的阻撓。婆羅門是宗教的

當然領袖，這宗教通常稱爲婆羅門教。這宗教崇拜婆羅門，婆羅門可稱爲印度的奧林帕斯山上的喀斯或朱匹忒，是造物的本體，是宇宙一切的終始。但婆羅門只是一種具有形體的概念，未免太空洞，太抽象，普通人不能瞭解，所以人又把他當作一個可敬的老翁來崇奉，他既盡了他的職務，造了世界以後，便把我們地球上的管理，權委諸婆羅門的幾個代表，即幾個神明和魔鬼，這些神明和魔鬼，雖不如婆羅門那樣占有極顯赫的地位，卻也是上帝的親屬，無論如何，總得與以尊敬。

因此，窗門洞開，引入各種幽靈鬼怪等希奇神祕的東西，如細發，維士努等。他們於婆羅門教中，灌入許多恐怖的成分。人民此後不再以行善爲人類所應當，不過以此爲希望避免惡魔憤怒的唯一方法而已。

生於耶穌前六世紀的大宗教改革家釋迦牟尼，以爲純正的婆羅門教確可以成爲高尚的宗教，極想使當時流行的教條恢復以前精神上的力量。最初，他雖然成功了，但他的理想究竟太不實際，太高尙，不合於本國國民。他第一次的熱誠消滅之後，婆羅門立刻又恢復以前的勢力。直至前五十年，印度領袖人物才不得不承認：宗教若完全建立於儀式和空虛的禮法之上，非至滅亡不可，如一株老樹，已枯槁心空，若再不吸收地下的營養料，必至立即枯死。現在，印度教已異於數代以前，不復是靈魂上可怕的枷鎖了。廟宇窗戶都已大開。青年男女都已知痛苦，倘若他們再如以前一樣，四分五裂，自相殘殺，不能聯結戰線以抗外敵，他們真有自滅其種的危險。現在，恆河兩岸，新的東西正在那裏發生，在此三萬五千萬人民之中，新的東西

若真能一旦興起，則他們即可在世界歷史上造成嶄新的一頁。

印度雖然有幾個大商埠，實際上還是個農村國家，人民百分之七十一還住於鄉村之中。其餘的散佈各大城市，這些城市，你們至少知其名稱。如恆河與布拉馬普得拉河河口的加爾各答。加爾各答最初只是個無關緊要的漁村，及十八世紀時，成爲克萊武抵抗法國之中心，遂發展而爲印度的頭等海港。但蘇彝士運河開通後，加爾各答以前的重要又失去不少，因印度河區域或旁查普區域的貨物，輪船裝運，直接駛往孟買或喀喇蚩，比到加爾各答更爲便利。孟買在一小島上，爲東印度公司所開關，本意欲以此爲海軍根據地，以及得坎高原棉花貿易之輸出港。其地地位適宜，故能吸收亞洲各地人民，成爲波斯教徒的根據地。這些帕栖人皆爲當地人民中最富有知識的分子。他們拜火，以火爲神聖，決不可褻瀆，用火焚化屍體，簡直不可能。帕栖人的死屍都棄與鷹鷲，這種化屍的方式很快，比那慢慢的給平常蟲類吃掉，似乎還要好些，因此孟買常引起人一種悲哀的注意。

瑪德拉斯在得坎半島東岸，爲卡魯滿德海岸主要的商埠，其南即法屬笨第舍利，這是個使人發思古之幽情的地方，使人想到昔日英法爲敵，度普雷克斯，與克萊武爭奪印度全境，以致發生那次可怕的加爾各答『黑洞事件。』(Incident of the Black Hole)



但，印度最重要的城市，都在恆河流域。第一，西方有德利，爲古代蒙古皇帝的舊居，他所以選擇此城，因其地能控制中央亞細亞入恆河流域之門戶，他做了德利的主宰，就可做全印度的主宰。沿恆河而下，有阿拉哈巴，爲回教聖地之一，其名稱卽含有此意。阿拉哈巴的附近有勒克瑙和考鮑爾，都很有名，與一八五七年之大叛亂有關。再南，爲亞格刺，乃蒙古皇朝四代皇帝的帝都，中有塔日·馬哈爾，爲一皇帝紀念他的寵姬而建。

再往下流，卽至貝拿勒斯，其地實爲虔敬的印度人之羅馬，與麥加，他們不僅來此沐浴於聖水之中，而且還要到此地來死，因如此，他們可以得在河邊的山上焚化，他們的骨灰可以灑在他們渴慕的聖水中。

敘到此地，我正可以告一結束了。總之，印度的一切問題，都是深奧的道德問題與靈魂問題，無論何時，你如遇到關於印度的問題，無論以歷史學家及化學家的態度，或以地理學家及工程師的態度，甚至僅以一個旅行家的態度去研究牠，你總覺得跳不出這兩個問題的核心。歐洲人走入這迷津之中，既是陌生人，又是新到者，一切進行，必須小心謹慎。

在尼斯與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大會著手編纂經典（後曾以此征服西洋）以前二千年時，我剛纔所說的這民族的祖先業已定下數條不甚了了的教義和信條了，直至現在，這些教義與信條依然擾亂著我

們鄰居的心靈，甚至還要擾亂他們數千百年也未可知。我們以為奇怪的東西，我們每容易認為不好。印度的一切事物，就我所知道的，大部都很奇怪，牠們常給我一種不愉快的感覺，一種煩惱迷惘的感覺。

但我知道，我對於我的祖父母，也常有同樣的感覺的。

但最後，我還得承認爲他們是對的。他們縱然不是完全對，至少也不如我想像中那樣絕對的錯。這是一  
個很難的功課，但卻教訓了我一點謙遜。老天知道，我正需要牠！

## 第三十六章 占有亞洲南部另一大半島的緬甸暹羅安南麻刺甲

這半島有巴爾幹半島四倍那麼大，共有四個獨立的，半獨立的，以及附屬的古國。自西起，第一是緬甸，以前牠一向完全獨立自主，一八八五年，英國人順應了土人。甚至世界的要求，將其國家吞併，當作帝國的一部。當時，人民並未抵抗，只國王自己還想掙扎；而國王又是一種典型的代表，這種典型除供作那所謂瘋狂不治的『東方王』的電影之外，已再無理由可以存在了。不用說，他不僅是本地的產物，而且也是北方的輸入品。整個的半島，都受紳士階級的壓迫。其所以如此者，又不能不歸之其地山脈的地位。印度的高山由東向西，將牠與北方隔斷，所以印度能獲得自然的保護，至於此不幸的半島，所有五個獨立的山脈皆由北向南，給那些想由瘠苦的中亞草原遷往殷富的孟加拉灣，暹羅灣，和中國南海沿岸的人們，以幾條理想的進路。此種生長於中央亞細亞的人民，我們已經遇到過，我們地圖上中亞各地有許多廢城與劫後的村落，就是他們遺留下來的。

緬甸廢王的命運確是可悲，不過，你要知道他的暴虐，你就不至爲他灑不必要的眼淚了。他卽位的時

候，爲欲有所紀念，竟恢復了亞洲的一種良善風俗，盡殺他的宗室。殺戮宗室的事，土耳其王也常常幹過，他們以此爲一種預防，就像南美各國的總統保不測險一樣。但到一八九〇年左右，殺戮宗室的慘劇已不復扮演，因爲英國總督已代替了以前的君主了。自那時以後，這印度人僅含百分之三，而佛教徒卻占百分之九十的國家，日漸殷富起來。伊洛瓦底河自仰光以達蠻德勒的一段，可暢通航運，成爲貿易的動脈，呈前古未有之大觀。江上米船油船以及各種船隻的數目，遠勝於昔日。

暹羅緊靠緬甸之東，與緬甸交界處，有他念山脈（Davua Range）與唐嫩唐基山（Tanen-Tann-eyi Mountains）。暹羅得繼續保持獨立，乃因環境的關係，尤以西方的英國，與東方的法國之互相猜嫉，最爲主要。而暹羅最可慶幸的，是牠的國王。十八世紀後半葉，有個中國人曾經打敗了緬甸，拯救了暹羅，他的後代，卽爲老王 奚拉隆空（Chulalongkorn）。奚拉隆空在位四十餘年。他很聰明的玩弄著他的西鄰，藉以抵抗東方的侵略，同時又採用些微的讓與權，以保持其地位，他並不聘請英國或法國的顧問，而只從無甚危險的小國中選用專門人才。開明的暹羅境內，不識字的已由百分之九十減至百分之二十。他又設立大學，發展鐵道，疏濬湄南河，四百餘哩可以通航運；他更樹立健全的郵政系統和電信系統，軍隊訓練精銳，使自己的國家成爲令人仰慕的同盟，令人生畏的勁敵。

曼谷在湄南河三角洲上，居民將近百萬，人民大多居於河中木筏之上，使曼谷有『東方威尼斯』之

景象。暹羅因欲給外國人民以閉門羹，使自動鼓勵中國工人遷往他們的首都，直到現在，中國工人現已占有人口總數的九分之一，暹羅之能成爲最重要的米糧出口國，大多是他們的供獻。暹羅內地，森林密佈，極有價值，柚木爲重要的出口貨。又因暹羅君主之幸運與明斷，得保有麻刺甲半島之一部，其地有世界最富之錫礦。就大體上說來，無論如何，暹羅總反對其國家工業化。其熱帶地方的人民，將來或許要永遠從事於農業及其他簡單的職業，假如他們願意保存這種職業的話。暹羅似乎也像亞洲其他幾國一樣，很瞭解這種政策的必要。任憑歐洲發展其工廠及污濁的街市，而亞洲則仍然保持其農村的經濟。這種農村與田疇，或許與西洋的農村與田疇不同，然而都很適合東方人的性情，至於工廠，則和他們的性情合不來的。

然而暹羅的農業，與他國略有不同。此國家除有中國人所豢養的一百頭豬豚以外，還有足以誇耀的，就是那六萬頭馴良的水牛，和六千八百二十二隻大象。牠們可以做家中的事情，又可租給人家起重運貨。法屬印度·支那——此名稱通常指半島上所有的法國領土而言——包含五部。自南至北，第一爲柬埔寨，含有廣大的湄公河流域及其三角洲。其地產棉花，胡椒。其地名義上雖仍爲王國，實則已由法國管理。內地喀曼台湖（Tonle Sap）以北，密茂的森林之中，有幾個極饒趣味的遺跡，以前從未發現。其地爲一種神祕的民族，名克麥爾（Khmers）者所建立，關於此種民族，我們所知極少。九世紀時，克麥爾人於柬埔寨北部自建一都城，名顏可爾。工程極偉大，城垣正方形，每邊長二哩，高三十呎。最初，克麥爾人以受印度傳教

者之影響，皆信奉婆羅門教，十世紀時，又採用佛教爲國教。此種由婆羅門教變爲佛教所激發的精神，完全充分地表現於無數廟宇宮殿的建築之上，所有這些廟宇宮殿，皆建於十二世紀至十五世紀之間，十五世紀時，都城顏可爾雖毀，尙留下了些極偉大的建築之遺址，我們有名的美央（Mayan）的工程若和他相比，還簡直是頭腦簡單的學徒的手藝哩。

有一種理論說，顏可爾本建築於海濱，而且遠在湄公河三角洲形成以前。如此說來，海面定已退縮去三百多哩，這種記錄，真是罕有的，因在有史期間，海面的退縮，拉溫那爲五哩，比薩爲七哩，沒有再超過此數以上的。而顏可爾那邊的海何以會如此，恐怕永遠是個不可解的祕密。但此地曾有一座城市，在當時，其重要一如今之紐約。此城現已湮滅無有，只成爲明信片上的畫片，一便士一張賣給巴黎殖民地展覽會的觀客。然而其地曾有一時爲一種文化的中心，當時巴黎還不過是數間污穢薰蕕的茅屋而已。現在看來，真不勝滄海桑田之慨。

至於湄公河三角洲，今日已成爲法屬交趾·支那的一部，交趾·支那是法國於一八六七年占領的，那時因墨西哥遠征慘敗，欲藉此振起威望。其地有個極完美的港口，卽西貢。在西貢地方，有數千法國官吏管理著四百萬交趾·支那人民，極力使他們信任，他們所以做這種艱難的工作，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家鄉去安富尊榮，頤養餘年。

由交趾·支那再往東，即爲安南，依舊是王國，雖則牠自一八八六年後，受法國的保護。安南內地產木材，但境內山嶺太多，無有大路，是以還沒有完全開發。

東京在北方，頗重要，因其地不僅有條極好的河流——孫開河（Song-Koi）——而且產煤與水門汀。其地實爲中國之一部，出產棉花、絲和糖，可以輸往他國。京城河內，爲印度·支那所有法國屬地的政府所在地。除剛才所說的四邦之外，還有內地一塊狹長的地方，叫做老撾，於一八九三年被法國吞併。此地我所以要說，僅因爲死亡統計。這大半島最南部分爲兩部。所謂馬來聯邦，包括受英國保護的四個半小獨立國，其餘的爲皇家殖民地，行政上稱爲海峽殖民地。其地對於英國掌握馬來半島，極關重要，因其地山嶺——有高及八千呎者——藏錫礦極富，而氣候又適於各種熱帶植物，毫不費本錢，即能自然生長。橡皮、咖啡、胡椒、蕃薯粉，及檳榔膏等，都大宗地由麻刺甲海峽之檳榔嶼和新加坡出口。新加坡有五十萬以上的居民，位於一小島上，可以控制所有東西南北的主要海道。

新加坡即所謂獅城（Lion City），其年歲與芝加哥相彷彿，爲著名的斯坦福·刺夫爾茲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所建築，當荷蘭爲拿破崙帝國之一部時，他在荷蘭殖民地服務，就預知此地，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新加坡在一八一九年時，還是個草萊未闢的地方，現在已有五十餘萬居民，爲東方各地人民的言語之薈萃地。其地築有堅固的要塞，一如直布羅陀，其地又爲連絡暹羅與曼谷的鐵道的末站，不過尙未

與緬甸仰光相通。將來如東西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一旦爆發，新加坡一定占極重要的地位。新加坡人有見於此，所以開設許多酒店，富麗堂皇，聲播東方，每年有賽會，所費幾與都柏林城相等。



## 第三十七章 中華民國——東亞大半島

中國是個極大的國家。周圍長八千哩，幾與地球直徑相等，面積比整個歐洲還大。

中國人民足占全球人口總數五分之一，歐洲人的祖先還在用淺藍塗面，以石斧獵野豬時，他們即已知道如何使用火藥，如何寫字。如此一個泱泱大國，要想在數頁之中，與以充分的敘述，決不可能。所以我所能講者，只一綱要而已。至於詳細情形，（假如你有興趣）將來你可以自己加進去。因關於中國，記載極多，幾可滿列兩三個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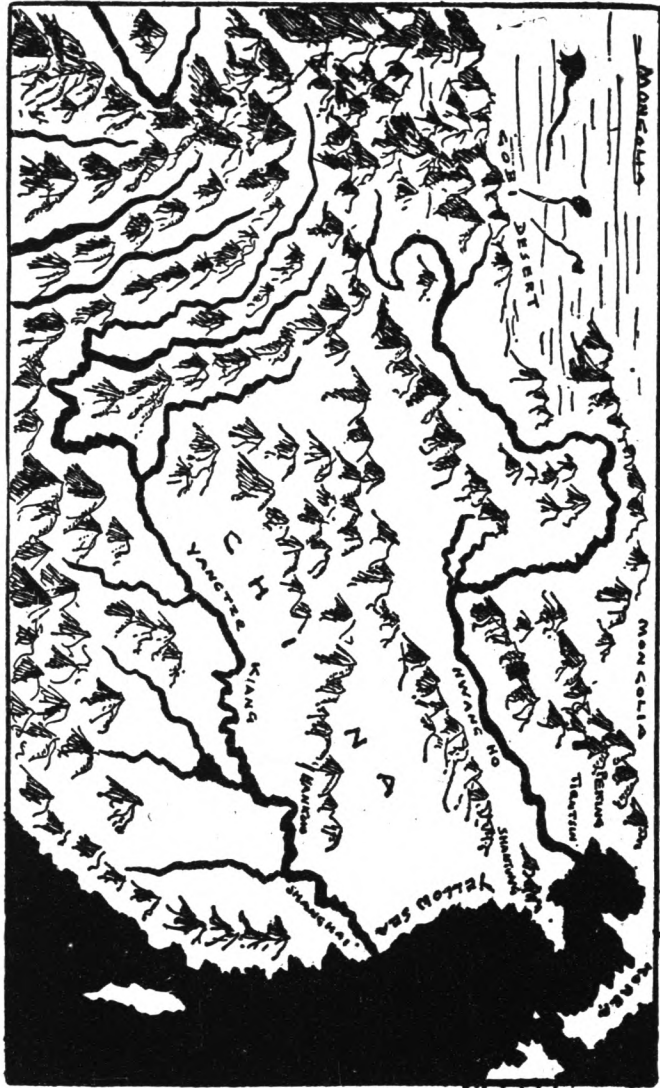
中國與印度相同，也是個半島，不過爲半圓形的半島，而不是三角形的。在另一重要的方面，又和印度不同。中國無高大的山脈使其與外界隔絕。中國的山脈都由西向東伸出，好像手指似的，所以結果，沿黃海之富饒的中國平原，永遠洞開，任中央亞細亞勇敢的蠻族出入。

因要戰勝這不利的形勢，紀元前三世紀（正羅馬與迦太基爭奪地中海霸權的時代）中國皇帝建築了一座大城牆，長一五〇〇哩，寬二〇呎，高三〇餘呎，自遼東直達肅州，以西戈壁沙漠界上的嘉峪關。

此花崗石的屏障很光榮的盡了牠的職務。十七世紀時，滿洲人猛烈的攻擊，城乃陷。雖然，一個要塞能保持兩千年之久，確實非同小可。現在我們建築的要塞，十年之後，即歸無用，非得要費很多的錢重修不可。中國本部，除去蒙古，滿洲，（我寫這書的時候，其地正很快的陷於日本之手）西藏，土耳其斯坦，不算剛好成一大圓形，南部的揚子江，北部的黃河，很清楚的將牠分成大致相等的三大部。北部——北京即在其地——冬季很冷，夏季不甚炎熱，由於此種氣候的關係，結果，人民食粟不食米。中部，因有秦嶺抵抗北風，氣候頗和暖，人口很稠密，人民食米，不知麥的形狀和滋味。第三部爲南中國，冬季溫暖，夏季炎濕，所有各種熱帶生長之物，均有出產。

北中國又分兩部：西部山岳區域與東部平原。西部山岳區域爲有名的黃土帶。黃土是一種很美的土壤，黃灰色，非常疏鬆，雨水一落地即刻就不見了。溪澗河流斬切了深竅的峽谷，使各地往來感覺艱難，好像在西班牙境內似的。

東部平原在直隸灣上，直隸灣因黃河的沖積，快要淤塞了，所以不能通航運，更無良港。稍向北去一點，又有一河，比黃河小，從航運上看，也同黃河一樣的無用。那就是白河，白河有『北京芝加哥河』之稱，此大排水運河乃中國京城的垃圾箱。中國的情形是倏忽萬變的，我只有說，北京爲天國的京城已九百年了，或者說，自威廉·巴斯達德征服英格蘭以來，北京就爲帝國的京城，在此書付印時，北京是否再爲中國京



中國的大河

城，或只是一個中國城市，或成了日本將官臨時的或指定的駐址，我還完全不能臆料。

但無論如何，這總是個古城，曾經歷過多少盛衰。九八六年，其城爲韃靼人攻陷，更名爲『南京。』十二世紀時，中國人又將其收復，不過不再建都，而改爲二等的省治會，名稱燕府。半世紀後，又爲另一韃靼部落所占，他們又改稱『中京。』再百年後，又爲成吉思汗所占，然而他不欲到此度愚蠢的安樂生活，他仍然信仰他蒙古沙漠中的帳幕。但其後忽必烈就不同了。他把北京廢址重新建築起來，改名稱爲燕京或稱大庭，(Great Court)然那時最習知的名稱，乃蒙古的名稱，干巴路(Cambaluc)或『汗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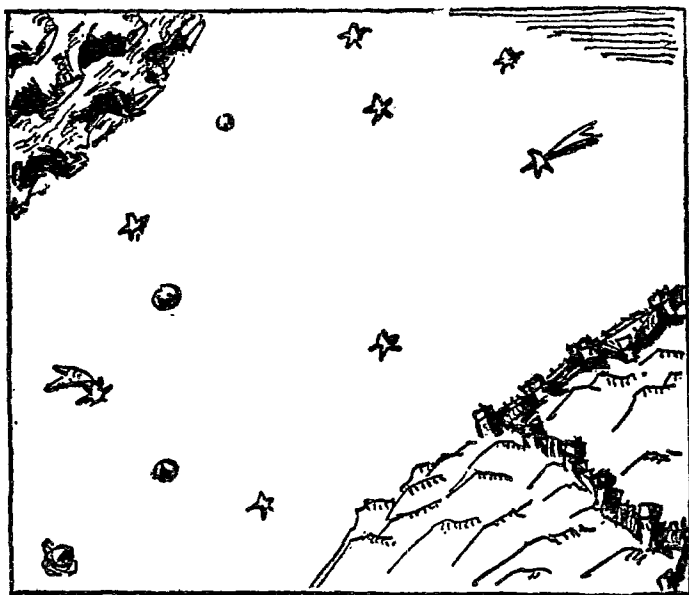
此後，韃靼人又被逐出，一中國皇帝，即明朝第一代皇帝即位。燕京或大庭乃改成北京或『北庭。』自那時起，到現在，一直爲中國政府的中樞，但因與世界其他地方相隔遼遠，從無往來，直至一八六六年，始有一歐洲公使因奉有使命，准許入京，使臣儀仗喧赫，就像一個人，他的父親曾贈大英博物館一塊雕刻用的花崗石似的。

此城在權勢極盛時，一定極其堅固。城垣厚六十呎，高將五十呎，城上有四方的堡壘拱門，以爲防禦，這些堡壘拱門本身即爲砲臺。城內就像中國的迷魂陣，又包括好幾個小城，小城之中又有小城，有皇城，有滿人城，有漢人城，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更有洋人城。(Foreign City)

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以前，外國的外交代表皆居於他們自己的小區域內，恰當滿人城與漢人城之

間。被圍以後，此外交區域即建築起堅固的防禦工事，駐紮各國軍隊，以防止再發生這種不幸的事件。北京當然也有許多宮殿廟宇。不過此地我所要注意的，乃是中國人和印度人性情上有趣的差異，中印兩國何以除失望的人口過剩外沒有共同之點，這性情的差異可以與以相當的解釋。

印度人視神始終是極尊嚴的，他們建造寺院，即貧困的農民也盡其經濟能力，建造巍峨華美的廟宇。婆羅門的口號是『為公共利益，一毛不拔，為神，則萬貫立輸。』中國人名義上雖是佛教徒，實則所有中國人，下自謨特街的洗衣匠，上至極有權勢的『老爺』，無不受那位狡猾老聖人孔夫子的



見看家文天的上球月給能才城長的國中有只中築建的類人

的影響，孔子於紀元前六世紀後半葉宣揚一般的道理，和日常健全的常識，叫人不要費無數光陰去空談來世。中國皇帝將其大部收入，用之於公共事業的改善，用之於運河，灌溉，堤壩，城牆，及疏導運河之上，即出於孔子『仁政』的觀念。至於寺院神龕，只要不使菩薩覺得被藐視，就足够了。

古代的中國人，乃極有藝術天才的民族，他們所費的代價，比恆河流域的人民少，而成就遠比他們大到中國旅行的旅行家，沒有一個地方能看到一個可與印度大建築相比的東西。只有北京北六十哩光景的明代皇帝的陵墓，有幾個大獸像，還有各地的大佛像。然亦僅此而已，其餘的雖勻整精美，都是很小的。但奇怪的很，中國的藝術比印度的藝術更受西洋人歡迎。中國的繪畫，雕刻，陶器，漆器，很適合於歐美人的房屋，至於印度的裝飾，反破壞了和諧，而且有點煩厭，縱然在博物館裏可以看到。

中國對於近代的商業世界，極關重要，因中國有極大的煤藏，又有世界第二的大鐵藏。英國，德國，美國的煤完了的時候，我們還可以到山西去烤火。

直隸省之東南為山東省，山東半島將直隸灣與黃海分開。山東多山，只以前向南流入黃海的黃河流域沒有。但黃河於一八五二年，忽然改道了。由於這件小事，我們知道，中國的洪水才是真正的洪水。我們要找和黃河同樣的行徑，我們可以想像萊茵河忽然想流入波羅的海，或森河不流入比斯開灣而一定要流入北海。黃河改變出口，十七世紀以來，已有十次，即現在之河道，我們也還不能決定將來就一定不變。堤壩，

在別的地方，很容易約束河流，使不氾濫，但對於黃河揚子江這樣的河流，則毫無用處。一八五二年，黃河沖決的堤埂，何嘗不是有五十哩高，而潰塌的時候，還是彷彿撕薄紙似的。

然而還有別的東西造成河流這種災害的。你一定聽見過，稱中國人爲黃種人，你一定也看見過報紙上關於『黃禍』等等的標題。我們總是把黃的觀念和中國人的面色合在一道。中國帝王自稱爲『黃帝』，意卽『黃地』的主宰，因他們沒想到人民而只想到人民所居的土地。黃河攜帶下來的黃土把中國北部所有的東西都染黃了——河水，海水，道路，房屋，田疇，男女服飾，無一而不黃。這民族所以有黃種之稱，卽此種黃沙給與的，其實這民族，在別方面，也比西洋城市居民黃不了多少。

十三世紀時，有一皇帝，因要想使人民在由中國北部往中部南部時，免除海上的波濤之險，便命令開闢了一條運河，連接黃河與揚子江。此運河長千餘哩。確也忠誠的完成了牠的使命，直至一八五二年，黃河由黃海改道直隸灣時，同時被毀。不過此長冠世界的大運河，確可表現中國古代帝王的開明見解。

我們再回到山東來看。山東半島，因爲有堅硬的花崗巖的海岸，所以形成幾個重要的海港。威海衛在濟南之東，以前在英國的掌握中，至最近方交還中國。英國人向中國租借威海衛，乃因當時俄國占領直隸灣左岸的旅順作爲海軍根據地，與西伯利亞支線的車站。『租借條約』上規定，俄國一從遼東半島退出後，英國應立即撤退。但一九〇五年日本取旅順時，英國人依然不退還。德國自然不甘人後，於是也占有稍

南一點的膠州灣和青島，此二地皆山東半島之地。此即表示世界大戰在遠東也有反響。德國人與英國人常奪非己之物，而第三者日本卻將贓物挾之而去。

因為要恢復中國人民的好感，所以威海衛膠州灣又歸還了中國。但如果日本奪取滿洲成功了，那舊戲恐怕又要重演一回。詳細情形，下版再看。

中國中部之東，有個廣大肥沃的平原，此平原實乃北部平原的延長，不過其內地有山嶺而已。揚子江蜿蜒曲折，行經此山中，最後，流入東海。揚子江發源於四川省，四川之大，幾與法國相等，其地紅土極肥沃，所養之人口，還在法國之上。不過有數山脈，自北向南，使其與外界完全隔絕。結果，四川不患白種人光臨，而患本地的中國人比別處多。

揚子江向海流去，第二即入湖北省，湖北即著名的漢口所在地。漢口於一九一一年，為大革命之中心。此次革命，顛覆了清朝的末代皇帝，而世界最古老的帝國，一變而為共和國。揚子江上達漢口，可以航駛排水量一千餘噸的海輪。所以漢口至上海一段，為中國中部商業的大動脈，上海是中國國外貿易中心，為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中英鴉片戰爭結束後，最早開關的對外貿易商埠之一。

杭州在揚子江三角洲南，馬哥博羅稱之為『行在』（Kinsai）。蘇州在三角洲的東部，蘇州之名，乃暗示茶。此暗示確很妥當。揚子江下游極其肥沃，因此，位於三角洲起處之南京，很久以來不僅為中國中部最



重要之大城，且爲皇帝之居地。

南京城一部因既往的歷史，一部因位於廣東至北京的中途，軍事上地位重要，一部因不直接受外國大礮的威脅，曾被定爲政治的中樞，或許在我寫文章的這一霎那（一九三二年正月二日午夜七分）已成爲中國的政府了。

至於中國南部，乃爲山地，雖出產茶，絲，棉花等物，但總比較爲貧窮的區域。有一時，其地會密佈森林，然森林砍伐既盡，泥土被雨洗去，只留下磽瘠的石塊，是以大批的人民向世界上無法律限制中國僑民人數之地遷徙。

中國南部最重要之城市爲廣州，其地爲中國主要的輸入港，一如上海爲對歐洲最重要的出口中心。粵江口上（廣州城在內地數哩）有二外國屬地。右岸澳門，爲葡萄牙在中國僅存之屬地，現僅是東方的蒙的加羅而已。次爲香港，爲英國於鴉片戰爭時所獲得，現猶保持未失。

中國南部遠離海岸的兩個島嶼，海南島還是中國所有，但古荷蘭殖民地臺灣，自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以後，已屬日本了。

中國人民在過去，現在，或許將來，百分之九十皆爲農民，他們生活都恃自己之出產，倘遇季候不良，即不免於饑饉。但現在也已開闢了四十八個大商港，經營國外商業了，他們主要的出口爲絲，茶，棉花。不過奇

怪的很，他們沒有鴉片出口。此乃因中國皇帝極力設法保護人民，禁止這種養成惡習的毒藥，而以前的鴛粟田，亦漸漸變為棉花地。

至於鐵道，中國人民攻擊之長久，為任何國家所不及，因他們尊敬父母祖先，他們惟恐機器在鐵軌上轟轟的聲音，擾亂了地下祖先的清睡。一八七五年上海至吳淞間，建築幾哩長的鐵道，引起激烈的反對，致令立刻停之。即是現在中國鐵道，還要繞著墳墓畫大圈子。現已成鐵道已有一萬餘哩，而濟南附近的黃河橋，且為世界極大的鐵橋。中國國外貿易，百分之六十操於英國及其殖民地之手，此或者可以解釋英國對



中國大運河

於天國的人民何以不得不停止以前殘暴的政策。英國貨物一受天國工人的抵制，一日即損失數百萬元。是以與一個代表全人類五分之一利益的消費者保持友誼的關係，確是個極善的政策。

中國人的遠祖隱約的自混沌的世界中出來時，他們即生息於黃河兩岸之地，即現在中國之西北部。此種肥沃的黃土田，在農業民族的眼中，確實令人可愛。再者，此種黃土又可解決住的問題，人可傍山擇一便利之處，掘一頗舒適的小房子，且無須顧慮到牆壁透風或屋頂漏雨。

據很熟悉其地情形的旅行家記載，其地有許多人煙稠密之處，若不至次日晨曦弄曉的時候，簡直看不見人跡。一至早日東昇，男女童稚，皆如兔子出洞向日似的，出來開始工作，毫不休歇，搜取食料，一至暮色蒼茫，又隱沒地洞中去。

中國人既有此山地，於是更向東推進。不安本分的黃河也將山上數百萬噸黃土攜至平原上來，給平原更加一層肥料，使平原上更加幾百萬人民，亦可供養裕如。中國民族順流而下，紀元前二千年（羅馬城建立前一五〇〇年）即遠達揚子江，其帝國中心，也由黃河區域移至中部大平原上。

耶穌誕生前四五世紀時，中國人民之中出了三位偉大的道德的宗師，此即孔子，孟子，老子。此三位偉大先哲出世時，中國人民的宗教觀念如何，我不得而知。不過，大自然無疑的總是被崇拜的。因賴大自然爲生的人，無不崇拜自然。不過孔子，孟子，老子，卻都不是宗教的創立者，不可與基督，釋迦牟尼，穆罕默德同日

而語。

他們只以道德律教人，其道德律的根據，乃是承認人類爲造物拙劣不精的出品，不過倘或落在善人手中，或願受先賢長者的訓誨，也大有發達的可能。自基督教的觀點看起來，此三人是宣傳一種絕對入世的唯物教義，自然大可詛咒。他們都不很談到謙讓或以德報怨。他們知道平常人做不到這種高尚的行爲。他們更似乎在懷疑，這種行爲規律是否有補於一般社會的至善之德。因此他們提倡一種理論，以公理報怨恨，人應付帳，守約，紀念祖先。

這三位中國哲學家傳播他們的道德，皆極微弱，但中國人每人都沾染到一點。我不是說這種法則比歐美的好或壞。不過這種法則確也不乏相當的實際好處。牠至少給與這包含四萬萬人民，二十四種方言，生活於各種不同環境之下的民族，以一個共同的東西——就是對於人生的浮沈，有一種中國人的果敢態度，一種實際的人生哲學，此種哲學能叫下等苦力百折不撓，衝破困苦，這種困苦會使他斃命，或迫他犯自殺的罪惡。

此種思想皆極簡單，幾乎人人瞭解。我稍講一講中國人在其四千年歷史中所成就的同化的事蹟，就可以證明。此種事蹟簡直荒唐難信。十世紀時，中國淪爲亘古最偉大的帝國——西起波羅的海，東達太平洋的蒙古共和國——之一部。但所有蒙古帝王，皆同忽必烈一樣。他們結果皆成了中國人。蒙古人以後，明

朝——純粹中國人的最末一代——繼起，統治此國。繼明者爲一韃靼王，他來自滿洲，爲清朝之開創者。但中國人雖受壓迫，不得不蓄長頭髮，編辮子，把頭上其餘的地方剃掉，以爲屈服於他們主人的標記，然滿洲人不久即變成了中國人，甚至比中國人自還中國化。

滿洲侵入以後，中國人就完全閉關自守，嚴防海港，禁止西方的外國人。中國文化乃有一機會安然小息。但中國文化，在此期間，卻完全變成了化石。政治制度比革命前的俄國還頑固。文學冰結了起來，就是他們特長的美術，也像古代東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的鑲嵌細工似的，成爲刻板文章。科學毫無進步。假如有人藉偶爾的機會，發明一點東西，立刻被人唾棄，以爲愚蠢無用。就像美國陸軍軍醫處視蒙汗藥是新的愚蠢的東西，而不欲用一樣。中國人因外界完全斷絕，從沒有機會認識他國的情形，所以中國人每每自信自己的方法最好，自己的軍隊最強，自己的藝術是人類最高尙的藝術，自己的風俗習慣高於任何國家的風俗習慣，但將兩者比一比，那真可笑。這種排外政策，別的國家也曾和緩的行過，但結果總是慘敗。

十六世紀前半葉以後，中國人，有鑒於與歐洲通商，可以獲得利益，乃准許少數葡萄牙的，及英國的，荷蘭的『洋鬼子』，在太平洋濱三口岸上居住。但那些不幸的外國人的社會環境，極不滿意他們的待遇，就像那些和維基尼阿殖民地子孫的代表同船旅行的可敬的黑人一樣。

一八一六年，英國派安貝斯忒爵士（澤夫立之姪，曾在聖赫勒拿島參見拿破崙）去請求減輕英國

商人在廣州所受的痛苦，人家告訴他說，如要朝見皇上，要看他願不願在皇位前面磕頭。所謂磕頭，直譯意思就是『在神位前面，用頭在地上叩三下』。這種事只有荷蘭船主能做到，因為他知道只要磕了頭，出了拘留所，他就可以得到大宗的茶葉與香料，帶回去，樂其餘生。但英王使臣的地位，卻有些不同。所以安貝斯忒爵士簡潔了當的拒絕了，結果，他連北京城也不準進去。

同時，歐洲因瓦特的發明，應用汽機開發這渺小的地球的結果，日漸殷富，於是大聲疾呼，要求新地。中國自然是開首第一個。第一次決裂的藉口，白種人的尊嚴實在不敢恭維，尤其是一八〇七年，歐洲第一個傳教士摩立孫到了廣州以後，還告訴中國人說，基督教如何如何好，他們如何應給他一個機會。縱然當時統治中國的老爺們（中國人贈給官吏的頭銜）有些學氣，心地窄狹，依然溺於孔子之教，不許人民公然無限制的輸進鴉片。但英國的印度公司，卻以售鴛粟種子給揚子江及黃河流域的人民，而賺數百萬鎊。英國的印度公司堅持將鴉片輸入中國，而中國政府又堅決拒絕這種貨物上岸。鴉片與惡感，終於釀成一八四〇年之戰。在此次戰爭中，中國大駭，瞠目結舌，不敢作一言，他們知道自己決不是那不足道的外國人的敵手，他們閉關數世紀，已遠落人後，他們是否能追踵趕上，還是疑問。

此種憂慮就怕是真的。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直就在西洋人羽翼之下。但近來一向『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中國人，卻已覺悟到國家有幾分不對，有時且有所示表。他們第一次怨恨的暴

發，是在八十年前。他們把國家不幸的痛苦都歸罪於『夷狄』的清朝，起而反叛，要求解放。

當滿洲人正從事英法聯軍之戰時，中國南部發生所謂『洪楊之亂』。他們不剃頭，剪去辮子。帝國軍隊，初由一個美國工程師名窩德者指揮，後由一個英國忠誠的基督教徒和神祕主義者戈登指揮，非常強勝；窮苦而被誘的革命黨不能敵。他們選出來代替滿洲人的『皇帝』，在南京宮中，及其后妃等，同自焚死。人民受戮者數萬人，戈登回至英國，在訓練軍隊之暇，用心於慈善事業與宗教事業，以準備他悲慘的結果。關於這你在非洲一章中就可知道。

後來一八七五年，清廷與德國之間發生小小的齟齬，德國乃派一艦隊，往中國海岸肅清海盜。一八八四年到一八八五年間，與法國又發生戰爭，此次戰爭的代價，就是失去安南與東京灣。一八九四年，與日本又發生戰爭，（現在日本已完全歐化了）結果割讓了臺灣，戰爭才告結束。

於是歐洲各大國，皆因軍備與戰略關係開始猛進。俄國占領旅順，英國占領威海衛，德國取膠州灣，法國取湄公河左岸的江康。一向把外交政策和感情混爲一談的美國，則空談『保持門戶開放』。歐洲各國，卻把他們竊取的土地變成堅固的礮壘，乘大洋彼岸的人們不注意的時候，他們即把門戶緊閉起來。

生性忍耐而且勞苦的中國人，至此也抓住了事實：他們是左右被欺。他們又堅決認定，以爲他們的恥辱，與痛苦，應由『夷狄』的清朝負責，於是，他們便造成了一九〇一年不幸的拳匪之亂。他們最初的發難，

是殺德國公使，（他們狡辯的藉口，說是德國公使先打中國人）而後，再圍攻北京各公使館。結果，俄，日，英，奧，德，意，法，美數國軍隊，兼程急進，解救被圍的外國區域，以及各國的公使與其家屬，他們在北京大肆劫掠，以爲報復，此城異常富庶，以前從未劫掠。皇城中心的禁城也被衝了進去。禁城中的東西，無論中國人以爲如何神聖，也是一物不能幸免。德國統帥到時，帶了兩萬多人，（那時戰事已停，不過劫掠還正盛）同時德王訓令他『步匈奴之後塵』——這不幸的表示，十二年後卻臨到了他自己的國家的，實際上，這句話乃是老威廉在他不像現在那樣削木爲戲時所發出的最惡劣的手段。

中國既罰付大宗的賠款，又受盡歐洲強鄰的各種侮辱，中國人民於一九一一年又起了叛亂，此次成功了，清朝被推翻了，中國乃成爲共和國。

但此次，中國人卻學到教訓了，知道西洋各國對於孔子的書根本就沒有興趣，其最注意的，只是煤鐵和煤油的讓與權。因此，凡國家有了此種種有價值的原料，如果要想使財產絕對安全，必須知道如何保護其自己的財產，否則，最好還將牠們沈之海底。總之，中國已知道模仿日本的必要，而『西洋化』又是模仿日本的捷徑。於是，中國便在世界各地聘請教員，其中主要的是日本教員，因爲日本鄰近，而且便利。

同時，俄國已開始其野心的計畫，欲將世界六分之一改成工業國，一切設施皆遵循馬克斯學說。俄國爲中國的鄰居，中國之苦力出世即勞苦工作，這些痛苦的勞工，無論誰來統治，無論爲英國人，法國人，或日



本人所用，俄國總會暗中在他們耳朵裏咕嚕許多鬼話。

所有這種思想衝突，計畫，及感情的結果，都成了大戰以後降臨中國的大擾亂，在大戰中，中國被迫參加協約方面，而結果又和以前一樣，一無所得，反而大受損失。

我不是先知。我不知道今後十年中或十五年中，會有什麼事件發生。各種情形或許不會有大變動，因為中國覺得太晚了，不能趕上世界的進程。不過倘若牠竟能趕上，那仁慈的上帝應得要可憐我們，因為到了那時，我們得要支付如何的一張支票！如何的一張支票啊！



### 第三十八章 朝鮮蒙古滿洲假如此書出版時滿洲還存在的話

我們略略來講一點經濟學的基本知識，算作此章的開始。

日本鎖在小島上，其人民的生殖力，卻像意大利一樣，極其強盛，所以急需更多的土地。這是事實，即盡世界美麗的辭令，盡世界的論文，盡世界最有意義的演說，都不能改變此種事實。這是自然律，假如我同另外一人同在一筏之上，飄流於茫茫之大海中，我強，餓的很，我的同伴弱，但有滿滿一口袋的火腿麪包，那結果，我必須獲取一份，否則祇有死。因為我是個不折不扣的人類，是敬畏上帝的父母所小心翼翼地扶養大的，這種誘惑，我只可抵抗一日或兩日，至多三日。但總有個時候我要說：『那火腿麪包給我一點，否則我可能要把你摔到海裏去——快點！』

我幼年的教育，卻也教我待這位有火腿麪包的朋友要寬厚，讓他保有他的糧食，但倘若我如此做，我一定要自殺，我一定要把我腑臟中可怕的咬噬的感覺平靜下去。你將這木筏上的人們的情形放大一百萬倍或一千萬倍，你就領會得日本人民所遇的問題了。

他們的國家比加利福尼亞還小，（加利福尼亞一五五，六五二方哩，日本一四八，七五六方哩）其中只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英畝能作農業之用，還不及美國耕地的百分之二。假如你要一個淺近的譬喻，就是說，日本的耕地比紐約一州的改良農地還小。世界上縱然有農事專門家的最好幫助，你仍可見這可憐島民所遇的是何等嚴重的問題。他們都住在海濱，以捕魚爲業；雖然他們現在已有相當的成績，將某幾處澤地變成爲稻田，然而他們的困難，依然沒有解決。何況他們的人口，每年還增加六五〇，〇〇〇之多呢？

那是不可避免的，日本須得尋覓更多的領土；第一處，自然是中國那些無人管理的，棄置不問的荒地。美國對於日本也許更適宜些，但太遠了，而且美國又太強。澳洲也太遠，而且十分之九又是沙漠，沒有開發的可能。只有滿洲近，容易去，而且往滿洲去的路，又有高麗半島的橋地。高麗與日本島只有高麗海峽的一水之隔。此海峽僅一〇二哩寬，恰爲對馬島分成兩半，一九〇五年，日本海軍擊破俄國艦隊，使俄國不能爲東亞之敵，即在此島附近。

高麗半島的位置，與南意大利，及西西里爲同緯度，然而氣候卻比兩地寒冷得多，此因其地位不能保衛自己。高麗人自稱爲朝鮮人或「朝選」（Chosen land of morning）人，他們乃中國移民之後裔，中國移民之占領此國，在基督誕生前十二世紀。他們毫不費力的征服了土人。土人是一種原始的種族，居於內

地山嶺的洞中。此西來的移民不久即自建一個王國，然此王國從未能脫離中國母國而完全獨立，同時又總受制於日本海盜。

一五九二年，日本第一次作奪取高麗的嘗試。日本向來沒有充分的準備，就決不敢起釁，作如此野心的戰爭的。當時，恰巧有葡萄牙人賣給他們以數百尊大礮。日本恃其優越的軍備，派遣三十萬人包圍高麗海峽，戰爭達五年之久，後卒爲中國優勢的援軍擊敗。

但在此次戰爭中，高麗的京都漢城被燒掉了，日本人肆意殘暴，因此使高麗人對於日本引起一種世代的深仇。但這又如何呢？高麗弱，日本強；十九世紀末葉，高麗被迫允許俄國以各種經濟的，及政治的讓與權，於是日本人又有極好的藉口，從事一次新的戰爭。

凡戰爭，其近因皆很少有什麼意義。引起戰爭的，實在總是潛在的動力。此次也和一五九二年的遠征一樣，直接的和絕對的原因，是在日本政府需要食物供給牠激增的人口。

日本既打敗俄國，將俄國軍隊自劃分高麗和滿洲的鴨綠江邊逐回去，高麗立刻成爲日本的保護國。一九一〇年，乃成爲日本帝國之一部，猶如一八九五年奪取中國的臺灣，一九〇五年取自俄國以代替賠款的薩哈連島南半部一樣。現在已有五十萬日本人移住於二千萬的高麗人之中了。其餘的，在相當時期內，一定也會步高麗之後塵。

至於滿洲，多年以來，即爲北太平洋中奪取霸權的兩國競爭的焦點。在結束日俄戰爭的朴次茅斯和會以後，此地的命運就已決定。在此和會中，叫誰來保護滿洲抵抗日本呢？名義上此地還屬於中國，但中國自拳匪之亂以後，國力太弱，不能保護任何人，甚至連自己也不能保護。滿洲人爲何不自己奮鬥？一個民族既曾征服過中國全部，爲世界全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的統治者，一定很知道戰爭的。但滿洲人入居中國已經太久，而且原來所剩的百分之六的人民，大半都是小農，對於土地是發生不出興趣的。其他一千六百萬人民，散處在四倍於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大領土上，度著安逸的生活，那就是說：他們有了充分的衣食，爲什麼還要去打仗呢？

滿洲已經講完，現在便來講蒙古。蒙古是個很大的地方，有一，四〇〇，〇〇〇方哩，大於不列顛羣島十一倍，人口近二，〇〇〇，〇〇〇。南部各地，爲戈壁沙漠之一部，不宜人居，其他地方則有草原，極適宜於畜牧。若沒有這些草原，那成功全賴馬隊的蒙古人恐怕也不能產生壯健的小馬勝利地自太平洋跑到大西洋去。

有許多人似乎很憤怒，他們痛責『日本的野心』，以爲那是一種野蠻的表現。不過我卻反把牠們當作『日本的需要』。在國際政策上，一種健全的自私，無寧說是一種需要的美德。日本不得不爲家中過剩的人民求一條出路。而現在，牠正在人口極稀政治腐敗的北亞洲找尋這樣的出路哩。

倘若這片北亞洲的安全辦沒有了，斐律賓，荷屬東印度羣島，澳洲，新西蘭，以及美洲西岸，恐怕也就永遠洞開，任日本人侵略。美國應當在邊界的坡里內西亞各島，屯駐一艘戰艦，否則，恐怕要被日本的巡洋艦乘黑夜偷去。

總之，這種安排似乎更合乎實際。那些聽了我這種冷酷自私的話而揮淚的人們，我將恭敬的請求他們，爲美國國內的印地安人的痛苦哭一陣罷。





## 第三十九章 日本帝國

日本在未侵略鄰邦，未開始征服世界的事業以前，共有五百餘島嶼，成一半圓形，北起堪察加半島，南迄中國海岸的廣東省，距離相等於歐洲的北角以至撒哈拉沙漠之中部。

此許多島嶼，大小不一，大者如英格蘭，蘇格蘭，小者如滿哈坦，有五百十八個島，其上可以居人，居民共六〇，〇〇〇，〇〇〇。日本人口總數，據最近統計，共九〇，〇〇〇，〇〇〇有奇，不過，其中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高麗人和少數坡里內西亞羣島人，坡里內西亞羣島於大戰後，始為日本領土。

然而，若為實際用處，只要知道幾個大島的名稱就行了：本州為中央最主要的島；次之，為北海道，在北部；四國，九州兩大島，緊靠在本州之南。國都為東京，居民二百餘萬，位於本州中央之肥沃的大平原上。東京的海港為橫濱。

第二大城為大阪，在同島的南部，為日本重要的紡織業中心，京都在大阪北，為古代帝國的京城。其他城市，其名稱你們在報紙上常會見到的，有神戶，為大阪之入口，有長崎，在九州島南部，為歐洲來的船舶最

便利的港口。

至於你們在歷史書上常看到的江戶，乃祇是東京在古代爲幕府將軍所住時的名稱。一八六六年，將軍失權，天皇從京都遷到江戶，於是改名東京，自那時起，東京開始其非常的發展，現已成爲近代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了。

但這些城市，卻時刻都在毀滅的危險中生活。因日本列島爲亞洲大山脈的邊緣，（日本海，黃海淺灘，及東海等，皆最近成功的，猶如將英國變成島嶼的北海一樣）爲自薩哈連到荷屬東印度的爪哇去的火山脈之一部，這山脈在不斷的移動。據日本地震測驗的統計，自一八八五年至一九〇三年間，共有二七，四八五次。平均每年一四四七次，每日四次。當然，這其中有許多不甚重要，只不過茶杯微微的動一動，椅子搖一搖，碰一碰牆壁而已。東京自建立以來，十世紀中，竟有一三一八次地震，其時刻之有危險，可想而知。這一三一八次地震中，歸納起來，一九四次爲『強烈的』三四次爲完全『破壞的』。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地震，爲時不遠，大家總還記得。那次，東京城幾乎完全被燬，人民死者十五萬餘，有數小島升高二呎，有數島則沈至海平面下。

有些人常把地震與火山擾動混在一道。誠然，有許多地震是火山爆發的結果。但大多數的地震，乃因我們所住的土壤之下的巖層一部突然滑動。此巖層移動僅二三吋，結果卽爲大騷動，以致拔木倒樹，若在

適當的地點（地點不適當或許好些）即可演成像一七五五年殺人六〇，〇〇〇的里斯本慘劇，或一九二〇年中國廣東的慘劇，死者數目，竟至二〇〇，〇〇〇。據最大的地震學專家的估計，前四千年，即所謂人類『有史時期』地震已犧牲了三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人的生命，無論如何，這總是個很大的數目。地震自然差不多各地都可以發生。一年前，北海海底還因地震發生強烈的震動，斯刻爾得河與萊茵河口島上的沖積平原，都震動得很厲害，掘蛤的人都一時感受不安。然而，北海區還像塊燒餅似的很平坦。日本列島則在高山的山頂，山之東部陷落下去，成爲大洋底下的一個極深的深洞，我們科學家都無法措置。著名的塔斯卡洛刺深海，陷下二八，〇〇〇餘呎，較之斐律賓與馬利亞納之間最高的深度記錄，只少六〇〇〇呎。日本東海岸既有將近六哩的陷落，所以日本所有最慘的地震一半以上都發生於東岸，實在並不是偶然的事。

然而，日本人像大多數住在地震區域的人一樣，並不因安全永久受威脅而有絲毫失望。他們種田，和小孩子開頑笑，吃肉，拿卓別林取樂，都照常和我們一樣。經驗教訓了他們，他們就建築一種紙板屋，此種房屋在冬天固然有點透風，可是，當倒塌下來，打在房主的頭上時，危險卻極小。如若都像東京一樣，模仿西洋建築插天的高屋，那損失定要增加好幾萬萬倍。不過普通說來，日本人適應不可避免的惡劣的地質環境，比任何國家都強。他們好像已使生活成爲一種和諧快樂的冒險，這一點爲西洋所不及。我說這句話，並不



近郊以前往日本去觀光旅行家所說的話，再說一遍罷了。自舊日本到新日本這個激變，對於美國的安泰幸福已有極顯著的影響，這影響還在繼續不斷的增加，我們無論喜歡他們，或憎恨他們，我們對於這種民族至少要知道一點，因太平洋一日不乾涸，牠一日總是我們的鄰邦。

日本的歷史，比中國短得多。中國的史書要追溯到紀元前二六三七年（約在岐奧普斯建築小金字塔時代）但日本最古的紀年，不過在紀元後四百年。當時，現在所謂的日本人確已有了。然而嚴格說起來，日本原沒有什麼『日本人』，因為日本人也和英國人一樣，是混合種。原來的居民爲蝦夷人。而此種蝦夷人，自後來從中國南部與馬來半島，從中國中部，從滿洲與高麗湧來三種民族以後，就被逐至遼遠的北方各島去了。結果，日本固有的真正文化，乃是中國文化的推廣，日本人所知的一切，都從中國人處學得的。

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愈形密切，他們模仿中國人，改信佛教。然而當一種新教條代替一種舊教條時，新教條一定要受舊教條的相當影響的。這可以使所有的傳教士，知道：無論宣傳基督教，回教，或佛教，都應當瞭解這個教訓。

佛教徒第一次至日本，在六世紀時，他們看到日本人已有其自己的宗教制度，此宗教制度產生於本土，極適合他們的需要。此宗教即所謂神道教，神道教來自『神道』二字，即『神聖的道路』的意思。此宗

教比之亞洲他地風行的拜鬼教，確是個較高尙的宗教，牠以世界爲一整個不可分開的力，並且教我們無論用此力做什麼，我們定要負責任，因爲，其結果無論如何不重要，總永遠是個結果。現在日本的國教，爲一種神道教與佛教的混合物。此種宗教使人對於社會一般的義務加重不少。島居的日本人（不一定是偏僻的人民）也和英國人一般，有一種真摯深刻的信念，即他們對於祖國一定負相當的義務。神道教又使人增加對於祖先的尊敬，不過其尊敬還不至於像中國人那樣乖悖可哂。在中國，無數的土地變成墳墓，死人統治活人，墳墓把可以生產生活上所必需的食物的空地都占去了。

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的分裂，直到很近才發生。十六世紀後半葉，獨立小諸侯都視天皇如無物，比神羅馬帝國的武士對於他們的皇帝還更甚，爭戰不息，最後，政權落到一個握大權的人之手。

八百年前，歐洲法蘭克國王的家奴，曾把他們的主人逼入修道院去，自己取而代之，統治國家。但他們政治修明，比其所代替者好，所以也沒人反對。日本人忍受內亂將近四百年，至此時，他們只求和平，不問誰來統治。所以當朝廷最高官長，——最有勢的德川族領袖——自立爲國家的獨裁者時，他們毫不反對，亦不揭竿而起，以護衛世代的天皇。日本王室的家奴提高天皇的地位，使成爲人間的神，成爲全日本的神父，但他既是這樣高不可及的靈魂的統治者，他像西藏的喇嘛一樣，民衆永遠不能看見他了。

這種情形，行了足有整整兩世紀。將軍（獨裁者的頭銜，意即總司令）在東京統治一切，天皇則在京

都的深宮珠簾之中，虛度歲月。在將軍時代，日本行著嚴密的封建制度，此種封建制度對於日本民族，影響極深，即現在，工業化的歷史已將八十年了，而日本人還仍是封建主義者，藐視生活問題，其觀點與其歐美的敵人完全不同。欲將此種新社會詳細情形說完全，很費時間。自一六〇〇年後，日本社會很顯明的分爲三個集團。最高階級包括藩王，封建貴族，大地主。第二階級包括武士，此爲世襲的武士，相當於歐洲中古的騎士。其他人民均屬於第三階級，即平民階級。

此種制度雖非理想的，但歷史十分可信的告訴我們：民衆對於政治理論是從無深刻的興趣的。一般國民所問的，只是『政府作事嗎？政府保障我安全嗎？能保證我用自己力量與血汗得來的東西是自己的，別人無正當的法律手續不來奪取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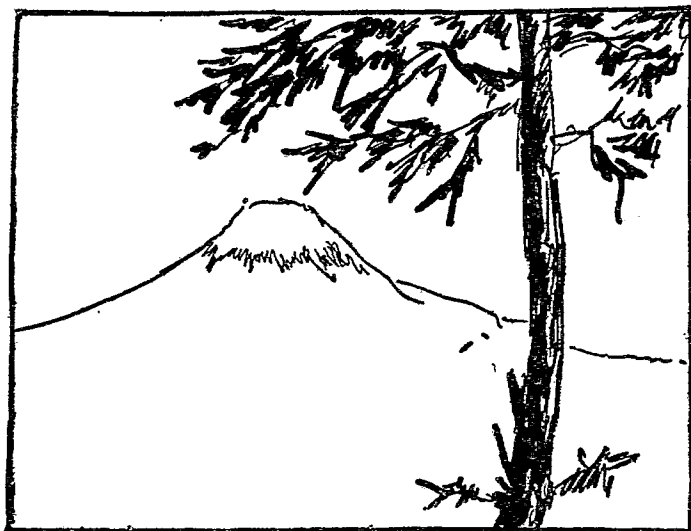
此制度行使了兩世紀餘。將軍被認爲國家的政治領袖。天皇只是民族靈魂的領袖，受人崇拜而已。藩王和武士，一定要服從嚴格的法律，叫做『光榮的責任』。無論何人要求他做什麼，他就得做什麼；若是有要求他照那最嚴肅的割腹禮，把自己的腑臟取出來時，他也得照辦。至於普通百姓，則從事各種職業。

日本雖然有點覺得人口過密，人民不得不少吃東西。但他們很能節制，不需要許多。而自然也好像是個誠實的朋友。有一支洋流，所謂藍流（就是藍鹹流，乃墨西哥灣流的兄弟）的，起於荷屬東印度，北赤道區，流過斐律賓，再過太平洋，賜福於美國西岸不少。此洋流給日本一個很溫和的氣候。但日本東岸，有條窄

狹的寒流，使日本不能享受像加利福尼亞一樣的溫暖的溫度，雖則如此，較之大陸上的中國，卻好得多了。

一切的一切，似乎皆同情於那快樂島嶼的循序合理的發展，有個葡萄牙航海者門第茲·品托失業了，他跑到此地來，把日本歷史的前途完全改變了。因為，此葡萄牙人不特遊歷過許多很遠的國家，和他們通商，而且還把他自己的宗教制度也帶給他們。

那時基督教傳教士的大本營，設於印度的果阿與中國廣州附近的澳門，假如所有歷史記載皆非一致撒謊的話，那基督教傳教士初到日本時，確受很優渥的招待，並還盡量的給他們以機會，說明他們宗教的好處，怎樣比日本的舊宗教好。他們宣



古日本



傳福音，使許多人改宗了。後來，又有另一派的傳教士，從附近的西班牙屬地斐律賓羣島來。他們也很受歡迎；但後來，將軍發現（有那一國會不發現）這些神聖的人中還夾著許多不大神聖的人，穿著鐵甲，背著奇怪的鐵棍，放出鉛彈，一下可以把三個普通的日本兵打過穿心，於是，將軍對他們的光臨便感覺有些不安了。

因此發生許多糾紛的事件，對於這些事件，日本的觀點，至最近五十年我們才了解。這些事件給日本一種冷酷的名聲，不過這所謂冷酷，似乎與我們從別的材料中研究所得的稍有不符。將軍之決定封鎖日本，拒絕基督教傳教士再行活動，並不是他忽然怨恨西洋人的結果。此乃起於恐懼，惟恐因宗教之爭，使全國分裂；惟恐日本的財富被外商的領袖劫去，這些商人將和平仁慈之使者帶到日本岸上來，國王命令給他們許多貨物，作為商品載回去，他們走的時候，這些貨物也不給一個錢。

耶穌會的勢力，在九州島最大，其地距葡萄牙在中國的居留地最近。最初這些神父還很謙遜的談話和平王子，後來，一旦他們占優勢了，他們即動手破壞日本的寺院廟宇，拆毀神像，用鎗桿逼迫數千農民與貴族接受十字架。

那時日本有個強有力的人，名豐臣秀吉者，目睹此事，他認為這是一定不可避免的結果。他說：『這些教師來此宣傳道德，但他們的道德，卻只是遮蓋他們對付我們帝國的毒辣陰謀的工具。』

一五八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即日本第一次派遣大使致敬於教皇與西班牙葡萄牙國王後的五年，所有基督教牧師，皆被逐出日本境外。商人亦來日本，雖猶如昔日，不過須受政府之監視。耶穌會教徒之葡萄牙人，皆相率離去。他們的地位，立刻被來自附近斐律賓之西班牙法蘭西斯教徒與多密尼克派教徒取而代之。他們詭稱來謁秀吉的特派大使。他們的詭計被識破了。然而他們的待遇，還很寬厚的，不過告訴他們不要傳教。他們不服從這命令，自在江戶建築一個教堂，開始在各地替人施行洗禮。後來，他們在大阪又建立一個教堂。在長崎又沒收一個耶穌會的教堂。後竟公然反對其敵人耶穌會，責其帶福音給日本人的方法太軟弱。總之，他們犯著判斷的錯誤，與經驗的錯誤。最後，秀吉命令驅逐他們的時候，他們趕快就向後轉，像有人追似的，日本人對於討厭的西班牙修道士，確已極端容忍，多少年來，給他們警告，總是無效，所以他們得一結論：只有嚴厲的方法，才可以保全他們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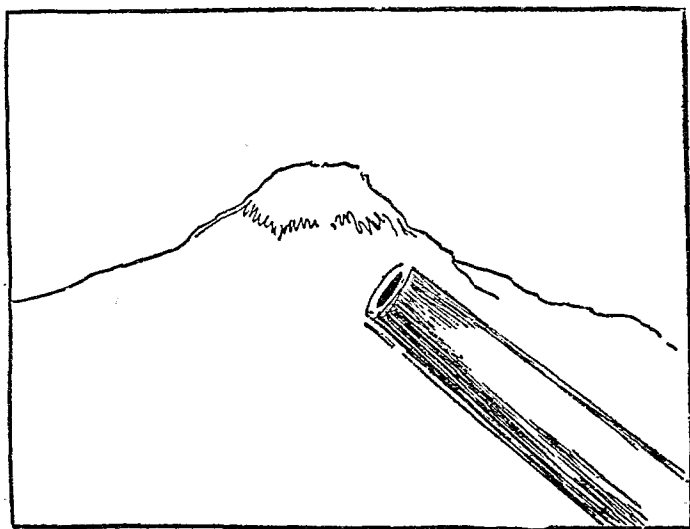
他們寧可自動的封閉自己的國家，不願使那四百年前糜爛國家的內戰重演，凡基督教傳教士，有玩視法令的，即置之死地。

日本甘願與外界斷絕，將近百五十年。然而只是幾乎斷絕，並非完全斷絕。有個小小的窗戶還是開著，大批的日本黃金從此小窗戶中流到西方去，西方的科學中，至少也有些片斷的東西從此窗戶裏透進那奇怪的國家。荷蘭東印度公司本是葡萄牙的仇敵，兩者爭奪日本商業的主願。不過荷蘭人乃是商人，很單

純別無企圖，對別人的靈魂很少有興趣。英國人也如此。兩國角逐頗久，當時，鹿死誰手，還不可逆料。後來英國人處置不當，失敗了。

自從葡萄牙最後派至日本的使臣被慘殺後——這是個不可原諒的暗殺——以前荷蘭的特權也被剝奪了不少。然而，他們在日本的冒險，只要每年有百分之八十的紅利，他們就決定不放。他們被壓迫住於出島上，此島僅一石塊，長三〇〇碼，廣八〇碼，橫阻長崎港灣中，其大即他們攜公司的狗子運動，亦所不能。他們不准帶他們的太太一道，更決不許涉足大陸。

他們一定訓練過受氣的，（不是民族性）因此數百條規律，有一點觸犯，立刻爲日本官廳記下，拘捕起來。有一天，東印度公司決定建築一座新貨



新日本

棧。依普通習慣，建築的日期總要寫在屋基前面，寫著紀元後或『多密尼克後。』此乃明指爲多密尼克派教徒，日本之視此輩基督教徒，一如我們視新自莫斯科來的布爾塞維克黨煽動暴動的人似的，幕府將軍即刻下令，不僅去掉這些討厭的東西，而且將房屋也完全拆毀，夷爲平地，並且警告荷蘭人，叫他們想想那驅逐葡萄牙人的可怕的詔令，那詔令的結尾幾句話說：

『一日杲日照臨下土，一日不能任基督教徒橫行於日本，卽腓力王或上帝有干此旨，亦當梟首，凡爾萬民，務其知之。』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職員，似乎的確接受這教訓，因此後出島依然在荷蘭人之手，達二一七年。此二一七年中，日本黃金白銀不住的流，因荷蘭人乃錢商，無論日本人向外定何貨物，匯款必得付匯費。

歐洲由此乃偶爾獲得此太平洋上隱士的片斷的新聞。此種種故事，均謂帝國情形，難令人滿意。但日本進步很快。一個國家決不能希望他自己滿意，此種理論，日本很快的就爲一個客觀的教訓。結果日本青年成爲不安現實，極其急進。關於西洋新異的科學，他們固然也曾聞到過，但還不能領會。此時他們乃由出島買來許多科學與醫學書籍，拼讀奇怪的荷蘭字。於是乃恍然世界正在大步的進展，獨有日本依然停立不動。

後一八四七年，荷蘭國王又饋贈江戸朝廷一大箱科學書籍，及世界地圖一張，且告誡日本人，教他們

不要再持那種愚蠢的鎖國。此時，中國與歐美商業關係劇增。船舶自舊金山駛往廣州，往往在日本海岸慘遭沈沒，因無領事或外交官之保護，船員境況頗苦。一八四九年，美國艦隊司令實行威嚇，要求將海員十八人立即放回給他，否則，即砲轟長崎。而荷蘭國王又告誡其日本同事，預防繼續行使一種只能引起禍患的政策時的危險。這些自海牙來的書信，只說什麼東西全世界老早就知道了，日本早晚必要與西洋通商，開放門戶，倘拒絕和平開放，則一定要受武力壓迫，強行開放。

漸漸向阿拉斯加海岸推進的俄國，此時也正慢慢的想在西太平洋增加領土。其行動能不被人疑有土地野心的國家，唯一只有美國。一八五三年，康摩多·柏理（Commodore Perry）率領兵艦四艘，及五六〇人駛入浦貨灣。外國兵艦之來，此為第一次，引起日本空前的震動。天皇祈助於天神。柏理一去之後，（他僅停留十天，遞呈美國統總致日本天皇的信一封）立刻懇求荷蘭人製造兵艦，要塞皆駐人守衛，葡萄牙老舊砲也裝製起來，一切皆佈置著，準備蒸汽推動的怪物第二次東來。

全國人民皆各趨一端。大多數皆贊同鎖國政策，又一部分人則贊成開國政策。將軍卻屬於後者，但其權力已大部失去，人又責難他為『媚外』。但此次柏理之永遠不朽的來臨，結果受惠最多的，實為天皇。幕府絕對的為封建制度的領袖，此時，年代已久，雖然苟延殘喘，但早已無用了，諸藩王武士也都一樣，他們還像在一六五三年而不是一八五三年似的，堅要佩刀，而且還從事那可頌的事情：平服內亂。此時

已達到整個系統的改變時期了。

此時，機會又好，國家名義上的元首天皇剛又是個有非常才幹與知識的青年，他諷退了將軍，復握得政府大權。他很聽納諫言，以爲若再鎮國，卽無異自殺，於是極力歡迎外國人，一如他以前壓迫他們一樣熱烈。明治或其開始的維新時代，將日本自一個一千六百年來的封建國家變成一個近代的工業國家。

若問此種感情的大轉變對於人民是否是好的，或需要的事，那只是無益的亂問。工廠，大陸軍，大海軍，煤礦，及鍊鋼廠，或者可以造福不少，或者不能造福。我不知道。有些人說是，有些人說否。大多任各人去判斷。十年前，俄國人還扶育靈魂，敬愛先聖。而今他們把先聖摔到爐灶裏燒掉了，靈魂也心滿意足徘徊於機器的空管中了。

我個人相信此種發展，乃爲絕對不可避免的。其本身既不絕對的善，也不絕對的惡，因其乃必然的，是發展的一部，有了此種發展，我們方有希望自飢餓的困厄與經濟不穩的恐怖中解放出來。機器是此種大轉變的父母，但機器也燬滅了許多美麗可愛的東西，這也是無人敢否認的。霍鳩撒（Hokusei）與厄塔瑪洛（Utamaro）的日本無疑問的比諸日本煤油與東京瓦斯工廠的日本，爲更饒興味的國家，這確是真的。但霍鳩撒與厄塔瑪洛死去了，東京的主婦們皆歡喜用煤氣烹調，而不用遲鈍的木炭火了；那就是答案。

一七〇七年以來未發一言之白髮莊嚴的火山——富士山，俯看著以前小孩獻花路旁小廟的地方，

現在卻看著香烟廣告了。郊妓團亂摔的錫罐，寺園裏神鹿的腳，都被弄傷了。  
但富士山知道——總有一天，這東西也要歸於盡的。





## 第四十章 斐律賓舊墨西哥之舊領

斐律賓屬於堪察加至爪哇間那些半圓形的列島。這無數片斷的陸地，乃古大陸邊緣的遺跡。大陸邊緣極高，太平洋水淹沒山谷時，猶出海平面上，此山谷即所謂日本海，東海，南海。

斐律賓羣島有七〇〇餘島嶼，但其中只有四六二個大於一方哩。其餘的皆僅不過大巖石或小塊的卑濕地，不關重要，其中只四分之一有名字。斐律賓羣島全體大約與英格蘭蘇格蘭差不多大，人口有一，〇〇〇，〇〇〇土人，和很多的中國人，還有一〇〇，〇〇〇白種人。此羣島有一時期，爲很猛烈的火山，但現在真正的火山僅存二十五座了。即此火山中，除去二三例外，似乎也都已熄滅了。

此點我們應當相當的感激，因從地質觀點看起來，斐律賓地位極其危險。我們所能找到的大洋中最深邃的深坑，即緊靠斐律賓之東，即我以前告訴你們的地方，其地極深，如我們將其作喜馬拉雅山之墓地，那地球上最高的埃佛勒斯峯，還在水下三〇〇〇呎。如世界物件都滑入那一角去，恐怕世界很少有東西遺留下來，說此事給人聽。

斐律賓羣島中，最重要者爲呂宋島。呂宋島形如蝌蚪，中央高起七〇〇〇呎。全羣島最重要的城市爲京城，在呂宋東岸，名曰馬尼刺。此城爲一五七一年西班牙人建立的，在一古代回教徒殖民地的遺址之上，其得名乃由於一種尼刺草（Nipa）此種草，其地遍地皆是一五九〇年，又建築城垣，此垣今猶健在，不過建築城垣者之統治權，則早已喪失了。

但馬尼刺雖在西班牙腐敗的管理之下，卻還迅速的發達，成爲遠東最重要的商業中心。港中滿泊中國，日本，印度，甚至遠至阿刺伯的船隻。牠們來此，以其商品交易其地的歐洲產物。此種種歐洲產物皆爲西班牙人由中美墨西哥屬地攜至斐律賓者。西班牙人因橫渡印度洋，取道好望角，恐不僅海路危險，而且怕受英國和荷蘭的襲擊，所以他們的船隻，皆由馬尼刺直放退宛退拍克灣，再將貨物搬過美洲腰地，在腰地那邊，再載上船，取道古巴的拍托里科，航回西班牙。

呂宋之南，有十二個較大的島嶼，其中以撒馬島，帕奈島，（著名的伊羅，伊羅城在其上，爲斐律賓第二大城）內格羅島，及塞布島爲最著。在此諸島以南，又有民答那峨島，較呂宋略小，頗有名，島上土人爲回教徒的摩洛人，曾爲保持其獨立而與西班牙人，美國人，發生戰事。民答那峨的最大城市爲贊保迦，面向蘇祿海，因普通都謂斐律賓島乃背向太平洋的。斐律賓人真正的事業，皆在西部，他們與西方貿易，他們的宗教，他們最早的文化概念，皆得自西方。他們由東方來的發現，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

一五二一年在此登陸的麥哲倫，他走此無人常走的航路，其唯一的目的，本爲解決一個法律上的爭執，此爭執正使其僱主西班牙國王與教皇之間發生可怕的困難。一四九九年，教皇爲解決他意卑里亞半島兩愛子的爭執，已經立一規約，在亞速爾羣島與威德羣島之西，自北至南畫一直線。（大致相當於西經十五度）線西一切與西班牙人，線東與葡萄牙人。此即著名之托德錫拉斯條約，據此條約，凡有敢『越線』者，西班牙人有處以死刑之權，而英國荷蘭第一次遠征隊往美洲，也以此成爲極危險的冒險，因無論何人一經『越線』被補，立刻就同普通海盜，一樣將其絞死。

然而，將此冒險的事行使於應用地理的教皇亞歷山大第六，（即徹薩與琉克里西亞的父親）自己爲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認爲此約於他們利益不十分公允。所以誰應得何地的爭論，達一世紀之久。麥哲倫雖爲葡萄牙人，西班牙聘他去取道東路，前往印度，決定摩鹿加羣島及香料羣島，是在教皇給與葡萄牙的印度份內，還是在西班牙一份內，藉以解決此糾葛。後證明葡萄牙是對的。於是葡萄牙獲得摩鹿加；不過，不久又失於荷蘭人之手，而西班牙人卻因此出人意料之乘機達到斐律賓，他們爲自己的利益計，乃占領其地，行政由墨西哥遙管。此意即紐喀斯爾的僧侶，全體出動，到一個比在人口銳減的中美可以獲得更多利益的地方去。

我們要承認，此輩僧侶在斐律賓工作時，確非常盡職。假如他們的成功稍少一點，那後來美國人在斐

律賓的工作一定容易多了。一八九八年，美國人獲得那古西班牙屬地時，爲美國第一次與一個百分之百是天主教的民族爭論。

按『新教徒』這名詞的正確含意講起來，美國可謂非新教國家，但普通美國人的人生哲學，卻絕對是新教的，而非舊教的。美國人待遇斐律賓人，或許是善意感動了他們，他們給斐律賓人無數修整的道路，數千所學校，三所大學，醫生，醫院，看護，人工孵卵器，魚肉檢查所，衛生學，以及一〇〇一種西班牙人聽也沒聽見過的德政。但此各種慷慨的善意之表示，對於人民卻很少有意義。他們自小卽已受一種教訓，認爲一切人間的舒適利益，固然很好，很快樂，但和另一世界之有機會得以解脫比較起來，卻毫無價值了，在那世界中，一切衛生學，醫院，好路，學校等，對於人都毫無意味的。

## 第四十一章 荷屬東印度羣島搖狗的尾巴

我已告訴過你們，怎樣日本、臺灣、斐律賓都不過爲古代亞洲大陸邊緣的山脈，經過幾百萬年的時間，太平洋水將其與大陸分開了。

馬來羣島則不然，（馬來羣島有各種不同的名稱，如馬來西亞，因索林德，印度·阿基拍拉哥，荷屬東印度羣島）不特爲亞洲的邊緣。馬來羣島又是一大半島的遺跡，此半島大如中國半島，自緬甸，暹羅，與交趾·支那向東，直達澳洲。在地質上的遠古時代，此半島或本直接與亞洲大陸相連，後有一時期，有一很窄狹的水將此半島與澳洲分開，此水較現在苦因士蘭與新幾內亞間之托列斯海峽闊不多少。關於此時期我們的材料已有很多。

如此廣大的一塊陸地，變成無數奇形怪狀的島嶼，上自大如全斯干的那維亞的婆羅洲，下至數千零星破碎的，有礙航海的小石塊，造成如此情況的大變化，其原因不難找到。其地位於地球上火山最多區域之中。即現在的爪哇還以火山活動而保持其徽號。前三百年間，爪哇一百二十餘座火山皆極好，和稍西的

蘇門塔臘的火山一般。

古印度的婆羅門教，盛行於爪哇民間時，僧侶常羈縻那些住於地心中的小鬼，不時犧牲了活人去祭他們，即將人活投於火山口的融巖中去，——似乎有些成功，因火山雖仍不斷的噴發暴嘯，甚至有時來一二激烈的震動，但已數世紀無大災害了。

但其地克刺卡士亞山的殘跡還在，那是個可怕的警告，警告任何時間皆會有什麼不幸的事再發生。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清晨，蘇門塔臘與爪哇間巽他海峽的克刺卡士亞島，忽玩起史前以來的老花頭，爆裂起來了，將火山頂噴掉，將此小島破成幾小塊。不多天後，島的北部完全沒有了。其地本有一五〇〇呎的高山，現在則爲印度洋面下一千餘呎的深潭了。爆炸之聲，三〇〇〇哩外都聽到。空中灰塵，揚起十七哩高。火山灰吹散到非洲，歐洲，亞洲，美洲，甚至北達北角。天空中六星期間，皆如鄰近有森林大火似的，煊染著極鮮明的顏色。

在海上引起的騷動，比陸上更慘，因克刺卡士亞島無有居民。海潮的波浪高五十餘呎，爪哇沿海一帶，掃蕩淨盡，死人三六，〇〇〇，捲去海港村落，毀壞無數大船，大船就像燒過火的木頭似的。錫蘭與毛里西亞都受此浪的影響。在八〇〇〇哩外的和倫角附近，還很顯著，在距巽他海峽達一一，〇〇〇哩的不顯海峽，還可以微微看出。

一年前，克利卡士亞火山又有活動之象。此『地下雷』究竟再於何時何地爆發實無人敢預說。至於其地居民，一如其他居於同樣情形之下的人民一樣。他們毫不注意，就像我們住宅區的小孩子，正玩棒球的時候，不注意運貨車從意大利最熱鬧的街上經過一樣。

此種宿命論者的態度，或者由於回教信仰。也許是樂天知命的結果，或者由於一種信念，以為火山爆發也與外國統治，洪水，或大火一樣，在人生中可以完全忽略的事，對於種田的人，火山爆發的重要性很小，他們自天地開闢以來，他們的祖先耕這些田，將來，他們子孫還耕這些田，他們沒有一個有營養缺乏之虞。

如此稱揚，好像我想將爪哇描寫成爲一個人間天國了。這當然不是，不過爪哇得自然之恩惠確極厚，值得一頁的敘述。

其地土壤，百分之二十八出自火山。若用得適當，每年可有三次完全的收穫。

其地氣候很熱，極宜於種植各種著名的熱帶植物，然而也不十分過份炎溽，山岳區域的氣候，比紐約及華盛頓的夏季氣候還溫和些。因爪哇與其他因索林德島嶼，雖極近赤道，晝夜同長，但四面皆海，氣候潤濕，很適宜於各種物產。而溫度，最高從未超過華氏九十六度，最低未超過六十六度。各季皆有截然不同的規律。四季中的兩季，Monsoon，阿刺伯字意爲『季』，此地之季候風，亦稱Monsoon，爲自十一月起，至三月

止。其時每日在一定時間下雨。雨季後，接著即所謂燥季，滴雨無有。兩季之間，有一極短時間，名空季。(Caring season)

因有此種好氣候，所以爪哇雖僅六二二哩長，一二一哩寬，(有一種長方形的防波堤，保護內部羣島，以抵抗南印度洋的巨浪)竟能供養四二，〇〇〇，〇〇〇人民，而蘇門塔臘及婆羅洲雖大得多，卻只有爪哇十分之一的人口。此島又因土壤肥沃，自始即引起白種人之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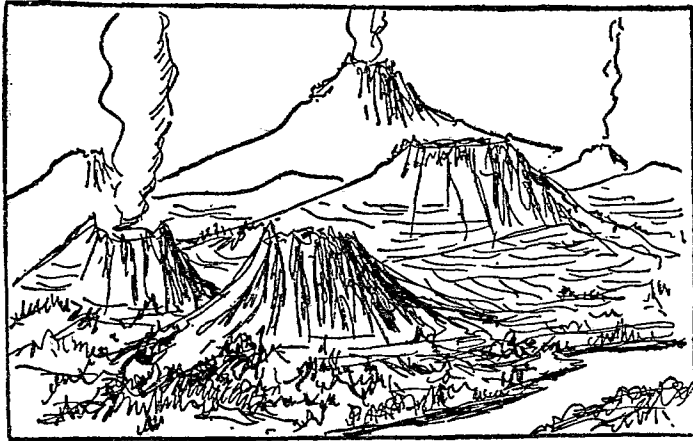
第一個在此舞臺上出現者為葡萄牙人。而後又來了英國人、荷蘭人。但英國人後漸集中力量，開拓英屬印度去了，將爪哇及其他馬來羣島，讓給荷蘭人。荷蘭人在起初三世紀中，待遇土人，犯了各種錯誤，此種錯誤是可能的，是歐洲人所不免的。可是最後，卻也似乎學會些殖民地管理的初等課程了。他們盡其可能的少干涉土人，漸漸啓發他們自己去治理國家，蓋他們知道總有一日，此輩土人無論好壞會要求給他們以自由的。爪哇現在陸軍有三〇，〇〇〇人，只有五分之一為白種人，因倘若其地人民已決心要使外國人滾走，那無論何人也決不能統治此大於母國五十倍的大領土。所以，舊時『強迫工作』與『政府拓殖』的時代已永遠過去了。學校，鐵道，與醫院起而代之。舊時詭譎的遠征。如一國最後放棄其為此地最高的主人之地位時，則他還可以希望於經濟體系中保持其重要的地位。舊時堅信『只要自知其地位的民族總是好的』的衛隊，慢慢的要讓位於那些知道事實比吶喊有力的後輩了，他們知道宇宙是根據永變的



原理創造的。

至於其他屬於荷蘭羣島的島嶼，墾闢耕植之地，皆不及爪哇來得多，現在荷蘭人正在慢慢開闢，使之成爲第二爪哇的西里伯島，形狀極奇怪，似一蜘蛛，此島卽原來之香料島，從前爲爭此島，英國人與荷蘭人曾彼此於十七世紀激戰整一百年。馬加撒卽古時維多利亞時代的男人們修理鎖時和女人們做椅褥時所用之油類的出產地，現在已爲爪哇海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與爪哇北岸的主要商埠蘇拉巴雅及三馬隴有各種貿易，與湯德約·普賴克有按時的交通。湯德約·普賴克爲首都巴塔維亞之海港，一如衛爾特雷登爲住宅區，波衣登曹格爲政府所在地一樣。

摩鹿加羣島的本身，已不如以前那樣富庶，不過其地人民，（噠波亞尼人）還有水手的天才聞名於世。四百



爪 哇

年前，此種噠波亞尼人遐邇皆畏懼，以爲是太平洋中吃人的兇悍民族。但現在，他們卻都是良善可風的基督教徒了，雖然以前會供給過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勇敢善戰的軍隊。

那淪沒的古亞洲半島之主要的殘跡——婆羅洲，苦於人口過少，此乃由於其地有一種奇怪的信仰，即把殺人頭當作神聖。此種通行的消遣，荷蘭人曾設法用極嚴峻的刑罰將其消滅，但即現在，內地依然不改，青年人至少不殺一個人頭作爲信物，則不能結婚。此種互相殘殺繼續進行著，（婆羅洲人民展覽他們可怕的戰利品，就像高爾夫球的老手炫耀銀杯似的，非常高傲，滿不在乎）致使那邊的人口，常在應有的人口數之下。但現在，卻也開闢河道了，石油，煤，寶石等公司等也建築道路了，野蠻人也漸漸受了感化，轉而從事於較和平的農業了。如此繼續發展，經過相當時間後，此島一定能供養二十倍於今日的人口。

婆羅洲北部屬英國。西北角爲一獨立國，名薩拉瓦克，被一位英國名人雷查·布魯克斯的後裔所統治，雷查·布魯克斯本名傑姆斯·布魯克斯爵士，他本來此島平亂的，後即留於其地，成爲獨立國之國王。還有個非常重要島，即東邊與馬來半島平行的蘇門塔臘。其地火山極多，凡物皆有生長，但不幸，中有一座極高的高山脈橫梗著，將其切成兩半，在無鐵道以前，極有礙於發展。將來若欲開發此地，使之有利於西洋商業，汽車飛機之力也要比其他機器有用得多。

蘇門塔臘與婆羅洲間，有邦加島及比利敦島，二島皆爲馬來半島的延長之地。其地極富於錫礦，爪哇

東，有著名的巴里島，其地的上古生活方式，至今猶完善保存。再過去，即澳洲以北之的摩爾與佛羅勒斯，最後爲新幾內亞，實爲澳洲大陸之一部，其地僅西半部在荷蘭人之手。此島極大，可以遮蓋中歐的大部；從巴黎直到敖得薩，但至今還未與外界接觸。其地無河道以通內地，人口稀少，一部分的原因是由於食人的惡俗，一部分是由於土人的落伍，疾病，以及人獵永遠的大屠殺。內地各處，都有部落的遺痕，此可表明此島一定在很早的時代即有人居住。

此整個地方既是很古，而且至少根據一種學說，設此地爲人類最早脫離其猿猴（類人猿的近族）的地方。那爪哇發現的爪哇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與婆羅洲，蘇門塔臘發現的人形猿，即所謂猩猩者，一定都是極早的人類的骸骨了。

我們這世界真是個光怪陸離，無奇不有的世界。一家之中，有一支人日漸進步，最後能利用了熱帶的熱力，建築一個動物園，而後別一支的人又跑進去住。



## 第四十二章 澳大利亞自然的繼子

說到大自然的虛耗方法，及其創造時缺乏確定的目的，從前著名的德國科學家（生理光學專家）赫爾姆霍斯（Hermann Ludwig von Helmholtz）曾經說過一句話：倘若有個器具工人敢用一個像人眼睛一樣巧而無用的東西去巴結他，他定要罵他是個無比的傻瓜，毫不知自己的事。

但我很愉快，赫爾姆霍斯還沒有將他的觀察推廣到生理學和電學的領域之外，因為，我就恨把那關於神對於這地球上地理的安排所說過的話，再說一遍。

像格林蘭這樣的一個地方，全境幾皆埋於數千呎堅冰積雪之下。假如那四七，〇〇〇方哩之地，能移至大洋之中，其上定可供養數百萬人口，可是現在，只能供給一兩千熊，與少許半饑餓的依士企摩人的簡單生活而已。至於管理壞的，我可以把澳洲來作個實例。澳洲雖然大家認為是一洲，但一切東西卻都非一個井然有條的大陸所應當有的。

第一，其地位極其不幸，所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雖也曾於一百多年中疑心牠的存在，而且盡

力去發現牠，可是，此將近三，〇〇〇，〇〇〇方哩的土地，（和美國一般大）直等到一六四二年，阿伯爾·達斯曼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旗幟在其地飛揚，繞航其地一周，以荷蘭聯邦的名義實行佔領以前，從未真正爲白種人的眼光所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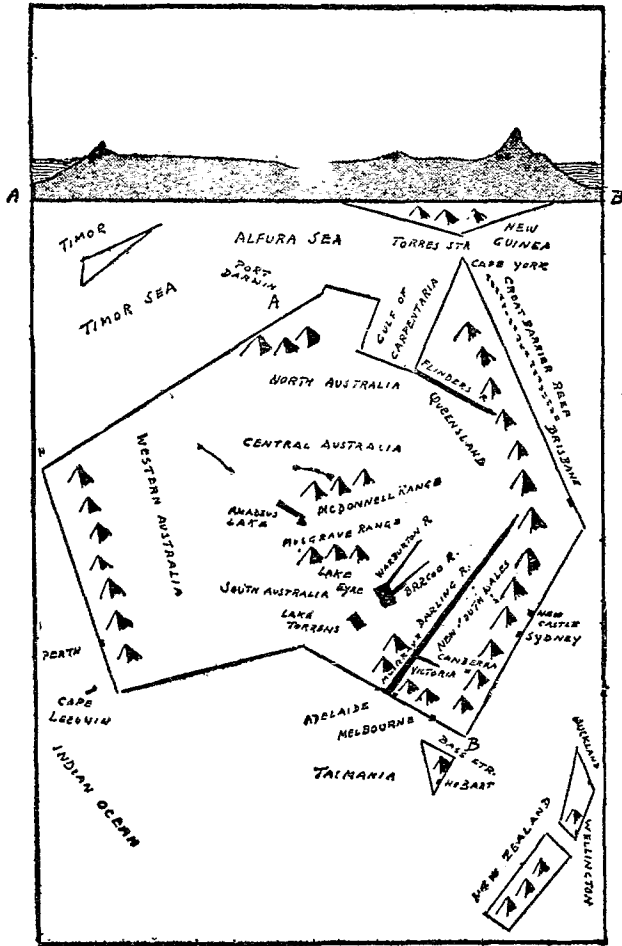
但從實際上看，這次旅行還全然無用。荷蘭對於此大塊荒漠不毛之地，毫無興趣，而其頭銜也任其消滅。一七六九年，傑姆斯·庫克派往太平洋觀測金星運行時，（達斯曼航行後百二十五年）阿姆斯特丹與倫敦的繪圖者還不能確定將此不知所在的澳洲放在煙波浩渺的大洋中的什麼地方。

澳洲不特苦於不幸的位置，而且第二，牠還有不幸的氣候。東部沿海與南岸，氣候皆頗溫暖適宜，其地有阿得雷德，墨爾本，悉尼，布里斯本四大城。但北部沿海，則極潮濕不快，西岸則極乾燥難忍，此意即說，澳洲最適於居人之地，也即距聯絡亞洲，非洲，歐洲的商路最遠之地。

第三，內地全部爲大沙漠，滴雨毫無，而地下水的供給，地位又不得其當，有組織的灌溉，又非常困難。

第四，最高的部分皆在大陸邊緣各地。因此內地像一個空碗，水總不向上流，所以所有的水道，均不足言河流。達令河爲澳洲最大的河流，發源於苦因士蘭山中，苦因士蘭距太平洋一部之珊瑚海不到數哩。此河並不東流入太平洋，卻西流入恩考特爾灣，一年之中，大部時間（要知南半球冬季，即北半球夏季，剛正相反）只有許多小水潭，對於人類，毫無實際用處。

第五, 澳洲土人不能訓練出替白種人工作。關於不幸的澳洲人的來源, 我們至今還是一無所知, 他們



澳洲

與其他人類之關係，極其疏遠，好像他們一直是住在另一星球上似的。他們全恃自己謀劃，他們的狀態從未超越過幾種原始動物的狀態。他們從不知如何建造房屋，如何種稻，如何用矛，箭，斧頭。他們只曉得如何拿飛鏢，(Boomerang) 這種技術，其他民族早就會了。其他民族已從那笨拙的武器畢了業，用刀鎗弓箭了，澳洲人卻祇比那些學用後腿走路不復用前臂扶持的祖先們稍微進步一點，而且停滯在那裏，毫不進步。粗淺的歸類起來，那或者可以說他們屬於前期石器時代的狩獵社會。不過卻也難說他們就是石器時代的人，真正的石器時代的人，與原始的澳洲人比起來，還可算是進步的藝術家哩。

然現在，這貧瘠的大陸已精密的被研究出來了，此大陸遠在地上有樹木以前，即已飄移出去，這些樹木，曾給與我們以無數的快樂及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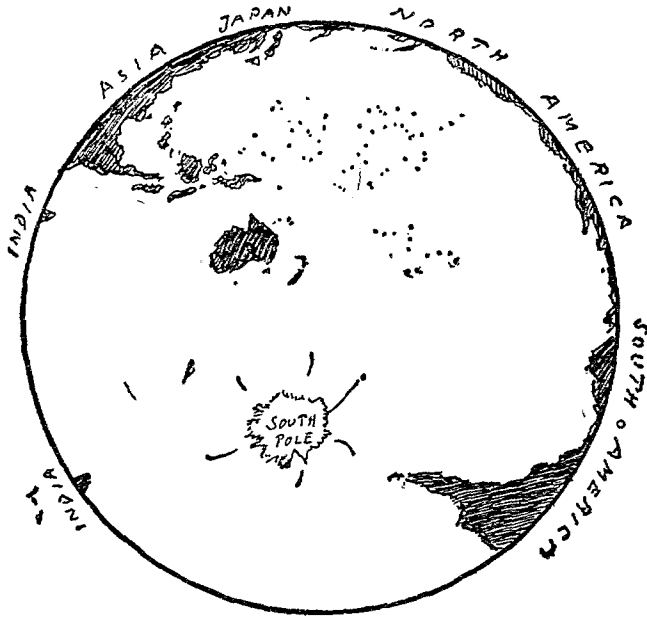
其地自生一種特別的，乾燥氣候的植物，此種植物，毫無疑問地，我們植物學家對之已發生極濃的趣味。但對於想獲得有利的收成的白種殖民，將來的利益卻很少希望。袋鼠草 (Kangaroo grass) 和鹽性灌木林，固然皆是山羊的好食料，但普通多刺草 (Spinifex) 太多，即硬腭的囊駝也不能吃。而栽植加利樹 (Eucalyptus) 又不能致富。雖然有些加利樹長到四〇〇呎，可與加利福尼亞的美洲松 (Sequoias) 相媲美。一八六八年，澳洲不復作罪犯流戍地之用，於是農民蜂湧而來，但他們被一堆絕對不可養馴的活化石所拒絕了。於是澳洲地位，又成孤立，而此奇怪的史前動物，在世界別處久已消滅，在澳洲還得繼續生存。



澳洲不像亞洲、非洲、或歐洲，沒有較大的較有理智的哺乳動物，所以當地的四腳獸既無從改良他們的能力，亦不致完全消滅。祇因沒有競爭的機會，他們便永遠像初生的時候一樣了。

所謂袋鼠這種奇怪的動物，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袋鼠屬於有袋類。有袋動物為一種動物，有一個袋子，生下來未長全的小動物，皆裝在此袋裏，而後在此袋內生長完全。在第三紀時（Tertiary period）全球都住著此種有袋動物。現在，美洲只剩一種，即美洲袋鼠（Opossum），但澳洲卻還有不少。

還有一種史前的遺物，即所謂單



立孤的洲澳

孔動物，爲哺乳動物最下等的亞類，此種動物的排泄道，全身只一個。其中最有名者，即那奇形怪狀的鴨嘴獸，爲微褐色的動物，長二十吋，身有軟毛，又有鴨嘴（幼時有齒）足有蹼，有長爪，雄者腳跟有角質毒刺一根——這是個活動博物館，是大自然在數百萬年的進化和退化中所創造的或所棄置的。

至於其他動物，澳洲簡直是個可怕的萬牲園，無奇不有：有的鳥類，羽毛像人的頭髮；有的鳥只能走，不能飛；還有的鳥，能像豹狼似地笑；杜鵑形如野雞，班鳩大如小雞；有的老鼠足有蹼，有的老鼠有數尾巴，用以爬樹；蜥蜴能用兩腿走路；有些魚類有膠有肺，牠們實是魚龍時代的東西，爲魚類與兩棲類的混合種。野狗像豺又像狼，此或爲遼古時亞洲大陸移民攜來的下等犬類的遺種；總之，澳洲是個奇怪的萬牲園。

但此猶不完全。澳洲還有各種獨有的昆蟲，此種昆蟲比毒蛇猛獸還可怕。有各種跳蟻，澳洲爲跳蟲的理想中的黃金國。所有的哺乳動物，鳥類，及昆蟲，都愛跳，不喜飛，不喜跑。有許多螞蟻，住在自造的層樓廣廈之中。又有許多螞蟻，能將鐵門齧穿，因其能吐出一種特殊的酸類，塗在平常鉛錫的箱上，能使此種金屬養化，而後螞蟻可以掘一個洞，螞蟻在無事時就可以由此洞跑進去，他們得空時即將裏面的東西弄壞。

有一種蒼蠅，其卵總孵在牛羊的皮膚中；有一種蚊蟲，弄得澳洲南部的潮濕地方，完全不能居人；又有蚱蜢，數年的工程，牠能數分鐘內將其破壞；又有扁蟲，無數擠成一團，賴澳洲人的血以爲生；又有白鸚鵡，模樣非常美麗可愛，但全體動作起來，則能造成極可怕的破壞。

但此種種討厭的東西，其中最壞的一種卻還不是澳洲的土產，而是歐洲的舶來品。此即野兔。此種野兔，一兩隻在其常住之地，還無大害，然在沙漠荒蕪之地，此動物能悠然自得，就是極可怕的禍害。此野兔最早的爲一八六二年自英國傳來，當時的目的本是攜來玩玩的。以前殖民地人民還忍耐著。獵兔還是破除叢林中寂寞單調的生活的一種快樂消遣。這其中，有些野兔子逃走了，去過其真正野兔的生活。弄慣大數目字的天文家，會計算過現在澳洲所有兔子的數目。他們得到的結果，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隻左右。若四十隻兔子所吃的草等於一頭羊所吃的，那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隻兔子，卽一個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隻羊的大羊羣。就此，你可以推出你自己的結論了。澳洲全境，現已被此種齧齒動物蹂躪遍了。澳洲西部，被飢餓的老兔子吃得不成樣子，因此只得用高大的鐵絲圍牆，以防止兔子再來，此鐵絲圍牆本是一種中國的防兔牆，高三呎餘，又有三呎埋於地下，以防此獸由地下打洞。但兔子爲需要所迫，立刻就學會了爬圍牆，所以其害依然不減。人們又用毒藥，但也無用。其他地方，所有能够克服兔子的野獸，澳洲又找不到，或者此野獸不慣於此怪地方，一來就死掉了。縱然白種人如此設法防範，而兔子依然增加不已。還有麻雀，也是歐洲貨，增加率也和兔子一樣，現在簡直是澳洲愛好花園者的恐怖，還有刺黎樹，也和兔子一般，增加率極速，此種樹木，極愛澳洲的燥土，好像海狗愛水似的。

然而，縱有這許多障礙，殖民卻還很成功，竟使澳洲成爲世界一個最重要的羊毛出產地。今日之澳洲，

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頭羊子，我們所用的羊毛，澳洲供給四分之一，全洲的出口貨，羊毛占五分之二。因澳洲大陸比歐洲老得多，所以其地顯然藏有各種礦產。前五十年，新採金業很引起人對於澳洲金礦的注意。後又發見鉛，錫，銅，鐵，煤等礦，不過煤油還未有發見。寶石也有，但很少。貓兒眼，碧玉等半珍寶的石頭，則有大量的出產。不過資本缺乏，運輸不便，卒使此種寶物未能完全採掘。然總有一日，澳洲能脫離財政紊亂的情形，而躋於富強。

澳洲又爲極有名的難探險的大陸，探險之難，僅次於非洲。但十九世紀初年，其最主要的三部，卻都弄得很明瞭了。西部臺地，平均高二，〇〇〇呎，雖有數處高至三〇〇〇呎。此臺地也爲產金之地，惜無海港，僅有一不甚重要的城市，名伯斯。再有東部高地，本爲很古的山脈，因風雨漸漸的剝蝕，最高的科修斯古峯，也祇在海拔七〇〇〇呎以上。其地爲澳洲唯一有良港之地，因此便最早吸收殖民。

在此二隆起的高原之間，有一廣漠的平原，此平原各處無超過六〇〇呎者，挨爾湖區域更降至海平面下。此平原被西方的夫林得茲與東方的葛纒兩山脈所切成兩半，葛纒山脈北與苦因士蘭諸山相連接。至於此國家之政治發展，是很和平的，但只有很少的成功。最初的移民，都是些根據英國十八世紀後半葉的法律所判的『囚犯』，但他們大多數也並不窮凶極惡，不過爲貧苦所逼，犯了竊取數塊麪包或少許櫻花的小罪而已。最早的囚犯流戍地，在植物灣，其地所以稱植物灣者，因發現其地的庫克船長到那裏

時，正是遍地繁花爭放的季節，此殖民地名新南威爾斯，首都爲悉尼，後爲新南威爾斯一部的塔斯馬尼亞，於一八〇三年改爲流配罪犯之地，所有囚犯，皆集合於現在哈巴特城附近。一八二五年，苦因士蘭的都城比利斯本發現了。在此三十年中，腓力埠灣上的一個殖民地，也成爲維多利亞省省會了，此地即墨爾本——因墨爾本爵士而得名。南澳大利亞的首都阿德雷德，也在同一時期發展起來的。但西澳大利亞省會伯斯，在五十年前新採金業未起以前，還不過是不關重要的小村落，及採金業興起後，即發達起來。至於北方，由共和政府統治，一如美國各邦由華盛頓統治，其地雖有五十萬方哩之面積，而人口僅五〇〇〇，其中二〇〇〇左右人住的摩海濱之達爾文埠（Port Darwin）此爲世界最好的天然港之一，可惜毫無商業。

此六邦，一九〇一年，組成澳洲共和國，共有人民六，〇〇〇，〇〇〇，四分之一居於東部，七年後，又決定建築新都康白拉（Canberra）在悉尼西南一五〇哩，靠近澳洲最高的科修斯古峯。

一九二七年，自治殖民地改組政府。但新共和國會在其未能將國家救出現時的困難之前，還不得不煞費深思。因第一，大戰以來，把握政權的工黨政府過於浪費，現已不能再得歐洲債主的信任。最近繼任工黨的新政府，是否能戰勝此財政的困難，而不喪失重要的權利，還是疑問。第二，澳洲人口稀少，亦爲可怕的隱憂。塔斯馬尼亞與新南威爾斯皆每方哩八人。維多利亞四人。苦因士蘭與南澳大利亞每方哩僅一人，

而西澳大利亞則僅半人。然而即此少許之人民，他們還溺於工黨之理論，成爲世界最平庸最無力之工人，他們若無很多的假日，彷彿就不能生活，他們總專心於運動及賽馬等消遣。

如此說來，這國家進行時一切必要的工作，又誰來做呢？

意大利人是不受歡迎的，雖然他極願意來。在此共和國政治上最有勢力的英國中等階級，有句話，就是『澳洲是澳洲人的澳洲』此即說，若非真正的白種人的中等階級，而且是英國中等階級出身的人，皆要受排斥。勤苦的意大利人既非白種人的中等階級更非出自英國的中等階級，因此，不得渡過托列斯海峽。日本人，中國人，顏色是黃的，那更不成問題。坡里內西亞人，馬來人，爪哇人爲巧古力色的，所以更是受氣的罐子。那我又要發生這問題了，——誰去工作呢？我可以說，答案我不知道。但一片三，〇〇〇，〇〇〇方哩的土地，杳無人煙，而世界他處卻人口過剩得可怕。這種現象就可以解答這問題的。

## 第四十三章 新西蘭

新西蘭合其新得之薩摩亞羣島中的領土，比英格蘭及蘇格蘭總面積要大一又四分之一倍。人民爲一，五〇〇，〇〇〇，其中一四三，〇〇〇，人居於京城威靈敦，威靈敦在北島上面。

其地爲一六四二年阿伯爾·達斯曼第一個發現，他以本國南部一省之名，稱此地方。實則其地於三世紀前，坡里內西亞之船夫即已發現了。坡里內西亞船夫爲太平洋上最奇怪的人，他們有一種形狀奇怪的交織地圖，非常精確可靠，他們離家航至數千哩外，仍能覓路回來，毫無差錯。

此輩征服者的坡里內西亞人，即成英武好鬪的毛利人之遠祖。毛利人於一九〇六年時，還剩遺民五〇，〇〇〇左右，以後，似又漸漸增加。世界有許多民族，一方面既能保衛自己，抵禦白種人，同時又能採納西洋文化之優點，而不過分迷醉，這其中，毛利人即爲明例。他們拋棄好幾種古代的風俗習慣，如烹食仇敵，鯨黑仇敵面孔等等，他們又派代表出席新西蘭國會，建築教堂，此種教堂也與其白色主人所建立的小教堂一樣，毫無吸引力，不過對於將來一定大有好處，甚至有關於種族問題。

十九世紀初，英法兩國皆欲藉他們所敬重的傳教士獲得此許多島嶼。但一八三三年，毛利人自願投於英國保護之下，一八三九年，英國正式合併新西蘭所有的領土。

假如法國艦隊早到三日，那現在新西蘭也許與新喀利多尼亞，瑪查撒，以及其他的太平洋各島一樣，成了法國的殖民地。一八四〇年，新西蘭成爲澳洲殖民地的新南威爾斯之屬地，一八四七年，又改爲英國皇家殖民地，一九〇一年，新西蘭曾有一機會，與澳洲共和國合併，但牠因爲從未作過流配罪犯之地，頗引以爲自豪，竟拒絕此種敬禮。一九〇七年以後，乃成爲獨立自治殖民地，有一英國總督及自立之代議政府。

至於此兩島的地質狀況，牠們似非澳洲的一部，因分隔新西蘭與澳洲大陸的達斯曼海，深達一五，〇〇〇餘呎，寬一二〇〇哩。牠們或許爲一很高的山脈之遺跡，此山脈有一時期曾爲太平洋西方之海岸。不過，由於變遷太大，現在這許多海島之如何形成，很難明確的說出。然而更難解的乃是，牠們很少有共同之處。北島是激烈的火山區域，（太平洋中的黃石公園）分隔南島和北島的庫克海，寬僅九十哩。而南島則是瑞士的複本，不過有些挪威的峽江夾在裏面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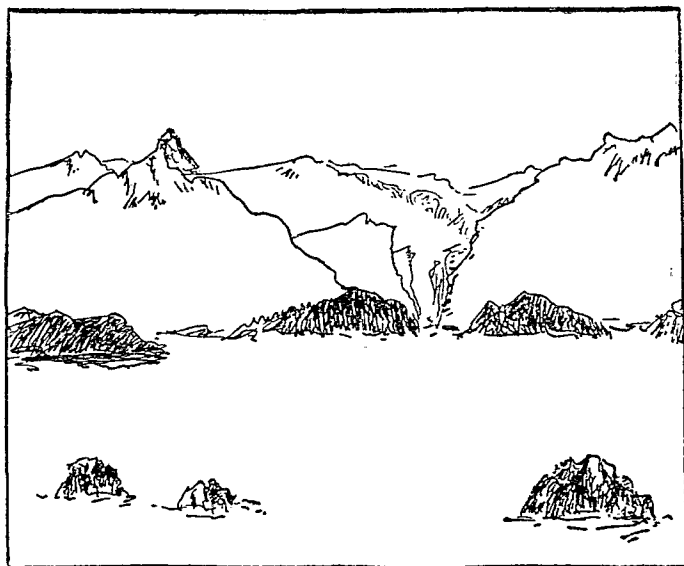
新西蘭決非在熱帶，其地距離赤道之遠，與意大利相等，氣候也與意大利相同。此即說，其地之成爲歐洲人之地，比澳洲還有希望。歐洲各種菓品，如桃子，梅子，蘋果，葡萄，橘子等，山谷中皆能栽種，而山麓又爲極好的牧場。其地芋蕨，亦如在舊西蘭潮潤氣候中一樣，滋長極其繁茂。北島有生長很慢的木樹，爲極好的木



料，此種木料皆由奧克蘭出口。

一九〇一年，新西蘭吞併了太平洋中的許多小島。其中有庫克羣島與刺洛通加島。據毛利人說，新西蘭最早的坡里內西亞人，即自此兩地來的。庫克羣島還是火山發源地。我們現在丟開此火山帶不講，來談談那珊瑚島。

此種珊瑚島，乃由無數海中的小生物名腔腸動物或花狀動物(Flower animal)構成的，此種生物死了，骸骨堆積一處，乃成爲成千累萬的暗礁與小島，散布於太平洋的這一帶地方。珊瑚蟲爲歡喜活動的動物，只能在一定溫度的新鮮的鹹水中生活。有些微寒冷，即可致死。此種珊瑚蟲又不能沈至一二〇呎以下。如我們看到一個珊瑚礁在一二〇呎以下，那



新西蘭極像挪威

我們知道，海底一定下陷了。但珊瑚蟲建造牠們的小島，建造了數百萬年，牠們的工作，比最良善的瓦匠還耐苦。因珊瑚蟲需要流動不息的水，所以居於此建築中央者最易死亡。而邊緣則繼續滋長，結果乃造成所謂環島，即一島包含一固體物質的環，中有一圓形的淺湖。此種島通常只有一入口通入淺湖，淺湖中無大風，而外層，珊瑚蟲有更豐富的食料供給，所以珊瑚蟲又長生比較的快。

現在有許多這樣的環島；上面生長椰子樹，出產椰子肉的，屬於新西蘭，薩摩亞羣島本為德國屬地之一部，因大戰期間，新西蘭軍隊服務好，所以也便此自治殖民地作委任統治地。至於他們現在以其地作何用處，我不得而知。

## 第四十四章 太平洋羣島其地人民不耕不織萬古沈沈不知不識

大西洋很少羣島。太平洋則太多。赤道北，有喀羅林羣島、馬沙爾羣島、夏威夷羣島。其他羣島則在赤道南。此無數島嶼皆叢集成羣。只有建有神祕大石像的伊斯他島是例外。此島孑然獨立，但牠距南美洲比距澳洲近得多。

太平洋羣島顯然可以分爲三類。有許多島，毫無疑問的，乃是地質上有史以前澳洲大陸的遺跡。法國囚犯居留地新喀利多尼亞卽此類島嶼的實例。其他如非支羣島、薩摩亞羣島、夏威夷羣島皆著名的火山島。最後，爲珊瑚島，如新赫布里底斯羣島。

此數千小島之中，（有許多珊瑚島出水不過數呎）最要者爲夏威夷羣島，卽庫克一七七九年在其歸途中爲土人所殺之地。一八一〇年，夏威夷羣島成爲南海大帝國中心，此帝國直至一八九三年始爲美國所併。夏威夷羣島非特土地極其肥沃，而其位在亞美中途，地位也非常重要。

這許多島嶼都是搖動的小碎片。那高達四四〇〇呎的火山，幾勞埃亞山現在還繼續活動。其他馬泥

島有一世界最大的火山口。不過奇怪的氣候，使這無人致信的老朋友的煙飾有時難看見罷了。瓦胡島上的火奴魯魯爲夏威夷羣島之首都。

非支羣島最重要的城市爲蘇瓦，爲一商埠，自美洲往澳洲，新西蘭之輪船皆在其地停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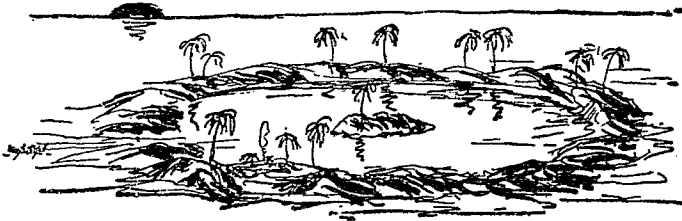
薩摩亞首都爲亞比亞。

還有一島，是你們有時聽到的，即拉德侖羣島中的關島，在日本至新幾內亞之中途，爲美國重要的海底電信站。

還有塔希提島，爲索陋厄替羣島中的法國屬地，關於南海帝國之許多電影故事，大約皆出自此地。

最後，更有許許多多島嶼，普通都屬於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內西亞，及坡里內西亞三大羣。此無數小島，組成橫貫太平洋的數道整齊防線，自西北向東南成三條平行線，使太平洋航運與大西洋航運大異其趣，大西洋上，從愛爾蘭至美洲海岸，其間只有洛卡爾一個危險地。

聽說此種海最適宜於某種人居住，這種人覺得西洋機器造成的文化



島 珊 珊

太煩複，不適於他們單純的趣味，他們愛和平，寧靜以及各種反於喧囂，匆忙，競爭者之怒容的東西。我以為即云此種海島確比百老匯路與四十二馬路一帶安靜，但其地窮居重洋之外實在大偏僻，——難道還真有仙草使人脫殼羽化嗎？



## 第四十五章 非洲矛盾與對比的大陸

非洲和澳洲一樣，也是個極古大陸的遺跡。這大陸在百萬年前，大半土地淪沒於浩渺煙波之下。直至比較稍近的時代，非洲還與歐洲相連接。阿剌伯從地理上說，也是撒哈拉沙漠的延長。馬達加斯加有非洲的動植物。從阿剌伯，馬達加斯加，以及亞洲，澳洲，都似乎可以看出，在地球上初有生命時，此三洲之間，有一個相連的大陸。

這是很繁複的，在我們能說『這是如此而非如彼如彼』之先，我們必定先要求得更多的實驗報告。不過同時提一提理論也不壞。這些理論昭示我們，地球表面是在常變的——今日的東西無一件與昨天的完全相同的，我們百萬年前的老祖，要看到我們的地圖，（倘若他們早學會飛翔，飛到別的大星球上去，而直到現在，仍對我們這小得可笑的地球有興趣的話）一定驚異失色，正如我們推算第三紀和志留紀時代的假想地圖時必暗問『這些東西真有的嗎？』

這塊古地所遺下土地，和我們所謂『有史時代』開始後未嘗變遷的土地，共包含兩部，即赤道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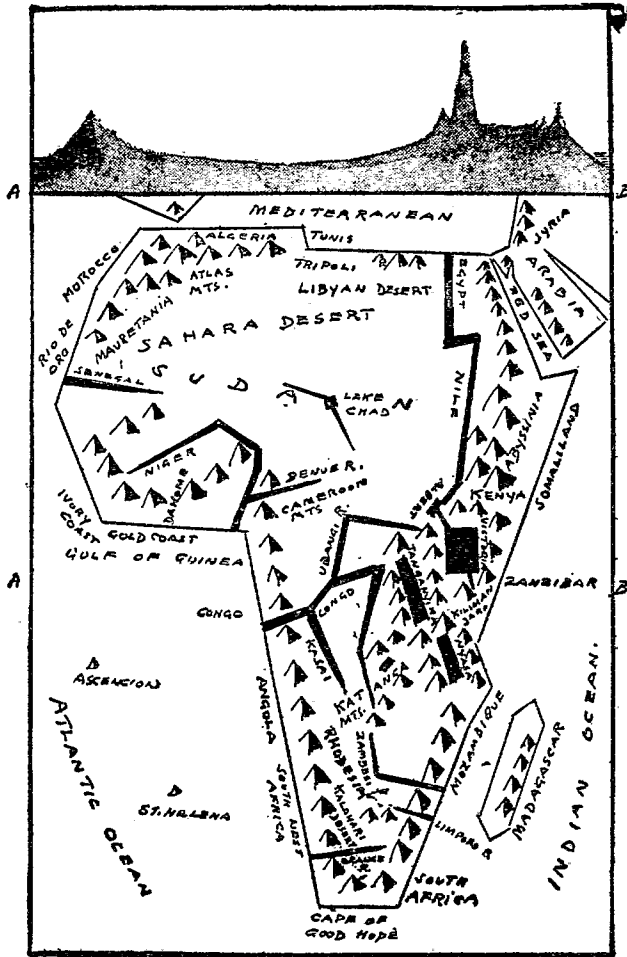
大方形地與赤道南一較小的三角形地。無論方形地或三角形地皆苦於地理環境的不利。其地四周邊緣比內地高，結果，內地就像一隻大碟子似的，此種情形，我們在澳洲已看見過，對於其地極其不利，碟子邊緣既高，則阻礙海風深入內地，因此，內地很容易變成沙漠，並且還奪去內地通海的道路。因為非洲河流蜿蜒於山谷之間，最後入海，必須穿鑿重山，奪路而出。此即是說，非洲河流苦於瀑布太多，牠們很少需要瀑布。此是即說，所有船隻，不能利用河流以通內地。也即是說，非要等到人工的海港已經建設，環繞大瀑布的鐵道已經建築，不能有商業。總之，就是說閉關孤立。

我們大多數人皆以為非洲不過是「黑暗洲」，我們常把牠與熱帶大森林，黑人說在一道。其實非洲所占之一一，三〇〇，〇〇〇方哩的地方，（有歐洲三倍）只有三分之一為沙漠。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民分為三種，其中只有一種，即黑種人，是黑的，其他黑種，即塞姆人與含姆人，完全不是巧克力似的黑，而是光澤象牙的白色。

然而，黑種人自然比他白色的鄰居格外引起我們的注意。這不僅因其形狀奇特，使我們第一次見到時，得一深刻印象，而且我們祖先的謬誤的經濟觀念，以為他是低賤馴服的勞工，又把他帶到世界各地，提起此種可恥的判斷的謬誤，真令人不快。黑奴乃世界最悲慘的人，其不幸超過一切白種人黑種人的不幸。



以上。這一點，後面可以說到，現在我們先來談一談黑奴制度未發明前非洲的情形。



非洲

希臘人即很熟悉埃及與居於尼羅河流域的含姆族。含姆族在很早時，即已占領非洲北部，壓迫當地原有的黑人，向南退入蘇丹，而獨享北部地中海沿岸。所謂含姆族乃一很空泛的名詞，並無真正的含姆人，如真正的瑞典人和中國人似的。含姆人乃亞利安人與塞姆人的混合種，再加上黑人和許多老人種的血統，那老人種在東方強寇第一次入侵前，即住其地了。

他們至非洲時，或者他們還正處遊牧時代，結果他們就分散到全尼羅河流域各地，而且更向南深入阿比西尼亞，向西遠達大西洋岸。西特拉斯山中的柏柏人為純粹的含姆人，——這純粹，或者也只像任何含姆人一樣——撒哈拉大沙漠中的遊牧部落，也出自含姆人。而阿比西尼亞人則與塞姆人混合過深，現在已完全失去含姆人的許多特性了。斐拉人（*Fellata*）即尼羅河流域的矮小農夫，雖然數千年來與他族通婚，已同化得認不清楚，本來也是含姆系的。

通常我們要把各種人種分類，語言總是必需的工具。但非洲北部所說的語言卻很少幫助。其地塞姆人部落說含姆語，含姆人部落說阿剌伯語，只有古代埃及的基督教徒的科普特人還保存著古代含姆語。希臘人羅馬人則顯然也和我們一樣，茫然不知其所以。他們解決此種困難，乃用來自愛西屋皮亞或「黑面孔」稱呼這種人。他們以他們的金字塔與獅身人面像的厚唇為奇怪。（『或者教授也會問，這些嘴唇是含姆人的嘴唇嗎？』）稱讚他們勤苦的農夫之耐勞，稱讚他們數學家的智慧，醫生的博學，但他們似乎

從未嘮叨一下問一問此種人民是自那裏來的。他們談論時總當他們是愛西屋皮亞人。

但，我要警告你們一句話！假如你們要往非洲北部去，你們得要小心，決不可因這些人民皮膚很黑，便叫他們『黑奴』。原來他們聽見了會惱的，他們這種人中間，有許多是世界最勇的戰士。他們曾使那征服全亞洲西部的埃及及武士流血。此種民族或爲那幾奪去羅馬人在地中海上霸權的塞姆族 迦太基人之後裔，或爲那不久以前還橫行南歐的阿剌伯人之子孫，或爲阿爾及利亞酋長的後代，阿爾及利亞酋長即法國想征服阿爾及利亞和意大利欲插足突尼斯時，引起猛烈的衝突者。他們的髮雖微有捲曲，但你們得要小心，並且須牢記一八九六年這捲髮的愛西屋皮亞人，曾將白色的意大利人投入紅海的那天。

歐洲人航渡地中海成功以後，第一個看見的含姆人，我們已說了這許多了。關於塞姆人我們還要講一點，歐洲人與塞姆人的接觸，是很悲痛的，此事正當漢尼拔帶大象至波河平原的時候。迦太基既滅之後，往非洲的路就大通了；可是事真奇怪，歐洲人很少利用這好機會，去探求那廣大的沙漠區域——羅馬人所謂努米底亞——以外的地方。

羅馬皇帝中，第一個對於歐洲探險感到深趣者，爲尼祿，他的遠征隊曾遠抵三十年前幾引起英法戰爭的法紹達村。但尼祿之尼羅河遠征隊所達之地，還不是當時白人所達到之最南者。迦太基人在數世紀前，似乎即已渡過撒哈拉而達幾內亞灣。不過迦太基既滅，所有關於非洲中部之知識已完全散失。撒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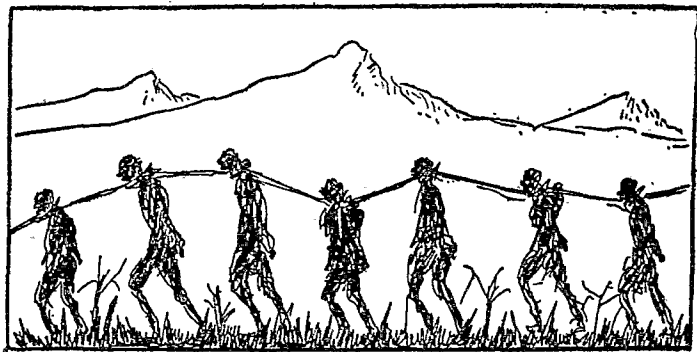
確是個大障礙，即最勇敢耐勞的探險家也望之裹足。當然他們也可以循海沿南下，但其地全無海港，清水供給問題又是個大阻礙，幾無法可以打破。再者，非洲海岸線僅有一六，〇〇〇哩，歐洲的面積僅及其三分之一，卻有海岸線二〇，〇〇〇哩。結果，航海家欲在非洲沿岸登陸，必須拋錨離岸數哩之外，而後再用小划船破浪而登，此種辦法既極痛苦而且危險，因此很少人敢於嘗試。

因此直至十九世紀初葉，我們對於非洲地理事實，才知道一點。即在此時，知識的來源，仍不過是附會無稽之談，因最早探險非洲西岸者為葡萄牙人，他們原往印度，路過此地，對於此裸體黑人之地，很少興趣。他們因為不繞過南方這大障礙物，就不能達到印度中國，所以才像瞎子想出暗室似的，沿非洲海岸，小心翼翼的摸索道路。他們並沒有去找，就瞎撞到幾個海島，即亞速爾羣島，威德羣島，加那列羣島。最後，一四七一年，行抵赤道。而後一四八八年，巴托羅繆·地亞士（Bartholomew Diaz）發現狂颶角（Storm Cape）即現在之好望角，或簡稱角地，一四九八年，發斯科·德·伽馬環繞此角，確定了歐洲至印度之最短路線。

印度航路既關之後，非洲復又陷入悲境。成爲航海的阻礙。其地天氣或太熱太燥，或太熱太潮濕。人民皆強悍凶獷的野蠻人。十六七世紀的船主們往東方去，總要至亞速爾，亞森，聖赫勒各島，因他們的水手中一有枯血病，死人多，就在這些島上購買新鮮蔬菜。但非洲土地，在他們看來，乃極壞的所在。停泊的地方太廣。而那大陸上的蠻人，若不由於最早派牧師到此新大陸來的人之仁慈，或者到現在還是冥然自得哩。

巴托洛美·德·斯拉·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是最初伴哥倫布往美洲去的人的兒子，這孩子後委爲墨西哥濟阿巴城主教，爲酬勞他的功績，他曾獲得一塊地及當地的印地安人。換言之，他成爲一通常的養奴隸者。那時候，凡住於新世界的西班牙人皆有很多印地安人爲其工作，此爲一種極惡劣的制度，但此制度，卻與其他惡制度一樣，又爲大衆所公認的制度，因此爲非人爲的事，卻又是人人做的事。拉斯·卡薩斯有一天竟明白的表示，此種制度如何惡劣，壓迫原來地主做他自由時所不願沾的各種礦工是如何不平。

他回西班牙接洽這事，當時伊薩伯拉的長老吉門斯大主教大權在握，以爲他是對的，委他爲「印地安人的保護者」叫他回美洲去，起草一個報告。拉斯·卡薩斯回至墨西哥，但他看到上級教士對於此事都很冷淡。印地安人也像田中的牲畜，空中的飛鳥，海中的游魚似的，都已聽從基督教徒的吩咐了。（參看創世記一節至二十八節）於是他何必鼓動事件，推翻新世界整個的經濟組織，甚至妨害



去岸海奴黑往

利益呢？

拉斯·卡薩斯很莊嚴地從事上帝賜與的事業，他有很高尙的理想。當時，印地安人皆寧死不屈，不及十五年，海地土人人數由一，〇〇〇，〇〇〇降至六〇，〇〇〇即可證明。但非洲黑種人對於做奴隸卻似乎滿不在乎。一五一六年（新世界史上可怕的時代）拉斯·卡薩斯發表他著名的人道計劃，完全解放他的印地安人。凡居新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皆准許購買十六個非洲黑人，而印地安人准許回至他們田莊去，不過田莊之較好部分，已被移民劫去了，此只是殘餘罷了。

可憐的卡薩斯活得很久，他所做的，都真正的實現了。他的恥辱（因他是個忠實的人）卽他退隱到海地的修道院去。後來，他又回來做公共的事，再爲不幸的野蠻人搏戰。但沒人聽他了，一五五六年他死的時候，他更有許多新計劃正要實行，他欲使印地安人完全不離開土地，但就在此時，販賣非洲黑奴的商業也正極盛。

此種商業，在其流行的三百年中，對於非洲有什麼意義，我們只可從遺下來的少許可靠的現象去推測。真正的獵取黑奴，並非白種人幹的事，而是阿剌伯人大幹特幹的事。阿剌伯人來往於當時已漸改信回教的非洲北部，壟斷這種玩意兒。他們自一四三四年後，偶爾的出售一兩船黑人給葡萄牙人，可是他們的生意，與一五一七年以後的比起來，卻小得多了。此種生意可賺大錢。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屬著



尼羅河三角洲

名的哈布斯堡族授權給他一個法萊密酋 (Flemish) 朋友，准他每年運四〇〇〇個非洲黑奴往海地，古巴，拍托里科。法萊密酋人立刻又將此皇帝特許狀售給一個熱那亞投機商人，這商人出二五，〇〇〇達克 (Ducat) 的代價。後又轉賣給一個葡萄牙商班 (Combination)，於是此葡萄牙人到非洲去與阿剌伯

賣主接洽，阿剌伯賣主即劫掠許多蘇丹人的村落，擄得黑奴一〇，〇〇〇，（航海路上重大的損失須要算上）將他們堆入瘴氣逼人的船艙裏，駛過重洋。

於是關於此種新鮮而輕易的發財方法，有許多流言，傳播很廣。教皇部爾將全世界分爲兩半，一半屬西班牙，一半屬葡萄牙，使西班牙人不能自往『黑奴海岸』。因此販賣和運輸這黑貨的生意都給與了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勢力爲英荷兩國打破以後，黑奴販賣又成了這兩基督教國的壟斷商業。他們繼續供給世界『黑象牙』（希里斯它與倫敦商人開玩笑，叫黑奴爲黑象牙）直至一八一一年，英國國會最後通過議案，罰販賣奴隸以重罪，處以罰金與流配，方才停止。不過一五一七年至一八一一年，時間卻很長久了，況且其後整整的三十年間，雖有英國軍艦，黑奴私運還繼續未斷。販賣黑奴直至一八六〇年左右，歐美各國真正取消奴隸制度的時候，方完全絕跡。（阿根廷一八一三年取消奴隸制度，墨西哥一八二九年，美國一八六三年，巴西一八八八年）

至於此種商業在歐洲統治者和政治家的眼目中如何重要，只要看他們能壟斷黑奴貿易，爲他們國家唯一的利益，即可證明。英國商人所倡的黑奴條約，西班牙拒絕繼續，竟幾引起英西戰爭；而著名烏得勒支和約且明白規定一條，將西印度黑奴專賣權由荷蘭人讓與英國人。但荷蘭人並不以此而敗退，他們第一批黑奴既於一六二〇年在維基尼阿登陸以後，更積極自謀利益，威廉與瑪利在位時，通過一條法律，開



放殖民地黑奴貿易，各國都可以去，此事對於荷蘭人極有利益。那黑暗腐敗而至失去新阿姆斯特丹的荷蘭西印度公司所以免於破產，即因其經營黑奴商業，賺錢極多的緣故。

關於這問題，我們統計太少，因販賣黑奴者，不是那對於他們的商業有科學興趣的人，我們所有者，都是恐怖。法國拉維質里大主教，曾爲迦太基大主教，又是著名拍累斯·白蘭克 (Pares Blancs) 之建立者，所以對於非洲極其熟悉，他曾估計過，每年至少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因黑奴貿易，喪命於非洲，其中有至非洲航海而死的，跋涉勞頓而死的，有小孩年歲太幼，無有價值，而委之於野獸的，有逃往他國的。

又有個有名的審判官李溫士敦博士，計算，每年黑奴由其家中捕去者，實數有三五〇，〇〇〇（其被捨棄，因無保護而死者，還不在內）而其中只七〇，〇〇〇達到大洋彼岸。

一七〇〇年至一七八六年間，黑奴生捉往牙買加者，不下六〇〇，〇〇〇，同時間內，英國兩小黑奴公司自非洲運往西印度羣島者二，〇〇〇，〇〇〇人有奇。十八世紀末葉，利物浦，倫敦，布里斯它爾有一船隻二〇〇艘，容量四七，〇〇〇黑人的艦隊，定期來往於幾內亞灣與新世界之間。一七九一年，朋友會派與平常仇視奴隸制度者，開始鼓動反對此種暴行，於是調查沿伯寧浦一帶的黑奴棧，其中，英國十四所，荷蘭十五所，丹麥四所，法國三所。英國的設備較好，握有一半商業權，其餘一半由其他四國均分。

此大陸所發生的這許多可怕事體，以前我們所知很少，直到後來，英國人欲剷除這種商業，往沿海各

地去巡查犯禁者時，我們方才知道。原來當地土酋也是主犯之一，他們忍心將其人民出賣，就像十八世紀德國國王將其募來的軍隊出賣給英國去平維基尼阿和馬薩諸塞叛亂一樣。不過普通商業機關，一直都在阿剌伯人手中。但奇怪得很，阿剌伯人雖然如此，可蘭經卻極力攻擊此種職業，而回教徒法律對於奴隸的待遇，也比基督教徒的法令寬大得多。依白種人的法律，奴隸的孩子仍爲奴隸，而依可蘭經，則這孩子既一定服從上帝的經典，因此應當承認他自由。

後來，比利時利歐破爾德開剛果時，需要低廉的勞工去作工，又引起葡屬安哥拉殖民地與剛果盆地內部奴隸販賣暫時復活。但幸而在那時，那可惡的老人（他是個中古的鄙夫，卻做著近代民主國立憲的國王）去世了，而剛果已邦也爲比利時了，這是即說，賣人賺錢的事，從此終止了。

因此白種人和黑種人的關係，開始是極不幸的。以後的事，還一樣的不幸。此種不幸的原因，我來略說一點。

白種人在亞洲所遇的民族，都和自己一樣，是文明人，而且還有比他更文明的人，此即說，他們皆有可能打回來的可能，白種人必須顧慮他自己，否則結果就要吃苦。

一八五〇年的印度塞包埃之大叛亂，二十年前，幾乎奪去荷蘭爪哇的可怕的坡·尼果羅之亂，日本之驅逐外國人，不多年前的中國拳匪之亂，現在的印度暴動，以及日本之公然蔑視歐美各國關於滿洲

的照會，這許多都是白種人不可不注意的教訓。

在澳洲，白種人與舊石器時代可憐野蠻的遺民相交，他可以像消滅吃羊的野狗似的，任意殘殺他們，良心上毫不覺得痛苦。

美洲當白種人到那裏的時候，大部地方還杳無人煙。只有中美之宜於康健的高原上，和安梯斯山之西北部，墨西哥和祕魯，有很稠密的人口，其餘地方，大多一片荒涼。少數來往無定的遊牧民族，也很容易被驅逐去，再加以疾病，退化，又把其餘的結果了。

但非洲的情形就兩樣了，不問奴隸制度，不問疾病，不問詭謀，不問虐待，非洲的人口總不消滅。白種人早晨毀滅的，夜裏又補起來了。於是白種人乃拼命的刮取黑人的財產。結果產生前所少見的大流血；這流血至今還未了結。這就是白人的槍礮與黑人的熱帶肥沃之衝突。

我們來看一看地圖，把現在大概的情形說一點。

大概說，非洲可分爲七部，現在，我一個一個的來討論。我們先從左上角開始，西北部是那有名聲的巴利海岸，曾使我們祖先聞之戰慄，而他們從北歐到意大利各港及利凡得，又不得不路過此地。其地爲可怕的巴巴利海盜出沒之所，人被他們架去，須當數年奴隸，必須其家中的家屬告貸鉅款來贖取，才得放回。

去。

此地全境皆山，而且是很高的山。這些事實，可以解釋這國家過去爲何必得那樣發展，現在爲什麼沒被白人征服。這些山皆極險峻，遍地陷坑，深谷，敵寇來攻，無需才智之士，即能使之自行消滅。

飛機與射程很遠的大礮，在此地價值也比較很微小。沒有幾年前，西班牙還幾次大敗於里夫人之手。我們的祖先知道此種情形，所以他們只情願每年納點貢給此地的各蘇丹，而不拿他們的海軍和名譽冒險去作危險的遠征，以攻擊那未嘗准許白人到過的海港。他們在阿爾及耳和突尼斯設立特別領事，其職務爲設法營救被虜的人民，和幫助宗教團體，此種宗教團體，目的也在探求那不幸落入摩爾人手中的水手們的命運，此外也別無他事。

非洲大陸的西北角，從政治上說，現在分爲四部。不過皆聽命於巴黎。其地之被侵入和佔據，始於一八三〇年。仇恨爆發的原因，是個很平常的朝笏事件，但真正的原因，乃在於古時地中海西北部公開的不名譽的事，即海盜者。

在維也納會議中，歐洲列強會決定『必定要做點事』，削平地中海海盜。但各國卻不能決定誰來擔任這工作，因這英雄或者自己會佔領土地，那對於別人就不公平了，——這是外交會議常有的故事。

有兩個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非洲北部所有商業，數世紀來來皆在猶太人掌握中）在拿破崙以

前，有個要求，反對法國政府運穀類到法國去——此要求是在新舊世界的政府中常會突然發生的；而且引起近二世紀來許多誤會的要因之一。倘若民族也和個人一樣，走的時候，只要付一付帳，那我們一定幸福安全得多。

這穀物案正在進行調解的時候，有一天，阿爾及耳總督忽然大發脾氣，用他的朝笏鞭打法國領事。於是來了一個封鎖，就開火了。（此事或許是偶然的，但此種事總發生於砲艦包圍的地方）→一八三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國遠征軍運過地中海，法國人攻入阿爾及耳，總督被囚，流徙到別處去，於是戰事乃達極嚴重時期。

山中的人民擁立了一個領袖，即阿布的喀德，他是個虔誠的回教徒，是個極有學問而勇敢的人，他不屈不撓的抵抗敵人，支持了十五年，直到一八四七年，才投降了。但他投降前，卻得到允許，准許他仍留在本國，不過，這諾言後來破壞了，終被擄到法國去。然而拿破崙第三又把他釋放了，惟釋放時有個條件，即他永遠不再擾亂他祖國的和平，阿布的喀德隱居於達馬士革，消磨其餘生於哲學的沈思與宗教事業之中，死於一八八三年。

他去世前，阿爾及利亞叛亂早已平復。現在阿爾及利亞僅法國之一省而已。其地人民自己已有權選舉代表在巴黎的法國國會中保護他們的利益。青年男子可以在法國陸軍中當兵，不過這並非最好的事。但

從經濟的觀點看，法國人確做了許多好事，改良了他們新國民的生活情形。



尼羅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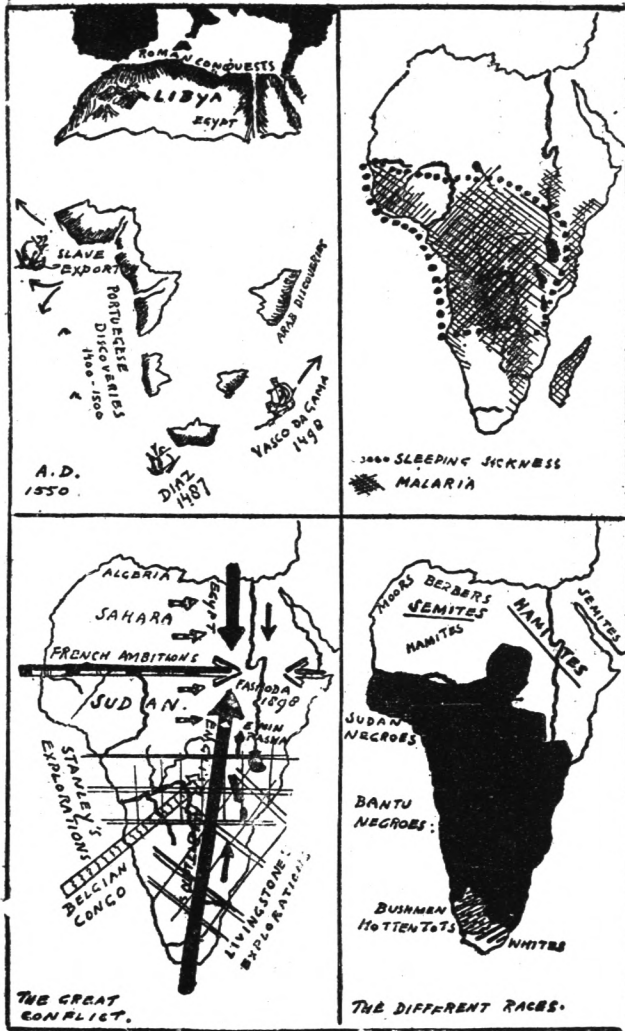
亞特拉斯山至海，其間有一平原，名忒爾平原，產米。沙特（Sah）高原——因許多小湖而得名——爲一牧場，山坡漸成製酒之所，出產熱帶水果，供給歐洲市場，終於大規模的灌溉工程也建築起來了。鐵礦、銅礦都發現了，礦區有鐵道與阿爾及耳（京城）與倫（Oran）比塞地中海上三要港相通。

突尼斯緊接阿爾及耳省之東，名義上還是獨立國，自有一國王，但實際上，一八八一年後，已成爲法國的保護國。但因法國無過剩人口，所以大多移民皆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曾有一時期很艱難，要與猶太人競爭，猶太人遠在數百年前，此地還是土耳其領土的時候，爲避免基督教徒而苟延性命，就遷來此地了。

沿京城突尼斯而下，斯法克城爲一最重要的都市。兩千年前，突尼斯地方比今日更爲重要，因當時爲卡特哈夏忒（Kart-Hachhat）——羅馬人稱爲迦太基——領土之一部，那可容二二〇艘船舶的港灣，現在還可看見。至於其他的東西，已無厥遺，因羅馬人做事總做得徹底，他們對於迦太基人的仇恨（自然由於恐懼和妬嫉的激動）深到極點，所以紀元前一四六年，他們最後佔領此城時，一座房屋都不留。將其燒成平地。現在掩埋於十六呎深泥下的廢墟，卽那百萬居民的古城的遺跡。

非洲西北角，官方稱爲摩洛哥獨立王國。有一國王，不過在一九二二年後，也僅爲法國傀儡而已。國王無甚能力，但安提亞特拉斯山中人民，卡拜爾民族也因被侵太烈，無力多遠的去擾亂這爲安全計而常更迭來往於南方之摩洛哥與北方之費茲兩京間的國王。不過此種矯健的山民，確是一種極可怕的威脅，平

地人民田都不種；唯恐收成被他們竊去。



非洲



一個人要反對法國人統治此地，當然可以說出許多可反對的事，但說到道路的安全，他們確做了不少驚人的事。他們將中央政府移至大西洋濱的刺巴特城，於必要時法國海軍可以由此借一臂之力。刺巴特在亞加德 (Asadi) 北數百里，亞加德爲大西洋岸另一商埠，其地之出名，確出人意料之外，大戰前四年，德國派軍艦一艘駛至亞加德，警告法國，謂摩洛哥決不可變爲第二個阿爾及耳，此事大有力促成最後一九一四年悲慘的衝突。

直布羅陀對岸的摩洛哥一小角之地，爲西班牙殖民地。其地爲法國占領摩洛哥時，給與西班牙的，是求平安的祭物。修達與麥利臘兩城最近報紙記載西班牙軍隊困於土人里夫卡拜爾民族之事時，是很有名的。

里夫山脈之西，爲坦支爾，其地爲國際上重要的大城。十八及十九世紀時，歐洲各國公使授命與摩洛哥國王，皆駐於此地，因國王不願他們太接近他的朝廷，因此坦支爾乃擇爲他們的駐地。

此山陵叢錯的三角地，其將來的命運也再無懷疑的餘地了。五十年後，整個區域以及我們即要討論的非洲第二個自然區域，——即那褐色的大沙漠，阿刺伯人所謂阿斯撒哈拉 (As-Sahara) 我們近代地圖上所謂的撒哈拉——都一定爲法國所有。

撒哈拉差不多和歐洲一般大，自大西洋直抵紅海，在紅海那邊，更延長成爲阿刺伯半島。撒哈拉北邊

除與摩洛哥，阿爾及耳，突尼斯之亞特斯三角地相接處以外，與地中海相接，南則與蘇丹相連。撒哈拉是個



蘇丹士連河

高原，但也不是很高的高原，大部地方，高只一二〇〇呎。各處皆有爲風沙剝蝕掉的古代山脈的遺痕。中有無數水草田，水草田中地下水可以供養少數儉約的阿刺伯人之簡樸生活。人口密度每方哩〇・〇四人，由此可知，撒哈拉可算極目荒涼，絕無人跡。撒哈拉沙漠中的遊牧部落，最有名者爲條雷格人（Tarag）是極勇敢善戰的民族。其他撒哈拉人有塞姆人（或阿刺伯）舍姆人（或埃及人）以及蘇丹黑人的混合種。法國國外軍團照應旅客安全，極能盡職。這些法國軍團（他們禁止往法國）固有時有些粗暴，但他們手中卻有個極困難的問題。防察歐洲這樣大的一個區域，而只用極少數的人，就是聖人也不成。所以，我們若聽信平常謠言，聖人也不敢來了。舊時的駝隊的路線現在已漸失其重要。汽車已取腥臭的駝之地位而代之。汽車既便宜，旅行又較可靠。自此以後，從前成千成萬的駝雲集於廷巴克圖運鹽供給撒哈拉西部人民的時代，也永遠消滅了。

一九一一年前，撒哈拉沿地中海一部，始終歸土耳其總督（Pasha）統治，認土耳其王爲其宗主。一九一一年，意大利人見法國有所進行，欲不激起德國的戰爭而奪取摩洛哥，他們忽然想起利比亞（的黎波里的拉丁名稱）曾爲羅馬人殖民地。於是跨過地中海，將四〇〇，〇〇〇方哩的非洲領土占領，懸掛起意大利國旗，而後很客氣的問世界，關於此地以前有些什麼事情。因無人對的黎波里有什麼興趣，（其地爲一片砂磧，無煤油，又無鐵）所以撒的子孫得保持其新殖民地，現在也正忙著建築鐵道，欲使他出產

棉花，以供給倫巴底的紡織廠。

此意大利殖民藝術試驗地東埃及及接壤埃及是個極富的國家，牠所以如此富足，因為牠實在是個島，此島西有利比亞沙漠將牠和外界割斷，南有努比亞沙漠之保護，而紅海與地中海又警戒東北邊界。所謂真正的埃及，歷史上的埃及，古代法老的領土，古代世界藝術、學問、科學的府庫，只包括一條長如密士失必河的河流南岸的一片狹長的土地。真正的埃及，除沙漠不算，比尼德蘭還小。但荷蘭僅能供養七，〇〇〇，〇〇〇人，而尼羅河之肥沃，則能供養七倍於荷蘭的人口。若英國人建設的大規模的灌溉工程成功，那還可以安插更多的人民。不過其地農民（*Fellahs*）種地的人，他們無一不是回教徒，只能株守農業，因一個國家，無煤無水力，工業實不容易產生。

自八世紀回教徒大征伐以後，埃及曾服屬於土耳其，但依舊受牠自己的國王的統治。一八八二年，英國藉口其國家財政紊亂，有礙於英國的經濟利益，將這國家領占。但大戰以後，埃及及爲埃及及人之埃及的要求，異常強烈，英國迫不得已，乃放棄自己的權利，於是埃及又復得被承認爲獨立王國，除商約須先聽命於英國外，有權與他國訂立各種條約。英國軍隊，除薩伊德一埠外，從埃及及各城撤退。不過亞歷山大里亞還留作英國海軍根據地，那時，亞歷山大里亞自尼羅河三角洲上之達米伊塔與羅塞達失其重要之後，已成爲地中海上主要的商埠。

這是慷慨的協定，同時也是極安全的協定，因英國那時還占有東蘇丹，其地恰爲尼羅河所流經之地，此河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櫻色矮小的埃及人賴以爲生，英國既控制此河流，遠在開羅還可以爲所欲爲。

無論誰，如極熟悉近東政治情形，決不會非難英國堅持保有這一隅之地。蘇彝士運河是往印度的捷徑，整個在埃及境內，這商業的大動脈，若英國讓別人掌握，那即是自殺。

這運河自然不是英國開的事實上，英國政府還盡量的阻止德雷塞布著手開掘任何運河。英國爲何定要反對這計劃，有兩個理由：第一，英國不信任拿破崙第三之言，謂此由法國工程師及法國資本所開築的運河，僅爲商業上投機事業。維多利亞女王或者也愛她推勒里的兄弟，他在她可愛的人民爲麪包而暴動時，曾一度服務倫敦特務警察，但一般英國人，對這名稱，卻不願聽，這名字反提醒他們想起半世紀前的一個夜叉。第二，英國唯恐這通印度、中國、日本的捷徑會大有害於牠自己好望角城的繁榮。

然而，運河畢竟築成了，味第先生組織了一個『愛達』歌劇團，慶祝落成，埃及國王罄己所有，招待外國觀光者宴會，住宿，免票觀劇，觀客之衆，自薩伊德埠至運河與紅海界上的蘇彝士郊敘時，足滿載了六十九船。

於是，英國變更政策，首相卡雅明·的士累利本極富有商業能力者流，乃陰謀取得埃及國王所有之

大部股票。拿破崙也不再計較，而此路又是歐亞間商業之天賜捷徑，每年一河的收入，將近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九三〇年經過蘇彝士的貨物，有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噸，差不多占美國蘇聖馬利河以往所有貨物總數的三分之一）英國政府於是乃無半句怨言。

卻說埃及著名的古蹟，遍地皆是。金字塔在開羅附近即可看到，開羅即古代孟斐斯城所在地。但古代上埃及京城底比斯還在上游數百里。可惜亞酸大灌溉工程，把淮利廟弄成許多小島，四周都被尼羅河的淤泥水圍起，最後竟弄倒了。紀元前十四世紀死的塔特·阿克·亞門的陵墓也在此地，還有許多其他國王的陵墓。從前他們家中的物件和木乃伊，現在都搜集在開羅博物館裏，這博物館正變成墓地，同時也是世界最有趣的古物的收藏所。

非洲第三部是蘇丹，此區域地理環境和他處完全不同。蘇丹大致與撒哈拉平行，可是並不如撒哈拉在東方延長得那麼遠，此因阿比西尼亞忽然將牠阻止，把牠與紅海隔開。

現在，在世界的賭場上，都把非洲當作孤注，如有一國開口說：『三點』他一國立刻就應聲說『四點』英國在十九世紀初年，從荷蘭人奪取了好望角。其地原來殖民為荷蘭人，因此抵抗，他們將所有的什物裝載在公車中，拉著向北而去。此次英國人和十六世紀征服西比利亞時，玩的是同樣的把戲哩。你們知道，這把戲怎麼玩法。即俄國亡命之徒一住入一個新區域，俄皇軍隊即跟踵而至。並告訴他們，他們都本為俄國

人民，他們所佔領的土地，當然是俄國的產業，而莫斯科政府要他們知道何時希望做稅收人員。

英國人堅跟著部耳人向北去，想併吞他們的領土；但幾次陷於苦戰，因部耳農夫生活於曠野之中，射擊之精，遠在抵拒鬆懈的科克納（Cookney）聯隊之上。一八八一年馬朱巴之戰以後，葛拉德士吞在此事件中非常公正，此時他有個教人容忍的好教訓，所有政治家最好把牠抄下來：『正因爲我們昨晚打敗，我們的尊嚴受損，不是我們堅持再流血的理由』部耳人獲得暫時的休憩，復得到獨立。

但英國與少許農民的戰爭，其結局如何，全世界都很了然。英國各土地公司既由土會處得到大塊的土地，乃更繼續向北推進。同時，英國陸軍要想穩定全埃及秩序，也慢慢的穩健的循尼羅兩岸南進，有一位著名的英國教士，又在非洲中部探險獲得燦爛的結果。明白的說，即英國正從事掘一條中貫『黑暗大陸』的大隧道。他們在開羅好望角同時開工，（通常隧道的方法）兩端早晚在尼羅，剛果兩河源頭的大湖區域相遇，於是英國火車由亞歷山大里亞可直馳至棹灣，無需換車。（所以稱爲棹灣，乃因棹山而得名，棹山乃是個形狀奇怪的高埔，爲開普登（Capetown）之自然背景）

英國既如此彰明較著的循著這北南的路線經營，法國也計劃著循一條從大西洋至紅海的東西路線經營。那就是說，從塞內加爾之達卡，至法屬索馬利蘭之吉部梯，其地爲全阿比西尼亞之入口埠，那時已有鐵道與阿比西尼亞京城亞的斯亞比巴交通。

這樣的大計劃很需時間，但卻也不如我們有時看着地圖計算其可怕的困難時，所感覺的那樣長久。我們在地圖上所看到的困難，這路未達到奈機立亞以北艱險的差德湖就已解決了，——自差德湖起，此路最困難的一部乃開始，因東蘇丹（即現在的英埃蘇丹）是和撒哈拉一樣的荒瘠不毛之地。

然而，資本在近代一個有力的強國手中，尤其看到有可賺百分之百的利錢的機會時，可以很輕易的在空間時間之中炸開一條大路，但同時也像坦克車碾過一羣鵝似的殘忍。法國第三次共和國想恢復所有第二次共和國喪失的威望，極其努力，即襪與農民拋棄的煙盒，都變成生產需要的資本。這件東西，南北二路，權利互相衝突。競爭極其激烈，十七世紀初以來，即與英國荷蘭爭取塞納加爾與岡比亞之間土地的法國，至此即以其地作政治的開罐刀，想獲得全蘇丹一望無際的大土地的寶藏。

當法國要求西蘇丹大部歸法屬非洲大帝國前，有各種手段，陰謀，外交步驟，商業步驟，詭詐，欺騙，諛媚等等，其詳細情形，我不能多說。就是現在他們還假猩猩保持保護國，或委任統治地的暫時統治者的名義，不過，世人都已知其用意了。小傢伙明明是紐約牛乳業唯一的禍害，他們或許還叫他們的團體爲「牛乳商保護會」。歐洲各國也跟美國下等土匪學，鑄成「委任統治地」一個堂皇的名詞。可是，結果終是一樣。從地理上說，法國的選擇，確很聰明。蘇丹大部分很肥沃，所以土人也是非洲各黑人部落中最聰敏勤善的。其他的土壤一部分和中國北部一樣是黃土，塞納岡比亞（塞納加爾的別名）和海之間，又無有山



脈爲阻，內部得有充分的雨量，人民可以畜牧，種稻。但非洲黑人並不是吃米的民族，而是吃玉蜀黍的，玉蜀黍是一種與美國穀類類似的東西，不過製得稍欠精美而已。非洲人又是很值得注意的藝術家，他們的小件雕刻和陶器，非常精美奇麗，陳列歐美的博物館中，無不引動羣衆的注意，因其作品極像最近歐美未來派畫家的絕作。

然而蘇丹人，在白人看起來，卻有個很大的缺點。他們是先知的狂熱的信徒，先知的傳教士遍歷非洲北部，使全非洲北部都改教了。在蘇丹，尤其是塞納加爾河東南各地社會的統治階級的黑人與柏柏人的混血兒佛拉或斐拉塔茲人，多久以來，即爲法國主權的威脅。不過，鐵道，公路，飛機，坦克，裝甲車究竟比可蘭經的詩章有力些，斐拉塔茲人現在也學駕車了。怪誕不經的故事都很快的被瓦斯消滅了。

在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入居蘇丹以前，其地大部屬於土酋，他們互相竊取人民，賣作奴隸，所以很富。其中有幾個土酋，容貌奇特，性情殘暴而有凶惡之名，如握有極強的阿馬沖陸軍的達荷美王即是，幼年時候看過他的軍隊爲美國服務的人，記憶中一定還很清楚；歐洲軍艦來的時候，土人都不大抵抗，這或者就是原因之一。白色的新主人，無論如何貪婪，對於已推翻的專橫的土酋，卻是個大改進。

南蘇丹大部爲抱幾內亞灣海岸山脈將牠和大西洋切斷。因此使奈遮河，在內地發展上，不能佔重要地位，奈遮河也必得像剛果一樣，迂迴曲折，避開這許多山脈的主峯。快達海岸時，掘過巖石，結果乃成爲許

多不需要的瀑布，（因為近海）於是上流雖可暢通航運，始終無人行駛。

但奈遮河的情形，究竟如何，我們還未得其真蘊。奈遮河當一八〇五年曼哥拍克發現時，實在只是許多相屬不斷的長湖池沼，而不是真正的河流，曼哥拍克因孩提時，夢見一條河，所以就獻身探求此河，因而發現奈遮河。但河流不能航運，某種事實又不能不歸功於此，即蘇丹人所有水道既被奪，陸上商路反以此得有很大的成功，奈遮河上流左岸的廷巴克圖以此得成爲重要的商業中心，成爲非洲的下諾弗哥羅，東西南北雲集互市。

廷巴克圖之所以人人皆知，大部由於牠奇怪的名稱，其聲音像非洲神祕巫醫的藥方似的。其地於一三三三年易逢巴圖塔——阿刺的馬哥博羅——卽已首先到過。二十年後，西班牙地圖上卽有其地，當時以其爲金鹽市場，此二物中古時價值相等。一八二六年，英國人戈登·雷恩少校自的黎波里越撒哈拉大沙漠而至時，此地已遭條雷格與斐拉塔茲土匪數次攻擊，破壞，僅餘一片廢墟。雷恩少校往海岸時，中途爲塞納岡比亞之斐拉塔茲人所殺，但自那時以後，廷巴克圖卻不再是第二個麥加，或基發或西藏，神祕莫解之所，而是法國武力在西蘇丹活動的「鵠的」了。

一八九三年，廷巴克圖爲法「軍」所占，所謂法「軍」者，乃僅法國海軍旗手一人，白人六名，再伴以塞納加爾人十二名而已。然而，當時沙漠各部落的實力還未擊破，不久，他們卽殺死不少白寇，完全擊潰二

百名自海岸去雪恥的援軍。

但西蘇丹全部入法人之手，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蘇丹中部之差德湖四周區域，也是一樣，其地極易蓮達，因正東西的奈遮河有一支河流，名賓韋河，航行暢達，遠在奈遮河主流之上。

差德湖高約七〇〇呎，很淺，全湖很少有深過二十呎者。此湖與其他大多數內陸湖相反，湖水是淡水，不是鹽水。但此湖現愈縮愈小，下一世紀，恐怕將僅是個池沼了。有一河流入此湖，名沙立河，此只一內陸河，首尾皆離海千哩，長則有萊茵河長，由此事可以概見非洲中部幅員之大。

差德之東，爲岡巒起伏的瓦代區域，其地爲尼羅河，剛果河，差德區域之分界點。政治上屬法國，認作法屬剛果的行政區。其地又爲法國勢力範圍的終點，過此以東，卽爲東蘇丹，卽今所謂的英埃蘇丹，其地爲上古所謂白尼羅之地。

英國人著手測量好望角至開羅的道路，決定必須領占此軍事上最有價值之地，唯恐其落入他人手中之時，東蘇丹一片沙漠，平坦，單調如同幻境。尼羅河絕對不能通航，又無道路，人民全賴附近沙漠中的沙金爲生，其困厄可憐，真令人不能相信。由地理上說起來，瓦代區域毫無價值可言，但政治上則其可能的利益卻極大。因此英國於一八七六年令埃及總督將此數十萬方哩的『名義上的埃及領土』之行政，託於戈登將軍——此戈登將軍，卽我們在講中國一章中遇到的幫助北京政府平太平軍之亂者——戈登滯



河 達 奈 與 河 果 圖

世 界 地 理

留蘇丹兩年，以其足智多謀的副帥意大利人綸莫羅·格希 (Romolo Gessi) 之助，卒完成了一件最切要的事：破除奴隸最後的牢籠，打死那土酋，釋放男女一〇，〇〇〇餘人，使復得自由，重回故里。

然而，這清教徒一轉過背去，舊時可怕的無政府狀態和壓迫，又立刻恢復了。結果，完全獨立運動爆發，即是一種「蘇丹是蘇丹人的蘇丹，我們需要奴隸販賣」的運動。此次反叛，首領為穆罕默德阿默德，自稱馬第 (Madi) 即指示忠實的教徒真正的回教信仰道路的領袖。馬第成功了一八八三年克服哥爾多蕃的厄爾·奧柏德 (El-Obeid) —— 其地現已有鐵道與開羅相通 —— 同年稍後，又擊破埃及總督部下之英國希密司·帕夏上校所指揮之一〇，〇〇〇埃及陸軍。不過一八八二年，英國已僭為埃及的保護者，所以馬第此時不得不與一個更危險的強敵作戰。

但英國對於殖民事業，極富經驗，知道困難太大，不能輕率發軍，乃又勸埃及政府將軍隊自蘇丹撤退。派戈登將軍往喀土穆佈置撤退剩餘的埃及駐軍。但他剛達喀土穆，馬第軍隊即雲捲而至，戈登及其部下都被困於喀土穆城中，成為孤島的流犯。他發出急電求救，但戈登是個清教徒。當時英政府首領葛拉德斯吞是監理會派的教徒。這一在泰晤士河上的倫敦，一在尼羅河上的喀土穆的二教徒，各不相能。因他們不相能，所以他們不能靈敏的合作。

葛拉德斯吞派去援軍，但太晚了，援軍距喀土穆還有數日路程，城即為馬第軍隊所占，戈登被殺。這是

一八八五年二月間的事。同年六月馬第死。後繼者還保持其蘇丹王位，直到一八九八年，英埃聯軍在啟拆 涅指揮之下，才將其黨羽從沙漠上掃除，克復全境，南方遠達赤道上之烏干達。

英國人在此地確做了很多好事，改善土人境狀，給與他們道路，鐵道，安全，消滅各種可怕的疾病，白人爲黑人做這些平常的事，乃希望黑人因此道謝，假如他是個傻瓜，他必會這樣，但黑人卻反因此在背後射他們，倘若白種人有二百年的殖民經驗，一定很知道這種事實。

由亞歷山大里亞和開羅向南的鐵道，現在已西達厄爾·奧柏德，東達紅海上的蘇丹埠 (Port Sudan) 如最近將來的數年中，有一敵人突然破壞蘇彝士運河，英國還可由此鐵道由西向東，穿過埃及及谷，跨越努比亞沙漠，輸送軍隊。

馬第發難時，深入南方的埃及軍隊，即被迫退入非洲中部一地，其地當時人還茫無所知。斯波克固在一八五八年已發現了維多利亞湖，——我的話若不錯，可以說是尼羅河的湖——但亞爾伯特湖和維多利亞湖之間，大部地方依然是未知之地。這支埃及軍隊，由一德國醫生厄叨德·士尼策——土耳其官銜哀明提督——指揮，於喀土穆陷落後失蹤，世界都不知其首領的消息。

後來託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名史坦利者，擔任尋覓工作。史坦利原名實爲羅蘭德，本是個可憐的英國小孩，他從工廠裏逃了出來，逃到美國，有個新奧爾良商人待他很好，於是做了他的螟蛉子。史坦利一八七

一年會航海去找李溫士敦博士，李氏已成著名的非洲探險家。此時英國已承認在非洲這肉包子中申一手指的重要，倫敦日日電信社（Daily Telegraph）與紐約的赫拉德通訊社（Herald）合作，供給此次航海費用。此次探險乃由東向西，首尾三年，證明李溫士敦疑為剛果河一部的盧刺巴實是那河的河源。此次探險又告人以剛果河紆迴曲折流經區域之廣大。又攜回關於土人部落的許多奇怪的故事，這些部落的存在，以前從沒有人想到過。

史坦利第二次航行，乃引起世界注意剛果商業的可能，使比利時利歐破爾得得建立其剛果自由邦。哀明提督的命運，最後成爲世界憂慮的事。去尋找他，當然以史坦利最爲適當，於是他被選上了。一八八七年，他開始訪察，次年，即在阿爾伯特湖北尋獲哀明。這位德國人對於土人似乎已有很大的權力，史坦利勸他參加比利時王的事業，其用意或許是想把這非洲大湖區域併入剛果殖民地版圖。但哀明似乎已有成竹在胸。他一到贊稷巴（他實不急於得救）即和德國官吏接洽，最後德國官吏決定供給他錢和人，叫他回去，設法在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坦干伊克三大湖之間的高原上建立一德國保護國。德國東非公司於贊稷巴海岸，早在一八八五年，已獲得大利。如再加上這大湖區域，則德國即能破壞英國由埃及至好望角一條英國領土分非洲爲兩半的計劃。但一八九二年哀明在剛果河史坦利瀑布附近爲阿刺伯販賣奴隸者所殺，因此嚴峻的德國人年青時殺了他們的同夥，他們因此來報仇。於是哀明坦干伊克高原上新德

國之迷夢，乃成泡影。然而因他失蹤的結果，非洲大部地方乃得明確的畫上地圖。而且又把我們帶至非洲第五個自然區域，高部高山區。

此高山區域，北起阿比西尼亞，南至南非領土起點之贊鼻齊河。此區北部有含姆人棲憩其間，因阿比西尼亞人與索馬利人不是黑種人，南部則包含黑種人與歐洲人。

阿比西尼亞人是很老的基督教徒，遠在第四世紀中歐最早創立基督教團體前四百年，他們即信仰基督教。然而，基督教的情緒卻未嘗阻止他們與鄰邦世代的戰爭。五二六年，他們更跨過紅海，征服阿剌伯南部，羅馬國的阿剌伯·菲力克斯。（與內地的阿剌伯沙漠相反）年青的穆罕默德得知一個強盛統一的阿剌伯祖國的必要，和他開始創立宗教與世界大帝國的功業，即爲此次遠征促成。

穆罕默德門徒的第一椿事，就是驅逐愛西屋皮亞人出紅海沿岸各城，破壞他們與錫蘭、印度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商業。愛西屋皮亞人自那次敗北以後，就變成像日本一樣，對於外界的事再無興味，至前世紀中葉，歐洲列強皆覬索馬利蘭半島，這並非索馬利蘭有什麼價值，乃因其地位於紅海之上，而紅海不久將會成爲蘇彝士運河的推廣之地。第一個到這舞臺來的是法國，牠第一個占領吉部梯港。英國人既與師向阿比西尼亞皇帝狄奧多問罪以後，這位非凡的皇帝不願陷入敵手，終乃自殺，於是英國也取得英屬索馬利蘭，其地與亞丁隔海相望，可以控制亞丁灣。意大利在英法屬地之北，亦取得一小塊地，意欲以此沿



海之地，作給養根據地，從而再作征服阿比西尼亞之光榮的遠征。

這光榮的遠征於一八九六年發動，意大利軍隊損失白人四五〇〇，士兵二〇〇〇，及少數囚犯。自那次以後，直到現在，意大利人雖作了英國殖民地之南的索馬利蘭另一部分的主人，但對阿比西尼亞，總無可奈何了。

結果，阿比西尼亞將來自然不免踏烏干達，贊稷巴之覆轍，但其運輸困難，僅吉部梯至亞的斯·亞比巴一條鐵道決不能戰勝，而阿比西尼亞高原又全境崎嶇險阻，全國成一自然要塞，再加人皆承認在此種狀況之下，要將黑人擊退，必需很大的犧牲，此種種情形，率將此古國保存到現在，而未被鄰國的歐洲人所吞併。

阿比西尼亞之南，剛果之東，有三大湖泊。此三湖中，尼亞薩湖流入贊鼻齊河，維多利亞湖為尼羅河河源，坦干伊克與剛果河相接，由此可知此區域乃非洲最早之地。據前五十年間的考察，這點即已完全證明。維多利亞湖南之乞馬扎羅山，高一九，〇〇〇呎，盧溫左里山（即月山與托勒密山，於二千年後，由史坦利重新發現）一六，七〇〇呎，嬰雲山（一七，〇〇〇呎）與埃爾根山（Elgon）（一四，〇〇〇呎）次之。

其地全境本皆火山區域，但非洲火山已數世紀未曾爆發。政治上，其地全境分為許多分區，但皆由英

## 國統治。

烏干達爲一產棉國，一八九九年淪爲保護國。

前英國東非公司領地，卽今日之墾雲殖民地，一九二〇年，併爲帝國之一部，德國最古的東非殖民地，也於一九一八年成爲英國委任統治地，現爲坦干伊克領土之一部。

沿海最重要的都市贊稷巴，爲古代販賣黑奴的土酋的京城，一八九〇年，英國於其地建立一保護國。此城爲印度洋上阿剌伯商人的中心。斯汶希里語 (Swahili) 之傳播極廣，或者就歸功這些阿剌伯商人。現在非洲東岸各地皆說此種語言，就像馬來之爲荷屬東印度羣島的 Lingua franca 一樣。現在無論誰，要想在印度洋三千哩海岸上和數百萬方哩的內地中經商，知道一點斯汶希里語，那簡直就是最有價值的財產。他倘若不憚煩再學一點班圖語，南非各地黑人的土話，更夾一點葡萄牙話，洋涇浜的阿剌伯話，再加上一兩句好望角的荷蘭語，那他從非洲這端跑到那端，可以保險有飯吃。

以上可以結束非洲北部了，不過此外還有大西洋，蘇丹各山與喀麥隆山脈間窄狹的沿海區域。這一條狹長的土地，前四百年皆稱之爲上幾內亞與下幾內亞，在我說奴隸制度時，已經提到過了，因『黑象牙』準備裝到世界他處去以前，皆在此地集中。現在此海岸屬於許多國家，但此種殖民地，除收集郵票者以外，沒人對牠有什麼興趣。

塞拉·勒窩內爲英國古殖民地，其地前曾與西方之來比亞同劃作黑奴安生之地。然而無論塞拉·勒窩內或來比亞——京城爲孟祿維亞（因美國總統孟祿而得名）——皆沒有什麼成就，許多忠實的男女，抱著希望，慷慨輸將，使黑人得復返祖國，結果祇滿懷失望而已。

象牙海岸是法國的，阿克拉事實上將來一定也成爲法屬蘇丹帝國的港口。奈機立亞是英國的，其京城爲拉哥斯。達荷馬本爲土人之獨立國，一八九三年，爲法國所併。

喀麥隆於大戰前屬德國。現爲法國的保護國。托哥（Togo）也如此。其他爲法屬剛果之地，現法國正欲將其地建立一法屬赤道大帝國，不過，其中夾著少數外國土地，這些土地，將來法國一定要用金錢或別種他國所需要的東西將其換來。

以前，荷蘭東印度公司要想縮短巴塔維亞至阿姆斯特丹的航程，曾取道波斯，敘利亞，亞歷山大里亞，自開一條陸路。但美索不達米亞兩國王常有爭執，郵車與駝隊極其遲緩，於是大部商品還是取道好望角。荷蘭人要想使無人能妨礙其印度貨物穩固的流通，所以牠占領又可作販賣黑奴的商埠之用的幾內亞各海港，奪取聖赫勒拿，在好望角建築要塞。

荷蘭人就像喜歡什麼東西都記帳的商人一樣，（他們常想以價值二四·〇〇美金的公債票買滿哈

坦的那幕可笑的滑稽戲）一六七一年將開普登四周的要塞自霍屯督人買了來。這事就是說霍屯督人末日到了，因他們的土地既被奪掉，他們就不得不北向遷往奧倫治河區域，和他們世仇布西門人所占住的瓦爾區域，這似乎是老天的責罰，荷蘭的農夫虐待霍屯督人與布西門人，十分殘暴可怕，可是後來也遭著同樣的命運。開普登於一七九五年為英國人所占，於是部耳人也轉向北遷徙。他們數次演習戰爭，直到一九〇二年，兩個獨立共和國，脫蘭斯瓦爾自由邦與奧倫治自由邦，終於被英國所吞併。

雖然開普登依然是三角地最重要的港口，但沿海區域與富饒的內地比起來，卻算不了什麼。內地是個很高的高原，上面點綴著數點小山，小山皆印地（Mesa）當地稱之為小山（Kopjes）高原西與大西洋之間為科摩斯（Komas）高原所切斷。東有馬托坡山脈（Matopos）使其與印度相隔，南有德拉肯斯貝山使其與開普登區域隔絕。

此所有山脈皆無冰河。其地全境用水，皆賴雨水供給。因此河流在夏季急流猛湍，冬季則成枯涸的道路，且所有河流入海必須穿鑿山嶺，（只納塔耳河入海，所以其地成為南非聯邦最富之地）是以皆不能用作通內地的商路。

因此，為使腹地通海，乃建築了許多鐵道。大戰前，最要的鐵道為葡屬德拉灣至比勒陀利亞（現為南非聯邦的委任統治地）與羅朗索馬刻間之鐵道。大戰後，前德屬西南非洲境內至斯汶科撲曼（Swakop）

Kopmund) 和呂得里茲蘭 (Luderitzland) 的鐵道已經完成。一人可乘火車向北直達坦干伊克湖，而後乘小船過湖，再登車至贊稷巴。

不過，若要至最北端，則一定還要費一日之時間，越過喀拉哈里，這一天極不舒服，但既至此地，即進入洛諦西亞山岳地。所以稱爲洛諦西亞乃由塞西爾·羅德斯而得名，羅德斯爲南非公司的創立者，爲最早主張在英國統治下組織南非聯邦者之一。這夢現在已一部分實現了。一九一〇年，南非聯邦宣告成立，所有各特權公司，前部耳共和國，以及卡斐，阻魯等國均爲南非聯邦之一部。但自約罕涅斯堡附近發現金礦，慶伯利附近發現寶石以後，居於鄉間的部耳人大有凌駕城中的英國人之勢，於是又發生猛烈的衝突，以決定此兩個敵視的分子，誰爲統治者。經排解的結果，以開普登作聯邦國會開會之地，而將舊脫蘭斯瓦爾共和國京城比勒陀利亞提拔起來作政府所在地。

至於自大西洋至印度洋橫斷南非聯邦的兩個古葡萄牙帝國的殘餘，西方之安哥拉與東方之摩贊卑克，行政極其窳敗，遲早必爲強鄰所併。現在農產物價值形成空前未有的低落，牲畜的出產，完全停止，南非聯邦不覓取新場，稻田將來，時局一恢復常態，此葡萄牙殖民一定不需發一槍即爲人所滅。南非現正在發展一種民族，既非荷蘭人，也非英國人，而是純粹的南非人。南非銅，鐵，煤等礦藏極富，土壤肥沃，很可以發達成爲具體而徵的美國。

摩贊卑克海峽彼岸爲馬達加斯加島，此島約二三〇，〇〇〇方哩，較其所主屬之法國稍大。人口約四，〇〇〇，〇〇〇。其地爲一山陵叢錯之海島，東方向貿易風之處產木材，質料精美，由塔馬塔甫出口，塔馬塔甫有鐵道與京城韃納納利維相接。

其地人民容貌頗類馬來人，而不似黑人。馬達加斯加一定在地質史上很早時期即與非洲分開，因島上普通非洲動植物完全無有。

馬達加斯加東，有二小島，前印度商業取道好望角時，此二島極其重要。此二島即毛里西亞島與累羽農島。毛里西亞島爲古荷蘭東印度公司供給淡水蔬菜之驛站，現屬英國，累羽農島屬法國。

還有其他島嶼，照地理上說起來，屬於非洲者，我已提到的，有聖赫勒拿，再北，有大西洋中另一加煤站與海底電線站亞森羣島，又有威德角羣島，屬葡萄牙，在摩里得尼亞海岸西數百哩，現爲不著名的西屬與洛河殖民地所占。更有西屬加那列羣島，葡屬馬得拉羣島與亞速爾羣島，有騰涅立夫島，島上有著名的火山。至於布藍頓島，十七八世紀時，所有誠實的船主皆堅信有此島的存在，其信仰之堅，就像我們信仰九九表似的。但從無人找到這島在什麼地方，因這島，船一靠近，立刻就沈沒到海底去了，人一去，又出來了。站在非洲島嶼方面講，我以爲這倒是件很好的事，這倒是避免外國占領的唯一的好方法。

凡一大陸都可以少數偶像來表示。我們說『歐洲』我們即看見聖彼得大教堂的大圓頂，萊茵河上的廢堡，挪威幽靜的峽江，聽到俄國馬車的鈴聲。說起亞洲，即想到古塔，河中沐浴的矮小的櫻色人，怪廟以及古代富士山的寧靜融和的景象。說起美洲，意思就是崇樓大廈，工廠煙突，老印地安人騎著小馬信蹄亂跑。就是僻在荒遠的澳洲也有牠的象徵：即十字星座，可愛的袋鼠，以及其靈動的眼睛。

但對於非洲，我們如何能把這含有各種極端矛盾的地方歸入一個簡單的象徵呢？

非洲是個燥熱的地方，沒有河流！然而尼羅河卻差不多和密士失必河一般長，剛果河比亞馬孫河只短一點，奈遮河與黃河一樣長。非洲是個澍雨滂沱，潮濕難堪的地方。然而，世界最乾燥的沙漠撒哈拉一地，即比全歐洲還大，喀拉哈里也和不列顛羣島相等。

非洲人民弱小無援，黑人不知自衛。然而世界自古以來，組織最完備的軍事組織，卻是自咀魯人中發展出來的，沙漠中的貝督英人和北部其他部落抵抗，用機關槍的歐洲軍隊，竟能勝利。

非洲沒有像波羅的海和美國大湖樣的交通暢達的內陸海！誠然，但維多利亞湖卻和蘇必利爾湖一般大，坦干伊克湖和拜喀爾湖一般大，尼亞薩湖則大安剌釐湖兩倍。

非洲沒有山！但乞力馬扎羅山比美國最高峯輝特尼峯還高五〇〇〇呎，赤道北的盧溫左里山比勃郎峯還高。

那麼非洲有什麼毛病呢？我不知道。這地方什麼都有，而沒一樣能於人有益。牠整個的排列錯了。除尼羅河以外，所有山川湖泊沙漠都是徒然無用。即尼羅河，固然至少是流入一商業上很重要的海，但也以瀑布太多，大受阻礙。至於剛果河贊齊河都沒有好好通海的道路。奧倫治河應出口的地方，贊鼻齊河卻發源，而贊鼻齊應發源的地方，奧倫治卻出口。

近代科學，將來或許能使沙漠生長菓食，卑地掘成河道。近代科學固能找出許多方法，醫治痢疾，睡病，把這些病從蘇丹和剛果區域完全掃除淨盡，像近代科學把我們由黃熱疾和瘧疾中救出來一樣。近代科學或者可以把非洲中部南部很高的高原變成像法國的布羅溫斯或意大利的利維拉一樣。但大赤道森林卻極其頑強，這大森林已為數百萬年來的大阻礙。若近代科學放鬆一刻，則此赤道大森林及其殘忍立刻即扼住白人的咽喉，將其勒死，更噓出毒氣，吹入他的鼻孔，不待他死為螻蟻，豺狼所食決不甘休。

踏碎全非洲文化者，或許即此暗無天日的大赤道森林。沙漠或許是可怕，但陰深黑暗的森林，卻是恐怖。牠充滿了生命，但是死沈沈的。生存之鬪爭，必須鎮靜進行，否則，獵人會變成了獵物。造物日夜在無情的樹蔭之下，自相吞噬。形狀最可愛的昆蟲，有最足致命的螫蟻，最艷麗的花草，暗藏著最可怕的毒質。蹄，角，堅喙，利牙，與蹄，角，堅喙，利牙，互相軋擊，互相搏擊。生存的脈搏，伴著折骨裂膚。



這許多事我都和非洲人談過。他們都笑我。他們以為生活就是如此。生活或是極貧窮，或極豐富。沒有什麼中庸。一個人只有結冰或者燒烤。只有在摩加多和阿刺伯商人用金杯吃咖啡，或者在霍屯督老嫗家裏玩一玩對打，總之，非洲各方面都不好，這極其矛盾的地方所有的東西，對於人似乎都極可怕。牠引壞了人的想像。牠殺害了人對於人生美方面的感受力。那寥廓的曠野，和幽暗的森林中不斷的屠殺，都灌入他們的血液中。那比利時閉塞的鄉村之頑固的氣息中培養出來的鼠大的小官，在此地，簡直變成了魔鬼，有許多婦女，因沒有納給他過量的橡皮，都被他打死；有時有些可憐的黑鬼，因欠他象牙，竟被斷去手足，任蟲類吃掉，而他卻正安閒地在飯後吸雪茄煙。

我一定極力免除不公正。人類殘忍狠毒的總量之上，其他各洲也加上不少。然而，別地卻溫和些，有耶穌諄諄勸導，孔子循循教誨，釋迦苦苦哀求以及穆罕默德嚴懲凶德。非洲則獨無一先覺。其他各洲自然也貪婪，吝嗇，然而有時他們的靈卻克服著肉，他們曾作偉大的巡禮，其巡禮的目的，則遠藏在天堂之內。

在非洲沙漠深林之中，唯一的足音，即那眼如火石的阿刺伯人，他是在搜尋達荷美人阿馬人，準備乘人酣睡之際，攻入村莊，架取小孩，賣往外國去做奴隸。在世界其他地方，婦女總設法把自己裝飾得很美，使在丈夫眼裏看來可愛，因此可以迷惑他們，得到他們的寵愛。在非洲獨不然，非洲婦女，總自己弄得叫人可

怕，如此她們可以抵抗那些邂逅相逢的男子。

這小小的議論，可以講到無窮，但此章已經太長了，最好你自己去找個答案吧。

有許多人，第一次凝視過金字塔的偉大，滿心懷疑的注視過那沙漠中去的道路，也遇到過這同樣煩雜的問題。但沒有一個變聰明了一點。

## 第四十六章 美洲世界的幸運兒

美洲是全世界最與人方便的一洲。我現在談美洲，自然當牠是一個地理的單位而言，而不當牠是工業發展中的一個經濟因子，也不當牠是種種新政體的一個政治實驗室。單從地理的觀點上看，美洲差不多是完美到不能再完美的地步了。

美洲是西半球獨一無二的大陸，所以不像非洲，亞洲，和歐洲那樣，有許多直接的競爭者。牠位於世界最大的兩洋之間，是在大西洋才成爲文化中心的時代，由白種人開發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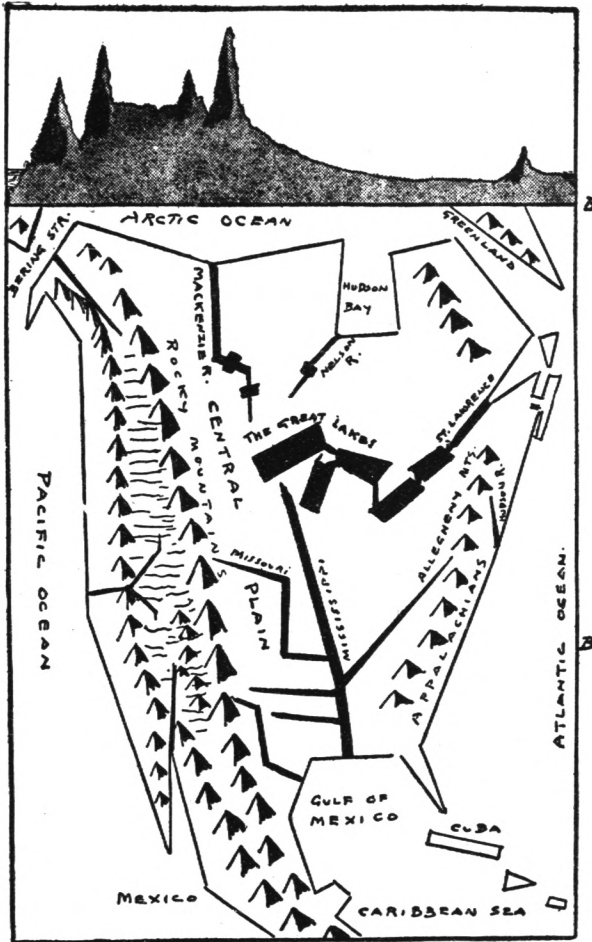
牠北起北極，南達南極，所以享有各種的氣候。而接近赤道的部分，又是最高的地方，所以溫度適中，適於人類居住。

美洲全境無沙漠。而享有廣大的平原，且平原盡在溫帶，因此又註定了要成爲全世界的倉庫。美洲的海岸線既不太簡單也不太複雜，所以極適於建築深海港。

又因牠的山脈都是南北行，所以那地方的動植物得以自由地逃避了第一次冰河時期的冰河，因而

比歐洲的動植物有了一個更好的生存機會。

美洲更得天獨厚的，就是牠的煤，鐵，石油，銅，以及機械時代耗費量日增無已的其他各種原料，差不多



北美洲

比任何別的洲都來得豐富。

美洲當白種人才到那裏時，實際人煙還寥落得很（全洲僅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印地安人）因此侵略者得以爲所欲爲，並沒有衆多的土人來阻礙，或對白種人所計劃的國家加以任何干涉。因此之故，除牠自己所造成的一些不幸的問題而外，美洲是並無所謂種族問題的。

這一片空曠的大陸，經濟機會極好，吸收了世界各國有才能的分子，這許多人揉合起來，另外發展成一種混合種族；這種混合種族在很短的期間以內，即已能適應牠那新奇罕有但極其簡單的地理環境了。

最後還有一件事，也許是最重要的事，就是現今住在美洲的人民，自己沒有悠久的歷史。他們既不受那笨重的行李（其他一切地方都已證明牠乃是障礙不是幸福）之累，所以他們的進步，比其他須要推著祖傳的小手車跑的民族，不知快了多少。

至於兩個美洲的地形，則不僅很簡單，而且比任何其他大陸都整齊；就其主要地形而言，南北兩洲是非常地相似，我們可以同時來討論，而不致擾亂讀者的心靈。

南北兩美洲爲二相似三角形，其唯一的差異，即是南美洲三角形比北美洲三角形的位置稍偏東一點，因此之故，南美洲之發現，早在北美洲之先，而且南美洲已經是婦孺皆知的時候，北美洲還未脫去『無

何有之鄉』的稱號。

北三角形與南三角形的西邊，都有一條山脈，自北而南，這山脈幾乎占了全洲面積三分之一，其餘東部的三分之二，乃是一片廣漠的平原。這平原又被兩支較短的山脈把牠和大洋隔開，那便是北美的臘布刺多山和阿帕拉契安山，與南美的基阿那山和巴西高地。

河流方面，兩洲也都相似。有少數不甚重要的河流是向北流，而聖羅凌士及亞馬孫兩大河則幾乎互相平行；巴拉那河與巴拉圭河酷似密士失必河與密蘇里河，都是中途匯合，到了下流，則各與聖羅凌士河與亞馬孫河互成直角。

至於中美，乃是一條由東向西的窄狹的地帶，就地質而論，確是北美洲的一部。因為在尼加拉瓜，景色與動植物分佈突然發生變化，於是才成爲南美洲的一部。中美各地都是高山，因此墨西哥和撒哈拉一樣的接近赤道，卻是一個人口稠密的國家，而且還有極舒適的氣候。

南美洲當然比北美洲更接近赤道，亞馬孫河從安第斯直到大西洋那樣洋洋的長流，即完全是順著赤道線而行的。大致講起來，這裏有一個極好的實例，我們可以用來研究地理環境對於人的影響，以及人對於地理環境的影響。

大自然在這裏自建了兩個國家，而且還是用同一方法造成的。右邊一道大門，左邊一堵高牆，中間則

一片空地，附有一所儲藏極富的食料庫。然後她把北部的舞臺交給了一班日爾曼族的戲子，他們是浪跡四方往來飄泊的朋友，以前都在他們本地市鎮的小戲院出演，是下等的戲班，習慣於長時間扮演屠戶，麪包師，燭臺工人等平凡的角色。但南部的舞臺她卻把來租給出身於最好的地中海學校的一班有聲望的老悲劇家，他們只在宮廷裏出演，其間個個人都會以一種雍容華貴的姿態，運用一把刀或一把劍，他們那一班人手臂都因拿鏟子和斧頭，弄得僵硬不靈，腰背也因和礮瘡的土壤奮鬥，不到老就彎駝僵僵的北部同行們，是做夢也夢不到的。

於是大自然將兩邊舞臺上的幕同時揭開，叫世界進來看他們的表演。看著看著，第一幕還沒演到一半，兩邊舞臺上的景象沒有一個與開口第一句時完全相同了。及至第二幕開始，演員中的婦女，男人，和小孩都顯然大變，觀衆驚異得直喘氣，低聲說道：『能有這樣的事麼？』

古代外輕團人的船舶，看樣子就很靈巧，其實遇到風濤洶湧的大海，卻成了極其笨拙的交通工具。他們既無指南針，又無測程計，船帆又像三千前埃及尼羅河上的帆船一樣笨重，所以常常被風吹得迷失了路程。

現在你如果仔細看看墨西哥灣流的圖，（這書裏有好幾張）你可以看到這股灣流，從非洲流過大

西洋，流到美洲後，復由西南向東北徐徐地流過大西洋北部，賜惠與挪威沿海，經過北冰洋，然後再取道冰島及格林蘭轉而南流，在格林蘭牠就改變名稱，與溫度，起初叫做格林蘭洋流，次稱臘布刺多洋流，後者這可惡的洋流，把格林蘭晶瑩的冰塊帶來，散佈到大西洋北部各地。

諾曼人仰仗上帝和想像的指示，第九世紀時便到了冰島。冰島與歐洲既有了正式交通，所以格林蘭和美洲的發現，乃成爲必然的結果。正如中國或日本的木舟，被風吹失了路程，必定被太平洋灣流帶到英屬哥倫比亞或加利福尼亞沿岸，諾曼人就是這樣，從脫倫典駛往冰島，被霧所阻，不知目的地何在，（就是現在，世界有各種器具，霧還是很可怕的）早晚總有一回要撞到格林蘭東邊的岸上去，或者，假使霧仍然不散，而他運氣又好，竟撞到那東面擋著去路的大陸上去，這大陸初到的人稱之爲「外因蘭」，意即葡萄洲，因爲那裏出產一種葡萄，可以用來釀造極醇美的酒。

所以我們要記住，過去會有許多發現，世上一般人，壓根兒就沒有聽說過。通常的船主都有一種天生脾氣，就是唯恐在同行面前做傻瓜，譬如告訴他們一個奇談，他們沒人相信，而後來也許證實是神經過敏的結果，或者將低雲認做山脈，或者把一線日光當作了海岸。在阿柏爾·達斯曼登澳洲岸，拔取鵝毛，報告巴塔維利亞官吏說，當地土人如何巨大之前，無疑地，澳洲是早已有法國和西班牙的水手們遠遠看見過了。亞速爾羣島和加那列羣島被發現了，又忘卻了，又被發現了，如是不知多少次，弄得我們學校的教本簡



直無法找出牠們究竟是在什麼時候，第一次被人歸入世界大發現之中的。法國的漁人們，無疑地在哥倫布前幾百年就已曉得往紐芬蘭大海岸的路徑了，不過他們只告訴他們的鄰里，魚打得不少，以後就這樣幹，如此而已。魚使他們發生興趣。另外一片大陸，也不過是另外一片大陸。布勒塔尼地方已經够大，大家都有得住，何必還到迢迢萬里的絕國窮鄉去找苦頭吃呢？

我在我所寫過的東西裏，一向是堅定地擁護著一種信條，就是同情心總先於愛國心，至關於通常哥倫布紀念日或利夫·厄立克孫紀念日，或由諾曼底文件中發見出來的幾個法國水手的紀念，這等等有必要與否，我是決不捲入漩渦去參加爭辯的。不過我們已有文件上的證據，證明諾曼底人在十一世紀初十年間，曾登過美洲的海岸。並證明十五世紀最後十年中，那些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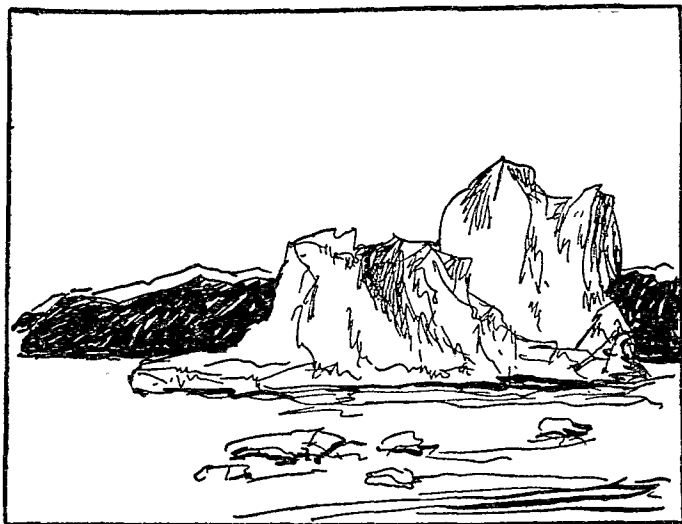


蘭 林 格

水手——大概都是西班牙人，不過帶一點外國混血，差不多是聽命於意大利船長——到美洲岸上時，發現自己並不能算是最早的發現者，因為那地方已有人居住，而這些人明明白白地都是亞洲人，因此，倘若『首至者』的榮譽要加給某一羣人民的話，那些蒙古人便理應是一切紀念物的候補者了。

我們曾建立過紀念碑，紀念我們的無名將士，照說再建立一座更偉大的大理石碑，以紀念我們無名的發現家，也並不能算過分。可是因為那些可憐的人的親屬，法律規定不准他們到美洲來，所以這計劃恐怕是永遠不會實現的了。

那最早從遠東跑來的勇敢的探險家們，關於



紐芬蘭

他們的後裔，我們知道得很多，然而有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恐怕將永遠是個悶葫蘆。那就是這些人怎樣到美洲來的？他們是由太平洋北部窄狹的地方航過來的呢？還是由白令海峽的冰上走過來的呢？還是遠在美亞兩洲間尚有陸地相連的時代便過來的呢？——我們全不知道。不過這倒也沒有什麼要緊。在白種人來到這遠隔重洋的海岸上時，他們便與一種民族發生了關係，這種民族，除去住在少數偏僻地帶者而外，其餘都已脫離舊石器時代，但其進化卻還沒有達到以軍載重，以畜牧代漁獵的時代。這種銅色的人，雖有弓箭，可決不是那可以用鎗遠射敵人的白種人的對手。

由主位降到客位的紅人，大約還可以有幾世紀的壽命。將來一定會被他以前的仇敵所同化，成爲後人憑弔的對象，這實在是件極壞的事，因爲這些紅人在身心兩方面都有許多優秀的性質。

事情是如此，我想我們也無可奈何，只得聽其自然而已。

現在我們最後一次來看看地圖吧。

美洲西岸，自白令海峽直達巴拿馬腰地，皆以高山爲屏障，以防禦太平洋。這屏障的寬度因地而異，有幾處成爲幾條平行的山脈。惟所有山脈均係向同一方向而行，那就是說，都是自北而南。

在阿拉斯加，可以顯然看到這條山系是亞洲東部山脈的延續。牠被該地主要河流育空河的廣大河

谷分爲兩段。阿拉斯加本爲俄羅斯帝國所有，一八六七年，美國以七，〇〇〇，〇〇〇金圓的代價，由前者手裏獲得了這塊五九〇，〇〇〇方哩的寥廓的土地。

俄國之所以滿足於這樣小的數目者，也許是因爲不知道那地方有那樣的富藏。以七百萬元買幾個漁村和一堆雪山，在當時似乎也就是很了不得的價錢了。但一八九六年，克倫帶克地方發現金礦，於是阿拉斯加乃發達起來。本來，自凡庫非至朱諾，再經沙格威，契爾庫特，契爾卡特以達克倫帶克中央之陶遜，路有千里，行旅維艱，（旅客須自背包袱，因爲牲口價昂。而且難以走過北極圈南三五〇〇呎高的高地積雪）然而在這路程的盡頭卻有黃金一鎊，在等待著最先達到的人，在此情狀之下，當然各個人都不免要想捷足先登了。

但自那時以後，又發現阿拉斯加不僅出產黃金（同時其地密佈冰河）而且有大量的銅，銀，煤，此外更是一個獵取毛皮及捕捉魚蝦的理想之境。因此美國將牠歸入版圖後，最初四十年間，所得收入卽已二十倍於其原價了。

緊靠阿拉斯加之南，山脈分爲二部，東支爲落機山，折向內陸；西支繼續與海岸並行。但落機山一直到墨西哥高地，名稱都還未改，而太平洋沿岸的山脈，則自離開阿拉斯加最高山脈及全北美最高峯的馬琴峯之後，卽有各種名稱。在加拿大稱聖伊來亞山脈，及沿海山脈。但既過凡庫非島（爲一石島，與大陸中隔

準斯吞及佐治亞兩海峽）又分爲兩部，西半部依然名沿海山脈，而東部諸山，則在華盛頓之俄勒岡稱喀斯喀德山脈，在加利福尼亞稱塞拉·內華達山脈，此二脈之間爲一廣漠的空地，卽薩克拉門托河與聖和阿琴河的河谷。二河中途相會，流入舊金山灣。該灣爲世界最深最廣掩蔽最善的海港，藉著名的金門以與太平洋相交通。

西班牙探險的先鋒隊到此河谷時，這地方還是滿目蒿萊，不知稼穡爲何事。現在利用灌溉，已成爲世界的菓園，蘋果，桃子，梅子，橘子，杏子，都龍葱茂盛，不過這當然是大量勞力的結果。

說起來，這個河谷真是上帝賜給加利福尼亞的，在一八四〇年左右，採金業漸趨衰落，於是礦業家及職工們都看到放棄採金而成爲菓園農，也可以得到極舒適的生活。但在阿拉斯加及澳洲可就不然了，金礦一盡，就再沒有機會足以養活衆多的人口，於是他們也像來的時候一樣，很快地便煙消雲散，只剩下空城廢墟和無數錫罐而已。加利福尼亞則與大多數其他產金地不同，牠不以黃金致貧而以黃金致富，這是人類史有獨無偶的奇蹟，應當大書特書的。

後來又發現深在泥土之下，還有許多絕大的油池，於是這地方的未來遂完全無慮了。誠然，此地全境是塊極不穩固的地方，加利福尼亞灣的深口，不時會引起各層巖石的震動，容易惹成巨大災禍，（尤其是繼之以大火的時候）但地震究竟只是暫時間的騷擾，溫暖的陽光和晴和的氣候，卻是永遠的幸福。加利

福尼亞將來一定會成爲北美人煙最稠密的地域。現在還不過才開始牠的偉大事業哩！

塞拉·內華達山與落機山主脈間，爲一廣大河谷，包含三部。北面有哥倫比亞高原，斯納克河及哥倫比亞河，卽由此發源而流入太平洋，其南界窩薩赤山脈及科羅拉多高原，科羅拉多河流經其間，有著名的大峽谷。在此二大高原之中，是一塊窪地，卽所謂大盆地，摩門教徒被迫自美國東部逃出後，就擇此地爲他們永久安憩之所，其地雖水分稍嫌缺乏，（大鹽湖固是滿湖碧波，但所含鹽分比海洋還多）然而不到百年，也已成爲一個獲利極厚的投資區域了。

這區域全境都是激烈的火山區，以往一定大震動過，這從一件事可以看出，就是在海平面下二七六呎深死谷的谷底，可以看到美國最高峯輝特尼峯頂。（一四，四九六呎）

落機山之東，是一片一望無垠的大平原，北接北冰洋，南界墨西哥灣，東接美國 臘布刺多與阿帕拉契安間之羅稜細安高地。這地方如果切實耕種起來，可以養活全球的人口。所謂大平原（落機山在此逐漸偏斜成爲平地）以及密士失必，密蘇里，俄亥俄，阿肯色諸河及紅河所流經而入墨西哥灣的那中央平原，乃是一個絕大的倉庫。北部則略遜一籌，因爲其地的麥肯基，亞大巴斯喀，撒喀其萬及奧爾巴尼等河流皆流入北冰洋或哈得孫灣，一年中大部分的時間爲冰所封，所以牠的重要只是局部的。而密蘇里河與密士失必河（合密蘇里而爲世界最長的河流）則不然，前者發源於蒙大拿之黃石公園附近，後者發源於加

拿大之溫尼伯湖與蘇必利爾湖之分水嶺，自河源直至三角洲，幾乎全部可以航行暢達，而且所流經的那個區域，其人口密度，最近幾百年內一定會與中國東部並駕齊驅的。

這一片較高的地帶，乃是哈得孫灣（或北冰洋）大西洋與墨西哥灣之間的一個分水界，那地方其他的湖泊尚有密執安湖、休倫湖、伊利湖及別釐阿湖。最後兩湖中聯小河，此河以耐亞嘎拉大瀑布之故，不通航運。（耐亞嘎拉較贊鼻齊河的維多利亞瀑布稍寬，但高只及其一半，而約森密忒瀑布則高在千呎以上，壓倒了這兩個瀑布）因此又開了一條名叫威蘭的運河以相連接。休倫湖與蘇必利爾湖間也有運河相通，名蘇·聖·馬利運河，此河水間每年經過的貨船噸數，比巴拿馬、蘇彝士及基爾三運河合起來還多。這幾個湖中的水，由聖羅凌士河注入聖羅凌士灣而流入大西洋；聖羅凌士灣乃是一內海，位於西方的喀拿的安山，東方的紐芬蘭島（『紐』英語意為『新』，約翰·喀波特於一四九七年發現該島，及一五〇〇年初設葡萄牙總督時，這地方確是『新』的）南方的布里敦角島，諾法·斯科細亞島及新布倫瑞克島之間。介於紐芬蘭與布里敦角兩島間的那喀波特海峽可證明最初到達此地的確是一個意大利人。

加拿大北部，所謂西北疆域，氣候太寒，不適於白人的活動，所以關於該地的情形，我們很少聽到，只曉得那裏的警察辦得很可觀。其地湖泊交錯，以往大部屬於哈得孫公司。該公司創於一六七〇年，適當亨利哈得孫死後十九年。哈氏為哈得孫灣之發見者，此灣即以哈氏而得名，後來他的水手叛亂，遂被殺害。那些

組織公司的『英國投機家』依然用他的名字進行，但他們太沒有見識了。如果再讓他們幹五十年下去的話，一切湖泊及森林中的魚類禽獸恐怕就要給他們殺光了，（即在生育季節，他們還照常屠殺那供給毛皮的獸類）而他們拼命給上許多火酒的那些印第安人，恐怕也要被酒瓶毀滅一空了。最後英國女皇陛下出來干涉，將公司統治的領土，大部併入女皇的加拿大自治殖民地，於是哈得孫公司遂成爲歷史上的古董，現在雖還繼續在原地（一成不變地做了二百六十二年的土皇帝，無論以那個公司來說，也可算是非同小可的紀錄了）經營商業，（雖規模縮小不少）但已非以往那種不負責任的樣子了。

哈得孫灣與聖羅倫士河之間的臘布刺多半島，因太接近由格林蘭冰岸而來的寒流，故於人生毫無價值。可是加拿大自治殖民地的偉大的未來卻剛才發軔，現在唯一的缺憾，就是苦於人口太寥落。

由政治上說起來，加拿大乃是過去一個大帝國迷夢的最有趣的殘餘物之一。在喬治·華盛頓誕生的時候，北美洲大部分尚屬於法國，屬於西班牙，英國的殖民地不過是靠大西洋沿岸一小塊土地，四面都是敵國包圍。早在一六〇八年，法國人已在聖羅倫士河口開始經營。後來更轉移目光，注意到內地。最初他們一勁兒向西跑，到後占勃連終於跑到了休倫湖畔。他們探索大湖區域全境，馬貴特與佐力厄特二人發現密士失必河上游，而拉薩爾又於一六八二年順流而下，直達大洋，占取了整個密士失必河流域，他們以法王路易十一之名名其地爲路易西安那。十七世紀末，法國人就要求遠達落磯山之地。自落磯山以外即



認爲是西班牙王領土。阿利根尼是那時的要隘，恰介乎法殖民帝國，英荷兩國大西洋沿岸領土，以及西班牙殖民地佛羅里達之間，而將牠們分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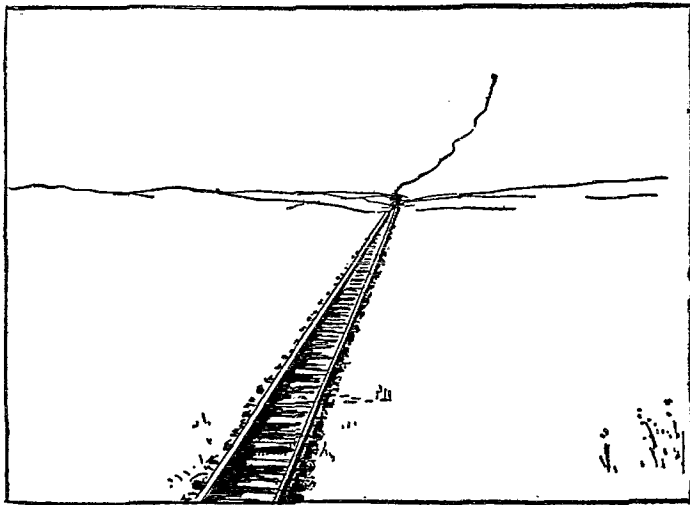
假如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要多懂得一點地理的話；假如這兩位風流皇帝把地圖比一幅新哥布郎地氈上那極精巧的著色圖案要稍微看重一點的話，那新英格蘭和維基尼亞的人民，現在恐怕都說著法國話，而北美全部也許會遙奉著巴黎的『正朔』吧！可是這兩位歐洲命運的決定者卻都沒有看到新世界的重要。他們漠然置之，結果加拿大乃爲英國所有，魁北克及蒙特利奧也不復是法國的城市。再過幾代之後，新奧爾良也和遠西全境一同出賣給大西洋岸上幾個反叛英國的小小行省所建立的共和國了。就是赫赫一世的拿破侖，他出賣現在美國最富饒那塊地方時，看到一大堆美國金圓，也以爲是一筆聰明的生意哩。

一八一九年，這新領土又加入了佛羅里達。一八四八年，得克薩斯，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加利福尼亞，易瓦達，及猶他又被從墨西哥奪了過去；於是，美洲北半部，本來似乎很有成爲兩個拉丁強國的腹地的可能，不到百年，便易主而爲北歐大平原的擴張了。

幾次三番的戰爭，尤其是原主們的淡漠與遠大眼光的缺乏，把這許多異種異語的區域聯合了起來，往後牠們的經濟發展的速度，可算是空前的奇觀。第一條鐵道鋪設了，第一艘輪船建造了之後，即刻就有

幾十萬移民順著水路往大湖區而去，或越過阿利根尼山往大平原去得一杯羹，把那地方開闢出來爲人類的住所，更種起小麥，使芝加哥成爲世界最重要的穀糧中心。

後來大湖區，阿利根尼山，及落磯山麓間的三角形地帶發現了煤，煤油，鐵，與銅，藏量之富，空前絕後，於是這區域乃成爲新共和國最偉大的工業區域，包含匹茲堡，辛辛那提，聖路易，克利夫蘭，底特律，及布法羅等大城，吸收全世界的工人，幫助先到的人開掘這許多寶藏。這些都市又不能不有海港以輸出牠們的銅鐵煤油與汽車，因此大西洋沿岸的舊殖民地紐約，波斯頓，菲列得爾菲亞，巴爾的摩，華爾頓等城都立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特立卓越的地位。同時南部諸邦也終於脫離了改造時代的黑



第一條鐵軌

暗時期（比內戰還要慘到無窮倍）積聚起許多錢，不用黑奴勞力的幫助，而從事於棉花的出產。加爾維斯敦，塞芬那，新奧爾良又復活起來。鐵道，電報線，電話線把全國變成一個絕大的莊家和工廠。不到五十年，六千萬歐洲人渡過了重洋，聯合先到的人來計劃，建設，工作和發售。他們建立了一個以前世界上從未見過的大工廠。美國所享受的這樣的無限的機會，大自然從不會給過另一個民族——廣大的平原，溫和的氣候，肥沃的土壤，兩邊有山脈保護，以前又幾空曠無人——幾乎無窮無盡的富源——便捷的水道，此外歷史再加上一件更重要的禮物：一種民族，一種語言，而沒有過去。

這許多優點對於國家到底有什麼意義，我們更往南去一點到墨西哥就知道了。墨西哥除了古代邁陽人所棲憩的猶曠旦半島以外，全境都是重巒疊嶂的山嶽區域，自格蘭得河向南，高度逐漸增加，及至瑪德雷高原與阿那瓦高原，遂達到七千六百呎的高峯，這許多高山如波波加德伯爾（一七，五四三）俄利薩巴（一八，五六四）伊克斯塔栖華（一六，九六〇）大半皆是火山，不過現在只有哥黎麻（一三，〇九二）還是活的罷了。

在太平洋岸上，瑪德雷聳峙海濱，形如削壁；但大西洋岸則山多逐漸傾斜，歐洲的侵略者來自東方，所以很容易進入內地。其先鋒在十六世紀初年到達，那正是西班牙大失望的時候，因為那可詛咒的熱拿亞人

的新發現全屬撲空，既沒有黃金，又沒有白銀，獠獠狃狃的野蠻人，你一叫他們做工，他們就睡倒死去，此外更有撲滅不盡的蚊蟲。

後來謠言又傳開了，說在附近大陸上的山脈那邊，有個皇帝住在那裏，人民名叫阿茲忒克人，他們住的是金堡壘，睡的是金床，吃飯用金盤子。於是一五一九年，斐迪南·科德司和他的三百健兒在墨西哥登了陸。他們用十二尊大礮，十三枝短槍便整個地征服了可憐的麥提但馬的國家。該國在不久以前，政治井然有條，不亞於哈布斯堡君王們的國家，到這時遂告滅亡，麥提但馬先就以哈布斯堡君王的名義被宣佈了絞刑，未能目擊他的國家的完全的毀滅。

自此以後，差不多有三百年之久，直至一八一〇年墨西哥始終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受著殖民地的待遇。本地有幾種產物，絕對不許種植，惟恐與母國不合人意的物產相競爭。於是當時土地中所出產的財富，大部分落進少數大地主的腰包，或散作宗教團體的布施，這些宗教團體，到現在還爭著要保持這土地。

上世紀中葉，可憐的馬克西米連曾來過一次奇特的冒險，他藉法國人之助，要求做麥提但馬的承繼者。此事發生不久，即發現了墨西哥不僅是極富的農業國，而且牠的土中還蘊藏著大量的鐵礦和煤油礦，其藏量足與美國相抗衡，或猶過之。因此那一千五百萬的墨西哥人——其中百分之四十仍為純粹印第安種——他們的境遇差不多和科德司初來時一樣的痛苦。因為現在大銀行企業插手於他國內事業，引

起革命，於是土人乃報之以反革命，緊在大戰之前，其革命的次數打破了百年來的紀錄，（每年平均有二十次）看來全國整個都要捲入暗殺流血之中。幸而大戰期間，大經濟事業都別有用途去了，（大戰的代價是無數的金錢）墨西哥才有個噓氣的空間，現在少數強毅的人正從事於消滅三百年來藐視，疾病，及愚民政策所給與的創傷，他們已有顯著的成功了。委拉克路斯及坦比哥（墨西哥灣上的兩港口）一天的擴大起來，在出口貿易方面已漸露頭角。六年以還，華盛頓府與墨西哥城不僅成爲泛泛之交，而且實際上，說話之間也很客氣，並常帶著笑容了。

連接南北兩洲的中美腰地，土壤異常肥沃，出產咖啡，香蕉，糖，以及其他任何外國資本所需求種植的東西。但這地方的氣候白種人卻受不了，黑種人替白種人做工不大有興趣，而且境內火山極多，不但白種人，連黑種人也不能忍受。

危地馬拉，渾都刺斯，尼加拉瓜，和哥斯達·黎加，有許多人都不過當牠們是怪誕不經的小說上的名詞，只有搜集郵票的人才看得起牠們。因爲一個國家國庫，愈空郵票便愈印得美麗。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律。但其毗鄰的國家，巴拿馬共和國對於美國卻極重要。這是美國的孩子，美國不得不占領此地，因爲美洲唯一的獨立國，不得不防禦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防，假如美國人等哥倫比亞將巴拿馬賣給他們，那他們恐怕現在還在和哥倫比亞參議院爭論價格哩，因爲哥倫比亞只願在屈服的條約上簽字。

這僅僅一條狹窄的腰地，拔爾波亞在山頂測量大海後，西班牙人就知道了。早在一五五一年的時候，西班牙人心中就有意思，想自己開一條運河。自此以後，每代都聽到新計劃。那時科學界稍微重要點的人都有供獻於世界，至少也有許多藍印圖指示人如何用最好的方法解決困難。但鑿一條運河，穿過三十哩堅硬的巖石，卻還是個嚴重的問題，直到亞勒弗烈·諾貝爾完成他不幸的發明，給了我們火藥以後，這問題才算解決。不過他本來乃希望以此將農民田中的木樁和大石塊移去，後世用著來殺害鄰里，他卻從沒想到。

後來，加利福尼亞的採金業興起了，整千整萬的人，都跑到巴拿馬來，因走此地可以不需遠繞合恩角，因是於一八五五年，特地建築了一條鐵道，橫貫腰地。十五年後，蘇彝士運河獲得意外的成功，蘇彝士運河的創始人斐迪南·德·雷塞布乃又著手溝通太平洋和大西洋。但他建立的公司管理腐敗，工程師計算錯誤百出，瘧疾，黃熱病很利害，工人死者很多，法國公司與自然力，間接的與巴黎交易所奮鬥了八年之後，聲名狼籍，終於消滅了。

此後足有十二年間，一事未做，德·雷塞布遺下的火車頭，烟突上都長滿了棕樹，最後於一九〇二年，美國收買法國破產公司的所有權。於是華盛頓與哥倫比亞對於運河需要的土地的代價發生爭執。後狄奧多·羅斯福不耐煩再延宕了，乃暗在偏僻的地方，佈置了一個小暴動，不到二十四小時內，承認這新巴

拿馬共和國獨立，立刻開工掘河。這是一九〇三年的事，一九一四年工程全部完竣。

此運河一開通，加勒比海即從內陸海一變而爲歐亞間商業大道，中斷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之各島，價值也因此大增。英屬巴哈馬和古巴都離幹路稍遠，紐約到佛羅里達中途之英屬百慕大羣島當然也是一樣。只有牙買加（屬英國）海地和聖多明谷（名義上獨立，實則聽命於華盛頓）地位較好，可多得運河之利。拍托·里科也是一樣，向東方和南方去與大安的列斯，古巴，海地，牙買加和拍托·里科遙遙相望的許多小島，即小安的列斯羣島也可享受同等的利益。

小安的列斯羣島在十七世紀時，對於歐洲人的價值遠在美洲大陸之上。各島都極炎熱，潮潤，出產甘蔗，而奴隸登岸，又不會逃入深林。現在各島仍舊產糖，可可，咖啡等，但大多數假如能作爲歐洲和巴拿馬運河間的中途站，額外賺一點錢，那就更感恩非淺了。這些島嶼，依牠們的大小次序，最要者有所謂琉厄德羣島，聖托馬斯，聖大克盧茲，聖馬丁，薩巴，聖約翰，聖攸斯退細阿（是塊小巖石，爲革命時期供給漏稅貨物的主要港口），瓜達鹿白，多米尼加，馬知尼克（和別的島一樣，火山頗多，一九〇二年，幾全爲畢壘峯所燬）聖路沙，聖芬暹特，和巴佩道斯。

溫得瓦得羣島包括布浪葵拉（Blanguilla）屬委內瑞辣（Bonaire）庫拉薩俄和奧路巴，此數島均屬荷蘭。這些島嶼爲遠古時代連接委內瑞辣的基阿那山脈與墨西哥的瑪德雷山脈的山系的

邊緣。那些山脈早已消滅了，但各個高山山頂還依然存在。

從工業的觀點上看，這許多島無一個有什麼大用。奴隸制度的取消，將其以前的富庶完全破壞了，現在，其地都成爲著名的避寒地，煤站，或分配煤油的中心。只有奧利諾克三角洲外的特立尼達還保持幾分繁榮，因爲火山賜牠大宗的瀝青礦，印地安人把牠開採出來；印地安人本來代替舊時奴隸的，現在已占全體人口的三分之一了。

大戰期間，我們多學習了許多地理，而學習的時間比以前短，（我們一不需要知道庫特·厄爾·阿馬拉，Kut-el-Amara，伊孫左在什麼地方的時候，即刻就忘其大半了）青年後輩都自然的捨棄德國話（立即成了死言語）而學習西班牙話，其根據就是『在南美洲西班牙話一定有偉大的將來。』那『將來』在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還沒有什麼表象，而與大陸上的商業卻已陷入極嚴重的困難。

這原因我們後來發現了。就是祕魯，巴西，厄瓜多爾以及其他任何可以稱爲國家者之國外貿易的專門手續，多早就記之於耐勞的德國人的小店員了。他們被認爲最諳熟此種事情者，而這種事不幸又超乎他們僱主的能力之上。後來南美洲加入協商方面，（因大多國家的海港中都有德國船隻和需要公債）這些過墨水生活的條頓人，乃皆押至數處軍營中去。於是南美洲商業機關之國外信息立刻斷絕，及議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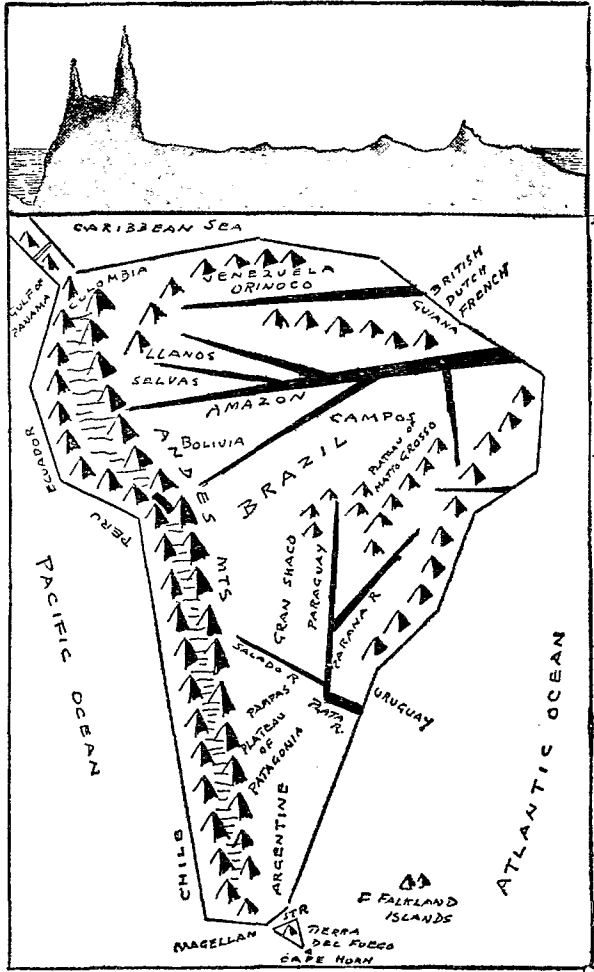


以後，海因人（Hemias）都回復帳簿工作，一切乃立即恢復原狀。

真象我們漸漸明白了。南美雖然是個天然富源極豐富的大陸，可是人口寥落可怕，以此各方面都非常落後，除去少數富家，他們或在西班牙殖民地時代就獲得後世還保持未墜，或爲南美洲更置如奕棋的總統們的叔姪，獲得產業，這樣廣大的大洲，要使牠於各人都有少許價值，那至少還得半世紀的時日才行。

在這書裏，我對於南美洲只說了幾頁，你們可別疑心我有反拉丁的意思。事實正是相反，我自己雖是北美人的子孫，我對於南美人的許多美德，卻比他們自己更能欣賞。但在這書開始的時候，我就告訴你，我要做一部『人生』地理，我以爲一個地方，不問大小，其重要乃視其地人民在科學上，商業上，宗教上，或任何一種技術上，對於人類幸福的供獻之大小而定。由這方面看來，南美洲確也差不多是和澳洲、蒙古一般荒漠不毛之地。南美洲之所以如此，我已屢次說過，或許是由於人民稀少，而人民稀少或許又由於南美洲大部分地方是在赤道下，白種人不能取土人地方而治之，反爲各色的雜種人所覆沒，（白種人和黑種人的後爲穆拉塔人（Mullattoes）印地安人和白種人的子女爲麥斯踢查人（Mestizos）或黑種人和印地安人的子孫贊拔斯人（Zambos）永遠不能充分表現他們政治的和知識的能力。

南美洲會作過好幾種奇怪的政治實驗的舞臺。巴西帝國雖然壽命未到一世紀，卻是天下最嶄新的地方，巴拉圭的耶穌會自由邦（壽命較其東鄰的帝國長得多）也是不經見的，在專門討論烏托邦的著



南美洲

作中，或許還常提及他，獲得不少光榮。再者南美洲至少也產生了一位才智拔越的人才，即是偉大的波里

瓦爾，他不僅像美國的喬治·華盛頓一樣解放他本國，而且南美全洲大多數革命運動的成功，也無不直接或間接歸功於他。當然，毫無疑問的，南美洲還有其他的人才，在烏拉圭和玻利維亞的歷史上赫然而聲，但世界一般人卻從沒聽到過，而且既和他們熟悉以後，我就很懷疑他們是否有列為世界人物所必備的才識。如此看起來，所以我給你們一山川國家的簡明目錄，就足為此書的目的了，不過我忠實的允許你們我將來還要加入前此一千年的人類各種情形。

南美洲西岸全部皆為美國落機山脈與墨西哥瑪德雷山脈的延長部分名科的勒拉斯·德·拉·安第斯山（Cordilleras de las Andes）或簡稱安第斯山者所占。安第斯是西班牙名字，本是這征服者各山坡上土人所建的灌溉運河的。後來西班牙人破壞這些運河堰壩，就足以使許多部落餓死。所以自康奎斯托爾（Conquistadores）不住於新世界而遠涉重洋，冒艱險來求富以後，這就成為劫掠土人財物的好方法之一。

安第斯山趨近南極的時候，分裂成為許多島嶼，其中以提厄刺·得·翡哥為最著。智利與提·厄刺·得·翡哥之間隔一海峽，此海峽在白種人第一次環繞全球，麥哲倫航行此地時感著極大的困難，所以這海峽至今還稱麥哲倫海峽。這島的最南端即合恩角，此乃因其地發現人的故鄉而得名，（荷蘭的小合恩

鐵)並不是像有許多人所信的由於牡牛而得名。麥哲倫海峽在軍事上極其重要,所以控制這海峽的福克蘭羣島爲英國攔爲領土。

安第斯山火山很多,和這條從北冰洋直達南極圈的整個大山脈一樣。厄瓜多爾的琛玻拉索山(現已熄滅)高二〇,七〇二呎,阿根廷的阿公加瓜高二一,八三四呎,壓倒其他的山。而哥多伯西高一九,五五〇呎(也在厄瓜多爾)爲全球最高的活火山。

南美洲安第斯山還有兩方面,酷似其北美洲的大姊。崇高的山圍繞著遼闊的平原,造成玻利維亞及厄瓜多爾的天然疆界。再者山中很少有便利的山道,所以阿根廷,智利之間的鐵道,不得不越山,其越山所達的高度,比瑞士在開鑿隧道以前的山道如聖伯爾拿山道和哥忒德山道還高。

至於東岸山脈,南美洲的阿帕拉契安山脈包括北部的基阿那山脈和東方巴西高原地,兩者又各包含許多的小山脈,成爲一支更大的山脈的餘波,這大山脈被亞馬孫河谷切成兩段。亞馬孫河並非世界上最長的河流,但容水比任何其他河流多。牠獨有數百條支流,其中有十五條以上,足有萊茵河長,還有幾條如馬得拉,他帕卓斯等則更長。

基阿那之北,部又有一河谷,即奧利諾克河谷。奧利諾克河取道里奧·內格羅河,可與亞馬孫河相通,(同時你試想像密士失必河的一部俄亥俄河和頗陀馬克河)較亞馬孫河適於航運。因奧利諾克河入

海以前，不如亞馬孫樣，一定要穿過山脈，其河口寬將二十哩，河的容水量頗大，向內地去，有幾百哩平均保持三〇〇呎的深度，海輪可以暢行。

巴拉那河爲南美洲唯一自北向南的河流，盡吸收巴拉圭，烏拉圭之水入海，下游稱爲拉巴拉他河。(Rio de la Plata) 烏拉圭京城蒙得維的亞即在此河上。巴拉那河也和奧利諾克一樣爲內地極好的水道。南美洲在某一方面，除歐洲而外，卻比任何其他各洲都好。就是南美洲幾全無沙漠。除智利北部以外，其國家大部地方都享受著充分的溫度，而亞馬孫河區域和巴西東岸全部赤道的雨則更傾注滂沱，致亞馬孫河區域森林蓊鬱，更盛於剛果河流域。因爲雨量有規則而不紊亂，所以這洲別的地方，尤其是南部距赤道稍遠之地，極適宜於農業，而阿根廷草原與奧利諾克草原，巴西草原乃成爲美國大平原最強的勁敵。

現在我們所知南美各國的產生，很少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的趨勢。牠們都是革命之偶然的，意料不到的結果，而不是慢慢滋長發達的產物。委內瑞辣聯邦，人口三，二一六，〇〇〇，距赤道太近，不能發展產生一種強有力的人種。但北部馬拉開波淺湖四周，發現煤油，因此馬拉開波之地位，以前爲其京城加拉卡斯的商埠拉圭拉所凌駕，現在則成爲委內瑞辣最重要的港口了。加拉卡斯位於一小山後，與海中隔一山，不若馬拉開波交通便利。

委內瑞辣之西爲哥倫比亞，其京城爲波哥大，其地遠處內地，交通極不方便，在其與馬革達雷那河口

之巴蘭給拉間定期航空未有以前，其地極不易往。哥倫比亞土地膏腴，天然富源豐足，而且和美國一樣跨兩洋之間。但要發展其天然富源，卻需要衆多的北歐移民。

厄瓜多爾也是貧瘠的國家，雖然在巴拿馬運河開通以後，其京城基多的港口檜阿歧爾埠情形好了不少，但這國家除輸出大量的金雞納霜以外，一無足記述，不過現在出口卻以可可爲最多了。

沿太平洋岸再向南去爲祕魯，祕魯在西班牙人初至新大陸時，本爲很強的印地安人的國家所在地。其國家由一貴族階級統治，卽所謂印加人（Incas）或太陽的兒女，最高的統治者卽全國的印加（Inca）由貴族選舉，根據此選舉，國王得被授與專制大權。縱然祕魯人有他們的封建特質，他們卻創造了一種比阿茲忒克人更高更人道的文化，而且這種文化或者就因爲他們的封建特質而生。

但比撒羅到這些地方的時候，印加帝國已有四百多年了，一種政治制度行使了這樣長久的時間，必然要消滅了。當時印加帝國中有許多黨派，各貴族團體之間，互相傾軋。比撒羅利用這一黨攻擊另一黨，於是一五三一年征服全國。盡因統治階級的印加，把印地安人夷爲奴隸。凡能竊取，劫掠的東西都搜刮了送到西班牙去。優秀的民族，忽然變成淪亡悲慘的土人，茫然的徘徊於其故都古斯各通衢之中，或參加揭竿而起的革命，安第斯山中的提提卡卡湖（水面廣三三〇方哩，拔海一二，八七五呎）畔古印加帝國的廢址，道路堡壘的遺跡以及無數古代陶器，殘缺的藝術品還都昭示著我們人類的損失。

利馬是現在的京城，祕魯的銅，銀，煤油等寶藏之將來的命運，就決定於此地，不過恐怕其總統和外國的銀行朋友早已將礦裏的東西，移到法蘭西銀行圓頂下開採掉了。這種事確是可能的。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麼道理，這段敘述如此的短。

玻利維亞是個四面皆爲陸地所封鎖的國家，不過也並非始終即如此，其京城拉巴斯以前也曾一度直接通海。因爲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二年，那著名的鹽宿戰，祕魯和智利爭奪亞里加區，玻利維亞處置失當，參加反智利方面。後來智利戰勝，玻利維亞乃失去其沿海區域。玻利維亞是個很富的國家。是世界第三個產錫國，但其人口密度，每方哩還不到五人，人口總數還不到三，〇〇〇，〇〇〇，大多數是印加帝國滅亡以後，遺留的印地安人，——這不幸的國家，要有什麼作爲，卻非一朝一日所可能。

最南的兩國智利和阿根廷爲全洲最重要的國家，牠們的富庶，乃其地位直接產生的結果。位於溫帶。所以很少有印地安人（熱帶使他們滋生更速）而且吸收的都是優秀的移民。

智利天然富源比阿根廷富。亞里加（往玻利維亞就在此上車）安多法哥斯大，伊基圭和法爾巴來，索是南美西岸最重要的四個海港，而其京城散地牙哥，是全境最大的城市。智利南部現正極積從事畜牧，牲畜殺後用冰藏，由麥哲倫海峽上的奔德·亞利拿運往歐洲。

阿根廷爲南美洲最大的產牛國。巴拉那河兩岸的平原之地，爲全洲最富之區，其面積幾有歐洲的三

分之一。其肉類，羊毛，皮革以及乳油的輸出量，且能影響美國貨物的價格。前十年間，意大利勞工農夫移入，將來定會使阿根廷成爲西半球最大的穀類，孛蘇出產國，而羊類的畜牧，巴塔哥尼亞已成爲澳洲最危險的競爭者了。

阿根廷京城倍諾斯·愛勒也在巴拉他河上，正與烏拉圭小國隔河相望，烏拉圭土壤氣候與阿根廷極相類似，現在已全無印地安人，一切設施，規模均很小，但頗有成績，阿根廷人則所爲均規模宏大，因此他們常以過於投機或財政腐敗，而有很大的危險。

最後還有巴拉他河上第三個國家巴拉圭，在許多方面得天獨厚，若非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〇年的惡戰，那現在一定很殷富了，當時受過以前耶穌會主人（一七六九年國家已失於西班牙王）的軍事訓練印地安人，擁護一個昏庸無道的人，於是戰爭開始，這人居然做了總統。這可憐蟲又毫無所以的向三個強大的鄰國宣戰，戰爭延長下去，最後，全國男子有六分之五葬身疆場。這次大屠殺的末期，巴拉圭情形壞到不堪，當地人民不得不恢復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制，以圖恢復國家的人口。然這富饒的小國，若要復興，恐怕還得要一百年哩。

現在要討論的還剩二國——即巴西。巴西前爲殖民地時，曾備受荷蘭和葡萄牙人的藐視，葡萄牙除少數里斯本信用商人外，更禁止土人僑民與任何人往來，又把全境完全牢籠於經濟的桎梏之下，直到一



一八〇七年，葡萄牙王室因逃避拿破崙遷至里約·熱內盧時方止。於是局面一變，差不多十二年間，被此輕視的殖民地反統治著母國。一八二一年葡王返里斯本，留其子董·派德羅為代表。一年後其子竟自稱巴西獨立國皇帝。自那時以後，此殖民地和從前的母國之間，只有葡萄牙語言為唯一的連鎖，這不拉干薩族給予巴西的政治極其開明，為南美各國所從未有，可是到一八八九年，軍隊譁變，不拉干薩族被迫退位，美洲最後的皇帝乃遁往巴黎，逃入墳墓。

巴西有三，二八五，〇〇〇方哩的領土，和美國相等，占南美洲全體的一半，同時又是赤道以南最富的國家。其國家分為三部——亞馬孫低地，即亞馬孫流域；大西洋沿海區；高地，三多斯，那邊有高地上的都市，世界上日用的咖啡，一半由此都市供給。巴西除咖啡以外，帕拉地方還產橡皮，帕拉即貝郎縣，適在亞馬孫河口的南岸；里奧·內格羅和亞馬孫兩河的匯流處，有馬納荷，該地亦產橡皮。此外還有東海岸的伊阿產煙草及可可，馬托·格洛索高原多牧場。最後，巴西的內地，更盛產金剛鑽，及各種寶石和碧玉，這些內地都是人跡難到，從來沒完全探險過。這些地方又有鐵礦和別的金屬，牠們彷彿都在等候人們去開採，以供建造鐵道之用。

最後還有歐洲人在南美的三個小殖民地，此乃十七及十八世紀舊殖民地的殘餘。此即英屬基阿那，即德墨拉拉；荷屬基阿那，即蘇立南；法屬基阿那，即開雲；荷屬基阿那，為荷蘭人用新尼德蘭和新阿姆斯特

丹城交換來的，假如基阿那不被法國人選作流犯的戍地，假如那些附在無恥的婢僕身上的不名譽事，不從墮落而不健全的澤國中披露到報章上來，那我們或者早已會忘了基阿那的存在了。忘記牠們的存在和不忘記牠們的存在，其實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牠們對於人類的繁榮，以及幸福的總量，供獻得極少極少。他們只能使人想起從前的南美洲，那時，南美洲在海上來的旅客們心目中，只是一種可任意劫掠的殷實倉庫，此外別無任何價值。

## 第四十七章 新世界

以前，我想求出乞力馬扎羅山有多高。可是一部書寫了一遍，兩遍，以至五遍六遍以後，其間又有許多數目字玩出新花樣了。一遍抄，兩遍抄，以至無限次的改正，四周都塗抹得亂七八糟，這些數目字總是捉迷藏。一時這樣。一時那樣。假如你會患過雪盲（Snow-blind）你就懂得我的意思了。

『但，』你會回答：『那毫不成問題。只要在可靠的地理書，百科全書，和地圖裏查了出來，抄下來就好了。』

這些數目字假如這些慈悲的地理書，百科全書，地圖確能決定，那事情到很簡單了。但牠們顯然的不能夠。我的書桌上，所有地理的標準書，大多數都有了，然而都是消遣的東西而已。這並非說，這都特爲消遣的讀物。地理也不是消遣的東西。但一說到山嶺海洋的許多花樣時，這許多書籍就有架子了。河流的流域，內陸海灌溉的面積一時擴大，一時縮小，不能一定。世界任何一地的平均溫度，決不永遠平均恰當，各氣象臺的水銀好像金融恐慌時候股票交易所的畫記號者似的。而海洋底層的起落，也像傻子在追貓以後那

樣喘息不已。

我不願打破那各方面已失去信仰的迷信。但我要避免和『地理事實』的衝突，我對於所有生命的統計，卻都深切的懷疑。我想，真不幸，世界上各人的意見各有不同，其故乃由於我們民族主義者不可救藥的罪惡。每一小國，都要牠自己的數字，以爲如此之後，方可以真正表示牠主權的獨立。

但，這還是小事，還有其他的問題，我們現在略舉幾個出來。世界上衡度量重和距離，一半是照十進制。其他一半則還固執著十二進制。把米達和基羅米達化成碼或哩，要使牠近似而精確，真不是件易事。大戰中鎗砲工人就深知其中痛苦。然而，若有精通數學的助手來幫助（我對於這類東西，是個老外行）所需的計算也還可以弄得出來。至於那些國家，山脈和河流的真正名稱，怎樣辦呢？這些名稱應當怎樣拼法呢？如直隸灣有 Gulf of Chihl——Gulf of Tjihl——Gulf of Tshihl——Gulf of Tohl-ih 等名稱，朋友，你儘可任意選擇：又如 Hindu-Kush——Hindoe-Koesh——Hindu-Kutch——Hindu Kusj 等等，其中你愛那一個？固然，假如各主要語言的國家能夠決定俄國、中國、日本、西班牙各種名字的拼法，就可以不至如此。可是，各小國的語言要將這些聲音拼成本地方言，至少還有兩種甚至三種不同的拼法哩。

發音既已紛歧了，更加上每一蓋爾小地能够有一方言足够誇耀說是自己的，就想要求完全平等地享受『祖宗神聖的語言』的權利。於是，大戰前明白簡單的地圖，最近乃放著五色紛披的方言之花，而使

看庫克先生的可靠的『大陸鐵路指南』成爲一種勞苦的工作，這種勞苦，只有善波力温第一次研究六個埃及象形文字時可與之比擬。

我並非如犯人那樣說犯罪時我不在場，我不知情委。我所說著又說的只請你們對於我的高度和深度寬大一點不要苛求。因爲有許多有名的百科全書和統計書籍，每四五頁之中，就有三四次自相矛盾，叫讀者怎麼辦呢？

我想，他最後一定照我一樣做法的。他一定煩厭這些學術書籍，自己去買一本『世界曆』他說，『我就根據這書，如有人因我說乞力馬扎羅山高一九，七一〇呎（大英百科全書爲一九，三二一呎；安德魯著的地理中爲一九，〇〇〇呎；塔爾 Tar 與麥克穆雷 McMurry 的書中爲一九，七八〇呎；牛津詳細輿圖上爲一九，三二〇呎；世界曆上爲一九，七一〇呎）而控告我，我就告訴他，叫他去見世界電信的發行者，讓他和他們把這些數目查出一個標準來。』

但我著手乞力馬扎羅山這題目的時候，我們要說的是這樣。我要找我的世界大事紀，這書是誤藏在十二幅地圖底下，我正在查的時候，我找到沒多時前有人送我的一本小冊子。這小冊子是專門敘述雷拿德·羅斯 (Ronald Ross) 的生平和事業的。這小冊子的作者以很委婉的語氣暗示雷拿德雖不絕對的貧困，實在太不富裕了。我們應當要設點法，至少使他晚年得到些應得的舒適。當然，他的需要並不奢。科學

家很少較量洋錢角子的報酬。但他既在研究事業中毀壞了他的健康，用一個較舒適的病椅也是應當的。我將這小冊子放在一旁，想起美國的窩爾忒·里德。我已記不清美國對於他的寡妻有些什麼酬報。假如我的記憶不錯的話，這良善的太太是給予了個『免費郵遞』（等於任何國會議員所享受的）獲得一筆尋常給予官吏寡妻的撫卹金，有個地方的一所醫院，用他的名字作名稱。

我正在遐想著，我忽然找到一本關於傳染病歷史的書。於是突然間，一種思想打動了我。我以為里德與羅斯這兩個似乎無聲無臭的人，對於地球的發展，其功績真比那初等學校最低班的兒童所熟悉的數百個探險家還大。他們發現了瘧疾和黃熱病的病源，又告訴我們避免疫癘的痛苦的方法，他們開拓的新領土，就是我們將來二百年中的發展，恐怕還有所不及。多少百萬的蚊蟲都被停止活動。瘧疾蚊都被驅逐到小角落裏，逼著去聽自己死刑的判詞。

在這章上再加幾頁，討論『醫藥對於世界地理的關係』，一定很容易的。要使我們這世界大部適宜於人類永久的居住，必先征服天花，腳氣病，睡病，以及許多別的病症。不過這樣說起來，有點超出我的『範圍』之外。我對於那題目所知太少。然而那兩位醫生的名字，卻使我深省而驚異。

世界現在有許多紛擾。一看地圖，就可看到各處都有小塊的紅色。不滿之聲，像極凶的麻疹似的爆發

了出來。無數的著作都要診斷這病症，想找出適當的醫治。這問題在我寫這本書前，從沒很思索過。後來，這整個問題忽然變得很簡單了，這就歸功於羅斯和里德。

望著地圖做白日夢，確是個快樂而含有教育意味的消遣。那裏是洛諦西亞——其地自成一個世界。創立者為塞西爾·羅德斯。他使少數人變富了。他屠殺了很多的土人。他先做土匪，打了一次小仗，敗了；他後來做了政治家，打了一次大仗，勝了。無數遭害的婦孺的墓碑上，都可以有個署名：塞西爾·羅德斯作。但有一個國家，為報答他的恩惠起見，卻不注意這些小事，以他的名字名一個廣大的新行省。

稍北為剛果，其地有史坦利維，利奧坡德維等名地，還有無數土人的荒塚，他們都因橡皮或象牙送暹了，而被鞭撻死的。

哈得孫將他的名字給了一個海灣，這灣將牠的名稱又轉送給一個大土地公司。那土地公司對於那些土著所幹的事，真叫人駭怕，在『殉道』那本書中，占了整整的一章。但我們不必跑到外國去。即美國人對於印地安人，也從沒遵守過條約。三百年前，我的祖先征服了遼遠的香料羣島，他們對於當地棧色人所幹的事，荷蘭公立學校中從沒教過，許多也和美國一樣。南美洲帕托末約（Putumayo）區事件，各人至今還記得哩。

非洲土酋和阿剌伯的販賣奴隸者，在陰沈沈的大森林中所犯的罪惡，真叫我們希望但丁將他的

『地獄』特別留一部作囚禁特種魔鬼之用。

用犬馬及獵人，使澳洲和新西蘭的土人完全消滅了，這事在敘述這些地方早期歷史的書籍中，很少提及。

我爲什麼講呢？

我只把各人已知道的重說一遍罷了。

現在，似乎有少數人認爲大探險時期已經結束了，現在的不安，乃由於以前的受害者現在不願再受害了。

高高的座著，審判過去，是毫無用處的。我們集合我們的思想，計劃出許多方法途徑，使能避免將來的錯誤，一定有益得多。好，我們就這麼做罷，有里德和羅斯似的男女在指導著我們哩。



美國人用這種方法施魔法的田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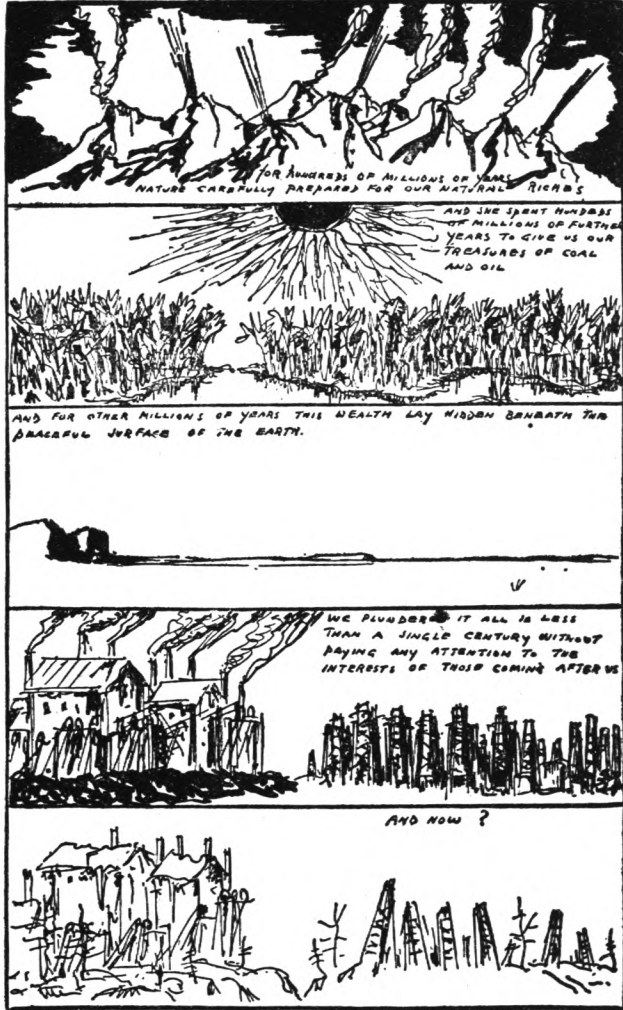
傷感地憧憬著莫須有的烏托邦的光榮，也毫無所得的。若說我們『取』了千百年，我們也必須要『予』千百年，這問題也還不能解決。因慈善和劫掠是同樣的惡劣。慈善對於施者和受者同樣的不公平。把印度從英國君主的專制中解放出來，而使毫無保障的聽回教山民的命令，不過鑄成另外一個大錯而已。

假如我們忽然停止我們在中國，日本，緬甸的鐵道，汽車，飛機，撤消我們的電話局和車站，而叫中國人，日本人，緬甸人回轉去享受甘地布，圍腰布，和小舢板的幸福，他們一定不會有什麼福利。機器已經用定了。人民已經使他們的生活適應於迅速的運輸和交通。他們已養成一種習慣，小孩兒患了白喉，他們寧請外國醫生，而不將他送給巫醫。他們訪朋友，只願乘五分錢的公共汽車，而不願走十小時痛苦的路。

世界既習慣了貨幣鈔票，決不能再回去用一桶蜜，一匙鹽，以及古代交易制度下的許多笨拙的東西。因為，無論好壞，我們的星球已成爲一個大公司，而當前的時代，乃是一九三二年而不是九三二年，也不是紀元前三二年。

然而有個解決的辦法，里德和羅斯的工作，已指示我們應走的途徑。因這兩人既不『取』也不『予』——他們只互助，他們所做的事，無不有幾千人的幫助。而他們消滅瘧疾和黃熱病，並非僅爲黑人，或白種人，或黃種人的福利。他們不管顏色，不管宗教，他們乃賜福全人類。歌德爾斯（Goetala）和哥格茲博士（Dr. Gorges）開掘巴拿馬運河（歌德爾斯繪圖，哥格茲供給人力，以人力將圖變成河道）他們也不只爲

太平洋或大西洋著想，而是爲整個的世界著想。馬可尼發明無線電，他並沒規定『只有意大利船隻危險



麼什是案答

時，方能用這無線電。』贊稷巴貨船和橫渡大西洋的快船，也是同樣的受惠。

你們或許已看出我在幹什麼了。

不，我並不想創造一個新社會。那是不必要的。這問題牠自會解決。如果牠自己不會解決，那兩百年後，也毫無問題，因為，那時候根本沒有人注意這種問題了。

一個世界，牠的將來，我們若聽其自然，那我們決不能在其中生活。政策權謀消滅了，蒸汽和電來了，巴塔哥尼亞，拉伯蘭，波士頓，漢口，都成了比鄰，不需兩分鐘就都可以互通消息。而我們製造物品，也不再只為自己用，種稻也不再只供給本村，日本能使我們的火柴比我們所希望的更便宜，阿根廷所產的小麥，能使全德國不發生飢荒，而價錢又極低。

我們所給中國苦力和南非黑人的工資，已不能再只及白人工資的十二分之一了，因為莫斯科有個播音很遠的廣播無線電臺，用各種語言報告，他們告訴黑人和黃人，他們有許多東西被騙去了。

我們不能像我們的祖先那樣，任意偷竊劫掠了——好，如果你們真想知道——因為我們的良心不允許我們，即使我們生來沒有那種精神的指南針，而全人類的良心也已達到某種階段。人們都已知道，誠實和言行合一的美德，在國際上也和在私人方面一樣，成為不可缺少的東西。

不，我並非在說教，我並非用『一節聖經』把你們送到老家裏去。但假如你們這書都已讀完那我還

願請你們再坐半個鐘頭，自己去想一個結論。

我們生活到現在，好像我們是一種偶然的事似的——好像我們生活在地球上，只是數十年，或至多是幾百年的事似的。我們的行動舉止，饕餮無禮，恰像客車上的乘客一樣，他們覺得自己在十分鐘內就要下車，不得不把沒有吃完的三道大菜大嚼大嚥似的。

現在，我們漸漸的覺悟了，我們不僅很長久的居在此地，而且還準備永世居在此地。我們爲什麼要急躁，爲什麼要慌忙呢？你遷到一個鎮上去，你若要想在那裏消磨你的餘生，那你一定要計劃著將來。你的鄰居們——屠戶，麵包師，雜貨商，醫生，辦殮的人——也一定如此。否則，如果他們不如此，那這整個的地方就要非常紊亂，一星期也不能住下去了。

你想想看，你覺得這大千世界和你本村有很大的分別沒有？如果有分別，那也是個量的分別而不是質的分別。完了！

你一定要說我從乞力馬扎羅山而里得博士，羅斯博士，以至將來的計劃，什麼話都說到，什麼地方都跑遍了。

『然而，』誠如阿麗思所問：『學了地理而不作小小的旅行，有什麼用處呢？』

## 幾件事實

地球面積：一九六，九五〇，〇〇〇方哩

陸地面積：五七，五一〇，〇〇〇方哩

水的面積：一三九，四四〇，〇〇〇方哩

### 各洲之面積：

亞洲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方哩

非洲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方哩

北美洲 八，〇〇〇，〇〇〇方哩

南美洲 六，八〇〇，〇〇〇方哩

歐洲 三，七五〇，〇〇〇方哩

幾件事實

各大洋之面積：

太平洋 六八，六三四，〇〇〇方哩

大西洋 四一，三二一，〇〇〇方哩

印度洋 二九，三四〇，〇〇〇方哩

地球赤道長度 二四，九〇二哩

地球子午線 二四，八六〇哩

地球在赤道上之直徑 七，九二六·六六七哩

地軸 七，八九九·九八八哩

最高山脈：埃佛勒斯峯 二九，一四一呎

最深的海溝：在斐律賓與日本間 三四，二一〇呎

各洲人口：

亞洲 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歐洲 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南北美洲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非洲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澳洲 七，〇〇〇，〇〇〇

世界人口：以整數計算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各洲最高山脈：

亞洲 埃佛勒斯峯 二九，一四一呎

南美洲 阿公加瓜山 二二，八三四呎

北美洲 馬琴力峯 二〇，三〇〇呎

非洲 乞力馬扎羅山 一九，七一〇呎

歐洲 厄爾布魯士山 一八，四六五呎

世界最長河流：

密士失必·密蘇里河 四，二二一哩

尼羅河 四，〇〇〇哩

亞馬孫河 三，九〇〇哩

鄂畢河 三，二〇〇哩

揚子江 三，一〇〇哩

世界最大都市及其人口：

倫敦 七，七四二，二一二

紐約 六，九三〇，四四六

柏林 四，二九七，〇〇〇

芝加哥 三，三七六，四三八



巴黎 二，八七一，〇三九

大阪 二，四五三，五七三

倍諾斯·愛勒 二，一五三，二〇〇

東京 二，〇七〇，九一三

莫斯科 二，〇二五，九四七

(人口超過二，〇〇〇，〇〇〇的，世界上僅有九城，其中在歐洲者四，美國者二，南美者一，日本者二。)

# 世界地圖

表解 世界最新形勢圖……………一册二元五角

說明 世界新形勢圖……………一册一元

要簡 世界地理圖說……………一册八角

實用 世界掛圖……………一幅八角

世界現勢大地圖……………一幅一元六角

##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初版

房龍世界地理(全一册)

Van Loons Geography

定價大洋一元九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房龍 Van Loon

陳瘦石 胡澱威

世界出版合作社

上海大連灣路 世界書局

世界出版合作社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四海馬路

本書負責校對者王樹培

752101



房龍世界地理 價洋二元九角五分